

上院集卷中營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著等青一、江長 (本補增)



營中集饒上

(本補增)

著等青一・江長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月六年八四九

上饒集中營（增補本）

著者 長江·一青 等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卅七年六月出版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饒漱石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鞏固其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專制政權，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民主進步要求，自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以後，即用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統治方法來鎮壓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張民主之人士。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實行過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數百萬革命青年與工農羣衆，數十萬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其中有許多是我黨與中國人民優秀的領袖，在國民黨法西斯的屠刀下蒙難殉國。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在我黨對日抗戰號召之下，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當局感於殺不勝殺，乃於內戰屠殺之外又採用大監獄與反省院等集中營性質的辦法，拘囚千千萬萬愛國志士，實行其大規模的慢性屠殺，因而身心受摧殘之愛國志士不知凡幾。抗戰爆發，國民黨當局爲全國民主勢力所逼迫，曾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然而武漢失守之後，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真面目又二次公開暴露，對日採取消極應戰積極勾搭的方針，對內則雷厲風行其血腥殘暴的法西

斯獨裁專政。壓迫言論，封閉文化機關，組織反共戰爭與虐殺羣衆，自食其對共產黨與全國人民關於團結抗戰之諾言。對我在敵後艱苦卓絕抗戰功高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曾於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間發動以華北爲中心之反共內戰，一九四一年又發動以華中爲中心之皖南事變，一九四三年更陰謀以消滅我黨中心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總後方之陝甘甯邊區爲中心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反共內戰（後因我黨與全世界全國人民之反對而失敗）。對我敵後解放區則極盡其卑鄙無恥甚至超過敵僞之各種破壞方法。其在大後方則於壓迫人民各種政策之外，復廣設全世界所憎恨的『集中營』，把德意法西斯政治中最凶狠殘忍的『集中營』制度，來對待大後方愛國人民。從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到貴陽、昆明、桂林、衡陽，以至曲江、贛州、上饒、福建，都有大小不等的集中營，而以蘭州、西安、重慶、贛州、上饒等處集中營爲最大，數十萬有爲之人才，亦即抗戰建國有用之幹部，終日呻吟於暗無天日之集中營中，過着酷刑、苦役、飢餓、疾病、槍殺及精神毒害的生活。上饒集中營爲華中最大集中營，被囚數千人，其中最大部份爲皖南事變被蔣介石無恥軍事陰謀所俘去之

我新四軍幹部與戰士，其餘則爲東南各省的愛國志士，國民黨當局集中大批特務爪牙與中外法西斯集中營經驗，企圖脅迫我新四軍幹部，戰士與其他愛國人士放棄其抗戰主張，轉變爲法西斯之走卒。但國民黨特務走狗們這種無恥與犯罪行爲終被受過毛澤東偉大光輝照耀過的志士們所一致反對，而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於驚惶失措之餘，乃轉而施行高壓，在長期無限制的苦役中並施金（針刺腹部）、木（打屁股）、水（灌辣椒水）、火（如烤小豬）、土（活埋）、風（冬夜赤身掛在樹上）、餓（不給吃飽）、病（不給藥不准醫）、疲（使終日無休息）等刑，以使志士們『痛苦的』死去。同時在精神上則終日以無恥的法西斯反民主反人民的理論強迫其接受，然而志士們在我共產黨員堅強領導與鋼鐵般的團結之下，用茅家嶺暴動和赤石大暴動以及零星的逃跑，勝利地回答了特務當局的新的步驟。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新四軍，繼續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有許多未及逃跑的志士們則曾被大批槍斃，還有一部份繼續在集中營中，過着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當局爲了掩飾其法西斯政治的面目，曾於去年盟國記者訪問延安時將西安集中營分散，現在我

們就向全世界全國人民提出國民黨集中營的充分證據來。我們在這本書裏有了相當充實的關於上饒集中營的材料（還有高級幹部與戰士部份除外），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讀之而怒髮衝冠的。書中所有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同志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充滿了血與恨。國民黨的法西斯政治，不僅用來對付我們共產黨，而且也對付所有的愛國志士們。我們共產黨人願始終與全國贊成團結抗戰爲中國獨立、民主、自由事業而鬥爭的人士在任何地方並肩奮鬥，以達驅逐日寇和解放全中國之目的。我這裏謹向各地被國民黨集中營槍斃、虐殺、病死、困死及受酷刑而死的同志們志士們致哀！向尙在集中營的新四軍指戰員政工人員與其他一切愛國志士致慰問！向由上饒集中營中英勇鬥爭勝利歸來的同志們與戰士們致敬！我這裏特對虐殺自己同胞謀害民族精英殘酷野蠻與毫無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嚴重抗議！這本書可說是身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同志們對國民黨法西斯特務血腥統治的控訴。我堅決相信，像這樣倒行逆施與人民爲敵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如果還不及早改正錯誤，以贖其重重的罪惡，則不久必將葬身於其自己重重罪惡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目錄

上饒附近圖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一)
煉獄雜憶	一青(七)
上饒集中營罪行	暮鷹(八五)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迪菲(九八)
集中營生活散記	陳念棣(一〇八)
卑劣的統治羣	陳念棣 孫秉泰(一二四)
地獄茅家嶺	季音(一三五)
茅家嶺、集中營	季音(一四二)
站鐵籠的第一天	賴少其(一四七)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曹越(一五三)

茅家嶺暴動	李勝 (一六二)
逃出茅家嶺	李勝 (一六九)
茅家嶺地獄	宿士平 (一七八)
赤石暴動	暮鷹 (二一九)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 黃迪菲 (二三七)
抗日囚徒的旅行	季晉 干弋 (二四二)
集中營在福建	孫秉泰 (二五二)
流浪散記	葉欽和 (二六八)
哀施奇同志	葉欽和 (二九〇)
懷念孫錫祿同志	馮村 (二九六)

附錄

『西北特種拘留所』	趙國光 (三〇六)
西安『勞動營』內幕	商新 (三〇八)
勞動營的『勞動』與『訓練』	丁籲 (三一二)

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祕密監獄	李志賢 (三一六)
徐州『青年招待所』	華中新華日報 (三二二)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練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宗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林植夫、黃誠、李子芳等，新聞記者有四個；兩個是國新社的計借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聞識，華僑青年有暹邏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五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訓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份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命的叛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

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擔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團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腳鐐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

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着蛆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

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而對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為『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鐐，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裏硬晒；

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因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鍊，願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擔，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捆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暴動

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煉獄雜憶

一青

前言

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上饒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憤可憎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倒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

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運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按證。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有』而已。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

樣永不會忘的。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未得他們的同意，寫出名姓，他們或許會不高興，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坐了五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監。一座廳裏關着百多犯人，有漢奸、有強盜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帶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蟄伏在禾草堆裏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其中有個和我同姓的難友，他本是少將軍需處長，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過幾個月就可調服軍役的名義出去，自由地依法去贖罪圖功了。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對我特別關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趕快準備。』

我問：『解到那裏去？』

『這可不知道。這裏有三四處官司機關，每處不止一個監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依你的案情，恐怕會到那邊去。』

我說：『已經換過五個監房，苦也苦够了，再苦也不過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邊真叫苦！』他鄭重地說。

『怎樣苦法呢？』

他想了下說：『總之，別的監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那邊監房之中有監房。別處還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

我問：『是不是特務機關？』

『正是！正是！是屬於特務專員室的。你得趕快準備，東西不要多帶去，尤其是筆墨書籍，全身要搜查過的。錢藏好，有錢總可以少吃苦，最要緊！最要緊！』我感謝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東西檢點了一下，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不久，有兩個鎗兵來押送我。那本家難友爲我僱了個挑快來，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繞繞彎彎，走了十多里。太陽快下山了，我問還有幾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嶺。一個鎗兵點了點頭。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僥倖不死，也從此墮入深淵，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翻過小嶺，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門口站着衛兵，我就被帶到這門口。

進門就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掀揆了幾把，他指着凳子說：『好！你就在這裏坐一坐，等一會。』我想那本家難友的話，有點言過其實，這個看守軍官還不兇狠。

我坐下來，看到左廂兩間狹長的監房，五六尺高的石牆上，排着短木柵。許多蒼白的臉孔，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右邊也有廂房，門口有幾個女的，探着頭張

着。青年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想和我說話，又不說。

直等到上燈，衛兵在說：『管理員回來了。』門口跌衝進一個人。青年軍官對那人說：『管理員，我給你收下一個犯人。』那管理員口中『好！』『好！』地應着，衝過來指着我說：『你把衣服解開來！』我一面解鈕扣，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軍帽高挺在腦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醉眼，眼珠滿紅筋，眼下一隻鷹尖鼻，鼻端歪在半邊。他衝上一步，問我有沒有錢。一股酒氣夾大蕩氣，直噴過來。我閉着氣從單衫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遞過去。他問：『還有嗎？』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幾張鈔票。『你這個人不老實，我不會要你的！』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襯衣袋。他把我週身捏了又捏，褲子襠筒都摸捏過。叫我脫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幾下，反覆驗着。又叫我打開鋪蓋，他把被頭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後丟在地上，再要我打開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錢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給他看。他哼了一聲，我把衣服包好。他兩眼盯住我看了一會，說：『錢、衣包都存在我這裏，不會少你的。』回頭對衛兵說：『×班長，開大籠子！』說罷拿起我的衣包跌衝進廳後面去了。

衛兵開了籠門，我挾着破頭，低頭側身挨起籠門。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見到一間長不到二丈，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左右兩棧連高舖，睡滿着人。兩舖中間夾着一條空隙，是進出路，可是有不少蓬頭髮和雙腳掛出在舖沿，排滿那條進出

路。我呆立了一會，看到裏面牆角邊，似乎有個空隙，想就在地上胡亂睡一晚再說。一陣騷動之後，好容易挨到角上，原來是擺着一隻潑桶。我正在進退不得，一個聲音在說：『睡是沒處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說。』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到這邊來！』我挨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容易過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來。我見同室難友三十多個，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有幾個是交質彬彬的，有幾個是粗漢，更有三個和尚。據說都是政治犯，異黨罪。

我從難友這裏探問了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知道那管理員綽號叫『狗頭』，非常兇，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是守衛排排長，專負警戒之責。不管犯人的事，和狗頭攪不好的。這監廳有兩個籠子，共有五十多個犯人。另有一個優待室，除了一二個政治犯之外，其餘五六個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紀律，或是闖了禍，到這裏來坐禁閉的。那門口的一間房子，關着四五個女犯。我們的籠子終日關着，除了大硬，不准到籠外，不像別的監獄，每天有放籠的時間。不准高聲談話，不准看書報，不准通信接見親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那木籠就放在廳上，大小正够直立一個人身，木欄上纏着三角刺的鐵絲，站的人如靠着木欄，便會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罰站木籠，輕則三四小時，重則一日一夜，甚至二三日，曾經站死過人。

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進了廳後，左邊一間房子，管理員坐在桌邊，他就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他提起筆寫在簿上，我糾正他幾次筆劃，他寫了多時，嫌我的名字不好，筆劃太多。

「你是什麼案子的？」他側着三角眼問我。

「我不知道。」

「你這人真不老實！自己犯了罪，還說不知道！」

「我沒有犯罪！」

「不犯罪！難道請你來做上客嗎？哼！哼！」歪鼻子在哼笑。

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他說：「我不來問你這些。你到這裏要守這裏規矩，不

要看他們搗亂份子的樣！」

我說：「是！」

他看了看簿子又說：「你的錢存在我這裏，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數目要弄清楚。」

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但我說：「這沒有關係，不過用完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

「你有什麼朋友在上饒？是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一個是長官部的祕書，是三戰區

有聲望的。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臉色和緩下來，帶着不信的口氣反詰：『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錢要什麼，只要通知他們，就會送來的。』

『這兩個我也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幫你的忙？』

我說：『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我在上饒的朋友還有幾個，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

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當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並且我能够說出他們的職位籍貫面貌之後，那青皮臉上裝出笑容，叫我坐下來，又問我究竟爲了什麼案子。我把被捕的經過約略說了說，他同情似的說：

『有許多事也難說，你且安心在此，終能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他答：『本來是不准許的，但看你這人還忠厚，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我寫了二三句交給他，他收受了（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的）。我致謝了他退出來。

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裏，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住着十七個人，却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難友們給我安排了鋪位。有個立在舖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報告好消息，飯來了。』衛兵來開籠門大家準備好碗筷。先拿進三瓦鉢的菜湯，分放在舖上。以後拿進一桶飯來，大家圍搶

上去，用碗到桶裏鏟飯，有的滿碗，有的大半碗，端起來就拚命往嘴裏塞。我擠不上去，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給我盛了一碗。我的飯量雖不大，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才會飽。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桶裏的飯早光了。每盃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一個難友教我經驗，第一碗飯不要吃菜，把飯很快的咽下，盛到第二碗再吃菜下飯。我照他的辦法，也沒盛到第二碗。

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視察，到籠門外看了一看，叫大家都安心，不久要辦訓練班，都可到訓練班去受訓，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大家半信半疑的聽着。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說：『飯吃不飽。』他說：『飯怎麼會吃不飽？』他答應調查。那組長走後，管理員就大發脾氣，他說：『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那有不够吃之理？你們這班餓死鬼，不知怎樣吃法的。我公家領來的米，照數交給伙夫，難道我來措你們的油不成？你們不相信，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督量米，監督伙夫煮飯。我是很公開的，你們却在組長面前告狀。老實對你們說，各人管各人的職，組長也管不到這裏的事，識相些！』大家挨了一頓罵，不作聲。

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到管理員的房間裏去量米。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量到，又看着伙夫煮飯，一點不少。但煮出來的飯，仍沒有多，我仍舊只能吃到一碗。

二三天之後，量來的監察人從廳後拿了斗桶並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叫大家看。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大家嘩鬧起來喊：『叫狗頭出來講話。』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排長叫大家打報告，他轉上去。這一來那狗頭威勢殺下了一點，好幾日不罵人。

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挨餓。但又來了幾個新『客人』，一丈五六尺長的舖，睡着二十個人，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你壓麻我的腿，我壓痛了你的肋骨，擠得不開交。於是每人分好尺寸，釘上竹釘，免得亂擠。我在兩釘之間，側身而臥。患着失眠症，越睡不熟，虱子越會搗亂，一轉動就會戳在釘上。大家懶得骨頭發痛，只指望早日去受訓，但那消息沒有再聽到。

半個多月後，我有個朋友由政治部派人陪來看我，並有專員室准我坐優待室的條子。從此我出了籠子坐優待室，但我未能從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在籠子裏雖然飲食睡眠苦一些，但一心一意坐牢監，和難友們隨便談話，倒也過得日子。在優待室裏吃的睡的雖然好些，而且還可到門外晒太陽。但和幾個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那特工犯人都有向專員室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務。我雖然十二分的留心，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因為我時常同籠子裏的犯人談話，送東西進去，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買東西進來，知道他沒有錢的時候，有意搗蛋問他索取存款。有一個姓×的難友是個小學教師

，和我同時出來坐優待室的。他和管理員攪得很好。他當面稱讚管理員年青貌美，應該有個好妻子。他有個表妹品貌很好，他可以做媒，並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女人照片給管理員。這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眼眯成一條縫，把照片看了又看。他們的條件是管理員幫×先生的忙，×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過了幾天管理員說已爲×先生向專員室活動好，但須×先生寫一張自首報告。×先生猶豫徘徊了整天，連吃飯也心不在焉。晚上他決意寫報告，他同我說：『他並非共產黨員，是冤枉的，寫寫，似乎也不要緊。』但他拿着筆仍在猶豫。我對他唸了一句：『嗟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他臉孔一紅，撕碎了紙頭。這事使管理員大大惱怒，說我阻礙別人自首，將不再優待我，如果再有這種行爲，還要坐木籠。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一個綽號叫二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首，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錯怪別人。管理員才沒有話說。

管理員的酒興不錯，外面出去整天，總是醉眼朦朧的跌衝回來。這可苦了女難友，他叫難友到他房間裏唱歌，不會唱歌，要講故事，幾個特工哄在一起，哄笑喝采。有一個難友幾次三番的不肯唱，見到管理員從來沒有笑容，不理睬。管理員說她不識抬舉。有一天新來了一個女犯，生得漂亮些，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裏，問長問短，嘻皮笑臉，女犯回到監房裏啼哭。那個『不識抬舉』的女難友勸她不要哭，以後不要理睬『狗頭』，『狗頭』也沒有辦法的。這幾句話適被狗頭聽見，大發雷

靈說她唆使犯人暴動，罰坐木籠，而且要剝去棉衣，穿單衣衫去坐。衛兵不肯執行，他自己去拖出來。守衛排長來勸他，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另外可以懲罰。『狗頭』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於是在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擰了一把，並罰她在中山遺像前立正二十分鐘。

皖南事變發生，難友們的災難更多了。各地捉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籠子擠到坐無隙地。管理員的威風越來越有勁，每天要費好幾個鐘頭，搜查新到犯人的全身，看他忙得很，也得意得很。

監房裏發生了疫病，由二三人增至十餘人，一樣的症狀，似惡瘡也似傷寒。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要管理員請醫生，他請了茅家嶺村上的中醫來，說是冬瘟。吃了湯藥，也不見大效。天天有人發病，隔幾天死一二個。整個監獄，弄得陰風慘慘，人人自危，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行若無事。有個晚上，一個衛兵活見鬼，說是一個黑影掠過，燈光發綠，大聲驚叫起來。又在一個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敲窗裝鬼叫，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他買了香燭向棄置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點，化紙錠叩頭。疫病越弄越厲害，大小籠子裏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管理員才打報告給專員室。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西裝革履，肥頭白臉，診視過病人，說是惡性瘰癧。態度從容的指着一個江山人，廈門大學老教授：『這個有點靠不住，其餘的不要緊，你看看我的眼力，』回頭對着管理員說。開

了幾張藥方，挾起皮包去了。這晚上就死了三個。醫生的眼力真不錯，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吃不住死去了。耄耋氣的時候，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他搖搖頭說：「到此，有什麼話可說！」他張着嘴斷氣了。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管理員起从披衣，罵他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晚上沒有人扛死屍，天亮再說。那難友只好靠死屍伏臥半夜。江山入一次被捕送來十來個，至此時活着的只剩三四個。

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第二天把屍首抬到廟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殮衣。棺材是七十五元，殮衣是二百多元，還有十幾元多餘，買了燒紙，管理員表示辦事清爽，不要死人的錢，面有德色。殮好老教授，把棺材放在荒墳邊的老柏樹下，待家屬來領。這是姑念斯文一脈，准他屍骨還鄉。

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狗頭」揩了許多油。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裏去打聽，並且要弄到證據。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裏要發票，要開實價，恐嚇了幾句話。那棺材實價二十八元，發票上附註着因來買的人，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小店只好照辦云云。

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難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死的出去，活的進來，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尚和幾個粗漢去服兵役，大小籠子依舊擠不過來。

據說新四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饒，訓練班就要開始，茅家嶺的人犯要審判了。於是每日有二三個或四五個押到專員室去受審。早上由衛兵帶出去，日暮總有一

二個一蹶一拐，而如敗灰地回來的，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衛兵帶我和難友葉君同去。葉君是上饒火車站副站長，因為借了二十塊錢給路過的朋友，那朋友寄錢來還他，信被檢查。那信上具的名字，正和新被破獲的弋陽共黨組織的代名相同，於是被捕了。現在由浙贛路局長來證明，並由原逮捕機關浙贛路特別黨部派員來提審。到了專員室，葉君先進去受審，我在外面等着。許久，葉君出來，滿臉通紅，坐下來一聲不響。我又等了兩個鐘頭，不見傳審。要衛兵去問，回來說：『你回去好了，沒有事。』我被弄得莫明其妙，同葉君一道回來，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他告訴我的和審訊者的一段對話。

葉君：『單是這點誤會，你們似乎不至於立刻逮捕我，恐怕還有別的懷疑吧！』

審訊人：『老實對你說，我們對你是早已懷疑了！』

葉君：『有什麼可以懷疑的？』

審訊人：『你是個有地位的副站長，賺很多薪水，你却不賭不嫖，不吃烟，不喝酒，與別的站長大不相同，你很有傾向異黨的可能！』

葉君：『那我還有什麼話說！難道煙鬼酒徒賭棍嫖客，才是忠實的國民黨員！』

審訊人：那也並不是這樣說法的。好在現在誤會明白了，你辦好手續就行！』

葉君：「什麼手續？」

審訊人：「寫一張悔過書。」

葉君：「我無過可悔。」

「那你還不覺悟，去受受訓也好。」是審訊人的結論。

以後我沒有再被傳審。二星期以後，我終於不經入學試驗，而進特別訓練班。而葉君呢，直到我出集中營時還在受訓。

這兩星期，茅家嶺更不平靜，更悽慘。未受過審的等待受審，已受過審的猜度着自己的命運。情緒不安，不免多發牢騷，於是管理員的叫罵聲，一天總有幾次。因為犯人多，押送來往不便，專員室派了組長到茅家嶺監房後面的草屋裏來開庭。放刑人的扑打威喝聲，受刑人的慘厲呼叫聲，夾着裏面病人的呻吟聲，好不使人悽悽惶惶！

這幾天沒有人死，更沒有放出去的，而新客人來勢更盛，監房裏再也擠不下人，決定把已結案的送到訓練班去。去的一共有五十個左右，還有二三十個留着，我們背了衣包被子，排了隊，聽管理員訓話。他很客氣說：「在此大家熟了，同朋友一樣，今日分別不免依依。到訓練班之後，生活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兄弟可以幫忙，沒有不幫忙。」有一難友戳穿了他客氣的原因，問他存款可不可以發還。他立刻板下臉孔說：「那自然會發還的，你不過十來元錢，要你着什麼急？有意搗亂

！由衛兵前導後送向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訓練班去。許多難友長久不走路，少見陽光，又因疾病在身，在管理員訓話時，已有幾個立不住倒下去，路上更有幾個倒臥下來，走不動，一個難友仆倒在田塍上吐狂血。好容易扶的扶，背的背拖到周田村，關在一座大祠堂裏。

我們從此要過正式集中營的生活了。茅家嶺監房成爲集中營的一部份，它是集中營的預備營和集中營的禁閉室。

二

在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天下，壞的事情總有個好的名字。上饒集中營自然也有個堂皇的名義。因禁地方政治犯和個別新四軍幹部的，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特別訓練班。因禁那整批新四軍幹部的叫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官大隊。一年後合併爲戰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全國有好幾個這樣的分團，據說在西安、四川的規模之宏大，爲東南所不及。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囚犯而是學員，難友互稱曰『同學』。

集中營的地址是在上饒周田村，離開上饒城十里路。四面都是大小荒山，只有三條路通到村外，是適宜於看守犯人的。集中營的房子，除了一個祠堂，一個廟之外，是把老百姓趕走了一部分，徵用的民房。上下周田兩村一百多戶人家的房子，集中營徵用了一半。把房子改造，拆壁掘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我們成爲『學員』之後，終日被關在一座祠堂裏，看守的是憲兵。他們對看守的犯人是經驗的專家。他們對於職務不像看守茅家嶺的特務團士兵的馬虎，認真嚴密，無虧職守。『學員』夜晚小便，須先大聲喊『報告』，等到憲兵回答『起來』，才能起來去小便。我這個失眠症患者，終夜可以聽到『報告』『起來』之聲不絕。

我們在陰暗潮溼的地上睡着，疫勢又盛起來，病死了二個。茅家嶺又來了二十多個『同學』。於是編了隊，隊長尙未到差，暫由憲兵連長代理。那連長雖然年紀不到三十，却是憲兵系統特工中的老資格。他態度儼然，老成持重，連走一步路也顯得出他的高貴。我們學目一見到他，須趕上前敬禮，否則即要被糾正爲『不懂禮貌』。他給我們上課，每天二三小時，寫了滿黑板的摘要，要我們筆記。他真是誨人不倦，他自己滿肚子的學問道德，恨不得立刻注入『學員』的腦子裏。他也懂得教育法，時時把問題提問『學員』，有一天我被捉着了。他問我『何謂八德』，我回答不出。他冷笑了一聲說：『你是大學生，連八德都不知道！』他告訴我：『八德者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我說：『和平只是一德。』他笑了笑說：『連這點都不懂，八個字，難道不是八德。』我記起了『官長說黑板是白的，你就應該說白，乃是服從要義，軍人美德』的訓言。於是我懂得了，坐下來。

過了十多天隊長到差了，我們重新又整編了一次。這時已有八十多『學員』，

分爲三分隊，九小隊。隊長，隊副，分隊長都是大小特工，小隊長（班長）是學員中挑選的。

這時疫勢更猖獗起來。好人病人都睡在一床，病倒的有一半，幾乎每天有死的。還未斷氣的活人，就被抬到後山土地廟裏去等死。我看到樓紹洪君被抬出去的時候，張着口吐大氣，眼睛還會看人的慘情，真是掩面不忍卒視，至今猶有餘悸。樓君在土地廟裏幾個鐘頭死不去，晚上沒人去，屍體被野獸吃去了幾個大窟窿。疫病傳染到軍官隊，先後病倒二百多人。總算另闢了一所病房，把病人都送到病房裏，醫官還是當瘡疾醫。

死亡的每天不斷。有一天，死了一個人，棺材店老板誤送了兩口薄皮棺材，疊在一起叫兩個小工抬到周田村。特務長叫小工抬回去一口。小工不肯抬回，說橫豎明天要用的，抬來抬去有二十多里。特訓班一連死了十來個，軍官隊不知死了多少。官長們都仍在發佈作息時間表，定教育計劃。說這是冬瘟，天氣暖和，自會消滅，叫我們不要恐慌。我們雖在生死在人的境遇中，却不甘心死去，幾次請求救命，要求隔離病人，延醫診治，毫無結果。可是疫症是不分黨派，不分青紅皂白，一視同仁傳染的。後來連憲兵也有病了，這才引起了官長的慈悲。請了駐上饒的防疫第二隊來檢驗，原來是回歸熱，六〇六是特效藥。但總務幹事說上面沒有這筆醫藥費的預算。我打報告願意出錢去買，經審核「尙無其他用意」之後，得到批准。買了

十多打六〇六，大家又把虱子肅清，這才把疫病撲滅。

恐怖時期過去，我們『同學』死的雖多，來的更多，已經有了百餘人。班本部佈告，預備教育三個月，正式教育六個月，期滿結業，可以自由。教育方法是政治訓練，軍事管理。第一步重要的課目是修理整治營房。我們成爲泥水匠、木匠、竹匠、石工、土工。營房四週築起高圍牆，牆外圍繞鐵絲網，裏面東一堵，西一堵的隔牆。我們多是斯文手脚，不工其技，又是春雨連綿，築好倒塌，倒塌築好，築了一個多月才把特訓班的圍牆築完。又到石底村去築，那地方是關新四軍重要幹部的。這樣東築西築，築了幾個月才算完工。春蠶作繭自縛，我們囚徒築牆自圍。營房內外開闢大小操場和坪地，把小山開成平地，有的須削去半個小山，有的要把一顆顆合抱的松樹根掘起填平。那軍官隊開的一個公共大操場，是扛去整個山崗填闢成的，直徑有二百多米。

這種苦工雖然做得胼手胝足，渾身泥汗，但比起其他課目來，實在是第一等的。因爲身體可以活動，嘴巴可以多說，眼睛可以看到四景。本來軍官隊特訓班一共七隊，各隊圍牆隔離，不准往來，只有早操、上課、做紀念週，聽訓話時在憲兵嚴格警戒之下集合在一起，但也不准招呼談話，在做工時可以偶然有機會混在一處，偷談幾句話。

各種課目之中，我們最感頭痛的是上課，聽名人演講。每次至少有五六百人，

各坐在六七寸高、五六寸闊、八九寸長的矮凳上，擠在一堂聽講。教官在賣弄他的本領，却沒有入耳之言。要我們專心聽講，不准看書報，不准記筆記（因為我們不記教官的話而記自己的話），不准看筆記簿或其他小簿冊（因為裏面抄的是英文或俄文生字）不准交頭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打呵欠，不准咳嗽，不准眼睛旁看後看，不准俯首屈身，不准起立，不准移動位置，不准靠牆倚柱。偶犯「不准」之一，輕則當場挨罵，罰立正，重則下課後罰打屁股。我們在這十幾個「不准」的不成文禁律之下，在六七寸高的矮凳上，雖然常常坐得腰酸背痛，兩腿發麻，立不起來。但我們自有辦法：一小時一小時挨過去。千萬的「不准」，沒法「不准」到我們腦子裏來。我們在做文章、在做詩、在寫信、在辯論、在檢討、在明是非、在分恩怨，一小時也就過去了。我們有時也聽聽講者的奇論妙說，看看教官們手舞足蹈的姿勢。我們還可以做做遊戲，那教官們各有口頭習慣詞，我們記下來。例如：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六十三個「那末」，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十五個「這個」，某教官一小時有三十七個「這樣下來」。

教官有專任的，有臨時特請的「名流」。名流來講課時，那場面是令人肅然的。特工頭子親自立在講台上督課，目光四射，隊長們抖擻精神，往來巡視，你若是一心神不注，便要晦氣星照命。許多名流和教官自然也各有千秋。我還記得幾個。一位是憲兵團長，真是無所不曉，無所不知的。他先引了「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

，九個湖北佬，不及一個九江佬』的俗語來自我介紹他有足智多謀的本質，他又介紹自己的職位。憲兵乃是陸軍第一兵科，凡是黨務、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交通、農工商業、教育、司法等等都要管得，不齊備這各種知識，不但當不了憲兵團長，甚至不配當一個憲兵。他講到德蘇戰爭，那時正值德國法西斯強盜打到莫斯科外圍都拉地方。團長說：『這是一定的，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兩星期之內失守，如果多一天可以打我耳光。』但團長對於世界戰爭是樂觀的。他說莫斯科失守之後，蘇京移到烏拉山以東，準備反攻力量，直要等到英美攻到比利時荷蘭等處，蘇聯才能反攻莫斯科。最後德國退出蘇境，蘇聯也筋疲力盡，非得十年二十年休養生息，不能恢復國力。那時已非戰前的蘇聯，而是各民族的獨立國家，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什麼世界革命了。他比喻各國，他說美國是奸商，英國是劣紳，蘇聯是土豪，日本是強盜，德國是土匪，意大利是流氓，只有我們大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是正人君子。他最看不起法國，法國民族性最不好，所以只好投降。他講到法國女子不高興生育而轉到節育方法，再轉到講交媾姿勢，眼睛看着前面幾排女『學員』。小特工們聽得出神，他越講越有勁，最後他判斷共產黨的前途，他說：『有些人以為抗戰勝利，共產黨不得了，這，大家可以放心。我老實告訴你們：就算在抗戰中，我們前綫的兵都打光了，我們還有五十萬大兵，足夠對付共產黨的。現在由他們去打敵人，由他們去做夢好了。』我聽了，覺得這位團長爽直之可喜。

他一連講了三小時，吹了下午課，還不肯歇。策三天又來講了三小時，真是口若懸河，直講得天昏地黑。

一個叫蔣先啓的，是蘇聯留學生。他講自己留學蘇聯的經過。他看不起蘇聯，所以襍被歸國。他們譏笑蘇聯警察一點沒有用，二次搜查了他的寓所行李，竟搜不出他藏在箱夾底裏的文件。他更看不起中國共產黨。他罵：『共產黨是什麼東西？鳥！』說着當衆指着他自己西裝褲襠鈕子。這個教官不久做了浙江的一個縣長，幾個月後括了錢拖了槍，由日本鬼子接他到南京做大官去了。

還有一個我們叫他『脆弱的靈魂』的，是個矮小的個子，年紀還青。他上台很客氣的說：『今天兄弟到這裏來與諸位相見，非常榮幸，見到諸位英氣勃勃的精神，使我脆弱的靈魂，深深感動。』他客套之後，講他的正文。他正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坐在前面的一個女『同學』，在全堂肅靜、鴉雀無聲的嚴肅場面下，突然『啊……啊……啾——』一個響亮的大噴嚏，引得哄堂大笑。那教官滿臉通紅，勉強敷衍下課。他向教務處聲明下次不來講了。他脆弱的靈魂，經不起打擊。那女『同學』一個嚏趕走脆弱靈魂之後，第二天也不來上課，雖然打嚏是不在十幾種『不准』之內的，但她被關到茅家嶺去了。

值得記述的教官自然還很多。例如講陰陽太極圖是兩條虫交尾的『輔基教官』。他自己說是大學生，但可惜外國名字常常顛倒唸。講鬼獸哲學的『唯生教官』。

他說唯心論會把人變成鬼，唯物論會把人變成獸類，只有唯生論是唯心兼唯物的，是最進步的哲學。但可惜他沒有說明唯生論會把人變成什麼。也有敢於在集中營裏說毛澤東是他的老朋友，公然贊美共產黨的大胆教官。我以為也有坐集中營的危險，幸而他講下去，說是他曾勸毛澤東到外國去辦共產黨，一定辦得好，在中國是一千年也辦不成的。因此他在集中營，不是學員而是教官。

我當時不會用心聽，現在事隔多年，不能一一追憶。這之類乎的教官，何止我所記述的幾個。那雌黃驚四座，信口盡荒唐的高論，又何止這幾段。如果當時能筆記下來，着實可以做一部教官外傳，令人讀之拍案。但是這種教官並非對我們完全無益。使我們天真的『同學』能明白人世間儘多寡廉鮮恥之輩，認識了特工的天下原來如此。因此更深信不革命是沒法澄清這種人類渣滓的。特工大頭子也未始不知道這樣的教官，感化這批『頑固份子』（註）未必有效，於是使出特工手段，去邀請在特工黑單上注意而在社會上有聲望的人士來上課，那被邀請的人士，爲了避免特工的藉口，無法推托，不得不應付，只好來不着邊際，上下古今的敷衍一二小時。其中有一位後來對我說，他們講的比我們聽的還苦痛，當千多隻眼睛集中射視到他身上時，真有『千目所視，無疾而終』之感。

集中營的特工們爲了要做出一些成績來，可以向他上舉報功。他們要把不承認是共產黨員的『學員』來證實是共產黨員，已承認是共產黨員的，要弄得他背自首

，不但要本人自新，而且須指證幾個隱藏份子。自新之後就要你做特工的奴才走狗，做了奴才走狗之後，看你肯賣力、肯聽話，才使你加入他們圈子外圍，替特工頭子去幹風流無份，殺頭有份的勾當。

特工們想出種種方法來磨折我們，想使我們熬不住生活的痛苦，肯屈服下來。一方面用集體磨折，一方面再加個別的細磨細折。那方法就是所謂個別談話。隊長、輔導員、幹事、甚至於小職員，都爲了能證實得出一個隱藏份子，自新得一個共產黨員，就可得一份功勞，在老闆（小特工背稱他們的頭子叫老闆）面前顯出他是一個得力夥計，於是各逞好漢身手。

個別談話的方法有文有武，文的施軟工、武的施硬工。也有文武兼施，軟硬齊來的。或先軟後硬，或先硬後軟，或忽軟忽硬，各有巧妙不同。那施硬工的，談話比較直截了當。特工問你自新不自新，你回答不自新，幾句問答，話不投機，就動『手術』。——特工們諱言施刑殺人叫動手術。施刑叫小手術，殺人叫大手術。那手術也有好幾種，雖不及希特勒匪徒東洋鬼子所使用的科學，却也不遜其殘酷。

最普通的是打屁股，做老鷹飛，坐老虎凳，水浸金山等等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國粹刑。施刑的所在並非普通地方，或在暗室，或在荒山。特工們也懂得心理學，

（註）特工把意志堅定，倔強不屈的難友叫做『頭圍份子』。

佈置成一個恐怖環境，使你精神先受威脅。打屁股是用扁担打的，也並不像前清老爺打屁股的規矩，有打的數目，有打的部位。特工們的打法，是提起扁担，大腿上、屁股上、腰部裏、背脊裏、甚至沒頭沒腦的亂打。你不屈服，打得你死去，用冷水噴醒，噴醒再打。這種普通手術沒有使你屈服，還有特別的，例如用大號縫衣針一枚枚刺入你的小腹，刺一枚，問一聲，刺入幾十枚，直到你昏死過去。或者半夜裏突然叫了你去，綁好押到荒山，聲言要槍斃，把木壳槍上膛，對準你，問你自新不自新。或者叫你自己掘好土洞，聲言要活埋你，叫你爬下洞，問你自新不自新。或者把你懸空橫吊在暗室裏，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吊上一晚，再來問你。受過了酷刑，還沒有口供，就把你關到茅家嶺，或幽禁在祕密地方，永不見他們再回來的也有好幾個。

但硬工雖兇，刑罰雖酷，我却從來也沒有聽到一個難友因受刑不過而屈服而自新的。儘多慷慨從容，足以貫日月、泣鬼神的英勇鬥爭的故事。特工們也在私談，做別種案子容易，做共產黨的工作真是傷腦筋。捉到別種嫌疑犯，只要恐嚇幾句，就眼淚鼻涕齊來，跪地磕頭求饒，什麼都說出來了。那共產黨犯，嘴強態度強，越打越強，死不招供，常常弄得沒有下台勢，還要受上峯責備，這種出力不討好的事，真不是人幹的。

那軟工又與硬工不同。特工叫了你去談話。他對你表示同情，甚至爲你喊屈。

他恭維你，誇獎你青年有爲，他是最愛護青年的。爲你熟計利害，設身處地的考慮。他問你有什麼生活上的不舒服，精神上有什麼不愉快，他可以幫助你。他問你班上有那幾個對你不好，那個與你相知，他也罵有幾個隊長學識不夠，只知用權力壓迫「學員」，他爲全體「學員」鳴不平。他說明自己對於現在的工作也不感興趣，你總有出去的一日，他願意和你永遠做朋友，現在你有什么需要幫助的，他無不盡力。這樣嚙嚙一大套之後，才緩緩說到正題。他勸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他仁至義盡的勸你，大丈夫能屈能伸，現在事已如此，不如坦白承認，改過自新，前途無量。這樣的談話，一次不夠，再來二次三次，越談越表示親密，甚至送你一點錢，一點東西，表示他的好意。這是一套談話的方法。另外一套方法，是反激法。他先在無意中流露他對於現狀的不滿，他本來也是革命的，被特工陷害而弄到這地步，逐漸同你談得深密起來。他罵國民黨專制獨裁腐化黑暗，深贊共產黨是進步的，有爲的，中國光明前途所寄的政黨。他說就是按照法律，共產黨也並不犯罪的，他提倡氣節，人格，罵自新份子，朝秦暮楚，沒有骨氣，他更反對自甘自新法，陷人於不義，他種種表現他是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如果你認爲他是真話，對他表示同情，那你就可被指證是隱藏份子。他要你大丈夫光明磊落，坦白承認。

特工的方式大都不外是這樣正反兩種談話，不過各有運用之方，要看那特工的

水準如何。在這種比較高明的特工手段之下，固然大部份的『同學』洞識其奸，立場堅定，無動於衷。但也有少數意志薄弱的，有動於『留青山主義』，逐步上當，終至墮入阿鼻地獄，永遠不得翻身。讓我來舉一二個可憐的『同學』。

一個是女的，姓許的女同學，她從皖南被捕送到特訓班裏。起初頗受難友們的尊敬。但當特工們要『學員』自新的時候，她有些動搖了。她對我說：『這是騙騙我們的，自新之後，那裏會給我們自由！』我說：『如果真的會給你自由，你領怎樣？』她紅了紅臉不答，然而她心動了。我們難友也有錯誤，對於這種動搖的人，應該好好扶助她，使她立得定，我們却踴躍去打擊她，於是越弄越鬧倒下去了。她經幾次隊長的個別談話，她就做了隊長的耳目，把隊裏『同學』的行動言論去報告隊長，一二個月之後，由隊長帶忙，答應她出去工作。條件是指證了一個姓林的女『同學』是隱藏份子。這個姓林的，一向囑強，不與隊長接近，沒有一絲笑容，隊長說她是寡婦臉孔，頂不喜歡的，所以叫姓許的指證，那姓許的寫了自新書，在商線日報登載了與丈夫離婚的啓事。這樣她得調到圖書館裏做職員了。但她確是受騙了，她的自由只限於周田村。圖書館本來是冷清清的，裏面也沒有什麼書，也沒有看書的人，從此却很熱鬧了。副官、幹事、隊長們進進出出，歡笑之聲達戶外。據另一個女職員的統計，有一個副官，一天去了二十七次。因此不免鬧出吃乾醋、爭風的事。鬧得不成樣，那姓許的後來又被調到剗們我們囚徒勞動場所開闢的農場裏

的農村小學當教員。過了幾天那副官突然暴死在寢室裏，死因不明。那姓許的自由無望，落得一身穢臭，悔之無及，不久跟了一個憲兵隊長借逃出去。

一個是姓楊的，是教育界人士。他是個老實馴良的人，他見人訴說他的冤枉，他時常到主任那裏去，據說他去是去辦交涉的。他說他是特殊的，他有理由要求釋放。別人是犯了案，而他是沒有犯案，是被誣陷的。他後來逐漸做了特工頭子的好朋友，他在『同學』面前，小特工面前說，主任對他很了解，不久可以自由。他每天很忙，熱心幫助主任、隊長處理班務，他帶憲兵去追趕逃亡的『同學』。有一天他去追一個姓翁的難友，跑了一天，滿頭大汗，我問他吃力不吃力，他謔：『吃游倒還好，只是追不到。』

我們全體推九個代表具名打報告給特工頭子，六個月已期滿，要他履行諾言。我們這位楊『同學』偷了報告的稿子給頭子，指名告發宿文浩、項甦和我主動聯名鬧事，意圖暴動。他這樣諸如此類的賣力，頭子看他忠實，叫他去辦農場，那農場離周田村有四五里路。頭子先命軍官隊特訓班全體『學員』在刺刀監視之下，把一塊大荒山開闢成規模宏大的農場。開成之後抽調身壯力健的幾十個『同學』夾着自新遇的人編為勞動組，由那姓楊的管理，憲兵監視，辛苦種植。這農場據特工傳出消息，特工頭子打算成爲私產的；後來日本鬼子來了，集中營搬到福建，這農場也就不知下落。那姓楊的『同學』直到半年多之後我已出集中營，有一天在崇安路上

遇到他。他仍穿了一身破舊軍服，帶了幾十個『同學』到鉛山縣去。我問他怎樣？他說：『我早已自由了，現在主任叫我到鉛山去辦農場。』我說：『你爲什麼不回家去？』他說：『回去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主任的意思仍舊要我辦農場，回去也沒有事可做。』現在不知這位同學辦農場辦得怎樣了，說起來我倒懷念他。

像這樣上當的『同學』，據我所知的幾個直到集中營移到建陽徐市之後，他們還有一部分留在營中，或當勤務兵，伙夫，或仍當班長，或做小職員，和『學員』一樣挨着不自由的歲月。有一部分分配到別的地方工作，如特務專員室，或其他特務機關。有幾個在非特務機關工作，也有特工陪伴着他，他們在過着精神上無期徒刑的生活。

這種上課和個別談話是政治訓練，特工們算是感化政策。但這種政策施行的結果，收效極微極微。他們本想把囚徒們的頭腦改變，思想糾正，幫他們去穩坐江山。却相反地感化成一批意志更堅強的革命健兒，使他們要更坐不穩江山。我看到有許多『同學』，本來是無所謂的人物，冤枉捉來，關在集中營裏細磨細折，使他們認識清楚，脊梁挺直了。『玉不琢，不成器』，他們成器了。

現在再談集中營的軍事管理。依照作息時間表，從黎明即起，直到吹號就寢（不熄燈），緊張嚴肅。隊長們不是黃埔畢業，便在廬山受過訓，深得治兵之法，使你一天到晚忙不過來，你便沒有閒心去作怪。要我們少說話就叫我們多唱歌。早起

唱歌，早操前後唱歌，吃飯前唱歌，上課聽訓前唱歌，遊戲唱歌，睡覺以前唱歌，天雨不出操，就整半天唱歌。真像訓練教育機關，弦歌之聲不輟。可是製曲譜歌，究竟沒有造謠說謊般的容易，沒有許多歌本給我們唱。於是大家自唱抗戰歌曲、太行山上、黃河曲、八路軍軍歌。我們唱得響徹雲霄，隊長們鴨聽天雷，雖聽不出我們唱的歌詞，但看我們唱得有勁，他們也高興。後來不知那隻狗去獻功，知道我們唱的是『奸歌』，下令只准唱黨歌，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三民主義進行曲之類的『官歌』。於是早也三民主義，『狐黨送終』，晚也三民主義，『狐黨送終』。這可苦了憲兵。他們聽到國歌是要立正恭聽的；各隊的歌聲此起彼落，憲兵的腳立正稍息，稍息又立正。

隊長們治兵的心得，還可以表現在管理我們吃飯的方法上。軍人飯須吃得快，限十五分鐘吃畢。排隊報數唱歌之後，每六人分圍地上的菜鉢子蹲下來，一聲『朝動』令下，我們就不管飯中的石砂穀子，把飯直吞下去。不准把穀子飯粒落到地上，一不小心，就得挨罵，拾起吃進。這還是因為特訓班『學員』不是軍人出身，特別原諒的。那軍官隊就更嚴格，限時更少，吃不好，罰立正，不准吃。有一個『同學』，吃得急，一條寸把長的淘籬竹絲，梗刺在喉，無法取出或咽下。喉頭化膿，呼吸困難，只能喝些湯水維持生命，後來是死是生，不得而知。這雖然於我們『學員』的胃大不舒服，甚至有生命危險，但對於隊長們是好的。一則可以表現治軍有

方，二則可以省下飯米，真是名利雙收的。

軍事管理，自然最主要的是軍紀。集中營的軍紀，特別多。不准二三人低聲談話，你如果和著名的『頑固份子』多談話，便要受個別談話。不准一個坐在冷靜的地方，獨自尋思。不准和憲兵多談話。非經特許，不准接見親友探望。寫信給親友，要經嚴厲的檢查。至於其他一般軍紀如要絕對服從、要清潔整齊、要迅速敏捷等等，自然執行得更嚴厲。你偶然多說一句話，走錯一步路，或排隊遲誤幾秒鐘，或吃飯不小心，或對官長失了禮貌，你就犯了軍紀，你就該處罰。罰有輕重之別，在乎隊長們的高興不高興，倒不在乎你過錯如何。罰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

輕的是罰立正，要你用正確的立正姿勢，或在總理遺像前，或在人目共見之處，或在細雨中，或在烈日下，或在寒風裏，站上幾十分鐘以至數小時。罰跪，也和罰立正一樣。罰跑步，叫你一個人像驢子拉磨一般在場上跑圈子，幾十分鐘以至幾小時。罰擎槍姿勢，一名五岳朝天。兩腿左右分開踏成馬步姿勢，胸要突出，屁股要翹起，兩臂分開屈伸向上，兩手作橫擎步槍姿勢，頭頸伸出，仰面上視，做成這樣的姿勢歷時幾十分鐘至一二小時，不准動一動。

重則罰坐禁閉，或關在營內黑室中短期禁閉，或關到茅家嶺長期禁閉。罰打屁股。這不是個別談話時的私刑，這是公刑。叫『學員』排隊觀看，把受罰人按倒在地，褪下褲子，或隊長們親自動手，或叫可靠的班長動手，拿着扁担用力打在大腿

屁股交界處。打的數目先由隊長宣佈，普通是一二十下至五十下。受打的人必須叫喊呼痛，否則隊長和動手的人要得到晦氣，就須加打，打到受刑人出聲爲止。有一次我們上課下來，見到軍官隊的一隊正在舉行打屁股典禮。那受刑的任憑打得兩腿發黑，默不作聲。那隊長氣得青筋綻出，拚命的打。旁邊一個班長向受刑人在叫『你喊呵！你喊呵！』到後來那受刑的嘆了一口氣『唉！』那隊長才忿忿丟下扁担。據一個小特工說，那隊長第二天頭的確痛得很厲害。有時隊長爲嚴整軍紀起見，或適逢彼之怒，那打法又不同了。把全隊『學員』排好隊，將受罰者俯按在地上，叫『學員』每人輪流打五下，要打得重，誰不肯打，或打得不重，就打誰。有許多『同學』，提起扁担，臉孔發白，手發抖，實在打不下手，隊長們威迫着你快打。這爲難情景，彷彿平劇上演出的『陳琳棒打寇承女』。也有『同學』寧可受隊長的拳打腳踢不肯打自己人。也有打了一二下，丟下扁担自己倒在地上昏過去的。被打的人固然非得一二個月將息不起，而全隊也死氣森森的要好幾天。

這是懲罰個人的刑法。如果『學員』共同犯事，或一人犯事，而查不出是誰，就處罰全體，全隊排隊立正，恭聽辱罵，幾十分鐘不喊稍息。有時突然吹哨子集合，甚至在半夜裏吹哨子緊急集合，排好隊一個口令，喊跑步，跑兩三小時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軍官隊四十多個『女同學』，被罰跑步。她們咬着牙齒跑，只管跑。隊長喊『齊步』口令，不睬，喊『立定』口令也不停，一直跑了四個鐘頭，一個也不下。

來。那隊長前後督看着，也要上前落後的跑幾步，也着實吃力。起初還想拚一拚，後來自己實在挺不住，弄得無法可使，躲到場外樹下休息去了。她們才自動停下來。此後女『同學』不會再受全體跑步的處罰。

這樣嚴緊的軍事管理，這樣兇的軍紀懲罰。並不能磨折得我們『同學』屈膝。我們只有憤怒、仇恨。特工們要想和緩我們的情緒，用種種方法來欺騙。他們公開宣佈三個月正式教育結束，就可出去。六個月期滿了，又宣佈現在要分配工作了。過了多少時候，又宣佈再延長三個月的技術教育。三個月期滿，又宣佈現在有的要分配工作了，有的可以釋放了。把自新份子集合在操場，聽長官部派來的官訓話，發給他們慰勞品，每人手套、襪子、毛巾、簿子、三民主義讀本等。結果是改編為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特訓班軍官隊合併改編了六個中隊，一個人也不會出去。那手套、毛巾成爲可恥可笑的記號，沒有人敢公然把手套帶在手上，把毛巾掛在公共掛面巾的地方。特工們一則想緩和我們情緒，二則想蒙蔽社會人士的視聽，表示他們辦的是訓練機關，不是希特勒的集中營。因此叫『學員』組織了籃球隊和劇團。籃球隊各中隊有一個，互相比賽，叫『學員』大家看。又把各隊選手組成一選手隊，名爲『更新球隊』，到上饒城裏同外面球隊去比賽。參加了『祝同盃』的錦標賽，三戰區各地遠至金華都有球隊來參加，共有三十多隊。『更新球隊』大出風頭，打敗了許多球隊，獲得最後決賽權。特工頭子們高興之極。看球的人也在贊嘆

，「共產黨真厲害，連打球都打他們不過！」

賽球的時候，集中營各中隊『學員』被准許輪流排隊去看，由憲兵監視，隊長們帶領着。有一次是女『學員』隊去看，可闖禍了。特工頭子太太是富家千金，那頭子未出山時，頗得賢內助之助，不免女權高漲，那太太徐娘小半老，燙髮、華衣、高跟鞋、獅子鼻、高顴骨、翹嘴唇、黃胭脂、猩口紅，飄飄過市，路人無不注目。女『學員』隊整隊在街上走，女隊長見太太迎面來，連忙喊『向右看』，對太太行注目禮。女『學員』開口令，閉正步向右看。一看，見太太的倩姿，大家嗤的一聲笑。太太臉上立時粉底泛紅，又不好當街發作。回到周田，要丈夫立刻將女『學員』全體處罰，那頭子覺得不好意思因太太事件而公開處罰，請她平氣，緩緩再說。太太大發雌威，說丈夫轉女『學員』的念頭，拍台打凳吵了一頓，跑到辦公室，叫隊長集合女『學員』大罵：『你們這些小毛頭，女匪徒！你們不服從。我太太那個不算敬我，你們笑我，就是不服從我，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上頭……』太太罵得够了，回到家裏，還是越想越氣，第二天跑到不知那裏去了，周田村十多天不見太太的倩影。這件事鬧得周田村滿城風雨，從此不准『學員』看球，過了幾天『更新球隊』的主要的二個球員逃亡了，球也賽不成，『更新球隊』解散了。

那劇團也賜名曰『更新』。『學員』中儘多文化青年，導演、演員一應俱全，一下子就組成幾十個人的劇團。特別請准一筆經費，辦了全套幕布，大小道具，化

裝油彩，做了許許多多軟硬佈景，着實化了一點錢。可是三戰區沒有特務劇本，於是劇團演出的是農村曲，麒麟寨，甚至演夏衍的作品。雖然有人說這種劇本是左傾的，但經上頭審查認為尚無大礙，就公演了，起初集中營裏自己看看，後來請外界人士來看，後來到城裏去演，長官部去演。看的人都說演得好，比三戰區政治部的劇團好，比軍委會政治部派在三戰區的演劇第三隊好。於是『更新劇團』又大出風頭，特工們面上好不光彩，可是麻煩又來了。

長官部的命令要更新劇團到鉛山縣去演出，於是特工頭子們大為興奮，叫劇團排演新劇本，置辦新佈景，鼓勵演員要特別賣力，這是長官部的命令了可不是玩的。排演純熟了，佈景製備得差不多了。決定演出的日子，報告了長官部，長官部知道了鉛山的軍政機關。突然發覺佈景的負責人賴少其有逃亡的企圖，於是把他關到茅家嶺去。可是佈景還有許多未齊備，有的只畫了一半，設計，裝配，沒人可以代替。更新劇團又一向以佈景之出色，為觀眾所嘆賞，長官部是知道的，這真為難了。特訓班主任，他既不敢向長官部報告中止演出，要演出又不可無佈景。他叫賴少其悔過，仍出來工作。賴少其卻寧可關在茅家嶺，不肯悔過。幾次授意部下們去勸賴少其，沒有效果。又下不落面子自動放他出來。演出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再不放出來，戲演不成功，如何向長官部交待。終於只好放他出來，叫他先工作，將來再悔過，說是給他一個戴罪圖功的機會。劇團在鉛山演出，賴少其他們穿了化裝衣服

扮成老百姓，在最後一幕劇未演出時，同四五個『同學』一起逃走了，幸而是最後一幕佈景已裝好，總算不當場出醜。主任一怒解散了劇團。但長官部並不知道劇團的解散，不久又命令更新劇團到廣豐縣去演出。只好重組劇團，把認為靠不住的舊團員都剔出，加入了認為靠得住的『學員』，劇本又在排演了，佈景又在裝備了，過了不久戲劇已排演成熟，要預演了，預演的前一天，八個團員逃走了，主角演員少了好幾個，最出色的女主角也逃走了，劇團垮台了，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導演兼佈景的『同學』，痛哭了一場，特工頭子們垂頭喪氣，再也隱瞞不住，只好老實報告上去，得到『管理欠周』的批語。

三

我萬分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在外面竭力奔走營救我，每隔一些時候總請得要人的電報信件，或地方人士的公稟來保釋我。在上饒的或路過上饒的許多朋友，時常到集中營來看我。他們始終不懈，非把我弄出去不止。雖然一時沒有辦法拉我出深淵，也因此也得到大小特工們的另眼看待。

當我進特訓班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茅家嶺的那個管理員來私下告知我，他說：『恭喜你可以出去了，有×將軍打電報來保你，司令長官已批准，公事已發到專員室，就可轉過來。』我知道這消息之後，心裏一上一下，究竟不知可靠不可靠。天

天等着這消息的實現。坐牢者心裏最難過的是初進牢獄，和將出獄而未出的兩個時期。我那時真有一天也等不住的心境。等了一星期，班本部來傳喚我談話。由總幹事和我談。他很客氣的對我說：『你的案子弄明白了，委屈了你許多時候，現在可以自由了。』我聽了這話，喜從天降，幾乎喊出『好了！好了！』他又繼續東扯西牽，問長問短。說到後來，終於說到『主任很看得起你，請你在我們這裏工作。』我兜頭被澆了一桶冷水，神志清楚了。知道原來如此。答他道：『我這人心直口快，不適於做你們的工作，請讓我回家去。』

他仍和氣的說：『不要你去做外勤工作，做機關內勤工作好了。』

我起初還同他說情說理，後來知道沒用，就決絕的說：『我不願意做這種工作，請轉告主任勿必費心。』

他就拉長臉孔，放下巴獍笑着說：『那你還要在此，不得出去。老實告訴你，莫說一個總司令的電報，就是委員長的命令，也須經我們審核，才能決定。』

我說：『那也只好聽天由命！』

從此之後，朋友們各種營救的辦法都無效了。雖然每隔若干時總有消息傳來，說我又有的希望，但上面公文轉下來，到特訓班審查呈復的結果，我還該受訓。總算爲了保人的面子，後來特別優待我，免去上操和勞作。

那總幹事辦法多，他是讀書人出身，對於文化人，『特別愛護』。要我們七八

個文化囚徒負責編輯壁報。稿子須由他審查過。但我們的隊長反對由總幹事來管。他說：『這是隊上的事，隊上管。』他又說：『總幹事的用意是想抓勢力，所以籠絡這七八人，給他起作用。』隊長對於辦壁報也贊成，但稿子要由他審查。我們心中也贊成隊長的主張，因為他是武人。我們開始籌備出壁報了。

這可惱了總幹事，他集全隊學員訓話。意思說特訓班除了主任，就是總幹事，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隊部只能管隊員的生活，一切教育設施，都要由班本部管理。他大發其牢騷，言語之中，當然大部分是指隊長說的。

隊長到了夜飯後，也把我們召集訓話。他說：『你們要弄清楚，上面派好職務，各有所司，隊長有權管隊上一切的事，班本部人員自有班本部的職務，管不到隊上來。』他講到他有來歷的，他是黃埔四期畢業生，他要做官，善實可做得大了，他不希罕這個隊長位置。他什麼都不怕，叫我們仍趕速辦壁報。

總幹事雖然除了主任他頂大，但他並非主任的嫡系，他是請來的客串。隊長乃是跟主任多年的部下，軍官隊各隊長以及大小特工都是一系的人，那總幹事除一二個教官和幾個小職員之外就沒有親人。他的確想讓我們給他起作用，使隊員都對他聽話，就制得服那隊長了。結果惹了一場氣，又自知實力不及，只好忍氣吞聲。

隊長要做給總幹事看看，使他也知道我隊長雖武人却也懂得文事。於是叫木匠做壁報板，買紙張，備筆墨，經費不向班本部報銷，由他設法。要我們壁報辦得很

出色。

我們請『同學』們寫稿，一星期出一次。第一期稿子齊了，交給隊長審查。他慎重的看了一看說：『沒有什麼，你們出版好了。』於是壁報出來了，大家很高興。第二期又編好給隊長看，他翻閱了一下說：『沒有什麼，你們出版好了。』於是又是第三期。每期出版，壁報前擠滿觀衆。壁報上着實也有一些可看的東西。賴少其的報頭畫，馮雪峯的詩。總幹事也每期來細看。

壁報出了五六期，總幹事報告主任說壁報有問題。他指出報頭一幅畫着集中營的背景，高牆鐵絲網，兩隻老鷹在空中高飛，題曰『高飛』的水彩畫。和一首詠普羅美休士偷火故事的詩，是大有問題的。他要求審查那原稿。隊長知道了，把那稿子撕毀，總幹事又落了一場空。他多方尋隊長的岔子，隊長也處處挖他的爛瘡。

總幹事究竟是讀書出身的，計策多，用釜底抽薪之法。把我們七個人編爲文化組，另外居住，不編在隊內，看你還出得成壁報。又可以給我們看看他的手段，看你們還敢不買我總幹事的賬？他把我們關到距周田村三四里的石底村和第四軍高級幹部在一起，可是不准我們和他們談話。調了那狗頭來管理我們，十多個憲兵隨時注視着我們。第四軍高級幹部十個人，我們七個人同住着一所房子，天天面面相覷，心心相印，却連招呼也不打一個。我們從板壁縫裏相筆談，大家倒也過得好。

可是總幹事還有計策來難我們。既是文化組，就該寫文章。由總教官出題目，

要我們每兩星期交一篇文章。各按所學，分題作文，學經濟的寫經濟文章，研究文學的寫文學文章，我沒有專學，第一次分到的題目是『科學與救國』，這題目還可應付。我說：『我不會寫白話文，只會寫文言。』總教官說：『文言更好。』於是我在對仗工整，聲韻鏗鏘上面做工夫。創造了許多典故，又寫了許多章太炎式的古怪字。做好之後，自己搖頭朗誦幾遍，心想着實可以考得進秀才。繳卷上去，我自己看不懂的文章，總教官却看得懂，他說：『寫得很精彩。』其餘六位『同學』，也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總教官說：『都還可以。』做教官的要分門別類同時出七個題目，實在也是難事。後來總教官索性叫我們自己出題目。我於是造的典故更多，對仗越工，連題目都自己看了要發笑。總教官真識貨，他說我『國學有根底』。有個小幹事讀了我的文章很佩服。他是富陽人，和郁達夫認識。他說我的文章媲美郁達夫。郁達夫的文章真不差，可惜他是共產黨，思想不純正，否則文章一定更加好。

我們在石底村住了一個多月，不知什麼原因又把我們移回周田村，住在特訓班外面小屋裏，有一個憲兵班長和一個上等兵副班長跟我們。准我們在周田村裏可以隨便走走。後來可以由憲兵跟着到村外去，後來可以到上饒城裏去。憲兵知道我保人多，不怕我逃，還時常陪我到朋友那裏去吃飯。總幹事和隊長兩面使氣不來管我們，文章雖然仍須做，但不來催得緊就不交，起初個把月交一篇。總教官在文章裏

實在也看不出我們的思想，無從來糾正，興趣也淡了，不再來催索，我們就懶掉這小考。所以我們只要憲兵答應，或瞞過憲兵的耳目，什麼事都可以做。我們成爲集中營的特殊份子，『同學』們稱爲『七君子』。起初我們也覺得特殊，看見『同學』們難爲情，後來也不覺得了。

我每天提了酒瓶到下周田村店裏去買酒，老闆優待長顧客，我去買酒打個八五折。後來這隻酒瓶好似水滸小說裏草料場老軍送給林冲的酒葫蘆一般，老闆認得這隻瓶，見瓶便打八五折。我這隻酒瓶，不但結識了村店的老闆，而且混熟了好幾個愛喝酒的隊長、教官、憲兵，以及小職員們。我好似聊齋誌異裏的人物，日與落水鬼爲伍，知道鬼的伎倆脾胃，也不覺得鬼之可怕，而且引得有幾個小鬼動了想投胎入身之念。

從這些鬼友裏，我得到別個『同學』不易知道的事情；集中營裏只要有些小風波，我便得到了消息。甚至某隊長打太太，某副官送給某隊長太太一件旗袍料，某隊長吃起醋來撕碎了，我都會知道。隊上的『同學』們也從我這裏得到外面的消息。營裏將有什麼新花樣，特工又有什麼鬼計使出來，某人已經變了狗，特工們瞞着不給『同學』們知道的新聞，敵人已打到什麼地方，以至於上饒城裏被炸死了多少人，『同學』們多能知道。那隊長時常還要我給他寫公文，和班本部打筆墨官司，有時要我替他同特務長算賬，因此特務長揩了多少油，隊長吃了多少餘米餘鹽，同

學們也都會知道。一個好消息或重要的惡消息立刻會傳遍全營。而我呢，聽消息，傳達消息，整天忙得不亦樂乎。特工們也奇怪。『同學』們消息爲什麼這樣靈，查不出來根，懷疑是憲兵走漏的，因此常引起隊長們和憲兵間的爭鬧。

主任嫡系的特工們對於憲兵不大看得入眼，憲兵隊官兵也極看不起主任系特工，他們兩同行，不但在我們囚徒頭上各顯英雄，他們自己也你做我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常常互相碰痛頭。有一次，不知那個主任系特工授意一個自新份子，有意向一個守哨的憲兵接洽逃跑，想把許多學員逃跑的責任推在憲兵身上，證實憲兵引帶學員開小差。那憲兵也想把那人引到外面逮捕，以證明主任系特工的無用，連自新都是假的。就答應了那人一同逃跑。演出賊捉賊的把戲，鬧到大頭子這裏。

原來集中營的警戒由憲兵負責，訓練由主任系特工負責的。但有許多分不開責任的，尤其是學員逃跑的責任。發現一個學員逃走，隊長罵憲兵警戒不嚴，要憲兵去追回來，憲兵罵隊長們飯桶管不住學員，要隊長們自己去追捕。

我們『同學』在集中營裏，過着不是用『苦痛』、『不自由』、『囚犯』、『非人』、『奴隸』等普通字眼所足夠形容的生活，在絕望的歲月中，除了設法逃亡之外，是難等得到自由的。自從集中營開始以來，『同學』就不斷的逃亡出去，或一個人逃，或二三人以至七八個人同逃。到後來逃亡的事件越弄越多起來，那特工大頭子甚至下命令，如某一隊在一個月內逃亡五人，那隊長就要受撤職處分的連坐

法。隊長們把『學員』逃亡，看做威脅他生命般的嚴重，但仍無法減少我們『同學』的逃亡。逃出去之後被捉回來的是少數。這固然由於逃亡者的計劃縝密，行動勇敢和機警。但兩個特工派系間的矛盾空隙也不無幫助。

使我記起一樁逃亡故事，特訓班有個隊附，年紀還青，未曾娶妻。他平時扮着笑面虎的角色，對『同學』似乎很肯幫助的樣子，尤其見到女『同學』，更是笑逐顏開。他在想吃天鵝肉，對一個姓孫的女『同學』轉念頭，那女『同學』也屬於『頑固份子』之類的。但隊附在主任面前說了許多話，要求允許他負責做這女『同學』的工作。在特工道中，如果能把這樣的女子做得如願以償的話，在他是不特可以奉旨成親，誇耀俸贍，而且是在老闆前顯得他青年有爲，博得青睞的，這是兩美的喜事。於是他先把這女『同學』弄到劇團裏，後來假造了那女『同學』的自新報告呈上去。那女『同學』除了逃亡沒有辦法，在劇團裏和同志們佈置好逃亡的準備。那天在大操場由長官部派官來慰勞自新份子的時候，那隊附矯了主任的命令，騙這女『同學』到大操場裏去，問他什麼事，他說：『不知道。』女『同學』再三不肯去，他現出真身。翻下面孔惡狠狠地威迫她。女『同學』一邊走一邊哭，隊附跟在後面勸，還未到大操場，她對隊附說：『殺了我也不去！』突然向後轉，跑回來了。

這時癩蝦蟆大爲尷尬，哭笑不得。於是他的同事們成人之美，大家答應幫他忙

，務必使姓孫的就範，喝杯喜酒。那女『同學』知道禍事臨前，決定當日逃出去，我要他們等一天，以便我可以到外面再多弄些錢來給他們。她說大家計劃定當了，衝出去再說。到了黃昏薄暮她和同走的『同學』公然經過憲兵哨崗，以奉令借道具的名義出去，幾個憲兵在路上遇到她們，見是劇團裏的人，也不十分盤問，劇團裏不久發覺他們逃亡了。這八個人一起逃跑的大事，使主任系特工們和憲兵們大傷腦筋。憲兵說劇團在營外另居，他們可以不負責任。隊長們說劇團門口有哨崗，出去又是經過哨崗的，要憲兵負責。幾經折衝，憲兵只好出發一個班去追。他們在往上饒城去的路上走了一趟，不到兩個鐘頭回來了，說上饒方面的一路沒有蹤跡。

那癩蝦蟆癡心不死，罵憲兵不分頭去追，敷衍塞責。他自告奮勇，連夜向廣豐縣去的路上追。到天亮走到一個涼亭裏，坐下休息一會，抬頭看見壁上有粉筆寫着的詩句，具名的是那八位『同學』之一。他斷定她們從這條路去了。又到一個涼亭，壁上又見有『我們去也！再會』等字句，下面又具着八位之中的另一名字，他向這路起勁追趕。到了廣豐城裏尋覓了一晝夜，毫無線索。再過去追趕，沒有信心了。懊喪而歸，好幾日不見他笑面。

憲兵的特務組織，自成系統，直屬中央的憲兵司令部。憲兵都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反共教育。他們任務，正如那位九隻九頭鳥的團長所說的，什麼都管得到。實際上是以反共為中心的。一切有關『黨政軍警法，農工商學兵』的憲兵任務，都

繞着這中心。他們知識水準比較高，初期招募的士兵多是初中高中程度，至少也是小學畢業。他們腦子裏都已訓練有一套東西。都有一知半解的知識，能講講歪曲的，荒謬的理論。這雖是爲只知蠻幹的隊長特工們所不及的。

每個憲兵都爲特務組織所控制，但我們說個個憲兵是特工，却又不盡然。他們原都不想做鬼的，而是中了鬼王的鬼計，套入吊索，打入森羅殿前，地獄門口，當那牛頭馬面的職司，幹那鬼卒無常的差使。除了幾個官長和少數班長以及極少數的士兵在孟婆亭喝了迷魂湯，忘了人世間之外，其餘大多數，多未失去人心。他們在黑漆的鬼域裏，切慕着人世間的光明，誰不動投胎入身之念？但他們要想得到鬼王准許放回陽間，那是千難萬難的事，他們在望鄉台上不知流了多少思親念友之淚！

看守我們的憲兵，起初自然裝着鬼臉孔，像煞有介事，後來逐漸和我們相熟悉，講起人話來了。許多憲兵下班後沒有事便蹇到我們這裏來閒談，我們那屋子成爲了憲兵的俱樂部。他們覺得我們的屋子雖窄小却嗅得到人氣息。有幾個簡直除了吃飯睡覺上差之外，一天到晚和我們廝混在一起，親暱得和朋友一般，我稱他們爲無常伯伯（魯迅先生談目蓮戲的一文中，曾說過無常鬼是人們最熟悉親近的鬼），他們也不生氣。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見到他們赤熱的人心。這種人心他們是不好到處隨便顯示的，一不小心，便要禍事臨身。我們同情他們的不幸的遭遇。他們原是好人

家的子弟，年紀青，身體強，都受過相當教育。抗戰初期或爲愛國熱誠所激，投筆從戎，或因失學失業，慌不擇路，或因家鄉淪陷，窮無所歸。也有爲了逃避抽壯丁，寧願當憲兵可以不上前線。當憲兵機關到各處招考的時候，堂皇的招考章程上，寫着動人的條文，其中規定四年可以退伍。待遇特優，餉銀之外又有津貼。他們去應試了，當時還恐怕考不取，甚至開夜車預備考試用的課目，然而他們都錄取了。

找到保人，填上保證書、志願書等手續，他們由各地送到憲兵隊裏，做了入伍生。過着『三操二講堂，青菜豆腐湯』的一般軍隊的小兵生活，接受了『憲兵乃陸軍第一兵科也』的應有的教育。當了一年半載的入伍生，能够成績合格准予結業之後，分派到憲兵團各連隊裏服務，才算是正式憲兵，初進去是二等兵，過了一年二年至三年，看你的成績尚可，遇到上等兵出缺，才提補你上去。由上等兵而下士、中士、上士、准尉、一級級一層層提上去，如果要想到少校階級的話，就到鬍鬚白也未必可能。看守我們的一個班長是抗戰以前入伍的。他還是高中生，七年了才升到中士班長。我們取笑他們『吃得苦中苦，方爲上等兵』。他們也承認，不過要求把『得』字改爲『盡』字。

憲兵的軍律比別種軍隊嚴得多，一般都要罪加一等，從重處罰的。而且極容易得罪，憲兵之間互相監視，一言一動，上面都能知道。稍有過失，就受懲罰，輕則打軍棍，坐禁閉，重則徒刑槍斃。犯了罪，很難得送軍法機關依法判決，連槍斃也

由憲兵隊自己可以執行的。他們的餉銀比別種士兵多，班長以上就有所謂『憲兵津貼』，但在物價高漲之下也不能經常吃青菜豆腐湯，他們要想請假，服務時期照律不允許。依照章程規定的四年已期滿了，請求退伍，說是國難時間，延長服役，不准所請。就是有了特殊原因如重病殘廢等，請准長假到家裏，還不能離開憲兵隊的關係。他們的生活比我們實在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的相差。有個班長說：『我們還不是同你們一樣，不過你們是被捉來的，我們是被騙來的，這一點不同罷了。』他們精神上的苦痛且更甚於我們。因為我們明白自己爲什麼，爲了什麼要坐集中營，他們却不明白自己真的爲了什麼當憲兵。

他們也落在深淵裏，他們要想出得這深淵，除了逃亡也沒有別法。但他們的逃亡，比我們更困難，更危險。因為他們入伍時填着三代履歷，家鄉親屬的名字，更有一個保人，你逃跑了，就要連累親屬保人吃官司，憲兵自己的法律規定，憲兵逃跑被捉回，就不要經審判手續立即槍決的。我們被捉回的逃員，雖也有被槍斃的，却不是用逃跑的名義槍斃的。憲兵們在這樣的嚴厲的管制下，他們爲了要做人，卻仍能衝破困難，不計生命危險，時常有逃跑的。集中營裏一百四五十個憲兵和我們這許多囚徒，日日爲伍，嗅到的是人氣息，聽到的是入話，這給他們的刺激是不小的。一個人上了當，自己不知道的時候，倒也視爲當然，等到自己覺得上了當之後，那是追悔不及，苦痛之極的。記得有個鬼故事，一個吊死鬼掛好了繩勒索一個人

上吊，那人不用頭顱而把腿套進繩圈去。吊死鬼說：『你弄錯了。』那人說：『我沒有弄錯，你弄錯了，才有今日。』吊死鬼聞言大哭，立即不遵守找替死鬼的合法手續，做了個『偷來人身』投胎而去。憲兵朋友們正和那吊死鬼一般情境，他們不合法請長假的手續，不斷地逃出鬼門關而去。他們獨自逃、結伴逃，也有同我們學員一起逃的。起初還多限於家鄉淪陷，或家屬保人不易追究得到的人，逐漸連來歷可查的也逃跑了。憲兵和學員在逃跑的競賽上逐漸超過了學員的比率。後來我在浙江某一個公營貿易機關裏遇到一個逃出來的憲兵。他見了我熱烈的拉住我的手，問我還認識他不。他現在改名換姓在此做會計工作。他又告訴我，他是集中營撤到福建後逃出來的。那時他們一連憲兵剩的不到四十個了。

至於主任嫡系特工又不同了。他們的本質不像憲兵的單純，出身也比憲兵複雜得多。他們吃這碗飯時間也久，大都已是官的階級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已喝透了『孟婆湯』，不但忘了人間世，而且對於『人』這個東西已經有成見，嗅到人氣，聽到人話，覺得怪不舒服了。他們所受的訓練也不同於憲兵。他們在廬山也學過反共的一套理論，但這不是他們的主要功課。所以在這門功課上，除了幾個頭子之外，實在不及憲兵。他們所學的主要功課是屬於反共的實踐上的。如何釘哨，如何偷竊或搶劫文件，如何綁架，如何進行暗殺等等的技術，他們都有心得的。他們有一本寶貴的書，大概是講義罷。裏面講的都是這類行動技術。每一種技術都舉有實例

說明。講暗殺術的一章，舉的實例是在上海某醫院暗殺一個人（名字已忘），這人已被暗殺一次，槍傷不死，在醫院裏醫治的。舉例很詳細，如何計劃，如何準備，如何進行，如何脫身，都一一說明，並附有一張圖，畫着醫院房屋的平面。用紅黑虛線指出暗殺者的出路和進路。這一本兩百多頁的書，真是他們傳媳不傳女的祕本。他們的全套本領，全在這書中。不過如何打屁股，如何使毒刑，書上沒有說，倒是他們無師自通的。至於如何顛倒是非，造謠說謊，挑撥離間，含血噴人，恐嚇威脅，放刁撒潑，羅織誣陷，拖人落水，張冠李戴，武斷歪曲，吹毛求疵，指桑罵槐，反雲覆雨，興風作浪，包蔽誘惑，招搖撞騙，裝腔作勢，吹牛標榜，……這一整套本領，他們也來得一二手，卻非其所專。這套本領在集中營裏要算總教官、總幹事、教員、訓導員等一批『文人』比較高明，但這批文人，比文於『雙勺鉤』（註）特工系統裏的專家們，卻又小巫之見大巫了。

主任系的特工在三戰區各地都有。據說他們的任務，不單是反共，也做反漢奸反敵人的工作。其實後兩種表面上也在做，骨子裏天曉得。在集中營裏做隊長隊副等工作的，多是在外面攪不好，或犯了特工紀律，或被同行傾軋，被調來當這苦差使的。他們也都不得得意，滿腹牢騷，不免時常發作。

我從他們的牢騷中，知道他們認為肥缺的一等差使是派到游擊隊裏去工作，槍聲一響，黃金萬兩，雖有危險，份頭可派。如果胆子大些，自己攪得隊伍，上面可

以領餉，下面老子第一，爲所欲爲，那便肥了。其次是派到漢奸那裏工作，既無危險，又多進賬，工作情報自有漢奸幫忙。據說漢奸見他們，像爹一般尊敬，待之如上賓。其次是普通外勤，也可以帽子一戴，竹槓隨來，花天酒地，任憑歡喜。再其次是辦案子審犯人，只要手段靈活，外快可撈。遇得巧還可以弄個把『廢物利用』（註）。最苦的是被派到『匪區』工作，既危險，又無錢，出力不討好。但還可以敷衍塞責，多造些川旅應酬費，實報實銷。在集中營，那是末級苦差使了。每月只有規定的幾個餉銀，學員身上只有虱子疥瘡，無油可刮，雖可以在餘米餘鹽上揩些油，也是有限，大頭子又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滴水不漏的。一年三百六十日老吊在隊上，這批囚徒又是天上星宿，不易打交道，弄得不巧，就吃上峯排頭。有這百般苦處，也難怪他們在羨慕游擊肥缺了。我記起在周田村菜館裏遇到的一個當游擊隊長的特工。

上周田村有個小酒菜館，我也是老顧客，有一天我在那菜館裏獨酌，來了一個不會在村上見過的人。在我對面坐下來，臉色上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叫老

（註）「雙勺餉」，CC也，象形。

（註）據說某特工已判一個女犯人槍斃。執行的頭天晚上，去誘姦女犯，答應她釋放，

姦後第二天仍把那女犯槍斃，一個同行他說缺德，他道：「還是廢物利用啊！」

板拿酒菜來，獨酌起來。盯着眼看我，過了一會他走到爐灶邊去問老板：『那位是誰？』老板開玩笑對他說：『他是這裏頂刮刮的。』那人問：『任什麼職務的？』老板說：『大祕書。』那人問：『是主任這裏的？』老板一面回答他『對啦！』一面回轉頭來向我做了一個鬼臉，笑了笑。那人又叫了一只菜，坐下來，想和我說話，卻又不說。他吃好，坐着剔牙齒，見我也吃好了，他立起付賬，把我的賬也算在內，我連忙阻止他，他連說：『小意思，小意思。』硬給我付了賬。第二天中午我在那菜館坐，又見那人匆匆進來了，他招呼我，於是又叫酒菜，我想走了，他一定要請我同喝。他問我『貴姓』，我答姓張，他就張祕書張祕書的稱呼我，似乎很親熱。在談話中，我知道他是游擊總隊的總隊長，在江北打游擊。我問他江北怎樣，他說那邊都是新四軍。我說：『新四軍不是早解決了嗎？』他說：『江南的攪掉一點，江北的越弄越多，上次我來時新四軍勢力不到的地方，還有十多縣，等我領了餉回去，只剩得二三縣了。』談到後來，我問他有什麼事到這裏來。他答是來見主任的。我問有沒有見過。他說：『跑了兩天還不曾見到。』我說：『主任確不在，你有什麼事？』他說：『不要說起，上面也太不原諒人。』我問他怎樣。他說：『不瞞你祕書說，我一個總隊的經費，長官部已經批准五百人，符號也發了。上次我來時×參謀答應先發三百人的，結果只實領到一百人的。這次我來請求增加，主任要我報告實際人數。不瞞你祕書說，我人數的確增加了不少哩！』我裝得懂事的

樣子，像煞有介事的說：『上面做事也有上面的難處，這不是一個子可以捺得落的，有一百人的實發下來，也算不錯了。』他似乎氣平下來，點了點頭說：『張祕書！你的話也不錯。不過我下面還有大隊長、中隊長，這點數目實在不分配。請祕書幫一下兄弟的忙，向主任解說。』我擺着認真的樣子問：『你們究竟有多少人呢？』他囁囁地說：『一百總要多呵。』我說：『恐怕沒有罷！』他似乎說老實話的樣子回答我：『不瞞你祕書說，上次已經有二十多個哩，現在確增加到六七十了，這些數目，實在不敷分配。』我說：『司令部恐怕沒有照批准數發下來吧！』他說：『不會錯的！不會錯的！我已打聽過，確照發了。』最後我答應幫他說話。這位冒失鬼，武裝特工小頭子表示非常感激，又搶着會了鈔。

集中營的隊長們所渴慕的肥缺，所謂自己攪游擊隊伍，原來就是這樣攪法的。這種奧妙，我偶於無意之中得到的。其他奧妙手法，祕密把戲自然多得很多，我也不需要多去探聽，因為這於我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別無用處，而且如果給特工們發覺我知道的太多，不但永不會放我出去，弄得不好，性命都要不着實。

特工們對於我也識不透。說『頑固』不大像『頑固』，說不『頑固』又不大肯妥協。說老實却是拉一髮全身動的，說不老實又有些老實相，於是他們認為是『無所謂』份子。我也樂得無所謂，假癡假呆，裝聾作啞。每日喝酒剝花生，借酒遮面，高談闊論，滿口孔夫子道理。拉出『我的朋友』某某長某某員，唬嚇唬嚇小特工

。只是那總教官看文章的眼睛雖然有些那個，嗅覺倒比較多，他對我的考語是：『假裝糊塗，實屬可疑。』然而不過是可疑而已。

我們『七君子』在這幾個月裏，生活倒也可以過，吃得飽蓬蓬，穿得暖烘烘，又有憲兵保護，安全有保障，只是缺少一樣緊要東西，就是『自由』。我們好似動物園鐵絲網裏面的七君子（鳥名）看得見天，却飛不上天。然而比之於像籠中鳥的隊上『同學』已是特殊的囚徒了。

說起特殊的囚徒，到記起一位道士『同學』來。這位『同學』年紀已經半百零，而龐像甘地，瘦也像甘地，兩耳聾得很。他家鄉就在江西，離開周田村，不過五十里。他是道教會會員。開會不懂手續，未經縣黨部允許，擅自秘密開會，有人告發是有共產黨活動嫌疑，因此被捉來關在牢裏，不審不問，解到集中營當『學員』。他不大認識字，兩耳又聾，但仍須上課聽講，原諒他年老腿硬，又聽不到口令，學洋操實在要不得，准他在旁邊見習，其餘還是和其他『學員』一樣生活。他聽不見別人的話，他也不說話，不會唱歌，不會遊戲。特工當他玩物一般戲弄他，他也一概不理會。上課感化，個別談話，到他這裏絲毫不起作用，特工們對他也沒辦法。後來叫他當伙夫，又不會燒飯、挑水，只能做做打飯送菜等等下手工作。

他家裏很窮苦，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大兒子十四歲，是他妻帶來的前夫的兒子。平時靠他拿妖捉鬼度日。現在他自己被捉，一家五口就要餓肚子。他妻子寫信

來，家裏東西都賣光了，問他幾時可以出來。不久又來了第二封信，說已把大女兒賣了，但又吃光了，打算賣小女兒，問他幾時可以回家。他要我代寫一個報告請求釋放，報告上去，沒有批示。第三封信又來了，是大兒子送來的，他妻子說小女兒又賣掉了。但是他沒有回去。一天他妻子抱了三四歲的小兒子，帶着大兒子跑到集中營來，要求接見丈夫。憲兵不准她進去，她坐在特訓班門口哀哀啼哭不止，特工才准道士『同學』出去接見。他妻子帶哭帶訴賣女兒的經過，兩個女兒的身價只吃了二個多月，就完了，現在只好賣兒子，已說好戶頭，五十塊錢價錢。她捨不得母子分離，哭了一夜，決心不落，跑來商量。她講話的聲音並不十分高，可是道士似乎都懂得，他呆立着，把兒子抱過來，仔細看了一眼，又交給妻子。他叫妻子等一等，自己跑進裏面，到隊長面前，撲地跪下，兩淚如雨，請求隊長救救他。隊長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再打一個報告，我給你轉上去。』他要求再去見妻子，卻不准許了。他妻子坐在特訓班外面牆角裏哭到晚，被憲兵又勸又拉的趕出去。報告轉上去，仍沒有批示。

過了不久，集中營發生一件大事。有一個小頭子養得一個獨子，還一周歲不到，突然生起病來。醫官看不好，請了外面中西醫來看，也不見好，毛病只是天天重起來，急得他夫婦倆喊皇天。老百姓說一定觸犯了什麼，鬼怪在作祟，太太也以為然。說也奇怪：集中營的特工們，未曾娶妻的不算，大小官兒數十人多沒有一男半

女，據我所知，那時有兒子的只不過二三人而已。——也許以後已有生育，也許另外有兒子，我可不知道。特工們只有在這點上還有些人性，他們沒有不想急於生個兒子，也只有這點在他們唯生哲學陰陽太極圖的因果觀念上，有些難言之隱。現在黨祖宗福澤養得個寶貝兒子，竟又生起病來，藥石無靈，那得不挖出心頭肉般的痛。就是他的同事們也爲他着急，可惜。這爲特工們所重視的消息，傳入營中，連聲子也聽到了。他對隊長說，恐怕是野鬼乞食作祟，他會得捉。那小頭子本來早想請道士來禳捉，只恐怕別人說他迷信。既然『學員』會捉，那最好沒有。他說：『不妨試試，明知迷信無用，但也可慰太太之心。』於是買了香燭紙錠，鷄鵝魚肉，用演劇需要的名義，借到了道冠道袍畫角法劍全副行頭。請攏村中七八個婦女老百姓。我們這位『同學』，仗劍禹步，作法唸咒。整整忙了一天半夜，一靠那小頭子的祖宗有靈，其二也是我們這位道士『同學』運道轉，否極泰來，那位小公子竟漸有起色，不幾天會吃奶會笑了。從此我們這位『同學』得到許多特工太太的好感。他從籠子裏放到鐵絲網裏了，住在火佚房，可以在周田村自由。他又得到太太們的贊揚和宣傳，村子裏的老百姓知道訓練班道士很靈驗。家人有病，就挽太太們請他來作法。第一因爲我們這『同學』，有求必應。第二作法唸咒認真，他是聾子，只恐別人聽不見，咒語聲唸得特別響亮，而且始終不懈。第三他不要錢，只照例請他吃幾餐飯，拿些照例須拿的請鬼的酒菜。有這幾種便利，老百姓樂於請他。他把拿來

的酒菜送給太太隊長們吃，更得特工們的信任。起初准在近鄰村子去作法，逐漸十多里路外的村子來請，也准他獨自去了。訓練班道士名望更大起來，他索性叫大兒子設法向同行借了些行頭來，住在周田村一同幫忙，生意好得很。可是等到改編爲戰時青年訓練團的時候，這位年老的道士變了戰時的青年。自然青年不宜於迷信，不准再做迷信的行當。集中營從上饒撤退，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我們『七君子』過着特殊囚犯的生活，有十個月之久，但我們要得到自由高飛之後，還不得一乾二淨，解決不了問題；有的體力不勝，跑不動路，有三個只要跑得出就是勝利。他們早計劃了，有機會決定衝出去。他們走的那天，天氣驟轉春暖，我們絨線衫絨線背心都脫在床上。我們四人同一個憲兵班長到下周田村店吃酒。我吃得興緻起，酒一杯杯的要來，上下古今地瞎扯，吃了兩個多鐘頭，我還想吃些，憲兵班長再三催促回來，黃昏才醉醺醺到屋子裏。副班長打好籃球回來，班長問他們三個人呢？副班長說：『在老百姓家吃東西』，班長叫他去。我們要裝鎮靜，攤開棋盤下棋。憲兵找來找去沒有，發覺他們走了。我們也大驚小怪地發覺絨線衫衣服不見了，說他們不該偷了難友的東西走。憲兵隊立刻大批動員分頭去追趕。我們在默祝三個朋友一路平安。到了夜裏，憲兵連長到我們房子裏來問那班長：『這裏誰同他們要好？』那班長指出是我。連長叫着我的名字『起來！』他問我：

事先知不知道他們要開小差？」我說：「我們四個人同他們三個鬧翻臉，不同他們說話已經幾個月了，這是你們都知道的，他們怎肯告訴我們要開小差！」問答中他捉不到一點把柄。他忿忿地自語：「看他們逃到那裏去！逃得出便是他們的！」立起走了。第二天憲兵們啞然回來。我們朋友已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去了。他們已是自己的。而不是那連長的了。

我們四個不逃的『君子』，當然依法連坐，總算還客氣就關在住所，足不准出戶，禁閉十多天。以後不准隨便在村中跑，到村外更不必說。不過酒仍准我吃，菜也准我拿進來。菜館店老板做了我臨時通訊員，他們絕斷不了我和外面朋友的聯系。

特訓班軍官隊合編為訓練團已公佈了。外面朋友又來設法營救。據說這次我無論如何可以出去。特工頭子又叫我談話，問我回到那裏去，要多少路費。我想這次無論如何可以出去了，在打算出去以後的計劃。然而改編的一天，我不是出去，而是進去。我們四個人被改編到第六隊去。這一隊特工們稱之為文『頑固』隊的，就是後來在福建赤石大暴動的一隊。第三天又把我們四個人分編到第四隊和第三隊。第三隊是武『頑固』隊，詩人，報館主筆，一變而為武人。特工們大概因為我雖屬『可疑』，但還不够『頑固』，編在四隊。上操、上課、勞作、唱歌不能再例外。感謝許多難友的幫助，替我代做吃力的苦工。上操上課，體力還可應付，只是唱歌

祇會唱三民主義頭兩句，以下就做南郭先生隨衆口開合了。

過了個把月，又得到朋友的營救，總算仍給我特殊，免去了工作上操。靠了我的法寶，那够得上四分之一資格做忠實黨員的東西——酒，很快混熟了隊裏的新官長們，逐漸我又可以在村中跑跑，在老百姓家坐坐。靠了那臨時通訊員的交通，和憲兵朋友們的耳報，我仍舊做着廣播事業。這樣直到幾個月之後集中營從上饒撤退。

四

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佔領金華。報紙上還在刊載着我軍殺敵數千人，金蘭固若金湯。敵人攻陷了衢州之後，報紙上登載着我軍決戰衢州，又殺敵數千。敵人已佔領江山，報紙上是說我軍予敵以重大損失後，戰略轉進江山。但敵人不管報紙上幾千幾千的重大損失，還是向西進來。南昌敵人在報紙上有蠢動模樣後，沒有二三天，沿浙贛路向東推進了一大段路。這消息使我們又怕又喜。怕的是特工乘亂殺人，喜的是我們或可畢逃難逃獄於一役。

一天緊一天的消息，營中傳遍着。大小特工們雖然顯得慌亂，他們却有臨難不苟的精神，外面風聲越緊，管理我們越加認真。他們天天傳出消息，我軍如何勝利。甚至肯洩漏祕密，說出長官部的作戰計劃，調集了十多萬大軍，誘敵深入，一鼓

殲滅，要我們鎮靜。

有一天黃昏時候，我想到外面去，門口憲兵對我說：『今天你不要跑出去。』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明天告訴你。』我探頭往外一望，憲兵站着雙崗，隊長們心慌意亂地把所有勞作用的工具，槓子鋤頭之類，捐到一個小天井裏。叫我們晚上安靜睡覺，外面有什麼聲響，不要起來。我們知道一定有事故發生，但不知什麼事。提早吹了號之後，茅家嶺解來三個女犯。第二天我們從新來的女『同學』那裏知道了茅家嶺暴動的情形。二十多人奪取了衛兵的武器，衝出去了。一個難友丟了一個手榴彈打死了一個正在拔槍的班長，自己受了重傷。我們在心底裏慶賀、敬佩、羨慕他們的英勇行動。我們又從憲兵口中知道當晚有三連兵去追趕了一天，驚得沿途老百姓逃難，只捉回了一個跑不動的病人，其餘的連影蹤都沒有。但隊上的官方消息說，只跑掉三個人，其餘統統捉回了，並且開過火，當場打死了四個難友，全部武器被繳回，說得活龍活現。可是我們相信憲兵有資格人士的消息。

那個被捉回來的病人，以及受傷的難友，二天之後，被拖到荒山岔裏，嚴刑審訊，要他們說出逃跑的全部計劃，以及逃往的目的地。那兩位的答覆是用盡最後生命力喊出『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他們被亂棍打死，還沒有斷氣，踢落在一個預先掘好的洞裏，蓋上泥土。同時有一個女『同學』也被槍決。她只有十七八歲，當在皖南被捕時，被野獸強姦，梅毒入膀胱，臥在床上，吃飯大小便不能起來。求

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活受罪一年多了，她掙扎着，只希望能出去自由。因為這並非絕症，只要好好醫治，是可以痊癒的，但特工們只怕她把自己受病的經過說出去，幾次請求出外醫治，都不准。這次槍斃她特工說是做好事，使她免除苦痛。

那新解來的三個女犯人之一，是三戰區某劇團的女主角。據消息靈通方面報導，她因為不懂得做女戲子的門檻，却要自重藝人的身份，得罪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特工。他竭力替她捧場獻殷勤，而她却冷淡地。每當他到後台來時，她的點頭招呼，不能滿足他，竟動手動腳起來，有一次她發了點脾氣。於是被戴上美麗的紅帽子，關到茅家嶺來。那特工初意不過是給她一點顏色看看，叫她肯馴服，那知茅家嶺是捕蝦籠，易進難出，一關已關了半年零。她被解到集中營時，却已懷着身孕，薄薄的夾衫已掩不住她的高肚子。當暴動之後那茅家嶺姓王的管理員（狗頭早已調升他職）被解到長官部法辦。長官部接到無頭狀子告發那姓王的強姦女犯。軍法處傳那女演員去審問。集中營裏有許多特工是姓王的同學同事，預先威脅她不許承認。但當她被軍法官訊問為什麼被捕半年多，懷孕還不到四個月，她低頭不語了。據說那姓王的管理員，兩罪俱發，被判死刑，後來究竟死不死，不得而知。對於這件事，集中營特工們的輿論分兩派。一派罵那不大不小的某特工，下井投石，手段太辣。一派說自己化了許多心血，得不到手，却眼看被別人順手牽羊，安得不氣憤，不報復。兩派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當早晨隊長宣佈上饒絕對安全的一天，晚上我那臨時通訊員通知我明天要撤退的確息。第二天隊上果然宣佈爲準備萬一，保護學員安全起見，立刻撤退。我們好在早就打好草鞋，準備好了一切，說走就走。每人背了背包，拍着隊上的公物箱子、麻袋包、大小鍋子、炊具、米、以及官長們太太們的大小箱子、衣包、鋪蓋，每扛說少也有百斤左右。各隊集合在大操場，整隊出發，有幾個隊連床桌椅茶几以及官長們府上的全部傢具都一扛扛由『學員』抬着走。憲兵前後護衛着。憲兵後面跟着教官幹事之類的文官和太太們的混合隊，浩浩蕩蕩向着諱莫如深的目的地出發。

那條路是上饒人們逃難的唯一的一條公路，經過分水關高嶺可直通到福建。當它用最緊要用處的時候，却被大水沖斷了幾條大小橋樑和好幾段路基。在如山的軍令督責下，拉着伙子在搶修，殺了幾個搶修不力的鄉長之類的人員之後，修得勉強可以通車。這時老百姓還在信賴固守金蘭，決戰衢州的話。雖然人心惶惶，却未見有何行動。老百姓也只有信賴這樣的話，方能把自己鎮靜下來，因爲現在還未到老百姓被允許逃難的時候。抗戰期間，軍事第一，後方的部隊當然先行撤退。其次是機關。我們是屬於機關一類的。應該比老百姓先走。

路上已經顯得很熱鬧。各式汽車在路上競賽。酒精車追過木炭車，汽油車追過酒精車，小包車又追過了大卡車。大卡車上有的插滿着男男女女，連車頭上，護輪板上，踏脚板上，都擠着人。有的滿載貨物、箱籠。有的雜壘着眠床桌椅等呆重傢

具，洗腳盆馬桶也在車上張開大口向着拖了兩條腿走路的人們笑。獨輪羊角車在汽車喇叭聲的叱喝聲下，在路邊吱吱地急叫。敵機沿着公路，在找尋它轟炸目標。當隆隆的飛機聲自遠而近，隊長們伏在路溝裏喊口令叫我們坐下，却不准散開伏倒。我們仍排隊在原地呆坐着，看敵機在頭上盤旋。它如果願意生下幾個蛋，我們就是肉絲或肉醬。但這不足以使我們囚徒畏懼，因為對於我們生並不比死更痛快。我們憂慮的在乎傷而不死。敵機的轟炸，似乎也分幾個時期，這時它還在轟炸汽車時期，等到它轟炸行人的時期，我們已經到了一百五十里外的地方，暫時安營了。因此我們沒有在殘暴的敵機下傷亡一個人。

我們隊伍每天走四五十里，第一天我還可勉強跟着走。第二天脚上被草鞋軋破血泡，准許我跟着病員一起走。可是我一蹩一拐的還跟不上，後來別人都趕上去了，只剩下得病弱的三個女『同學』和我，由女隊長押送着。那女隊長真是巾幗英雄，她的架子和威勢比男隊長還要像煞有介事，一路似怨似罵的說我們拖害了她，趕不上隊伍。第二天我撕了破布把脚包紮了一下，和三個女『同學』拚命在前面走，那女隊長氣呼呼地在後面追跟着。我們走一程坐下來休息，等她將趕到時，我們又拿起走。上半年她還能拚命趕。下午走了十多里之後，不見她追上來了，直到宿營地，還不見她回來。後來知道她追趕我們不上，又恐怕我們逃脫，仗着身穿一套軍裝，喝住商人汽車強搭上去。汽車不等她立穩就開動，她被摔出車外，跌斷了一隻脚

骨。

我們走了二天，路上又遇到大雨，坐在公路旁的一所小茶店裏躲雨。見到後面有三個憲兵押着四個人走上來。那四個人淋得像落湯雞，我認得其中之一是林植甫。他一向不知關在何處（新四軍高級幹部分開幾處地方關的，石底村也是一處），到撤退的前幾天才解到周田來。現在我見到他，想起石底村的幾個人不知怎樣。關在石底村的十個人，在我們七個人解回周田村之後，王聿光、王傳福、陳治國等四人也被送到特訓班裏。王傳福又被關到茅家嶺，暴動時丟手榴彈重傷後被殺的就是他。有三個人逃出去，因為不認識路，被憲兵追獲，一個當團長的（已忘其名）中槍後落在岩坑水潭中溺死了。那五個人的消息沒有知道。我正在想着，一個相識的憲兵走過來招呼我。閒談中我問到石底村的幾個人有沒有解來。他說那邊發生逃亡事件後，上面不信任憲兵守衛，改由奮勇隊（註）負責了。我問『現在不知怎樣了？』他看了看旁邊有人，搖了搖頭說：『不知道』，雨止了，大家都走了，我們也起身走。那憲兵有意放緩脚步，我走上去，他輕輕對我說：『黃誠、李志芳他們早被用毒藥攪死了。』這是非常祕密的，叫我不要對別人說。我還想問一問真實，他加緊脚步上前去了。我聽到這消息，追憶同住石底村的情景，黃、李他們的面影，那時心裏難過的情狀，現在已形容不出了。

我們到了駐營地方——鉛山縣石塘鎮。我的妻子帶了十歲的女兒已在那裏找我

●她母女在金華失陷前兩天，衝出危城，逃到上饒友人處，曾來周田看過我一次。這時她搭了友人機關裏的車子先到石塘來。她告訴我時局緊急以來，朋友們更着急，無空不鑽的在想法營救，現在已經有了把握。她一路跟來，爲的怕我在路上被人不明不白的攪掉。她喜慰我一路平安。我對於她所謂把握，却仍不相信。

在石塘過了三四天，妻又來通知我，明天有人來保我出去，叫我準備好。我對於妻子的樂觀，並不在心。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個朋友從鉛山來。他帶了長官部的公文先去見主任後，再來看我。他告訴我挽得了一個全國聞名的特務要人，直接寫信給三戰區的特務最高負責人要求保釋我。他拿了這信件往返衢州至鉛山間，涉過幾處齊膝的大水，才找到了那負責人，簽字批准了。他充當那要人代表來接我出去。我可以立刻出去了。話還未完，團本部來叫我去。我那朋友還有要事先回去了。我去見了主任，他說：『現在某某主任委員來保你，你出去好了。』隨手寫了一張條子，要團本部給我一張差假證。（集中營從來沒有釋放過人，沒有準備着釋放人犯的文件和手續。）這是出於我以及許多難友的意料之外的。前後不到一個鐘頭

（註）奮勇隊是那時新組織的武裝特工，當浙贛路淪陷時，他們就在沿線各縣，搶掠，殺人，燒房子。老百姓把「奮勇」二字作爲強取硬奪，偷盜，姦淫，燒殺的代用詞。例如：我的衣服被「奮勇」去了。某人的妻子被別人「奮勇」去了。

我竟跳出深淵，成爲集中營裏合法出去的第一個自由人了。我那時的心境，現在只能籠統地用『悲喜交集』來形容。我脫却死囚服，穿我舊衣裳，到十多里路外的朋友那裏去。路上碰到三個憲兵，點了點頭已經走過去了。其中一個憲兵却又追回來，叫我停止。我知道他以爲我開小差出來，所以追來，就回頭問他『什麼事？』加緊脚步只顧走。他跑步追上，問我到那裏去。我說回浙江去，給他看過了差假證。問他是不是以爲我開小差，他紅了紅臉說：『不是！不是！不過曾經也有人像你這樣從容混出去的。』他賀我得到自由。他說他也是浙江人，這次敵人流竄，家鄉淪陷，他的母親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不知怎樣。他早想脫離這不是人幹的工作。要我幫助他，將來給他覓一個職業。我答應了他可以想法，轉身就走。走了十幾步，回頭看那憲兵還呆立着出神地望着我。他見我回頭，又招呼我等一等，趕上來，要我告訴他我的住處。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要說又不說的好一會。終於說：『我決心不願再幹這行當，準備去請長假，跟你回浙江去。』我說：『你怎麼能請得准長假？』他說：『不管他媽的准不准，今晚或明天先到你這裏再作計較，我相信你一定有辦法帶我出去，無論如何要請你救我一救。』說着眼圈有些紅了。我考慮一下，對於這個被騙陷在火坑的青年的要求，非常同情，但一則我對於他並不太瞭解，二則恐怕弄得不巧，又惹是非。我就回答他：『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也無着落，當此兵慌馬亂之中，無法給你找一個存身地，不如暫且忍耐，待將來有機會再說。』

「他聽到我的拒絕，知道事實上的確困難。他雙手熱烈地牽着我的手說：『那末，我將來跑出來到你那裏，你一定要給我設法的。』他兩眼流露着像小孩子向人討玩具般的熱望。他等我給他滿意答覆之後，才放下手。還送我到渡頭，看我上了船才回去。」

我在朋友的逃難住所裏住着，心中只打算着到何處安身。我好似一隻久關在籠中的鳥，一旦放出籠外，反覺得天地茫茫，飛向何處，才有林子可棲。這時前方的消息，越來越惡劣。我軍『所向無敵』，往南挺進，敵在後面追蹤而至。我軍行動神速，使敵人望塵莫及。敵人未上饒，我軍早過仙霞嶺，分水關到福建去了。但敵人在上饒火車站架炮向四面無目標的射擊時，有許多機關還來不及撤走完畢，許多大炸彈大炮彈還在拉伕子抬着去到滔滔信水中去。起初撤到近地的部隊機關，此時又立不住脚，要再往福建撤。老百姓雖未奉命逃難，到此時也只得扶老攜幼，倉皇出走。這時公路上成羣結隊的難民、難員、難軍，前浪推後浪般的晝夜擁退。各色車子、汽車、黃包車、手車、羊角車、土製的手推車、以及小孩的搖籃車，滿裝着衣包箱籠雜物馳奔着。敵機肆虐更凶，沿公路掃射機槍，丟擲炸彈。死傷在敵機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沿途又沒有食宿的地方，許多人都露宿挨餓。死於疲勞、疾病、飢餓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荒亂、恐怖、悲慘，籠罩了這條幾百里長的公路。

我看到這樣情形，覺得難在難民之中走，實在危險。我在集中營裏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虎口餘生，這條性命覺得格外可珍貴，要好好使用。於是設法把妻女擠上十輛貨車先走，自己想多住幾天從容的走。但敵人來勢不容許我多停留，只好背了包裹作徒步長行。沿途所見真是「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大軍過處，村屋的門板被兵爺們燒飯吃了，或老百姓自己搥走藏過了。難民背不動東西，只好將空箱，棉絮，甚至棉衣等拋棄掉，更沒人去拾來加重自己的負擔。我行行重行行，背上的包裹也越行越重。正在棄之可惜，背之太重的為難景况中，後面來了一個空手走着的青年漢子，我請他給我背一背包裏，願意多出脚力。那漢子說：「好，我給你背，不要錢。」他滿臉高興得意之色，這是在無數難民的臉上所找不到的。我覺得奇怪，盤問他的來歷。知道他是新兵隊的壯丁，才跑出來的。他家離此只有五十里路。他說：「今天晚上還可以趕到家，家裏的人會當我是鬼魂回去哩！」他很喜歡談，一面走一面講他自己進新兵隊的故事給我聽。

他先敘述了一番家境，以及如何被抽，如何化錢，如何被捆綁去，如何受虐待等等司空見慣的後方壯丁一般所遭遇的經過。之後，他說：「我被接收到新兵隊裏，還不到半個月，這條性命總算靠菩薩保佑，撿了來的。新兵隊有好幾個，我們一隊因為上饒吃緊，留在鉛山縣境訓練。共有三四百人，關在一座廟裏，東洋飛機亂轟炸，大隊長不准我們逃警報，七八天前飛機來了，大隊長把廟裏大門倒鎖，自己和

許多官長到外面逃警報去了。兩架飛機在廟上盤旋，我們有的躲在屋裏，有的伏在牆腳邊，天奔裏。兩架飛機穿梭般一來一往在頭上低飛。有二個新兵嚇得熬不住，爬上牆頭想逃出去。這一來，不得了，兩顆炸彈一齊丟下來。我伏在地上，只聽到噓哩哩，轟隆，嘩刺刺的聲響，神志昏過去。醒來時見到一個弟兄，削去了半邊頭橫在我腳邊。黃黑的烟塵把整個臉罩得看不出，耳朵裏只聽到喊救命的慘厲聲。有許多人已敲開大門跑出去，我想爬起來跑，兩隻腿已嚇軟，立不住又跌倒，等我衝到大門口，那大隊長和十多個官擎着木壳槍、手槍，喝我們不要動。開了好幾槍，打倒一個人，許多人只好退回來。叫我們排好隊報數，站着不許動。這兩顆斷命炸彈炸去了三間大殿，七間小屋，我們新兵死的傷的有一百幾十個。逃走了一百多個，我們不死不傷的又逃不掉的，只剩了百來個。當晚押到另外一個新兵隊裏合併去受訓練。大隊長召集我們訓話，我聽不懂，不知他講點什麼。有一個班長，胆子真大。他立正報告大隊長，說官長們鎖了門逃警報，害弟兄們死了這許多，實在太冤枉。大隊長板了臉孔說：「你懂得什麼！飛機炸死人，這是東洋鬼子不好，不是我叫他炸的，如果我叫弟兄到外面逃警報，你們逃散了，我要砍腦袋的。你懂得什麼，不許胡說。我們弟兄聽到，只覺得真氣死人，却說不出道理。哎喲，先生！常兵的真比豬羶還賤！」

我問他這次怎樣逃出來的。他說：「我不是逃出來。鬼子兵到上饒，我們隊上

領不到糧，大隊長、連排長、軍需文書，都一個個溜掉了，沒人來管我們，我們看看飯也沒得吃，大家就走散了，先生！你看，我不是開小差的，保長總不能再捉我回來的吧！」他的談話又轉到保長身上。我們談着走着，走了二十多里路。看見前面有座炮車陷在路泥中，有十多個兵拖的拖，推的推，炮車還是深陷在泥溝裏不動。漢子對我說：「先生，我不過去了，他們要捉住我拉炮車的，拉拉炮車不要緊，只怕捉住不叫我回來。你是文弱的先生們，不要緊的。」他把包裹交給我，急急的跨下公路，我叫他等一等，給他錢。他搖手「不要！」「不要！」從小路裏向山邊一個村子跑過去了。我走上前，那炮兵已攔了四五個逃難人在幫拉着，要我放下包裹也拉。幸而後面來了一輛大汽車，炮兵叫汽車換到炮車前停住，乘客下車，把索子縛在汽車後，汽車前面拖，我們後面推。炮車很快的拖出泥溝。汽車司機下來解索子，炮兵不允許，要他直拖炮車到福建崇安。司機說車子載的人貨過重，無法再拖。炮兵說出一篇軍事第一，軍民合作的大道理。乘客可以跑路去的，大炮很重要。司機再三求情，只是「不行！」「不行！」汽車裏下來一個押運員，對炮兵說：「同志們，車子實在太重，拖不動。請你們自己多辛苦些，這點，買包香煙吃吃。」說着把一卷鈔票塞到一個掛中士領章的炮兵手裏。押運員揮手叫乘客上車，解了索子，汽車開走了。我急步走了十來里，才敢息下來。到了宿夜的鎮上，見到那幾個逃難人由炮兵押着拖着炮車也到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包裹分成兩包挑着走，出鎮不到半里路，後面有個老兵挑了一只小包裹和竹筒子上來。他和我攀談起來，聽到我的口音，認做同鄉。他說他要到浙江龍泉去，可不可以允許他替我挑行李。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不要錢，只要認做自己人就好。他老實告訴我，他是××師出來的，那師部就住在這鎮上。他說當兵四年了，年紀已經快五十歲，實在吃不消。我答允了他的要求。他跑到山邊涼亭背後，很快的脫去軍服，拋在牆角，換上預備着的老百姓裝。他挑了担子，一路要快要慢的走着。

有一天下午我們走到一個村子邊，村旁有條溪水，見到那溪灘上有人聚集着，還聽到有女人哭喊聲，牛的慘叫聲。我們跨下公路去看，看到一隻黃牛縛倒在地上，二個兵按着牛頭牛頸，一個兵拿着一把菜刀在割牛的頸脖子，黃牛嗚嗚地叫着，一個老婦人臥在溪灘上滾着哭着，頭臉被石塊撞破流着血。那割牛的兵一面割，一面回頭看着老婦人罵：『你媽的！一條牛要值幾千元，五十元了得事，有這樣便宜的牛！你媽的！還哭！』拿起刀子向老婦人恐嚇着，不許哭鬧。另外三個兵趕開看的人，『他媽的！看什麼！』我那同伴對我說：『先生，沒我們事，走！』我就回身走。有兩個老頭兒也跟着出來，我問怎麼一回事。一個老者嘆了一口氣說：『現在世界還有什麼話說？那頭黃牛肚子裏已經有小牛，是那老婆婆家的性命。那老婆婆和我們都是這村子裏的人。這條路半個月來不知走過了多少官兵，我們這村子又坐

在路口，我們只好把些羊豬雞以及稍值錢的東西，還有年青的女人都上山去躲藏。那頭黃牛真也該死，好好在山吃草的，卻尋熟路回到老家來。老婆婆不見牛在山上，連忙尋下來，那牛早被兵爺們牽到溪邊四蹄縛倒了。老婆婆再三懇求兵爺還了她，願意出五十塊錢送他們買肉吃。真是老虎口裏討屍首，那會成功？老婆婆的大兒子當兵去了，大媳婦小兒子和兩個女兒全靠這條牛活命。唉！這個年頭，還有什麼王法，老百姓真有什麼好說的！』說着搖搖頭進村去了。

我們走了三天，翻過四十多里的分水關，到了閩北崇安。我那同伴要分路往東走了，我給他二十塊錢，他千恩萬謝而去。我再走十五里，到達武夷山下的大鎮赤石。我準備在赤石朋友處住下來，看時局怎樣，再定行止。誰知幾天後集中營也移到了赤石鎮。我起初滿以為從此可以不看到地獄慘景，幢幢鬼影，偏是冤家難解分。我躲在屋子裏少出去，想『眼不見為淨』，但仍無法瞞住我的居處。敵人聲言要從江西、浙江兩路會師建陽。三戰區的軍政大機關在武夷山邊幾個城市村鎮裏徘徊，我幾個朋友也在赤石鎮徬徨。我離開朋友，兵慌馬亂，無路可走。後來聽說集中營不準備長駐赤石，還要移到別處去，我只希望他們快走。

武夷山乃天下聞名的好風景去處。內戰時期，曾是紅軍老根據地，老百姓還講得出當年動人心魄的掌故。雖然紅軍早被『剿』走了，『匪』化的老百姓都化作刀頭之鬼了。（據說當時崇安城裏老百姓，逃亡，屠殺之餘，只剩下九十多個人。）

現在武夷山重岩疊嶂，幽谷迴溪，已是官爺們的避秦桃源，太平勝境了。但大官爺們驚魂甫定，到此『赤匪』故『巢』，想起當年，不免還有些提心吊胆。惟恐餘根不盡，冤魂復活，又來與官爺們作起難來。一天夜裏司令長官公館裏的傳令兵被搶去了自由車和衣物，急報長官，發現『赤匪』。長官親督衛隊兜捕追拿，捉到了三個搶東西的人，人贓俱獲。卻不是匪徒，更不是『赤匪』，而是長官的高足，中央軍校三分校的學員。這種風聲鶴唳，疑神見鬼的事，也不止一樁。

大官爺們耽心的事件，在有一天終於『來了，來了，果然來了。』集中營移營出發，第六隊難友，當渡過崇溪到彼岸山上時，全體舉事暴動，用石塊拳頭和憲兵特工肉搏後，衝逃出去。當時槍聲驟起，喊殺之聲動全鎮，憲兵立刻大隊出動追擊。經驗豐富的官爺，斷定這是有計劃的暴動，外面必有當地老『赤匪』接應，那暴動者去的方向，又是原來『匪』化頗深的山區。於是號令四處戒嚴，並增調大軍一面協助憲兵追剿，一面作戰門準備。鎮上的避難客，本已惑於殺人放火神祕怪異的胡說，今又傳聞某山頭有好幾百披頭散髮，手持紅纓梭鏢的『赤匪』集結着的瞎話，更看到官軍比臨大敵還要緊嚴戒備的事實，真覺得屋倒連夜雨，才逃出敵人炮口下，又穿進紅軍梭鏢中，嚇得草木皆兵，不敢安枕。幸而一夜沒事。去追擊的憲兵隊也凱旋回來了，捉到三四個暴動者以及十多個老百姓。鎮上空氣緩和一點，但晚上戒嚴，斷絕交通，直到集中營移走。

我聽到這事件發生，也是靈年被蛇咬，見條井繩拔腳跑。我的住處和集中營近在咫尺，曾去看過難友們，又在街上同他們招呼過。弄得不巧，會被特工們疑爲接應之接應。再被弄去做『參考』（註）。在不做虛心事，夜半敲門也不得不吃驚的年頭，我真心虛自疑，越疑越心虛。在屋子裏再也不能坐立得定，於是跑到山上一個朋友那裏住幾天再說，明哲保身，免惹是非。

過了兩天我妻來告訴我，集中營已移到建陽去了，昨天槍斃了許多許多人。她說：『我在窗口看到押過去的有一百多個人，我還以爲也是送到建陽去的。那知這批人走過去不多時，突然聽到許多槍聲。大概是南面那塊荒廢的大茶樹地發出來的。我嚇得心驚肉跳，知道那走過去的許多人，一定被慘殺了。天呀！我親眼看到活靈靈的人才好好走過去，不過一個鐘頭，想他們都無緣無故的遭毒手，性命沒有了，天呀！真使人不敢想下去。啊喲！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我認識的人哩！要是你還未出來的話，我那時真會發瘋哩！』妻的眼眶已噙不住眼淚，聲音也哽咽了。我聽着這消息，只是發呆，心裏還想或許不致於一百多人都被殺死，或許殺了幾個，其餘是陪綁恐嚇的。但妻說她聽人說的確統統被殺了，屍體還暴露着，保長在叫伙子去埋葬哩！極度的殘酷慘毒，使人反映的，不是悲痛而是憤怒！

第二天我回到赤石，晚飯後想去看百多個同志們的殉難處，認記他們的埋葬地。我從小路迂迴遠繞向那茶樹地走去。偏不巧，路上遇到三個憲兵押着兩個老百姓

走過來，迴避不及，那憲兵班長招呼我了。我問他到那裏去，他含糊答道『前面』。看那老百姓，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一個是老婆婆，都被繩索反手剪背的捆綁着，死灰色的臉上，毫無表情，蹣跚地走着。前面就是那荒廢的大茶樹地，這兩個老百姓大概就是特工們所說的『赤匪』，或『匪』化之民了。他們正被牽到屠場去，死神在等着喝血了。我不再走過去，繞轉方向，等憲兵他們走得遠了，立在高處，遙望那廣漠的廢茶樹地，只見荒草老茶叢中，有幾處新翻的赭色沙土，烏鴉在上面來往飛着，還有四五個老百姓在一處，不知在幹何事，大概還未完畢埋葬工作罷。暮烟漸漸籠上來，野風嗖嗖掠過枝梢，我不禁打了個寒噤。我向殉難的同志俯首靜默回來寫了幾句似詩非詩的句語。

願你們安息吧！同志，朋友！

你們的事業必然勝利，必然成就，

你們將與你們的事業，同垂不朽。

武夷山赤紅的岩石，燦爛悠久，

崇溪的滔滔碧水，晝夜奔流，

你們的埋骨處，我清楚記認在心頭。

（註）特工辦理一案，把明知與該案無關，而又放不下心的人捉來，名爲「參考資料」。

總有這麼一天，

總有這麼的一天：

千萬人，勝利的旗幟高擎在手，

踏上你們鮮血洒透的，這塊荒坵，

含淚歡呼向你們的英魂祭告：

『你們放出去的，我們已經全收，』

『你們的榮光永耀千秋，』

『你們瞑目永息吧，同志，朋友！』

閩北的氣候很不好，烟瘴悶溼，瘴疾菌很會繁殖，外來的人，多不免了一場惡病。我那晚回來，就瘴疾發作，躺了好幾天。前回在石塘要跟我走的那個憲兵，尋到了我這裏。他說已經請長假，決心不幹了，要向我借點路費到別處去。我問他關於赤石暴動，屠殺事件的情形，他據他自己親見以及聽到的告訴了我。

當暴動的時候，他不在場。憲兵隊去追捕時他也被派出去的。他們追上去，暴動的人已分路衝跑，不知去向。他們到各村子挨家落戶去搜查，盤問老百姓：暴動者有否到村上來？向什麼方向去？村上有沒有人把食物或便衣給暴動者等問題。據特工頭子們說，那邊老百姓全是赤化過的，所以老百姓答語含糊一點的，統統捉起來。有鄉保長等來保的，就釋放了，其餘還有十多個認為可疑的，都帶了來，嚴刑

審問了幾次，審問不出什麼，有幾個倔強的就做掉了，還有幾個被關起來。據說這一帶地方，潛伏着的老紅軍還很多，特工大頭子們恐怕跑出去的人通了他們來，和營裏的『頑固份子』裏應外合，於是決定鎮壓一下，免得再出亂子。命令各隊把『頑固份子』的名單開上去，一共有一百五十多，經過審查，把有社會關係殺了之後，要有麻煩的，圍掉了十多個，其餘統統決定槍斃。那被捉回來的，當然不得活命，只有王聿先因為醫術高明，為集中營裏姓吳的醫官所佩服。那醫官與特務關係少一點，認為培養這樣一個醫務人才真不容易，起了惺惺惜惺惺之念，幾次以身家性命去担保，還發動了幾個曾經生病由王聿先醫治好的隊長及太太們幫忙說話，才留得一條命。

決定槍斃的一共是一百四十一個，內中有七個是女的。叫他們排隊，點了名，騙說是改編為一隊到建陽去。他們走到那茶樹荒地時，見到憲兵四面包圍佈置好火線，知道沒命可逃了。帶進包圍圈中，把他們分開幾處後，他們就一個個倒在木壳槍步槍機槍的子彈下。那憲兵講到同志們犧牲時的壯烈情形，他說：『這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流淚喊冤枉，其餘沒有一個不從容倔強，視死如歸，在高呼口號聲中倒下血泊裏去，有的已吃到子彈，還在血泊中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有一個女的名叫楊瑞蓮，吃了三槍還在喊口號，打了七槍才斷氣，頭顱都被打碎了。』

我問他：『你有沒有打槍呢？』他說：『我們除了官長班長之外，起初並不知道把他們去槍斃的，也以爲這批人都是所謂『頑固份子』，特別警戒押送到建陽去的。直到向茶樹地方走去，才覺得形勢嚴重，必有事故。一聲令下，誰敢不開槍，然而不單是我一個，許多弟兄見到這情形，實在忍不住下手，閉着眼睛開槍，不但手發抖連腿都發抖哩！我只打了一槍，不知有沒有打死人。事後想想我們這樣瞎打，打不中要害，反使受難人一時死不去，更苦痛。我們回來後，大家心頭不知壓着什麼重東西，連呼吸都困難，真似做了一場惡夢。這事變給我們弟兄的刺激太大，我那時下了決心，死也要離開這劊子手隊，但連長已經注意我，直到前天才出來。弟兄們這次開脫一大批哩！』

他說：『這次撤退中，學員死的真不少。除了赤石槍斃的之外上饒出發時被擄掉的就有二十多個，路上病死的也有十幾個，到建陽徐市後，患痢疾、瘧疾的很多很多，已經開始有死亡了。我看留下來的，如果不能早日出去，都有死的危險。』我提起石底村被毒藥攪死的幾個人。他說，那幾個人吃毒藥沒有死。當時特工請他們吃麵，他們覺得可疑，都不吃，只有李志芳吃了一碗，不知什麼緣故，大概是毒藥放得太少或藥性失效，李志芳吃了之後，只瀉了瀉肚子，却不死。就把他們用繩索勒死，分屍埋葬的。這次撤退中，據他所知，新四軍重要幹部被秘密處死的，至少在十人以上。

關於我出來之後集中營裏的許多情形，因為那憲兵急於要走，我病後也疲乏，沒有多談。後來我從各方面知道這次撤退中，我們難友除了整批暴動出去之外，個別逃跑的也有幾十個。在赤石被屠殺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的一個姓秦的難友，因為憲兵慌亂打槍，子彈只擦傷他頭部，他昏過去却不會死，醒後也逃了出來。集中營在周田村時，人數最多時有千把人。前後被殺死病死的有三分之一以上，逃跑出來的也有三分之一，移到建陽還有三百不到些。等到二個月之後，我設法保釋三個難友，到徐市去接他們出來時只有二百左右了。在徐市又死於惡瘧痢疾的不少，所謂分派工作出去的也有幾十人，保釋出來的，不過十數人而已。這二百人之中還包括幾十個未派工作的自新份子。到了一年之後（那時集中營已從徐市搬到崇安城），人數又增至幾百多，但其中初期的難友只剩得幾十人了。

上饒集中營裏的新舊難友，和以後絡繹不斷捉進出去的，以及另外隴新四軍六千七千軍士的鉛山集中營裏的，單這兩處前後就有七八千人。那四川、西安規模宏大的幾個集中營裏不知有多少人，各戰區，各防區，各軍事機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中營，中央、各省、各專員區、各縣、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監獄裏，各系各派大小特工機關的公開或祕密的禁閉所裏，又不知關了多少人。這總共的數目，不但一般人不能知道，就連國民黨各級政府也不會知道。不知那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這兩個最高特務機關，有沒有調查周詳，統計完備。這以

萬位計數的愛國犯，他們的命運也不免和我們上僥集中營的難友同樣罷！

爲了祖國的獨立，民族的自由，獻身於抗敵戰線，不被俘於敵，不被殺於敵，却被所謂『自己人』來慘毒虐待，殘酷弄死，真叫做『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種是非罪過，現代人心中都能明白，雖然還有許多地區的人，只可心裏想想，不可口上明言。後代人却不大會明白，認爲鳥獸虫豸類裏都不會有的，人類那有此事此理。但當他讀了歷史，自會知道他的上代人類，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國，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毒種，這樣的歪理，這樣的罪惡。所以我毋須再寫下去一套文章來明辨是非，口誅筆伐了。至於這篇『雜憶』呢，不過想給現代人解除些『紂之爲惡，不若是其甚』的疑惑而已。但有人看了之後，認爲不夠周詳，不夠全貌，不夠細膩深刻，不夠精彩生動，不夠……這意見我也不反對。那後代人如果偶於冷攤上發見這小本子，化幾個銅子（那時一個銅子不知是否值五六元國幣）買了來，經考據家的考證，認爲確非小說家言，乃是身歷其境，親受其虐者的真實報導，那麼，也不無可資參證之處，或有助於歷史之研究和寫作罷！

上饒集中營罪行

暮鷹

『新四軍的解散，（？）完全是一個軍紀問題，（？）絲毫不涉及政治問題或黨派問題。（？）』這是反動派頭子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公開發表的言論，但新四軍的成千有功無罪而被俘的幹部和戰鬥員，在江西上饒集中營中竟遇到怎樣的『軍紀問題』呢？究竟過的是怎樣的『受訓生活』呢？舉軍官大隊第三隊來作一個例子吧！

（一）空前的殘忍

『國民黨中央寬大為懷，（？）對於你們這批新四軍的幹部，只要你們能認識錯誤（？）悔過自新，我們絕不咎既往。（？）』這是我們一到集中營後，集中營的最高負責者——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中將高級情報參謀盧旭和長官司司令部政治部少將情報專員張超向我們『訓示』的。但是管我們的班長是特工，管我們的排長是特工，管我們的隊長是特工；門口有憲兵，門外有圍牆，圍牆外面有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是憲兵連的軍事哨，軍事哨的外圍是長官部特務團的排哨和連哨；出外有

憲兵跟，出操有機槍看；白天兩頓粥，晚上憲兵防。盧旭又說：「我們並沒有把你們當俘虜看。」而事實上，我們的名單上就註着「匪犯」，連夜裏小便都得要憲兵批准才行，明明有病的人，硬要你去挑二百斤一包米。這是什麼待遇呢？而更慘的還在後面，舉幾個事實吧：

第一個是越南青年華僑黃迪菲同志，他來軍僅只一週，即遭脫變被俘，反動派曉得他不是一個黨員，因此，要他寫一篇『新四軍叛變經過』的論文；他不寫。有一天，指導員叫他去了，一進房間，立刻將黃同志的一千度的眼鏡和上身的棉衣襯衣脫下，這是十月的天氣，黃同志立正在那裏，冷得發抖了。

『你論文寫了沒有？』指導員問。

『沒有寫！』

『爲什麼不寫？』

『不會寫！』

『怎麼，你是一個大學生，不會寫文章？』

『不一定個個大學生都會寫文章的！』

『好！我問你，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都讀過三民主義的。』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你們那樣的三民主義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自稱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而拿這樣的法西斯手段對付革命青年，叫我還要信仰什麼東西？」

「好！你頑固！」

於是衣服全部剝光，送進一間幽暗、空洞的房間裏，凍餓二天以後隊長指導員又叫他去了，一進門後，隊長就問：

「怎麼樣？」

「沒有什麼！」

「考慮過了沒有？」

「考慮過了！」

「怎麼樣？」

「不信仰！」

「不信仰！」隊長怒吼一聲，當胸就是一拳。

黃同志被這一擊，退到牆壁上去了。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接着又是幾拳，背靠着牆壁，當胸遭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鐵石，黃同志被擊得昏過去了，醒來時，已躺在自

己的舖位上，圍着幾個自己的同志，黃同志覺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一口血來，傷重了！

第二個落到貴州的青年尹德明同志的身上了，他是一個很健談理論的人，因此，有一天，也被叫了去。幾句一問，沒有結果，被請到一間另外安置好的房間裏去了。

這是一間空空的房間，四周是泥牆，有一扇木窗，太陽透過它送進一些光線來，中間有一根柱子，柱子前面放着一張長凳，底下放着兩根繩子。

進房間，尹同志就不由自主的被幾個特工將上衣脫去，褲帶解掉，扔他坐上了那條長凳，背靠着木柱，然後再將他的兩手高舉，兩腳伸後，緊緊的縛在柱子上，這樣，當胸坦露，連腹部也露出來了。一個特工，很熟練的從袋裏掏出了一把二寸長的鋼針，大約有十幾個，放在長凳的一頭，接着，他就蹲了下去。

這時，隊長又開口問了：

「你自新不自新？」臉上帶着絲絲癡笑。

「不自新！」尹同志堅決地答。

「好！看你自新不自新！」

動手了，蹲着的特工，兩指揀起一枚針，往尹同志的肚裏，深深地插了進去。

「自新不自新？」

「不自新！」

第二枚插進去了！

「我看你快不要嘴硬了，還是答應的好，這種吃苦是值得的！」另一個特工假仁假義的勸道。

尹同志牙關一咬，筋肉一擡，堅決地答道：

「不自新！」

「好！你這樣硬！」隊長惱火了。

於是：第三枚，第四枚，第五枚，第六枚……

十五枚了，十六枚了，尹同志的呼吸細弱了，但是針還是一枚一枚的增加着，整個的胃部 and 腹部像一頭夏夜偷瓜的刺蝟。

二十一枚，二十二枚，尹同志痛昏過去了。

第三個輪到了過去皖南軍教導隊會計祝金祥同志。有一天半夜裏，大家睡得很熟，突然，一個班長跑進房來，把祝金祥同志一拍，祝金祥醒過來了，問道：

「幹什麼？」

「隊長請你去，快起來！」

衣服穿好，跟着班長，走出門外，即由兩個憲兵押着走出大門，繞出周田村，到一個小山底下。

了，即忙指着地下插着的一把洋鍬說道：

『祝金祥，你把這把鍬子挖一個坑！』

祝金祥心裏有些成竹，但還不能完全確定挖坑究竟做什麼呢？

坑已挖好，隊長開了口：

『祝金祥你的問題，你準備怎樣打算？』

『沒有什麼打算！』

『死在臨頭，還是這樣頑固！』

『……………』

『跳下去！』隊長嚴厲喝道。

祝金祥就跳了下去。

『怎樣？』隊長再問。

『沒有怎麼樣！』

憲兵班長等開始埋土了。

『究竟怎麼樣？』

『不！不！不！』

坑裏的土，一寸一寸的在增加着，埋到膝頭，埋上大腿了。

祝同志閉着眼睛視死如歸！

突然，指導員開口了，他向隊長道：

「他還年輕，放了他，讓他再去考慮考慮，你不要冒火！」
隊長不響。

指導員轉臉對祝金祥道：

「起來，今天饒了你，好好的回去再考慮考慮。」

祝金祥爬了起來，抖抖衣服，拍掉泥土。

隊長威嚴的喝道：

「你回去不准同其他的人講，假使給我查出你講了出去的話，我一定槍斃你！知道麼？」

第四個，輪到郭勝同志的身上了。由於郭勝同志的高度的堅決性和頑強性，使他嘗受了兩次非人刑法。第一次是這樣的：在十一月的天氣裏，把他渾身剝得精光，把四肢縛在一顆樹上，活活的凍他，在冰冷刺骨的寒風裏，郭勝同志死去又活來者數次，始終堅強不屈，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第二次是將他拖到山下，掀倒地上，四肢拖着。用扁担木棍，渾身毒打，把郭勝同志的腳脛都打壞了，死去又活來者又數次，但郭勝同志仍同以前一樣，死不屈服，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

第五個輪到了馬豁同志的身上，這個辦法特別，既非打，也不埋，也不是凍，而是整天的出『特別操』，除了吃飯，整天的時間，就要你在太陽底下出特別操，九個班長，每人一小時，交換輪流喊口令。特別操的內容是：立正，稍息，跪下，臥倒，齊步，跑步，慢步，正步，原地跑步，既不放你歇，又要你操得好，動作一差，則當胸一拳，太熱了昏倒，則用冷水澆醒後再來。不到三天，馬豁同志變或了一個呆頭呆腦的傻瓜，三天之後馬豁同志瘋了！

（二）所謂『軍事訓練』

集中營是由兩個部份組成的，一個是軍官大隊，一個是特別訓練班，對外的名義是『受訓』，吃的是沙米稀飯，無油菜湯，穿的是一式軍衣，無疑的，當然是過着軍事訓練生活了。

但我們的軍事訓練，却與普通一般的軍事訓練有些不同，不同在那裏呢？

第一：班與班之間不准來往，當然更不准講話，本班同志兩個人講話時，不准耳語或小聲，應該大聲的高談闊論，聲音之大，要全房能聽得見。白晝空閒時，集合在操場上晒太陽，捉虱子，不許亂跑。目的是什麼呢？怕你們造反，逃跑。

第二：晚上睡覺，挨次排好，睡下以後，不准亂動，假使有誰要抓一抓癢的話，班長看見，就得罰你光身站在床前，立正站一整夜，要大小便，先得向班長報告，允許之後，才能翻身起床。有一次，有一個同志半夜裏要大便了，他在床上，一

動不敢動，先向班長報告：

「報告，大便！」

班長只裝不聽見。

「報告，大便！」那位同志發急了。

還是裝作不聽見。

沒有辦法，便又忍不住，只得拉一張報紙舖在床上，拉了後，將他包好，因為很臭，無意之間，睡在旁邊的一位同志，輕輕的問了：

「怎麼這樣臭的？」

報告聽不見，輕輕的耳語，班長却尖起耳朵聽見了，他忙走過來，嚴厲地問道：

「講什麼？」

瞞不過了，只得照直說，拉便的同志，光身站了一夜。第二天，奉隊長之命，在泥牆下部挖一個洞，將那包大便，放在洞裏，然後拖那位拉便的同志過來，隊長問道：

「是你拉的嗎？」

「是的。」賴又賴不掉，只得答應。

「好！今天就處罰你跪在牆前，把你的鼻子塞進洞裏，去聞你的屎臭，這就叫

自己拉屎自己開！」

「隊長……」這種處分太難受，他想講些價錢。

「什麼？沒有價錢講的，快跪下去。」

無法，只得跪下去了。

第三：軍事訓練的第三個內容是處罰，當中的一種最普遍的方法：三點成一線，什麼叫三點成一線呢？就是當你有些地方，像內務不夠整齊，公差不夠努力，使班長對你不高興的時候，他就可以使你三點：後腦、臀部、腳後跟，緊貼牆壁，站成一線；這邊不算數，而且還得要在你的膝彎裏，加一塊瓦磚，以作你是否緊靠牆壁，是否三點成了一線的標準，假使磚頭落了，證明你三點未成一線時，則老拳相向，常胸猛擊，打到你咯血昏倒為止，假使你老老實實，三點成了一線的話，則不要一刻鐘，也就可以使你昏倒了。

第四：軍事訓練的第四個內容，就是有名的四大週，且舉清鄉，迅速，兩週以示一例。

第一週是清鄉週：

長期的集中營生活，在精神上是非常苦悶的，因此，大家都只得偷空抄些前線日報上的文藝和詩篇，學一些英文日文，庶不致白白浪費了這一部份可寶貴的光陰。過去我們常常聽說，監獄是學校，許多同志在被捕的時期內，理論上的修養提高

了。但今天集中營的生活環境，已非昔日牢獄生活可比，反動派是聰敏得多了，不給你什麼書看。要看書，是有的，尖兵（反共專刊）蔣介石的總理遺教六訓；抗戰軍紀論（專為皖變而出版的罵新四軍的）；無可奈何，我們覺得，只有從語言學上來加強自己了，正因為獄居苦悶，因此一開始，學習情緒就非常高，以竹棒代鋼筆，以沙地代黑板，有的聰敏的同志，拿鐵絲併起來做鋼筆，甚至更聰敏的，以破碗片將木壳槍彈壳割破，磨成了像G字鋼筆尖一樣的鋼筆尖，有的同志，甚至半夜夢裏，都在A A，B B等讀出來了。

這種語言學上的學習，不久也就遭到了特工份子的干涉，而不幸『短命死矣』。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哨子一吹，有病無病，全體在操場上集合。中等身材北方口音，圓圓面龐，活閻羅曾恭生講話了。劈頭第一句，就是：

『鬼子要清鄉，我們也要清鄉！』理由是：『最近來，大家都是瞎抄瞎寫的，弄得內務不好，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所以今天要把你們的小本子都清乾淨。』

清鄉開始了，程序是：立正！一二三報數！

然後，衣服脫下，渾身光光，只剩一條短褲，然後，一數向前七步，二數向前四步，三數不動，然後，由隊長、區隊長、班長分別進行詳細搜查，操場搜查結束，由隊長率領區隊長班長進行室內搜查。

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大家毫無準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有什麼辦法呢？也正因為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因此，清鄉的結果很圓滿，每一個人的錢，鋼筆，本子，書，都給全部搜去，名稱爲『保存』起來了，從此各人身上光光潔潔分文不留。清鄉過後，曾恭生又出現了，結論是：『這次清鄉之後任何一個人都不准有小本子，都不准學外國文，我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學外國語呢！以後誰個再要寫一個外國文字，用外國文講一句話，那就不客氣！』他的老拳，又舉起來了。

第二週是迅速週。

望文生義就知道，迅速週要達到的要求，無容說是『迅速』：起牀要迅速，集合要迅速，吃飯要迅速，睡覺要迅速，除這些要迅速之外，還有幾個特殊要求迅速的內容：

一、一到操場，跑步要求迅速，正在迅速跑步，口令來了：

『臥倒！』迅速臥下了，還未臥好，又叫了：『立起！』迅速立起了，還未站直，命令又來了：『臥倒！』才又迅速臥下，又喊『立起！』了。於是『立起』，『臥倒』，『臥倒』，『立起』，弄得你頭昏眼花，惘然不知所從，假使稍一遲慢的話，那麼，老拳相向或『三點成一線』又降到你的頭上了。

二、平常的時候，大便是先集合，再一二三報數，然後由班長分排分別帶去集體進行的，迅速週開始，變花樣了，哨子一響，接着口令：

「大便！」

一聲令下，大家去大便秘了。

因為是迅速週，所以大家心急慌忙，面紅耳赤，力求迅速，但實際上的迅速，是出乎一般估計之外的，正在便得快的將近一半，較慢的還未到一半，大便還一條條拖在肛門上，哨音響了：

「集合！」

集合又得迅速的呀！不迅速，又不得了。但大便秘，不待說沒有拉完，甚至還沒有拉斷，不去要不得，去又來不得，真使人進退兩難哭笑不得。

三、迅速的要求還有一種，就是洗臉也要迅速，在集中營裏，一年到頭，都是到塘邊洗冷水臉的。一隊人，長長的行列，待先頭一到就不管後面，吹起洗臉的哨音了，於是大家爭先恐後，搶着動作，最後的幾個人才一到塘邊，哨音又響了：

「集合！」

集合當然又得迅速的呀！因此，臉也只得不洗了。動作慢一點的如王鐵夫同志也者，甚至於連幾個月都沒有洗過一次臉的。

總之，軍事訓練的目的，直截了當的一句話，就是從日常的殘忍的生活中來拖死你，弄得你精疲力竭，奄奄一息，要你在他的變節政策下俯首屈膝。但是，茅家嶺和赤石暴動終於答覆他們了。

四月八日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迪菲

從上饒向東南角上走約十五里路，便是中國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的周田集中營，裏面囚禁着近千個祖國優秀的兒女，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新四軍堅決抗日的優秀幹部，其餘都是進步的報館主筆，新聞記者，文學家，年青藝術家，店員，鐵路工人和學生等，他們含着海樣深的仇恨，彎着背，在皮鞭底下，無間斷地做着苦工，他們受着極刑拷問、辱罵、鞭打『罪犯』的生活，把時刻、日月、年歲、漸漸地割去了！

『你們都是共產公妻，窮凶極惡……』軍官大隊第三隊長曾恭生每天集合時，總是這樣辱罵着。這辱罵，也和蔣介石的『軍人讀訓』，『黨員守則』一樣，漸漸地變成爲每天早晨的必誦的『聖詩』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早晨，我們這一批『囚徒們』，跟着太陽才冒出地平綫，照例又被趕上了操場。特別操，跑步，跪下，臥倒，兩手向上舉，兩腿半分彎，三點成一線，這種種的活罪，又跟往常一樣，用它的貪婪的黑手，無休止的剝奪

我們的體力。收操回隊後，第六班隨即又派去打牆。

打牆是集中營的一種普遍的『訓練』方式，全部集中營的外圍的圍牆，都是由我們自己的手，自己的汗和血，在敵人憲兵的槍刺底下，填打起來的。但三隊打牆用的牆板，却要較其他隊的寬一二尺，真像一口大號的沒有蓋，沒有底的棺材一樣，光挑滿泥，就得幾十担，更不消說要把泥打得緊所要花費的勞力和時間了。

『黃瑞祥，隊長喊你談話！』六班班長從屋子裏出來，向那個正在打牆的矮矮個子，戴着一千度的近視眼鏡的黃瑞祥叫。

『在什麼地方？』黃瑞祥停了手，掉過頭問。

『在隊部。』

黃瑞祥放下笨重的木錘，臉容上呈現了極度疲勞的輪廓，從已經打有兩板高的泥牆上跳下來，把眼鏡往鼻樑上推了一推，就走了。

到隊部門口照例擦的一個立正：

『報告！』

接着，房子裏面傳出了粗暴的一聲：

『進來。』

黃瑞祥走進去了。

那是一間不大的房間，曾恭生坐在床沿上，手裏拿着一把胡琴，胡琴的淫蕩的

調子，還隱約地在這間小房間裏震蕩着。黃瑞祥已經立正在他的面前，但又好像未被他注意似的，他丟下胡琴，彎屈着腰背，慢慢地拾了一些木炭，投進在他面前的火盆裏，看着螢螢的火光和絲絲的捲升着的黑烟，半晌，才頭也不抬的鄙夷地問：

「你是南洋華僑嗎？爲什麼參加新四軍？」

「爲什麼參加新四軍？」這話是老一套，聽得厭了，所以黃瑞祥很不耐煩地答道：

「是的，爲了打鬼子。」

「老是一套。」曾恭生突然把頭抬起，凶暴地說。接着，就直率地問：

「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不僅讀過，而且正爲着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呢。」

「那很好，請你替更新半月刊（集中營自辦的反動刊物——菲註）寫點文章怎麼樣？」

他抽着了一支烟，掉過身去，從宗卷裏取出了一張上面寫着「新四軍叛國真情，共產主義批評等題目的紙條」。面上露出了絲絲勝利者的狡猾陰險的笑容道：

「隨你選擇其中的那一條寫好咯，限明天交卷，至於公差勤務可暫時免除」。

黃瑞祥接過紙條，他整理一下眼鏡，仔細的看着，臉頰立刻漲紅了，頸筋急促地抽動，廣東人的那種忠貞，剛直，倔強的性格，耐不住了。

「報告隊長，我不能寫，我是中國人，我不能說抗日就是叛國，這樣的文章只有汪精衛之流才寫得出」。他說完這些話，好像一個過分被壓累的遠路人放下他的重擔一樣的感覺輕快。他嚴肅地把字條送回寫字台上。

這是出乎意外的，曾恭生用勁地吐一口痰，嚴厲而且粗暴的指着黃瑞祥道：

「你是軍人嗎？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命令你寫，你就要寫！」

「隊長，假如有一個軍官，命令他的部下，強姦自己的母親，你想，他也該服從嗎？」

「混賬，住口！」曾恭生臉色發青，拍着檯子，氣極了。立刻又向外面喊道：

「六班長，進來！」

隨又指着黃瑞祥，命令道：

「把他衣服剝光，眼鏡脫下！」

火盆裏顫動地吞吐着火舌，偶然地爆裂出幾顆火星，濺向上下左右，但立即就熄滅了。已被剝得光赤的黃瑞祥渾身不住地打抖着。乳頭結凝成兩顆小赤石似的，皮膚也像「牛帕葉」似的起了無數的小粒。透過窗，透過門，透過牆孔鑽進來的寒風，不斷貪婪地向他的身上舐着。

「把他關進禁閉室裏去！」曾恭生一面回到他烤火盆旁的原位，一面又下命令給六班長。

雙手被反縛着的黃瑞祥當他押出隊部，穿過營房的時候，伙伴們憐惜而又帶着憤怒的眼光注視着他，互相低微地嘆息着。黃瑞祥更激動了，他的心像火一樣的熾烈，他忘記了冷風的鞭撻，他忘記了寒冷。

所謂禁閉室，並不是茅家嶺，乃是第三隊特為附設的，是一間空空洞洞，既無床舖，也無桌凳的房間。

黃瑞祥一踏進禁閉室，他的臉色變得更黃了，一股潮溼，腐爛的臭氣，像無數的毒蛇樣的不斷地鑽進他的鼻孔，深深的痕印，爬上了他的眉尖。

透過門縫，透過窗縫，透過牆縫，刮骨的冷氣鑽進他的毛孔。一陣陣打牆的木錘的沉重的聲音尙時傳來。他緊握着雙手，在這狹窄的囚室裏跳，跑，打轉，藉以取得暖氣。

他想起他怎樣抱着一股救國的熱忱，從南洋回國參加抗戰；他想起他怎樣因為厭憎於大後方學校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參加革命；他想起他怎樣艱苦地跋涉來到新四軍；才一星期，才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的祖國的空氣，但，立即就發生詭變了，想起這一切，他悲憤，透骨的寒冷和無限的空虛和寂寞，暫時被他悲憤的心情趕掉了。寒冬的日間是很短的，房子裏的光線，漸漸的在暗淡，似乎已快到日暮的時光，黃瑞祥肚裏覺餓了，他一落身，坐在地上，手托下顎，沉沉的思想。

突然，通營房的那窗上的木板，『括』的一響，一個同志的臉一閃，接着，一

個手巾包捷速地像流星一樣的飛了進來。他急忙拾起一看，是一包飯，雜着荳乾。這是同志們在經常吃不飽的情形下挨餓節剩下來的，這是同志們冒萬難，拚大險而設法丟進來的，他爲這偉大的階級友愛精神所鼓舞，感激得熱淚流下來了！

夜間十點鐘，門鎖一開，一個憲兵打着燈籠進來，咒諷地指向黃瑞祥道：

『覺得冷嗎？隊長叫你到操場去讀三民主義！』

他沒有話，只是牙關咬得更緊。他不相信這屠手的話。他懂得這裏的習慣，在這樣的時分，曾打斷過許多同志們的腿，曾摧殘過許多伙伴們的青春，他想，他大概要祕密的走向刑場了，在這將奔向刑場的時候，他迴味着生的愉快，他依稀感到了些對於生的留戀，他睜大了那模糊的失神的雙眼，似乎在想從這無邊的黑暗中尋找他所追求着的未來的光明！

憲兵的快慢機，對準着他的胸背緊隨着，出了營房門口就是操場，在操場的中間，設置着一盞被風吹得顛抖的油燈，它的外面，披上了一層粘滿灰塵的風罩，因此，顯得更暗淡了。操場周圍的高厚的土牆，在暗淡的黃色的燈光搖幌下，正像古獄城堡，隔絕了外界的一切。蟋曲，赤裸着身體的黃瑞祥，在這風塵飛滾的廣場上戰抖着，押着他的憲兵把他交給了另一個憲兵，敬一個禮，就走了，負看守他的責任的憲兵，整理一下自己的手槍，摸摸帽緣，定神的走近黃瑞祥的身邊，審察一下黃瑞祥的臉龐，用手指着擺在燈旁的一本三民主義道：

「隊長命令，叫你跪下讚！」

「可以的！」是黃瑞祥的咬緊牙關的沉重的回答。

黑夜更深了。疏落的星空顯得更黑，沒有一絲兒雲影。寒風更有力地在廣大的莽原上呼嘯着，奔跑着，跑上山坡，竄進泥牆，舞弄着場上的黃沙，搖撼着插入天空的光赤的樹枝。

黃瑞祥掙扎着想把嘴唇合攏來，保持肚子裏的暖氣，但牙齒仍不住的打抖，兩點淚珠從眼眶裏迸了出來。一段殘酷的悲慘的故事，又在他的記憶裏面浮上來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皖南事變後的幾天，他被打散了，一個人躲在山上的密林裏。有一天晚上，他渴了，要找水吃。他側耳聽着，在山的右邊，潺潺地流着水的聲響，於是他循着透過密林的月色，像鬼子一樣的警覺，慢慢地往水聲那邊爬去。水聲慢慢的近了，在月光底下，仔細看去，已可看出湍流的波光。他鑽出樹林，側耳往四邊靜聽和搜索着。

夜，是一個寂靜的夜。有時打破這寂靜的，是遠遠地划空而起的清脆的槍聲。他所渴望着的水到了，他欣喜地捷速地移近水邊。

忽然，他覺察到，在他左面水澗的旁邊，在慘白的月色下面，躺着兩個呈現得更慘白的東西，像是兩個人。他緊張，心跳動起來了。他定一定神，再用力仔細看去，是像躺着兩個人。於是他走近過去。

呀！原來是兩個赤裸的死屍！是兩個被反動派軍隊強姦致死的女同志的死屍！他陡的一陣害怕，一陣心酸，忘掉了喝水，重又爬上山去了。

風刮得更緊了。一本開着的三民主義一頁頁的被風刮過去。風刮得黃瑞祥更顫抖得厲害，同樣，也煽起了他無法熄滅的仇恨的火燄。

『我犯什麼罪？寂靜的空氣裏蕩漾起黃瑞祥顫抖的，沉重的，憤恨的聲音。這聲音，在空氣裏振盪着，縈迴着，似乎是成千個無辜地被摧殘的青年，所一致發出來的憤恨的聲音！』

黑夜顯得更嚴肅了，憲兵慢慢地低下了頭，有時又抬起頭來，仰望着高空，象有無數的心事襲擊他樣的，使他漸漸的失去了安寧。

『這是隊長的命令，沒有——辦法。』他夢一般的低聲說道。

『那一個在說話？』在黑暗的邊線，突然發出一聲猛獸般的吼叫，手電的光條劃破了夜空，從廣場那頭照來，照過黃瑞祥的身體，照到憲兵的身上。

『你和他說什麼？當這樣久的兵，還不懂得規矩嗎？』是憲兵班長查夜和責罵的聲音。

無邊的黑暗匆忙地趕着他的路程，哨兵一個一個的接換着，黃瑞祥赤裸裸的四肢也漸漸的失去了知覺，牙關咬得更緊了。然而，在這寒冬的漫長的黑夜裏，一個革命者的鬥爭心是灼熱的，一個革命者的堅定不移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黑夜趕完了它的路程，東方吐出了白色，天亮了。黃瑞祥又被叫進了隊長的房子裏。

一進房子，曾恭生劈頭第一句，就嚴厲地問：

『怎麼樣？』

但一夜的冷風，並沒有將黃瑞祥的憤火降低，他堅定地鎮定地答：

『沒有什麼。』

『三民主義讀過了沒有？』

『沒有讀。』

『爲什麼？』曾恭生一驚，凶暴的臉相又擺出來了。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我在三民主義的教育下，早已讀熟了三民主

義！』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們自稱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今天拿這付手段來對待我，叫我還能相

信你們的三民主義嗎？』

『好！你頑固！』曾恭生怒吼一聲，碩大的拳頭，當胸擊了上去。

黃瑞祥被這一擊，站不住腳，退到了牆壁邊。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曾恭生一面怒罵着，一面跟過去在黃瑞祥的胸前拳擊着。

背靠着牆壁，當胸遭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鐵石，黃瑞祥昏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已躺在自己的舖位上，圍繞着他的是幾個自己的同志；他們親切地在關照他和慰問他。

『呵，祖國……』黃瑞祥被這悲痛迷惘的想法所激動，熱淚不自禁的湧滿了眼眶，他一翻身，覺得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幾口血來。傷重了！

（編者按：文中的黃瑞祥即作者黃迪菲）

集中營生活散記

陳念棣

(一) 我們的階級友愛精神發揚了

我們一起在殘酷中生活，我們一起在殘酷中鬥爭，甘苦同嚐，患難與共，因此，我們更友愛地團結在一起了！舉例說吧：

第三隊學員黃迪菲，在有一次『談話』之後，剝光了衣服，送到一間預先安排好的空空的禁閉室裏去了。時令是十一月的天氣，在上饒那帶山地裏，朔風起處，已使人感覺到透骨的寒冷，迪菲一個人關在那間房子裏，既沒有衣穿，又沒有飯吃，刺骨的寒冷和無限的空虛和寂寞，彙集在他一個人身上了，況當迪菲被禁閉的時候，活閻羅曾恭生曾集合隊伍，厲聲厲色，聲勢洶洶的宣佈過一條紀律：

『若有人給黃迪菲送衣送東西者，查出後嚴辦！』

並當場又下了一個命令給特工——班長們：

『隨時負責注意防範！』

誰不知道這活閻羅的手段的毒辣，誰不知道這一次是他實施『以武力解決』這

策略的第一炮，誰碰上去，誰就該倒霉！誰碰上去誰就要有爲同志而犧牲一切的決心！因此，黃迪菲同外界的關係，似乎暫時被切斷了。

但當晚飯過後，黃迪菲正坐在地上，手托下顎，沉於深思的時候，突然，釘在窗上的那塊木板「括」的一響，一個同志的臉孔一閃，接着，一個手巾包捷速地像流星一樣的飛進裏面來了，黃迪菲檢起一看，是一包飯，雜着豆腐乾，飢不擇食，黃迪菲是多麼興奮呀！這是同志們在經常吃不飽的情形之下挨餓節剩下來的，這是同志冒萬難，拚大險而設法丟進來的，他爲這偉大的友愛精神所鼓舞，感動得熱淚流下來了！

據他後來告訴我說：

「在當時那種激動下面，對於凍和餓已無感覺，對面臨着的毒刑也由無絲毫恐懼的心理，當時所想的乃是：如何更堅決更頑強地來回答敵人的鎮壓，如何更英勇地以犧牲的精神來報告同志們的友愛了。」

特訓班學員楊文起，有一次，盛夏的時候，病了，患的是重痢疾，日夜有四五十次之多，幾天一來，瘦得不成樣子了。眼見着這樣垂危的情形，我們去報告了隊長，要求他送醫務所。醫務所沒有藥吃，也沒有人照顧，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想，睡得安頓一些也是對病人有幫助的。萬不料隊長的答案，却是：

「醫務所去，一則沒有藥吃，同時去了錢也不大放心，還是住在隊裏的好！」

天哪！人快要死了，還時時提防他會開小差，難道真要『置之死地而後已』嗎？

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鬥爭在一起，我們共患難已有一年了，現在，搶救一個同志的生命的責任，只有我們自己來擔當了，因此我們確定了如下的切實幫助楊文起的辦法，（一）抽出我們身上一部份祕密的存錢，買藥買雞蛋給他療養和營養；（二）天才亮，替他將鋪搬到小花園裏樹底下去睡，空氣好些；（三）輪流服侍他上毛廁搬凳子，脫褲子，結褲子，必要時擦屁股。這種熱烈地爲同志服務的友愛精神，特工也不能不爲之驚嘆。但，因此，他們也就放出謠言來了，說我們是借此機會開小組會的。企圖以此來作爲阻止我們對病員護理的行動，企圖以此來戕害一個同志的生命，但我們並不怕，只要能搶救一個同志的生命，我們是決不惜犧牲一切的！不久楊文起一條命，也的確在垂危中搶救過來了，這樣比親生兄弟還要熱烈的階級友愛，也大大的感動了楊文起，當敵人利用他年老的父親，含淚勸說他悔過自新的時候，他憤怒地拒絕了。

以上是一方面，同時，另一方面，我們的友愛精神，也貫徹到了日常生活中間去。爲了使體強的同志幫助體弱的同志代做他力所不能勝任的工作，在每一個班裏，我們按體力之強弱劃分了有專出重公差的，專出中公差的，專出掃地和整理內務等的輕公差的三等制度，以應付敵人的苦役。至於有錢大家用，有東西大家吃，則

已司空見慣，習以爲常了。

總之，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友愛精神，看來是似乎很平常的，但在一個共同被難的環境中，其感人之深，對於堅持鬥爭，實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因之，使敵人也不得不爲之嘆道：

『你們是團結的。』

(二) 兩個特工的下場

從屯溪到了特訓班，我編在第三區隊第七分隊，分隊長是高嘯峯，我們編隊之後不久，有一天在閒談時，他向我們說道：

『你們要認識這裏的環境，應該沉着冷靜一些，不要隨便亂談或發牢騷，否則是要吃虧的。』

當時，我們還屬初到，對一切情況，尙未了解，故對他，負管理我們之責的分隊長，不管該話的實質如何，不會隨便因此而信任他，乃是當然的。不久，有一個我所認識的地方同志告訴我道：

『特訓班的分隊長，大部份都是特工，你們三區隊的高嘯峯，是最精明而最得隊長寵愛的一個，他過去是第三黨，曾在江西臨安破壞和打擊過我們黨的外圍組織——救亡團體。』

這樣，我們一方面特別加強對於他的警戒，另一方面，因他負直接管理之責，

故也就不得不注意到在有利於我們的條件之下的爭取了。

的確，高嘯峯是一個比較精明能幹的特工，他對我們，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嚴密管理之外，還以如下的方式進行一些活動：

第一：他監視我們的任何活動，只要我們有兩三個人在一起閒談或說笑的話，他就機警而又聰敏的裝作湊熱鬧的樣子湊進來了，目的是防止我們借這機會討論或研究問題。

第二：有時就造謠或故意誇大說，某某同志怎樣受刑，怎樣在毒刑底下婉轉呻吟，怎樣在毒刑底下慘痛呼號，而終於無可奈何的屈服了。企圖以此來威脅我們和動搖我們。

第三：有時，有些同志絡繹的開了小差出去，過幾天，他就假裝正經地告訴我們，說：絡繹脫逃者終於全部被絡繹的抓回來了。企圖以此來誇大宣傳反動統治的如何嚴密，要脫逃是如何無望，藉以打破我們的逃跑企圖。

但他是有弱點的，第一個弱點是太愛錢。雖然充當了特工，但因為仍舊還在『靠圖功』的期間，因此，微小的十元八元一月的津貼，是不够用的。因此，不得不『鑽空子』——向我們借鈔來了。有時或公開或秘密的在我們托他買東西的錢中間揩一部份油，有時則直接了當的向我們開口借用。我們並沒有揭破他或拒絕他，我們反利用了他這一弱點，來造成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條件，也的確，我們因此而可以在集

中上課時，走去同其他隊的同志短短的談一談（這是集中營嚴禁的）了。

第二個弱點是：正因為愛錢，錢又不够用，想辦法，偷東西了。第一次在陽曆過年之前，八分隊有一位同志的蜜蜂牌絨線衣不翼而飛了。奇怪，我們都圍在鐵絲網，圍牆，憲兵哨的裏面，東西會對那裏去呢？但可以堂皇進出，平素闊綽的那位高分隊長，却在過陽曆年時間綽起來了。這就使人不能不懷疑，但是沒有證據。

過年之後，有一天近晚的光景，九分隊一個同志的一條衛生絨褲又不見了，重大的嫌疑落在他的身上，我們決心利用這一機會來撻走他。因為在最近，他已經加強了前述的活動方式，嚴重地妨礙到我們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了。因此，我們就慫恿了另一個和他有着深刻的矛盾的特工——李廣寬去進行調查工作，並同時報告了隊長王壽山。下午，王壽山召集訓話了，內中最激烈的幾句是：

「想不到這裏竟出了賊了，賊是最不要人格的，在我管教之下出賊，這是我莫大的恥辱，我們一定要檢查，檢查出來後，重重處罰。」

做賊畢竟是心虛的，雖在事發後他還強裝鎮定，還時時問我們：『查出來了沒有？』但當王壽山激烈地辱罵時，他的臉色在變，肌肉在收縮，帽沿壓得更下了。晚上，檢查結果，衣服發現在一家廚房隔壁的老百姓家裏，確是高嘯峯所賣的，賴也賴不掉了。這，對王壽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真想不到不要人格的竊賊，竟就是他的最能幹的部下，上午辱罵的也竟是他所最寵愛的部下呀！事已如此，無可掩

飾，於是只好一面：不許全隊再提出或談論這一個問題；一面：也不得不將高嘯峯戴上一個其他的名目，送上茅家嶺去休息休息，以暫避『風頭』了。

第二個特工是江漢，他是曾參加過新四軍而於皖變前回去的。在屯溪時，先曾以左傾的面目出現，有一次，他向我們談起關於自首的問題，他說：

『革命是長期的，爲了保留革命的力量，繼續從事今後革命工作的長期活動，我們不妨假自首，而這假自首，也是黨所允許的。』

這是他自作聰敏，其實是十分愚蠢的工作方法，因此，我們特別注意警戒他 and 提防他，而以後的事實發展，也的確證明了他是一個特工。

到特訓班之後，他編在三區隊九分隊，權充學員，以學員的面目來做我們的工作。因爲他是一個我們已經知道的特工，同時又未負直接管理我們的責任，因此我們倒也與他若即若離，相安無事，但他却自鳴得意，自以爲有山可靠，氣餒逐漸高漲起來了。有時，在牆報上寫些文章，敘述他在大學裏對農村教育有如何的研究，並不怕羞地鄭重的提出什麼關於全國今後農村教育的建議方案。有時，則因他與總教官蕭芬過從甚密，故就放出謠言，說我們當中的某某同志與蕭芬有特殊關係，企圖以這樣的手段來分化我們的營壘。但也正因爲他這樣猖獗，因此，一方面，引起了其他特工的不滿，加深了他們之間在爭功和爭地位上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們也就集中了力量，給他以應有的回答：不要一個人和他講話，絕對的孤立他。

處在一種集體的生活中間，半年光景的漫長的時間中間，沒有一個人理他，沒有一個人和他談話，他走到那裏，人家就怕他似的離開那裏，讓他孤家寡人，獨來獨往，這種孤立寂寞的滋味，是足夠他嚐的。但我們對於他的還擊，還有更甚於此者。有一次，他爛腳，病了，照例，我們照顧自己的病員，是多方設法，盡心盡力愛護的。但對他，卻不同，每當他跛着腳，一拐一拐，手端一個碗，走到病號稀飯的桶的旁邊時，早已被搶得乾乾淨淨，桶底向天了。這樣集中火力的孤立和打擊，外加他在特工羣中間的孤立而益形其甚，終於使這位江兄的氣餒，不得不降低，到後來，真幾乎像大家給他的外號『死豬』一樣，消沉，頹喪，愁眉從此難展了。

(三) 『輔基』教官故事之續

外號『輔基』的唐教官，工作是積極的。自他在時事講話課上開了『輔基』這一笑話之後，他又擔任了『總理哲學』這一門課，據說，他的提綱，是張超批准的，內容是：從希臘哲學史到中國哲學史再到總理哲學，每次上課，不是抱了一本希臘哲學史來講亞里士多德或柏拉圖那一套，就是抱了王陽明全集來講：『王陽明是那裏人？是那年生的？那年死的？』等另一套。而一直到我們離開集中營的時候，還沒有講到本題。除了上課之外，他還時常自告奮勇的找人進行個別談話，想拿他那一套反動而又貧乏可笑的理論來征服我們。

有一次，一個同志被找去了，入門就座，已是常例，無須客氣的。

閒談數句，話入正題，第一句是：

『我問你，新四軍是不是國民革命軍？』

那個同志若有所感，想了一想，很有把握的答道：

『是的！』

『它是不是要受軍事委員會指揮的？』第二句又問。

證實了，這是由於過去我們一貫不肯承認新四軍是違反軍紀之說，因而採用的

『諸君入甕』的辦法。因此，那一位同志很沉着的答道：

『是的，應該受軍事委員會指揮的！』

『那麼，是不是應該受軍事委員會的調動呢？』

『應該的。』

『那麼，這次軍事委員會命令宅限期渡江，爲什麼不執行命令呢？是不是違反了軍紀呢？』果然中他的計了，唐胖子的臉上顯露了絲絲勝利者的笑容。

『我想請問唐教官一個問題？』那位同志很客氣，然而又尖銳地提出反問了。

『什麼問題？』

『就照你說，新四軍是違反了軍紀吧！那麼按軍紀條令，是應該由其主官負責的，對部下處理，校官一級禁閉三個月，尉官以下，無罪釋放，我們被囚禁已一年多了，到如今出獄還遙遙無期，這難道也是軍紀嗎？軍紀是這樣來處理我們這批下

級幹部的嗎？」

唐胖子的勝利的笑容，開始在變，變為尷尬而帶有些氣憤了。

然而那位同志還不放過他，尖銳的語句接着發射：

「因此新四軍的問題光談軍紀是談不通的。新四軍並不是不肯在限期內渡江，因為在幾條渡江的路線上，擺佈着十幾個師的中央軍，企圖並決心乘機一鼓而殲滅我們。因此我們無法在限期內渡江，請問，既要我們執行命令，而同時，又要消滅我們，這難道就是軍紀嗎？因此，所謂新四軍是軍紀問題，只是你們的對外宣傳和誣蔑之言，老實說新四軍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是黨派問題，去掉這點，是說不通的。」

「我倒只想說是軍紀問題，不想牽涉到什麼黨派問題，政治問題，你硬要說這是黨派問題，非軍紀問題，那麼，你要知道，政治鬥爭是殘酷的，假使你一定要堅持意見，那我就用政治鬥爭的手段來對待你，不會同你那樣的客氣了。」唐胖子氣得面孔一板威脅起來了。

「新四軍事件是黨派問題，政治問題，是事實，至於說政治鬥爭的殘酷性，那我是知道的。我決不能因此而抹煞真理，至於說，你要怎樣處理，那就由你的便了。」

雖然這些話很刺耳，但大概由於他並未負管理我們的責任而只想圖功報効吧！

因此，出乎意外地他又軟下來了。

『你們真是頑固不化，心裏只有什麼共產主義，但你們卻不知道，現在連蘇聯都已經恢復了私有財產制度了。』

『什麼時候恢復的呢？』是一種明知而又假裝而又訕笑的語氣。

『蘇聯的新憲法上，就規定了有這麼一條——承認私有財產制度。』

語氣很肯定，很有把握，真像新憲法上確實規定了有這一條，而又是他親眼看見似的。

『那一條呢？』

『好像是第二十五條。』有點遲疑了。

『我以前倒也會仔細看過新憲法，條文雖記不得，但好像沒有看見過這一條！』

『好！』咆哮一聲，『你去吧，你這樣頑固，你知道，是會吃虧的。』那位同志含笑自若，毫不在乎地行一個禮，開門出去了。

(四) 一羣華僑青年

集中營除了茅家嶺作爲它的禁閉室之外，還額外附設一個，這禁閉室性質是和茅家嶺一樣的，是關一批在集中營裏又『犯了罪』(？)的『犯人』(？)的。但和茅家嶺也有不同，不整天鎖門，但個個在腳上掛起腳鐐來了。這個禁閉室裏的人

數不多，共五人，四個是不久前回國參加新四軍，抱着一股抗戰熱忱的華僑青年。鐵鐐很重，有八斤，也有十斤的。兩個鐵箍，箍在腳跟上面的螺旋骨那裏，中聯一根鐵鍊，還不到一尺長，走路的時候，兩腳一定要蹦開，既得蹦開，又要走動，既得走動，但又受鐵鍊的距離限制。因此，走時就變成一跳一跳的了。但特別令人悚然的，倒是那鐵鍊動蕩時的聲音。記得有一次還沒有上課，大家正在喧嚷的時候，突然有一種有節奏的悽愴的鐵鐐的聲音，逐漸的由遠而近，從大門外面響進來了，跟着這聲音的漸漸接近，千百隻眼睛注視着，他們——五個本來在南洋晒得黝黑，而現在被關得變成蒼白，瘦削的華僑同志出現了。這悽愴的有節奏的聲音，這些蒼白瘦削的同志的形狀，像重錘一樣打擊了每一個同志的心，我們將近千人的一片喧嚷之聲，突然的寂靜了下來，每一個人都憤怒地悲痛地沉下頭去了。

一天，我們都在挑水，大家中途在休息時，我問他們中間的一個道：

『你們帶了鐐，怎麼還能够挑水呢？』

他一面指着下面的鐵鐐，答道：

『本來鐵鐐釘着，磨在骨頭上，是不能走動的，但我們也有辦法，就是用兩根繩子，分左右兩面，一頭把鐵鐐吊着，另一頭繫在膝蓋上面，這樣，箍就不會磨螺旋骨，也就可以走路了。』

『那麼，褲子是怎樣換的呢？』

『先用褲子的兩個脚管，在一隻腳上的鐵箍裏套上來，然後將另一脚管從另一個圈裏塞下去，再拉上來，就換成了，到什麼山，割什麼草，這是帶了鏢以後才學會的。』

『想不到你們竟像老犯人了，哈！哈！』我打趣的說。

『像嗎？』他捋捋長得頗長的鬚鬚，邊開玩笑地担水走了。

雖然，他們帶着鐵鏢，但他們還是愉快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頑強不屈，堅持鬥爭的象徵！正是他們的崇高和光榮——為祖國民族犧牲奮鬥的崇高和光榮！

集中營後期，因為『感化』教育『感化』不成，因此，又採取了所謂勞動教育，在離周田一里多路名為廟後那裏，在綿延不斷的一帶邱陵地帶上，由張超計劃着一片三十年計劃的大農場，造屋，打牆，鋤草，開荒，平山，填塘，都是由集中營的學員來幹，而這一羣華僑青年，雖帶了脚鏢，也仍免不了這一教育，當深紅色的太陽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時候，他們被兩個憲兵押着，肩扛着鋤頭，拖着鐵鏢，一跳跳的出發了。

有一天，當幾個隊的學員，漫山遍野，也都在平山填塘，為『張超三十年的大計劃』流血流汗的時候，在中間的一塊上，一個華僑挖不動了。的確，由於他們兩脚之間有了鐵鏢的限制，做這樣的苦工，是要比我們格外疲勞的。

『報告，我想要休息一會兒再挖。』那位華僑向憲兵報告道。

『才休息了一會，你怎麼又要休息啦！』憲兵嚴厲地答。

『我因為有些頭昏，所以想休息一下再做！』

『大家都在挖，你偏要休息，不准，快挖。』

『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已經是哀懇的語氣了。

『不准，快去做，不要噁嚇。』怒喝一聲，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左頰上。

『你打……人！』氣得話都發抖了。

『哼，哼，』冷笑兩聲，『打人，打你怎麼樣？』說着，伸手就是一拳，打在當胸，那位華僑同志站不住腳，鐮條吭唧一響，栽倒了下去。

『喂，不要打人，大家都是中國人，不必那樣兇狠的！』旁邊另一位做工的華僑同志，冷冷的這樣講。

『你說什麼？』憲兵迫近他聲勢汹汹地問。

『我說什麼？』那位同志把鋤頭一撩，憤憤地答：『我說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打人。』

『打人怎麼樣？』

『我們是「犯人」，能怎麼樣呀！不過不要迫得這樣兇！』

『迫得這樣兇怎樣？打你又怎麼樣？怕你們嗎？』口到手到，一巴掌又打上去了。

周圍同在做工的幾個隊，本來早已眼含憤怒，默默地注視着這一事件的發展，現在，再也忍不住了。雖然在敵人嚴密監視之下，無法作出暴烈的舉動，但憤怒的話耐不住了。

『不要打人！好講呀！打什麼！』

『有本領的同鬼子打去，不要在這裏逞凶！』

『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是陸續從四面八方來的憤激的聲音，這是代表着成千個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聲音！

各隊隊長，眼見這樣的情形，立即禁止道：

『做什麼，不關你們事，你們只管挖。』

『不該打人呀！』

『打人，挖什麼？』

『看不過，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又是陸續從四面八方來的憤激的聲音，這是代表着成千個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聲音！

這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是蘊藏着可以推翻反動派統治的力量！

『好了，你們只管挖吧，挖好了回去吃飯，不要去管人家！』隊長們已變得勸

說的態度了。

氣餒凌人的憲兵，也不得不強裝着勝利的臉色退下去了。

這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已充分的顯示了我們的仇恨心理和團結力量。因此，以後，農場的苦工，也不再要集體去做，而且也少去做了。

當我一九四二年赤石脫險，浪跡闔贛，重過廟後一帶時，這一片曾用我們成千個同志們的血，淚和汗灌溉過的農場，却又是滿山野草，荒蕪一片了。

一九四四，九月十七日完。

卑劣的統治群

陳念楙
孫秉泰

——上饒集中營羣醜像

上饒集中營一方面是酷毒的刑罰和非人的生活，另外在其所謂『感化』教育中也表現了頑固派統治羣中的無知與卑鄙。

(一) 無知的『輔』『基』與斯摩稜『克』『斯』兩教官。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以後，集中營的教官們接連來向我們作了幾次時事報告，其實，正確點說，也就是讀報，因為所報告的時事，不過是將『前線日報』（上饒國民黨報紙）上所刊載的消息背誦一遍而已，但就是背報，却也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具備一些地理上的普通常識，就容易會鬧出笑話來的，有一天，正當其輔失守之後，一位胖胖的大個子，曾在大學畢業的唐教官來作報告了，一開口，大家都笑了起來，原來他的聲調，又尖又狹，俗諺所說『雌鷄聲』樣的，同他的大個子竟判若兩人，假使不是親眼看着他，親耳聽着他講的話，真會不相信偌大的個子竟會發出那樣細聲細調的。序說一過，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張圖，從右至左的寫

了「輔基」兩個字，接着：他指着黑板向我們報告道：

『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德國軍隊已於昨天佔領了「輔基」了！』
話才脫口，哄堂都笑了起來，笑得他臉都紅了。但他却仍以爲是自己的聲調關係，向我們解釋了一下，以後，仍又『輔基』『輔基』的講下去，從此，唐胖子在同志們的嘴裏就易以『輔基』爲名了。

斯摩稜『克』『斯』也是一樣，他是軍官大隊部的指導員，有一次，在報告斯摩稜斯克附近激戰的消息時，就一直是斯摩稜『克』『斯』，斯摩稜『克』『斯』的講下去，揚揚得意，一若他對於蘇德戰場有過大大的研究的樣子。從此，當我們不論在那裏，遠遠碰見他的時候，就「噓，斯摩稜「克」「斯」來了！」那樣的叫起來了。

(二) 所謂『做領袖的條件』

集中營聘來了一位教官，大名是姜移山，據他說，他是留學莫斯科的，他向我們作自我介紹時，他這樣說：

『我在蘇聯，曾學了四年，四年學了些什麼東西呢，就學了共產主義四個字』說到這一句時，一個字一個字的用力讀着，臉上帶着蔑笑，然後再繼續說：『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方面，我比你們是曉得更多些，現在我還有許多列寧主義的原本書，這是國民黨中央批准我看的。』

這一位對共產主義四個字學了足足四年，對共產主義曉得更多的教官，後來却担任了『領袖言行』這一課，有一次，他來上課了，一開口，就是：

『我們的總裁』他必恭必敬地一個立正，我們坐着的也只好跟着挺一挺胸，因為這是國民黨聽見講到『總裁』二個字時的老一套。之後，他繼續說道：

『總裁之所以能成爲領袖，是有他一定的條件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決不能做我們的偉大的領袖，那麼，究竟是那些條件，造成了我們的領袖呢？』他說着，手裏從講板上拾了一枝粉筆，轉身向着黑板，寫字了。

黑板上顯出白字來了。

『第一條：早起運動的習慣。』

第二條：賢內助。

第三條：鋼鐵的意志，詩人的靈魂。』

才寫出了三條，同志們都禁不住紛紛低聲笑論起來了：

有的說：『我們集中營天天天不亮就起牀，每天要晨操，早起運動的習慣早已養成，我們都配得上做領袖了！』

有的說：『可惜我家裏的老婆是土包子，只會做鞋洗衣服，不能替我當翻譯，跑外國，勾通洋人！』

等到他寫完十幾條條件，開始作解釋時，同志們都已毫無興趣偷偷地去做他們

自己的工作，燃線的燃線，織襪的織襪，看報的看報，扯談的扯談去了。

（三）居然是『一個祕密消息！』

集中營的總教官蕭芬，四川人，矮矮的瘦個子，陰險，狡猾，一望而知是一個三訣吹、拍、騙的個中能手，他同我們進行個別談話時，總常常這樣說：『你們不要自以爲了不起，像我這樣的人，到共產黨裏去的話，起碼當一個政治部主任。』當列寧格勒被圍，莫斯科進行大戰的時候，他就公開發表文章（登在前線日報），說莫斯科必失，而列寧格勒早已失守了（？）。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飛機突襲東京之後，有一天紀念週上，他作報告，照例，帶着那股吹拍騙的面容，向張超（集中營頭子）敬禮之後，開口了，他說：

『今天，我告訴你們一個極祕密的消息。』

全場近千的同志，聽了『極祕密』三個字，突然一震，神經一緊張，集中注意力，尖起耳朵諦聽了。

『這一個消息是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極祕密，我今天告訴給你們聽，希望你們聽了之後，不准向外傳。』

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什麼消息呢？倒要聽一聽了。『不准向外傳』，真好笑，倒好像我們不是囚犯而是可以自由出入似的。究竟什麼消息呢？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大家更聚精會神的聽着。

「這一次美國飛機轟炸東京的時候，日本天皇嚇得鑽到了床底下去了！」

大家掩嘴笑起來了，究竟當我們是什麼人呢？日本天皇真會鑽到牀底下去的嗎？而且這又竟是一個『秘密消息』又是『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秘密消息』，又是『不准集中營的人向外傳』的極秘密消息。在那樣的場合，在我們這些『政治囚徒』的面前，鄭重其事的講得出來，真是『阿彌陀佛』！

(四)『鬼』、『狗』、『人』

集中營有課名為特約演講，請的是反共的『名流』，如前線日報社長馬躍禮，戰區政治部秘書長戴鴻猷等都來講過，有的講些時事，有的講些唯心哲學，有一次，據說請到一位大將了，是江西省的反共理論家張太豐，矮矮個子，穿着學生裝，蒼白的臉，頭髮很長，文質彬彬，倒真似乎有些像『學者』的樣子，既是大名鼎鼎，又經張超鄭重介紹：明知他不會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等的老一套的，倒也想聽聽他的『套』，因為據說，他是曾同葉青展開誰是反動正統這一地位的論爭過的。

他說了幾句謙虛的客套之後，展開了他的理論演講，他講的是唯生哲學，他說：

『我是相信三民主義的，因此，我也相信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唯生哲學，陳立夫先生在唯生論的一本書的序文上，開頭有兩句很精闢的批評唯心哲學和唯物哲學的名句，我讀給你們聽一聽，』講到這裏，他掀開帶來的那本唯生論唸道：『

唯物乎，物在何處，唯心乎，心已將死。』接着，一面將書合攏，一面繼續講道：『因此，今天，我就從這一基本立論出發來談一談唯生哲學。』接着，他就展開了他那一套對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批評，最後，他總結起來說道：

『總結以上，我來舉一些譬喻，立一個公式來說明唯物哲學和唯心哲學的缺點和唯生哲學的正確。』他用粉筆，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將公式寫出來了，公式是：唯心哲學，它只承認精神的存在，不承認物質的存在，因此，唯心哲學等於鬼。

唯物哲學，它只承認物質的存在，不承認精神的存在，因此，唯物哲學等於狗。

唯生哲學，它既承認精神的存在，同時又承認物質的存在，因此，唯生哲學等於人。

這公式，才一寫出，同志們既又好笑又好氣的罵起來了：

『一點也不錯，國民黨的「人」，就是等於「鬼加狗的人」！』

這就是中國沒落階級精神武器的一例，他們竟妄想用這些愚昧造謠等手段來戰勝真理！

敵人在集中營第一期教育結束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幾個題目進行全體測驗，以考驗其『感化』成績。有一個題目是：

『中國共產黨的陰謀是什麼？』

我們同志，懷着深切의 仇恨的心情，用諷諧的筆調，一致在那測驗的白紙上，用拳大的四個字，作了如下的一個針鋒相對的答覆：

『抗戰建國！』

(五) 張超

他是情報室專員，集中營的特務頭子，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抗戰初期還是個少校，皖南事變前曾充作第三戰區巡視團團長，到新四軍軍部作特務活動，終因反共有功，被上峯所賞識而現在也居然掛起少將銜的領章來了，他真是一個殺人不閉眼的魔王，集中營裏的許多血腥事件，都在他的指示下造成。赤石暴動後七八十個新四軍幹部被集體槍殺就是他的得意傑作。被獸軍輪姦致病的施奇同志（改名周琳）在集中營移崗時因不能行動，遭他活埋。另一個女同志王洋，因月經期內行走困難趕不上大隊，也被他教憲兵帶到山僻裏槍斃了。

殘酷之外是貪婪，一面不給我們吃飽，一面就把積存的軍米運到外省盜賣。傾到建築費和修繕費都落下私囊一文不發，却強徵老百姓的東西，剝削我們的勞力。又濫用私人，貪污納賄，無怪近幾年來日益腦滿腸肥了。

但他最怕他那個野鷄式的老婆，因此常鬧出許多笑話。有一次張超到重慶去開會，她跑到辦公室去，坐到張超的位置上，發號施令，將總務股長杜筱亭，教育股

長蕭芳訓斥一頓。她說：『你們不知道我是張主任的太太嗎？你們不買我的賬，你們目無官長，這是什麼下屬呀！』但她對隊長楊國棟和白玉麟却言聽計從，一點離戚沒有了，原來一個是她的拉牽的，一個是她的湖北老鄉，還有一次集中營請什麼軍風紀考察團吃飯，張超沒回來，沒有請她，她大發雷霆，幾乎鬧翻筵席，結果還是某大隊長賠罪，另叫一桌酒席，送到她公館裏。才算了事。

(六) 曾恭生

他是滿清功狗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被蔣介石捧到天上去的曾國藩的孫子。他『克紹箕裘』繼續做他屠殺革命志士的工作，我們叫他『曾魔王』。進集中營時還是上尉中隊附，不到兩年邀功倖進，升為中校隊長了。在他管理下的就是『頑固』第三隊，於是嚴刑拷打就成為家常便飯。丁公亮王劍心兩同志曾因組織暴動失敗，被他打得死去活來。並用馬刀斫了公亮同志的肋骨，血流如注，但還是問不出什麼來。預備第二天再拷打，再不講就活埋他們。就在那天晚上，他們跑逃了。他還捉弄我們集體背誦三民主義的某一部份，戰鬥綱要第十九條，『黨員守則』，『軍人訓詞』本文及前言，背不出不准睡，再背不出，就罰你跪在小板凳上讀。爲着裝門面，他拿我們的伙食錢買些針線，教大家把已穿了二三年的破棉軍服縫補好，二小時後實行檢查，結果有二三分長的裂口沒連上，或是有個黃豆大小洞沒補上，就一個個叫出來在細雨泥濘的地上下操，科目是『臥倒』與『匍匐前進』

，爬得大家渾身是泥，而他卻倒以爲樂。

(七) 劉士澄

他是個中隊長，廬山特訓班第一期學生，張超的心腹，是個鴉片煙鬼，好好玩好賭。但一個少校那裏來這許多錢呢？於是只有吸我們的血，我們的油。有些同志在被捕時掩蔽得好，應付得法，留下的金戒指（有四五隻）硬幣（有兩百多元）毛線衣（一二十套）手錶等……都被他搜去，名義上是代爲保存，結果一部盜賣，一部塞進自己的腰包。同志們的家有在大後方的，或者是華僑，家裏寄來了大批款子，他去冒領。這些還不足，他還利用我們的勞動力，爲他生產，挪移公款做他私生意。溫巨潮同志在生活會上說他的公館像賭場，經常有一桌麻雀，一桌牌九，所以天天『高朋』滿座，單論紙煙，一天也要三五十包，頓飯成席，滿是魚肉。而我們的菜則是『八塊冬瓜，二十四根豆芽』，七人一桌。這話着了他的痛處，他便大爲惱火，集合隊伍打溫同志的屁股，還嫌班長打得不力，他自己拿起扁担狠命的打了幾十下，累得烟鬼喘不過氣來才放手。第二天溫就逃跑了。

(八) 王錫恩

他是茅家嶺的管理員，張超的得力嘍囉，我們送他一個綽號叫『王八』。殘暴成性，動不動就打人罰立鐵籠。吳必成同志因吃不飽肚子說了一句『他媽的，飯又這麼少！』即被王八指揮痛打。我們因吳同志無故被打，都全體罷飯。『王八』見

我們不吃飯，第二次又把他拖出去打，當時衛兵們都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我們堅持了兩天，要求『王八』替吳同志買藥醫治，並以後不再打人。王八見衆怒難犯，於是玩弄手段，一口答應了。但事後全不作數。

他在作管理員時期，利用職權和女犯吳佩貞勾搭上了（是國民黨自己政治部送來的案犯），結果攪大了肚皮。茅家嶺暴動發生後，他得張超的庇護，僅僅是撤職留任。到福建後，因盜賣軍糧，被他的情敵告發，於是三罪齊發（疏於防範誘姦女犯盜賣軍糧）張超也沒法再包庇，只好忍痛把他槍斃了。

（九）盧廷巖

他是『頑固』三隊的第一分隊長，是個法西斯的信徒，天天在替德國鼓吹，辱罵共產黨。他最會磨折人，冬天叫馬路、薛克伯、金科中等同志脫去棉衣單剩一件襯衫在雪地裏下『特別操』。三步一跪下，五步一臥倒，一連兩三個鐘頭操下去，個個滾成泥蛋。天氣雖是那樣冷，可是幾個操作的同志，頭上却冒着白噴噴的熱氣，不弄得你筋疲力竭，不肯收操。有一次他當值星官發牢騷，對全三隊的人說：『你們這一批糊塗蟲，混蛋東西，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看你們可能飛上天去，到處打聽消息找報紙看，咕嚕嚕，咕嚕嚕，共產黨怎樣怎樣，國民黨又如何如何，我看你們能把國民黨怎樣？國民黨是絕對存在的，共產黨一定要被消滅！我可以和你們賭一賭，三年後看怎樣？就是十年後國民黨也還是國民黨，共產黨能夠怎麼樣宅呢？』

『這些話都深刻地印在我們腦子裏，祇要不被他們磨折死，或者被他們殘害，總有一天可以看個水落石出。不要說十年，現在還不到三年，假使他敢於伸出頭來正視一下現實，就可以知道國際的輿論如何？國內的輿論又如何？正面戰場的情形如何？敵後戰場的情形又如何了。然而他的眼睛卻祇看到集中營裏的小天地，認爲生殺大權都操在自己手裏，於是就『夜郎自大』起來而盲目與人打賭了。但也因此得到了上級的嘉獎，於是由上尉分隊長而少校指導員，再由少校指導員而升爲中校考核員了。』

(十) 林賢良

他是個上尉分隊長，玩意兒可多嘍，在便步走時叫我們唱『游龍戲鳳』，和着步子不准脫板。唱得不如他的意，就叫我們跑步唱，不唱好，不收操，不吃飯。這個唱好了，又叫來一個唱『捉放曹』，弄得你嗓子腿酸爲止。

有一次，在早飯後下大雨，他集合我們在大房間內以班爲單位（九個班）九部合唱一個歌，沒有唱好，再來一次也沒唱好。他就集合出來，自己站在屋簷下叫口令，讓我們在大雨下跑步，整整的跑了兩個鐘頭，棉衣襯衣都淋透了還要跑。劉潔同志嘆了口氣，他就叫出他來用扁担惡狠狠的打了幾十下。對兩個『頑固』的班，他手段更毒辣，大冷天指派他們在河溝上下流返復的實行打水仗，身體差的就全都病倒了。

地獄茅家嶺

季音

我是大後方一個年輕的新聞從業員，抗戰新聞戰線上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抗戰以來，我却蒙受了最大的不幸——我被國民黨當局捕入集中營，迎受了肉體的凌辱，慘澹的渡走了一年六個月時間。

抗戰以來，我一本着對祖國的熱愛，從事抗戰工作。一九四〇年我轉入金華『國新社』，想以一枝筆桿繼續對民族解放事業有所貢獻。我以『國新社』說『真話』的傳統作為我工作的指針，誰知這背真理的人是懼怕人講真話的，我們被三城區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

悲慘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我們憤慨着國事的日益逆轉，隔不多久，慘重的巨雷打在了我們頭上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黃昏，國民黨特務逮捕了我們（當晚被捕者除本社計惜英兄和我外，尚有其他文化社團工作者六人）。在大後方我們是合法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有願祝同發給的記者證，我們有戰區通訊機關的記者證，我們有足够的身份證件，但國民黨却非法的以錄鏹，盒子槍剝奪了我們的

自由，國民黨定下法律是只要求別人遵守，而自己是隨時可以推翻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浙贛線上雨雪紛飛，我們戴着手銬，沿浙贛線西「解」上饒。

去茅家嶺之前，曾在上饒憲兵八團的監牢裏住了兩天，關在裏面的大都是開小差抓回來，判處死罪的憲兵。走到裏面，不得不使我驚異。原來主子們對「狗」的懲罰竟也是分毫不予憐情的呢！——囚犯們頭髮披在肩上，手上套着大铐，腳上釘了重鎖，走路只能像猴子一樣蹣跚着，叮叮噹噹的鐵器撞擊聲震響着四週。同我關在一起的是一個塌鼻樑的漢子，據說開小差出去已七八年，在中央軍裏已攪到營長，但終被發覺抓了回來，判決死罪。囚室裏一靜下來，就聽他獨個兒在引吭悲歌，那些詞我是早忘得乾淨，只那嗚咽的絕望的呼叫我忘不了！

兩天後，我們解往茅家嶺。

囚徒的生活開始了，晴天，天一亮日本飛機的馬達聲便儘在頭上嗡嗡的打旋；茅家嶺附近都是國民黨三戰區長官部的機關，目標很大，敵人當時爲了促成反動派投降起見，也常來轟炸。警報一響，茅家嶺的管理員、衛兵都躲開了，我們「囚徒」們則在木柵子裏「恭聽」着炸彈「噓噓」的下來，聽着它轟然爆炸，整個牢房爲之搖動。等到高射炮聲響了，我們才嚇過氣來，上饒的高射炮有這樣一條「規律」：敵機臨空時「鴉雀無聲」，敵機走了才開始射擊。因此上饒的老百姓就稱呼他們

做『送行炮』。

到茅家嶺不久，我們在一個狼狽的境地裏，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這一套都相繼而來了。其實，『審問』，拷打，用刑都不值得懼怕，令人悚然的倒是事前那種陰風慘慘的場面：憲兵緊張而頻繁地來往着，抬着槓子，拖着鐵鍊叮叮作響，房子裏火生得紅紅的，一個進去了，不一會，野獸樣的慘號便起來了，一陣緊似一陣，一陣尖似一陣，那完全嘶啞的呼叫難以相信出自一個人的喉頭，我們則像一羣待宰的羔羊，默默相望。

我第一次嚐到的苦楚是蹀槓子蹀了幾次，痛昏了幾次，兩膝腫得大大的也就算了，回來在茅家嶺的稻草堆上躺了幾天。第二次，蹀槓子之外又嚐了『老虎凳』，老虎凳的滋味我忘不了！火烙、搖電話、刺指甲又老鷹飛……是厲害的，但它們痛極了，也就暈倒了，而老虎凳只有痛，痛！痛得渾身解體，嘴唇發白，眼淚激激的掉下來，最後一次是反靠着手吊在屋樑上，上去又下來下來又上去的拉了好半天，結果拾回茅家嶺，打開木柵子，十幾雙燃燒的眼睛迎接我。

從前讀魯迅先生的『寫在深夜裏』一類的東西，深為那種不可置信的殘酷所驚駭，現在呢，不但是親自看見了，嚐過了，更明白了，現實的殘酷是更高於那些記載的。有一個憲兵他對我談話他的『偉績』：有一次他負責審問一個女『犯人』灌辣椒水，她堅決不招，灌火油，她仍不招，於是把上衣剝下，把一根電線繫在乳頭

上，在電話機上搖，使她全身的神經在強烈的麻痺裏，『這比死還難受』他說。男的呢，則把電話線繫在生殖器上，使精液向外狂噴……。

到集中營後，這類傑作更發揮到山窮水盡，也發揮得更『聰明』了。他想：『你們能熬過五分鐘的痛苦，』『你們不一定能熬過長期的折磨吧！』的確，長期的折磨是有效果的，特訓班陳峯（劍峯）同志發瘋了，我忘不了那情景，他一拳擊倒了特務寢室的牆，站在特務的床上搖手大呼：

『是共產黨員都站到這裏來！』

我們都感到渾身熱血上湧。結果被送到茅家嶺。一九四二年瘋子參加了茅家嶺暴動出來了。在醫務所又碰見一個發瘋的同志，把渾身衣服扯碎，咬得自己渾身濺血，咬牙切齒的說：

『你（指特務）要我的命，我也要你的命！』

結果關在茅家嶺的木籠裏。茅家嶺的木籠是一個特製的刑具，木籠的大小高低吻合一個人大小，人站在裏面——不能轉動一下，四週是密密的有刺的鐵絲，半個鐘點，人就暈倒。瘋子關進木籠子後，在木籠裏拚命的掙扎着，於是鐵絲割破了衣服，割破了皮膚，鐵絲鉤上血肉片片，慘不忍觀。不久，瘋子就死在茅家嶺。

這使特務們不解，何以人既然瘋了，心却依然沒有轉向，始終沒有瘋到在『自首書』上簽名的程度？——特務們永遠不會理解到這點的。他們只能自解的噓吁着

說：

「這批人，晦，「中毒」(？)得太深了！」

不到半個月，囚房人數增加了快一倍，而三三兩兩的『新犯』還是跟着每天黃昏薄暮一起走進茅家嶺來。人多了囚房仍然是這麼大，於是地下，尿桶邊也都開始舖滿了蓆子，老年人吃不消擠，半夜裏坐了起來喘氣，高舖上則打滿了竹釘子，像梅花樁樣林立着，人只能轉側着夾在其中『睡』，稍一動彈，尖利的竹釘便會給屁股大腿以刺心的奇痛。天未亮，無量數的臭蟲跳蚤，便把我們從睡夢中趕出來了，我們都睜着眼，透過木柵子，迷惘的眺望天井裏一塊四方的天，漸漸轉成白色，轉成紅色，我們就這樣等到天明。

人多了，搶飯風潮起來了，一聽到廚房裏有了動靜，我們便在可憐的緊張裏；木柵門一打開，無法描寫的緊張便爆發了，有的用碗挖，有的用發黑的手往飯籬裏抓，有的率性把飯籬往棉被上一倒，便把被包了起來，特務連，衛兵，管理員都站在木柵子外笑着喝止，新來的人，也正同我們新來時一樣，不願搶，結果飢腸轆轆，暗地裏流淚。

茅家嶺那個姓衛的管理員，我們叫他『狗頭』，是我們極度貧困中的一條大姪，我們的菜，我們的飯，連『囚犯』死去的棺材，都變成了他身上的皮襖，皮鞋……，一天，守衛排長和『狗頭』在房裏吵了起來，狗頭氣急敗壞的從室內倉皇奔

出，從他們鬥爭中一個奇蹟發現了：狗頭量米的斗是一隻特製的『夾底斗』，裝滿一斗，倒出來只有六七升。

然而，在茅家嶺苦的不是沒菜沒飯，苦的不是成千累萬的臭蟲跳蚤，也不是挨幾次毒刑，而是越不出木柵子的痛苦，而是不能工作不能奔跑的痛苦。

由於高度的肉體摧殘與生活的貧苦帶來了普遍的疾病，不到半月，人死了五六個，囚房籠罩在恐怖的气氛裏，一個江西老倭白天哼呀哼的，頭上紮了一方白布，臉色蒼黃，第二天同他睡一條被窩的瘦鬼去摸摸他已經冰冷，嚇得大叫起來，於是就一條破蓆拖了出去。

木柵門口一個浙江江山人病倒了，他是廈門大學的老教授，富有正義感，有一次審問我是同他一起去的，老頭子個性剛烈，結果向特務大聲吵了起來，試想一個不學無術的東西怎配和老教授去爭辯呢？結果特務鬧羞成怒，老頭子挨了一頓毒刑，審罷出來，一囚人扶着他（他腿已不能動了），他聲淚俱下的大呼：

『你們這些狗東西……中國要斷送在你們手裏！』

我們聽了，都爲之惻然。

老頭子一病，就非常厲害，在夢裏哭號着：

『如果你們還有良心的話，你就把我拉出去槍斃吧……害了我一個人沒有關係，……害了中國呵……』

他的姪子是江山國民黨縣黨部的幹事，在傍服侍他，夜裏老頭死了，我們轉側在床上，再也無法入眠，聽着『狗頭』在門外吆喝着『拖出去……』聽着那麻皮姪子嚶嚶的哀泣，第二天麻皮也病了，不幾天也在一個夜裏悄悄死去，那情景，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一盞油燈搖搖欲墜，麻皮在床上不停的呻吟，痰在喉頭嚶嚶的響，斷斷續續的叫着：

『嘎，啊哨，我要死了！……唔！一定的，啊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呀……
嘎，嘎，你們不要睡呀，你們聽我說——呀……嘎我是國民黨員，想不到我，我死在國民黨監牢裏，想，想不到，死在國民黨手裏……唉，唉，你們不要睡呀，你們聽，聽——我說呀……』

麻皮一直叫到深夜，我們確實都沒有睡，我聽到衛兵在門口刁子着，我聽到夜風在茅家嶺的莽原上呼嘯，我聽到黑夜在屋外沉重地嘆息。

二月以後，我們暫別了茅家嶺，解到新的牢獄周田集中營，二個月的時間不算長，然而茅家嶺的兩個月已使我們有隔世之感啊！

五月十日

茅家嶺、集中營

季 音

茅家嶺是一個小村落的名字，離上饒城十餘里，離三戰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地方五六里。村子小得可憐，不到廿根煙囪；可是我們所指的茅家嶺不是指村子，那是指一間獨立的小廟，離村子一里路光景，石砌房子年紀已經不小，每次敵機炸長官部，茅家嶺在劇烈的震動下，木柵子格格作響。

茅家嶺在最初是三戰區專門幽囚政治犯的一個祕密監牢，對外是不公開的，直屬於三戰區的特務機關專員室管轄。慰勞皖南新四軍的上海代表吳××先生是茅家嶺的第一個主顧。茅家嶺有二個大囚房，一個女囚房，一個『優待室』。大囚房外是密密的木柵子，特務團一個排担任守衛；還有一個管理員，第一個是山西人，綽號『狗頭』，人既難看，偏愛女人，對我們的剝削則無微不至，他發明一種『夾底板』量米，裝滿一斗，倒出來只有六七升。茅家嶺的生活，親自嚐受過的才知道它的苦處。一走進木柵子，我的心就往下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做過『囚徒』的，誰都有這痛感。

你不要瞧不起這小房子，它代表着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皖南事變以後，茅家嶺隨着整個三戰區的反共緊張而緊張起來，人數激增了，形式也半公開了，可是依舊沒有恰當的名字，『集中營』在周田村成立，茅家嶺與周田村攜手了，他們給了它一個名字：『禁閉室』，我們曾給它一個名稱：『茅家嶺大學』。

集中營包括二個村子：上周田和下周田，中間距離半里光景。集中營早期共分五隊，另外有個特訓班，共六單位，單位之間是隔開的，房子外面有泥牆，泥牆上有鐵絲網，泥牆外還有鐵絲網，外面有封鎖線，在目力所及的山頭上搭着草蓬放哨，普通走出去至少通過六個以上的憲兵崗位。

集中營的成份包括大部的皖南幹部和部份地方上抓來的。說句老實話，集中營裏的人才使反動派眼紅的，文化水準不講，專門技術人才那一類沒有？什麼都拿得上手，而且都攪得漂亮；可是他們的心都朝向『毛澤東』，這就使他們頭痛。集中營的初期，他們也許有這麼一個幻想：希望把我們的心都轉向『蔣××』；於是開始給我們上課，把他們一套可憐的資本全數搬了出來：二元論、唯生論、蘇聯必敗論、三民主義……自從那次發了幾本書，以後我們一直就沒有買過大便紙。

這期間，舉行了一次測驗，特務們開始感到前途有些黯淡。問：新四軍陰謀？答：抗戰建國。問：什麼主義適合中國國情？答：目前是新民主主義……有些對他們客氣一點，就一張白紙繳卷。

以後，特務們顯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個別毒刑，集體處罰，打了以後，再來爭取；他們知道，要我們的心轉過來是不可能的了，他們想用個別叛變來影響集體。這時期就開始了強迫『自新』，皖南的女同志施奇，事變時被八個頑軍強姦，子宮內部完全攪壞，到集中營時已奄奄一息，特務趁這機會逼她『自新』，說『自新』就給她醫；但施奇同志拒絕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第三隊特務頭子曾恭生（曾國藩後代），我們叫他『魔王』，什麼辣手都是他用，『喝西北風』、『刺指甲』、『鋼針刺肚子』、『灌辣椒水』……三隊也恰巧是我們最頑強的一隊，硬碰硬，於是壯烈的事情就多了。『曾魔王』說：『就算你們是鋼鐵，我也要熔了你！』於是，他動手熔了，但是一切方法使過了，仍然無效。『曾魔王』沒有了解到，鋼鐵可以熔化，共產黨員偉大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特務們私下說：『他們真是……令人想不透！』

集中營的第三時期，特務們是完全失望了，我們也開始走入無期徒刑的狀態。名稱改為『中央訓導團東南分團』。大集中裏又來了一個小集中，把他們認為『頑固』的編在一起，把認為可以爭取的編在一起，把已『自新』的極少數叛徒編在一起。那時共六個隊，第三隊和第六隊是『頑固隊』——這其間還有區別；三隊是『軍事頑固隊』，六隊是『政治頑固隊』。這所謂『政治』『軍事』者，大概是他們根據爭取的方式來分的，因為對六隊是『客氣』開名的，對三隊則以『軍事壓迫為

主」。

小集中以後，生活逐步變化了：開闢農場，長期計劃；在三隊則更是變本加厲，下雨天出操，跪倒，臥下，全身衣服濕透，穿短襖在石子場上操跪下，結果膝頭上血跡斑斑。一有空，就在牀前餘寬的地方集合『運動』，亂踴亂叫，十二部輪唱『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要整齊，響亮，嗓子完全嘶啞；隊伍行進着唱京戲，既要調子齊，又要脚步齊，真是千古奇談。唱不好，罰跑步，跑二三個鐘頭，人暈倒了，拖住了再跑。吃飯要迅速，大便要迅速，飯裏故意攪些沙子，飯吃不飽，尿拉在褲子上，這種史話，非人所能忍耐，非人所能想像。

沒有多久，一九四二年初夏，浙贛路戰爭發生了。

浙贛戰事發生，金蘭相繼失陷，『顧粥桶』（老百姓當時給他的雅號）的敗軍勢如山倒，敵人每日平均進展四十餘公里，浙贛沿線整個動搖了。

這時候，我們作了壯烈的茅家嶺暴動。

集中營成立後茅家嶺作爲『禁閉室』，凡在集中營內頑強不屈，以『妨害教育』罪送入禁閉室，茅家嶺的史話是更悲慘了！兩頓稀飯，經常沒有菜，沒有鹽，幾十人關在裏面，餓得兩眼發花，四肢無力；痢疾、夜盲、瘡疾、回歸熱……滿天飛。可是，我們支持着無力的身軀，作了驚天動地的壯舉，以徒手繳了全體衛兵的武

器，使那些反共的嘍囉們爲之驚惶失措。

茅家嶺暴動後，集中營向福建移動了，憲兵第八團，特務團『保護』着，隊伍走到閩贛交界的崇安縣『赤石鎮』時，第六隊在黨支部的預先佈置下又暴動了。

這些暴動出去的同志，在武夷山上會合着，以後就配合當地武力，在山上流動，反動派動員了一個師團圍剿過他們。他們餐風宿露，吞草根度日，夜裏到處野獸叫，夏天穿了棉衣，睡在山洞裏，斗大的蛇從身邊游過……黃迪菲同志驕傲的向我說：他是一件愛人的紀念品，放在武夷山最高峯的五府崗（能俯視崇安等五個府之意其高可想。）的最高的一塊石頭上。

『赤石暴動』之後，特務忙了手脚，以毒辣的手段對付三隊，赤石街上槍聲不絕——特務走下最後一着棋子——集體槍殺了幾批，確實可靠的連女同志共有九十人，不算在內的自然還有。我們同志的血洒紅了赤石，『赤石』成了名符其實的『赤石』了。這事情，在閩贛傳播得很廣，凡稍有正義感的，聽了無不黯然！

三月十二日。（完）

站鐵籠的第一天

賴少其

離『皖南事變』已經有十個多月。到江西集中營來也已經有六個多月了。特務頭子張超越迫越緊，已經到了決定生死的時候：不是恥辱的寫『悔過書』和『自首』，在『反共宣言』上簽名，更是受刑處死，再也沒有第三條路，要『拖』已經『拖』不下去了。

昨夜正是爲了這事情，一直攪到晚上二點鐘，總算渡過了難關，但今晨一清早，天還模模糊糊，張超已經坐在辦公室裏把我叫進去，兩眼炯炯地在灰暗中發着光，厲聲的問：

『考慮過了麼！』

『考慮過了。』

『怎麼樣？』

『還是那樣。』

『好，去！』他很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東西全跳了起來。

又被帶回昨天我被禁的那個房子。

集中營靜得很，靜得像死去了的一樣，鐵絲網的刺，在窗外慘白的發着光。

不久，聽見了脚步声，進來的却是鬍鬚茸茸的『王隊長』。我讓他坐下。他皺着眉頭，停了很久，才慢吞吞的說：

『我昨夜聽得很清楚，唉，年青人太自負了，何必呢？你的前途很遠大。……』

『我沒有罪，抗戰也犯罪嗎！』我壓住感情平心靜氣的說。

『不是這些，你是走錯了路。』

『唔?!』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大概是發着刺人的光芒吧？他把臉避開了。

大家沉默着。他很無聊的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跑了一圈，又若有所思的坐在一張破藤椅上：

『不錯，共產主義是好的，不過，譬如說：我們中國像這樣一間破屋子，破屋子只配放一張破藤椅，如果放一張漂亮的沙發不行，不行的！……』

我聽了這話，忽然覺悟到國民黨是張『破藤椅』，不由得笑了起來。這一笑，使他的臉發紫，把原形露出來了。

『那末你是死不改過了？』

『我昨夜就已經說過了，槍斃罷！』

『槍斃？』他狡猾的一笑，那一根根的鬍子彷彿都鬍了起來，可惡的說：

「死沒有那樣容易，不生不死才痛苦，」直挺挺地站了起來，更加重語氣的說：

「恐怕你受不住罷？」

他出去不一會，四個憲兵手裏拿着快慢機跑進來了，把我押出去。很多同志發覺了，呆着眼睛的望着，不發一聲，目送着我離開了同伴。

天氣很不好，暗黑而深沉，還下着毛毛雨，感到了一陣寒冷，抖了一下。跑出集中營的大門，見到的都是有料的鐵絲網，一重一重的繞着。

憲兵的哨崗像野營一樣佈滿周圍的小山巒。從小路爬過幾個山崗，便可看見遠遠的山凹中一個孤孤單單的石屋，這便是集中營的牢獄：恐怖的『茅家嶺』了。

小河悲哀的傾訴着，舉目四望，前面左右都是荒山和野墓。無限的往事悵惘的浮上來，但即刻又消失了。

『茅家嶺』越來越大，裂着血口，把我吞進去了。來了一個『新人』，照例要起一次小混亂，『號子』裏的同志都擠到柵門前，用同情的眼睛，迎接新來的同志——彷彿忘記了自己也在受難中。

但即刻使他們失望了，並沒有把我送進『號子』，倒是將『鐵籠』的大門打開，把我推進去，鎖了起來。那個姓王的監獄長，大家稱他做『王八』的，咬緊牙齒的捏緊拳頭在空中幌了兩幌，恨恨的罵：

『共產黨就是你們的祖宗！』

他以為把我們罵倒了，我却以為有這樣的『祖宗』並不壞。『號子』裏都吱吱喳喳說起話來，他回過頭去，又大聲的叱責：『不准說話，入你奶奶！』『號子』裏的同志祇好把頭從柵門縮進去，他還不放心，偷偷跑到『號子』的牆旁側耳細聽裏面說些什麼。然後才把兩手又在背後，一步一步跑進房裏去。

我仔細的看一看這『鐵籠』：共有四根大柱，六根小柱，只能站着，不好側身，四周交織着有刺的鐵絲網，不由得想起了『老殘遊記』描寫惡吏，把犯人『站籠』示衆，死後屍首不收，想不到我亦身受了。

女同志，比較『自由』些，可以在牢裏跑動，她們是那樣憂愁，都輕輕輕輕氣的談論着，大概有人認識我了。她們竟是這樣大胆的，用着發抖的聲音唱起『渡長江』，『號子』裏的男同志也沉痛的和起聲來。

這是什麼景象啊，一股熱氣從中心直衝到腦際，難言的痛楚像錐子一樣的刺着這歌聲，使我比任何人都要容易感動，但我看得清楚，她們的眼淚淌下來了，很快把頭低下去。

『王八』跑了出來，像狗一樣嗅空氣，搜索不出什麼又跑回去。

一個瘦削得很的女同志，因為在集中營逃跑，在火車上抓回來的她很沉着的跑過『鐵籠』張望了一下，丟給了我一張條子，我很謹慎地攬在手中，然後背着柱子

很心急的拆開來看：「同志！你的行動，給了我們最好的教育！……你要更堅定下去，你要吃什麼我們一定替你設法……」我看完了，很快把紙條捏成一團吞進了肚裏。她躲在屋角裏瞧着，我向她搖搖頭，表示什麼都不要。

不多久，一個頭髮很長眼睛黑溜溜的女孩子，後來我知道她是政工隊員，因思想左傾被抓進來的，她很活潑地跑過「鐵籠」，一手遞給我一包東西，又若無其事的吹着口笛走開去，站崗的一個士兵看見了，笑了一笑，像沒有看見一樣把臉朝開。我胆子大了起來，很快把宅拆開來看。原來是包着剝了皮的花生米，我不好意思的紅起臉來。

慢慢地在「號子」裏，由低而高的昇起了粗壯而倔強的歌聲，歌是「八百壯士」，詞却是新的：

「中國不得了，中國不得了，你看那民族英雄坐監牢……」歌還未唱完，「王八」像狗一樣拿着棍子打在同志們的頭上，并且罵着：

「什麼不得了，什麼……」又是一陣棍子打在頭上的聲音。以後，才「嘸！」的一聲把柵門關上了。這狗東西，急促的喘着氣滿臉通紅，我看他這付樣子，由極度的憎恨而壓出了笑，這笑聲却那樣的打擊了他，他兩腳蹦跳了起來，大聲的叫喊：

「入你奶奶，把他吊起來，吊起來……」即刻「鐵籠」的門拉開，把我的兩手

反縛着，吊在「鐵籠」裏面。

繩子越吊越緊，身子也慢慢沉重起來，一絲絲的刺痛從兩腕蔓延到肩膀，直刺進了胸中，以後，又好像從骨髓中發出陣陣的劇痛，腦子也混混噩噩起來。大地彷彿像狂風一樣在旋轉……

天慢慢的暗下來，在迷迷糊糊中，好像聽見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你不要笑呀，他恨你笑……」一個站崗的士兵，輕輕地很沉痛的說了一聲。
「君子不吃眼前虧」！不一會，我的屁股已經坐在一根棍子上，我的身子不懸空了，我清醒了起來。這是那個女孩子和士兵幹的，他們把一根棍子在我的屁股下面從「鐵籠」的這邊穿到「鐵籠」的那邊。但看起來，還像吊着一樣。

女孩子在黑暗裏消失了，站崗的士兵跑到牆角裏去。

「王八」出來查哨，看見那士兵在吃香煙，大聲的叫了起來：

「站到那裏去了？叫你站在「鐵籠」的旁邊！……」那個士兵只好過來站着。我聽得清楚，他咕嚕着在罵：

「媽的！」「號子」裏傳出一陣陣慘痛的聲音，不斷有人在咳嗽。夜是更加得深了。風和雨在牢獄外面的曠野裏不斷的吼……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曹 越

茅家嶺雖然是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落，但它的確與現代史上最黑暗，最慘酷，最無恥的一頁相結合着。它在集中營同志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切齒痛恨的名字。但同志們卻幽默地稱它『茅大』（茅家嶺大學）。由於它同特務統治密切地相連繫着，也就是與國民黨的統治者密切地連繫，因此，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動，能直接地影響它，使它也在不斷的變動中，這是變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茅家嶺在這世界上，是與外界完全絕緣的小天地，同志們在裏面生活、鬥爭、掙扎積累了經驗，結果鍛鍊出了可泣可歌的茅家嶺暴動。

我也曾在茅家嶺生活過兩個月的時間，這裏寫的只能作為茅家嶺情形的一個片斷。

被送到茅家嶺，是一定有罪名的，真好像我們被關在集中營有罪名一樣，我的罪名是『冒犯長官』。事情很簡單，在集中營做苦工，因為腳底上生瘡，不能行動，請假不准，去申述不能操作的理由，於是就『冒犯長官』，於是竹棍子在身上亂

抽，不久手裏拿着上紅子的駁亮槍的憲兵伴送到茅家嶺去了。

當然，被送到茅家嶺去的人，事前差不多每一個都要先吃些苦頭，輕的像打屁股，灌水之類，重的就是老虎凳，踩槓子，灌辣椒水等慘酷得難以想像的酷刑。這是很少能够倖免的，像我僅被竹棍子抽幾下，這真是我的特別幸運，當時我身上只穿隨身襯衫短褲，其他東西譬如毛巾牙刷之類，在特務們嚴厲的命令下，你是沒有辦法帶的，衣服棉被更不用說了。

憲兵押着我走了二三里路，走進了獨立在山坡上的一個祠堂，我想這就是所謂茅家嶺了。初次拜訪，我貪婪地用目力要了解這屋子的輪廓，但顯然我不能够有即使這樣短少的一點時間。憲兵將一個紙條遞給迎出來的特務管理員，他好像永遠是在等待着憲兵押送去的『人犯』，他看了紙條以後，在身邊掏出一個鑰匙，走到一個屋角裏，開了一扇什麼門，他的動作是多麼嫻熟與迅速。

『來，請到這裏休息一下！』嬉笑在他臉皮上漏過，他的手做了一個謙讓的『請』的姿勢。

這是什麼玩意，在這樣的匆忙中，我的官能簡直沒有時間來了解。即使是放在眼前的東西。我被『請』了進去以後，『搭』一聲，門又鎖上了，我定了一定神，才知道，這是不上二尺見方，比人高些的一個籠子，裏外都密密地圍着在戰場上對付敵人用的有刺的鐵絲網，站在裏面是很難轉動的。假使你腿思想上搔癢一下，那頭頂

，肩膀，手臂都會碰到尖利上面去。但是蚊蟲和跳蚤就在這時候來替特務執行吸血的命令，可是你可不能『反抗』，因為它們有鐵絲網保護着。因此他們對你是毫無顧忌的。

禁閉室裏的同志們，從窗柵子的隙縫裏，對我投出探問與同情的眼光，但彼此不能交談一句話。在對視中，含着同樣仇恨的血在交流着。

一個鐘點以後，我從鐵絲網出來，被送進禁閉室。禁閉室有大小二個，大禁閉室是院子的西側廂，小禁閉室是廳西的一間，我被送進了大的一間，這房間的四壁，都是石砌的，靠東是高過人眼的木柵，東西兩面擱下兩張總舖，中間留一條進出的路，柵門是向北開的，南端有一點餘地，放一個小便桶，這個小天地中，便是經常有十多個同志們的活動空間。不可估量的寶貴光陰像黑暗中的翅膀，無聲地逝去。

每個人都是憔悴和黃瘦，好像生長在屋角裏的植物，見不到陽光，也沒有人整理，但都滿含着生意，向光明處抬起了頭，好像從未意識到要想低下頭來，回顧一下自己瘦弱的軀體。

一天兩餐飯，但每餐能分到鬆鬆的兩平碗的日子是很少的。由於悠長與無聊的時間，吃飯變成爲使人興奮的事情，然而這只是飯在鍋子裏，當我們聞到香味的時候；但當拿起筷碗，興奮的情緒完全變了，砂子與米粒，也許有同樣的數量，菜經

常可以說是沒有的，給一盆子菜湯，浮幾片菜葉，在上面找不到一點油花，也感不到一點鹽味。

由於人數有變動，飯的數量，也在變動，裏面人數增加，管理員是不大關心的，因為飯是不會增加的，但是人減少他卻非常靈敏，飯立刻就減少了許多。在這樣的場合，管理員常偷偷的站在柵下的牆外，在那裏，我們不容易看見他，而他卻可以完全聽見我們的談話。飯過分少了，憤慨的話，從不同的口中吐出，一回管理員就出現在柵門口。

這已經不是那個『狗頭』，而是一個自稱爲東北人，並不高大的個子，下巴經常光得像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飛機式的頭梳得油溜溜的，薄薄的一張狗臉皮，能非常自由地活動，從微笑立刻可以拉長。也可以從拉長立刻轉成微笑，兩手喜歡插在褲袋裏，裝成學生的樣子，現在柵隙中現出一派笑容來，態度是怪客氣的。

『今天飯不算少了。』

『……………』

『其實只有這點許多，你們想，我那裏要揩你們這一點兒油。』

『……………』

『你們算算看，領一包米，名說二百斤，實際上打八折，搬運還要漏掉，還要去掉四斤袋皮，二百斤就剩了一百五，去了四分之一。你們規定二十兩，你們看，

實際上不到一斤，這許多飯，還少嗎？」

反正指「爲馬是特務慣玩的把戲，難道真的和他去算米賬嗎？在他這樣說了以後，我們經常都是沉默的，因爲知道講了也沒有什麼用的，但有時總忍不住。

『是，管理員揩油決不會揩到我們的頭上來的，這一點，管理員也看不上眼。』一個同志這樣和緩地說了。是真的，是諷刺，只有聽的人去體味。在這樣情形下，管理員一張臉只能維持他的笑容，扳不起來，不過多少沒有剛才那樣自然。飯一天一天在減少，也真像同志們一天一天在削瘦，忍不住了。我們決定「絕食鬥爭」。雖然熱騰騰的飯放在面前，好久沒有飽過的肚子在叫，我們仍然不吃，我們只是唱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一 整齊而宏亮的歌聲，震動着整個的屋宇，小禁閉室的同志，立刻更加强了這歌聲，同志們把肚子餓都忘掉了，軍歌，高爾基囚徒歌，不知名的牢獄歌，一個連一個的，歌聲也一個響一個。

特務管理員又在柵門口出現了，這次扳足了臉皮，代替了他過去的「笑容」，嚴厲代替了過去的「客氣」，我們停了歌聲。

『飯爲什麼不吃？』好像吃飯都可以命令人家的。

『飯太少了，』我們的回答是齊聲而嚴肅。

看點出乎意外了。被壓的臉上，顯見有些緊張，也許還有點兒恐慌。

歌聲又響了：『這殺人不見血的鐵牢，究竟是誰所造，天下多少工農，在這裏死掉……』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不在開門口了，歌聲不斷地在空氣裏震蕩。衛兵排長來了，我們又停唱。

『晚飯決定增加，他答應了，你們吃飯吧！』排長出來轉環了。

『保證以後不再減少。』一個同志代表全體的意見。

『當然，以後不再減少。』

以後在較長一個時期裏，每人保持着兩平碗的數量。

爲了菜裏面從未有一點兒油花，我們就想到了燈油，希望從燈油裏面，偷偷地想一點兒辦法，來安慰一下對油的渴望，然而從此我們全體都瀉了兩天肚子，『聰明』的特務管理員，已經在能吃的燈油裏面溻下了桐油。

在夏天，禁閉室的溫度是比任何地方都高的，因爲房子的石壁，是很容易透熱的砂石，而外面因爲防空塗上一層黑色，於是上午是東曬，下午是西曬，東西石壁便交互成了巨大的壁爐，全部太陽的熱都好像要吸收到這禁閉室裏來；我們在裏面，一點也不『是蒸籠裏的饅頭。在這樣悶熱的空氣裏，人是難以忍受的，然而吸血的蟲豸們，臭虫，白虱，蚊子，跳蚤都大大地活躍起來，它們狼狽爲奸地聯合進

攻，殘忍地且吮着血液，一直到你沒有血液爲止，而宅們自己卻吃得滿頭肥臉，大腹便便。

這樣熱的天氣，我們要五六天才得洗一次澡，我們的洗澡，幾乎要驚動茅家嶺全部人馬，兩挺機槍，另有長短傢伙十幾枝押着我們，到一個小溪的旁邊，兩挺機槍，架在高岸上，對準溪心組織成了火力網，長短槍在周圍巡邏着，我們就在火力網的範圍內洗澡了。我們的洗澡是非常簡單的，河邊的沙泥，便是我們的『肥皂』塗滿全身，自己的雙手，便是毛巾。雖然這樣，但還是我們最興奮的一幕，清涼的溪水淋着我們非常灼熱的身體，昏沉悶亂的腦袋，也好像從惡夢中甦醒過來。這時間，同志們很像晨光中的林鳥一樣快樂，但時間太短促，在押着回去的路上，沉重的鐵鍊，又緊緊的壓上同志們的肩膀。

秋涼以後，晚上睡覺，就成了問題，大多數同志身上只有一套襯衣，一到晚上，山間的氣候直冷得人發抖，於是大家在硬板舖上互相擠得很緊，但還是不濟事。我們向管理員要求發稻草，管理員口頭總是滿口允諾，甚至還講『你們晚上是冷了。』好像同情的話。但是稻草老是不發，晚上同志們還是在戰慄中挨過，幻想着稻草的溫暖，無情的寒冷，直刺入人的骨髓，這是難以合限的，同志們就決定白天睡覺，晚上在一盞半明不暗的衛兵的油燈下，講着革命故事，談着天，或唱着歌，以消磨這寒冷的永夜。已經深夜，一位同志正在講一個蘇聯革命故事的時候，熟悉的

管理員的聲音，突然地從柵門口送進來。

「你們還不睡覺？」好像還很客氣，但很陰沉。

「冷，我們睡不着！」一位同志用同樣的音調回答。

就此，問題是好像嚴重了。管理員，衛兵們徹夜不睡了，哨長在柵窗外不停的巡邏，外面派了雙崗，衛兵的槍尖上裝上了刺刀，管理員也時常來察看我們的行動，我們却仍講我們的故事，談我們的天。一夜、二夜、我們仍是這樣，他們仍是整夜不睡，嚴密警戒，疲勞使衛兵們有了怨言，也使管理員覺得不上算，第三天稻草就送來了，於是我們墊的是稻草，蓋的編起來的也是稻草，我們鑽在稻草中間，只有被寒冷所壓迫的人，才能體味到稻草的親暱與可愛。

老百姓也常有被送到茅家嶺，當然他們是被加上有「異黨」嫌疑的衛頭的。有一次，兩個老表（江西人），被扶着進來，很明顯，已經遭受過特務的毒手，不能動彈了，爲了這二位，特務們又想出一套「聰明」的欺騙把戲。

第二天一個青年模樣的人，被憲兵送進來了，腋下夾着一本巴金的「滅亡」，臉上表示着對被捕的憤恨，態度怪像一個進步青年，同志們在最初的一瞬間幾乎被迷惑了，但是一個新來的人，我們首先就是要了解他是怎樣一個人，爲什麼進來。一位同志，就向他提出問題，問他姓名，籍貫，在什麼地方工作，國際形勢，國內政治形勢，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下，他的醜惡的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很清楚，他是一

個特務。他的目的，也很快被我們拆穿了。他要想冒充進步青年，來引誘二位受刑的老表屈服，爲了要完成他的工作，他在裏面過了一夜，由於我們已經拆穿了他的西洋鏡，他的陰謀也就成了泡影。這一夜，我們讓他睡在板舖的邊緣，小便桶的附近。第二天他公開地也得意地，好像很有能力地做起管理員的助手來，以後『滅亡』便做了他的代號。

由於特務們認爲對『冒犯長官』的罪名的懲罰已經够了，我又被憲兵押回集中營，現在是有跳蹦蹦的機會了，然而在茅家嶺可以高聲唱自己的歌，講自己妄講的話，因此在集中營裏有時便會懷想茅家嶺的生活的。

茅家嶺暴動

李勝

離上饒城東南不到十里路的地方，有個小村莊叫做茅家嶺。住不上幾十戶人家，向來是名不見傳的。自從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在周田（村東南三四里）設了集中營，而把集中營裏所謂『頑固份子』送到村西北半里路一個小廟另行禁閉以後，這『茅家嶺』的名字遂成爲恐怖和罪惡的代號而爲衆所週知了。

這個孤立的小廟是茅姓的家廟。四圍是寬厚而又堅固的石頭牆，朝南的大門被堵了起來，在東面另開一個門，門外建有兩面適用的弧形工事，後門也被封閉着，有願祝同的特務團一個主力排的兵力担任着警戒。裏面有九個房間，兩間是管理員『王八』住，——是大特務張超的親信，『狗頭』的繼任者，負責監視和管理『人犯』的責任，原名王錫恩，——一間排長住，一間女犯室，一間優待室，兩間衛兵室的木柵，頂上還加鐵刺網。夏天晒滿了太陽，冬天鑽進來雪片，我們三十幾個『犯』就在這銅牆鐵壁，夏暖冬冷的牢籠裏過着不是人過的生活。在被堵塞的大門地

方，放着四週繞有鐵刺的籠子，剛修一個人站立，幾個頑強的同志在遭毒打後就被關在裏面，使你一動也不能動。

這三十幾個『人犯』裏除皖南事變被俘的我們二十幾個同志外，也有三戰區政治部的人員，三青團團員，民教館職員，玉山中學教員等所謂思想嫌疑犯。在這裏已找不出比較健康的人，特別是我們同志，差不多沒有一個沒被毒打過的。但我們不能永遠綿羊般的任人宰割了，我們要衝破這個牢籠繼續為民族解放事業而工作。

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間我們提出了組織暴動問題，我們的根據是：

一、國民黨的部隊是各不相顧的，我們可以乘隙突圍。

二、離福建大山只有一百十里路，到了福建就可找到我們的抗日游擊隊。

三、龔金福同志曾從集中營逃出去找到游擊隊，後在戰鬥中左肩負傷又被抓回，福建的關係他能找到。

經個別交談後，大部份同志都表示同意了。但也有同志認為暴動沒有把握，同時估計時局有好轉可能（中共參政員重新參加參政會時），在時局好轉條件下若受到損失，簡直是個罪惡，他們的結論：等有利時再說吧。

我們曾給這一機會主義的觀點以嚴格批判，我們以為：時局縱有局部的一時的好轉可能，但根據反動派對我們一貫的態度，這個好轉也輪不到我們頭上。何況這些『好轉』的看法，還沒有有力的事實根據，因此『等待』即是等死，是要不得的。

想法。

另外也有同志述說主客觀對比下的種種困難

第一、我們主觀力量弱，軍事人員少，而且體力又差。

第二、四面皆敵（我們住在長官司司令部當中）我們走不掉。

第三、當前的衛兵一個排力量大，吃不消他們。

是的，我們的力量各方面都差是事實，像龔金福同志槍傷初愈，孫鏡波同志被打得皮膚發黑，骨頭受傷，李維賢、王傳馥、楊才等同志都會被打得胸口受傷吐血，蘇文浩同志則更是剛打不久，行動困難。但我們有的是不怕犧牲的毅力和決心，我們也有幾個參加過實際戰鬥的同志，我們還懂得縝密研究和利用客觀情勢的每一變化，祇要能够乘敵不備，勝利是有希望的。

這時，浙贛路戰事日益吃緊，部隊調動頻繁。汽車聲日夜不絕，（離我們住地半里路有一條上饒到鉛山的公路，可以聽到）並聽說九戰區已有部隊調來，後方呈混亂狀態，我們的衛兵也調動了，新來的大部是新兵，力量較弱，而且都不願當兵，這給我們創造了新的條件。王傳馥、祝金祥、楊才、李維賢、孫鏡波等同志更堅持有非幹不可，不能再因循坐誤。於是在大家意見一致下推王傳馥、蘇文浩、陳子谷、曹越和我五人組織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有關暴動的許多問題，並作種種必要的準備。

首先是增強主觀力量。陳子谷同志把一支雪非利鋼筆賣了一百塊錢，王傳復同志的一件羊毛衣也賣了二十多塊錢，盡量買黃荳和豆漿吃（是當時的唯一滋補品）。李維賢、鍾表平同志在室內的空際裏練習原地跑步，其餘的人多站在牀上向木柵舉行深呼吸，俾體力提早復原。一面派鍾表平、徐師梁等同志和衛兵做政治工作，爭取他們的同情。一面假說準備回隊受訓，買麻打草鞋，祝金祥同志把一件破棉襖撕了再加上幾件破爛的衣服一連打了五六雙，分給大家穿，還拿着小剪刀充當理髮匠，替每個同志剪長得像毛虫似的鬚鬚和頭髮，以便暴動後的方便。同時我們更用最大的忍耐力來忍受平時所忍受不了的種種侮辱，以降低反動派的警惕。一切討論或傳達，都利用上午閱讀和黃昏漫談時間（是我們自己規定，已習以為常）進行，不交頭接耳，以防止他們的注意。我們把龔金福同志所知道的地方關係，告訴大家，以防萬一走散時個別好找關係。恰巧這時有一個保長被誣為鼓動集中營的人開小差而被捕關在我們一起，他因受委屈遭毒打，非常憤恨，對我們說：『你們都是用作爲的青年，應該想辦法出去才好，路不熟我可以帶你們。』（他不知我們組織暴動事）那時浙贛路的戰事正日趨失利。在報上看到日寇已打到衢州，據說後方所有的部隊都調到前方了，連顧祝同的特務團主力第三營也調到玉山担任警戒，長官司令部已準備遷移。根據如上情況，大家認爲暴動時機更形成熟了。我們所住的地方與集中營及張超專員室都相距四五里路，假使我們一行動，等他們得了報告再打電

話調部隊來追趕，一定得化很長時間。而且我們還有帶路的，劉耀輝後即可找到游擊隊。有這許多有利條件，實不宜再行等待。況反動派近幾天來對我們監視又加緊，特務團長還親來查看，並說：『禁閉室門口的鎖太小了，再換大的。』良機不再，於是我們了解周圍的情況後有如下的決定：

衛兵排每天黃昏時要集合在離房子十幾丈遠的東北土坡上點名，槍都放在室內，大門口的衛兵經常站在門邊，我們分配兩個女同志和他瞎談，使他不到門外去（女同志住的房間即在門邊）。禁閉室門口的衛兵較馬虎，可混出三四個身體較強的人，一個裝大便，一個裝打水（都在大門裏外），一個裝小便（尿桶在天井內），大便與打水的奪大門口衛兵的槍，小便的與房子裏出去的人奪禁閉室門口衛兵的槍。另指定龔金福李維賢等四同志到對面第一衛兵室拿槍（兩室相距祇兩步，內有兩挺手提機槍，一挺輕機槍，及步槍手榴彈），拿到後即出來鎮壓大門口和策應其他地方；其餘的人則到『王八』與第二衛兵室拿槍（一挺輕機槍及步槍等）。臨時按身體強弱編了三個班（有一個突擊班），由孫鏡波、龔金福、汪振華、祝金祥等同志為正副班長，並推定我為總的負責；規定了暴動後的集合地點，一面向大家解釋在行動前千萬要保住鎮靜，不要慌張，以防被人發覺。

該決定經大家研討後，認為在奪大門口衛兵槍時，點名的部隊衝回來與我們搏鬥，而我們的槍還沒拿到手時，以我們皮包骨頭的體力那是一定吃不消的。結果改

爲如衛兵在門邊可拖他到門裏，如在門外，就不要他的槍，把大門闕起來，等拿到槍後再集中起來開大門或後門以突擊班爲首衝出。若有抵抗卽用手榴彈打。部署妥當後，就以全力注意客觀情況的發展，以便待機行動。

五月二十五日那天由李維賢楊才兩同志站在牀上從木柵的空處窺察他們動靜，知道上午衛兵排長和幾個班長到連部去開會了（多半是討論警戒我們的事情），有的就趁空到上饒城裏去玩。到下午有幾個送犯人到專員室審訊，有幾個送犯人到集中營受罰（實際上是做苦工）。廟中只有兩個下士班長及衛兵共五六人警衛鬆弛。王傳馥同志就藉口什麼時候歸隊去探『王八』行動，回來說：『王八不在家』。當時面色有些異樣，於是大家的情緒頓時緊張起來了，覺着時機已到，有的穿草鞋，有的穿衣服，許多隻眼睛都望着蹲在牀角不動聲色的負責同志，等待他的命令行動。那時天色已逐漸昏暗，衛兵們都在大門外嘻笑，於是決定李維賢楊才兩同志混出去關大門，『轟』的一聲，大家都站了起來，嚇得衛兵面如土色，驚叫着『你們做什麼？你們做什麼？』這時汪振華孫鏡波和我相繼衝出，衛兵就對準我懷裏一刺刀，被我捉住槍柄，兩人扭在一塊，龔金福、李維賢、陳子谷等同志乘機搶入第一衛兵室拿武器，而那個衛兵却仍和我頑抗，雖面上被我打了兩拳，還不肯把槍放手，正在爭奪時，陳子谷同志手拿兩個手榴彈殺氣騰騰的對準那個衛兵打來，嚇得那個衛兵失魂喪魄的把頭一低，丟開槍向廚房裏溜走了。我奪過了槍衝到第二衛兵室

，看見輕機槍等都放在牀上，只有二個衛兵，於是把刺刀一舉說『不要動，一動就殺死你！』兩個衛兵畏縮着祇會叫饒：『同志我……我……平常對你們沒有錯……』祝金祥同志就竄上去拿過機槍，我把兩個衛兵逼到『王八』的房裏，裏面還有兩個小特工，一看情況不好，早就腳骨發軟爬到牀底下躲起來，嘴裏哀求着不要打死他們。這時窗外聽到下士班長在亂跑亂叫着：『曉得你們要搗鬼！』一面叫着一面打了幾槍向土坡那面溜之大吉了。

當時長官司令部政治部送來的政治犯名叫關鍵和姓徐的有四五個人也參加了這一行動。我們赤手空拳的共奪到輕機槍兩挺，手提輕機槍兩挺，步槍七八支，手榴彈三十九個，另有許多子彈。衝開了後門，打了個手榴彈，勝利地朝福建大山——仙霞嶺前進。而反動派直到下半夜兩三點鐘才集結了一個憲兵連和一個特務營追趕——算是替我們送行。

逃出茅家嶺

李勝

我帶着槍最後一個衝出後門，即轉向前門跑，一看，同伴們都不見了，於是就急急向前追去。這時石橋下有人在喊：『老李，我帶了花了，一點都走不動，你帶我走吧』。我回頭一看是王傳馥同志，趕緊回過去扶他起來，見他腿上正流着血。我問『他們呢』？他說『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於是慌張地拖着他往北面高坡上走，由於刑餘體弱，走不了十幾步連跌三交，到半坡上，王傳馥同志已走不動躺下來了。我當時心裏焦急萬分，怎麼辦呢？丟掉他吧，實在不忍，在鬥爭與暴動過程中，他是最堅決的一個；拖着走吧，力有所未逮；而我手裏的槍又沒有子彈，附近又找不到樹林，假使衛兵追來，不是要回歸於盡嗎？最後決定把王同志安置在草堆裏，叫他天黑後再走，就忍痛地離開了他。

往東走了沒幾步，碰到兩個婦女，我問她們有沒有看到二十幾人往那邊跑？她們指着西面說：『往那個方面跑了』。我就掉轉頭拚命的往西追，一面喊他們的名字。這時離我二十步路的地方有一個衛兵從凹地裏站起來叫着：『同志啊！你走不

要把槍帶走啊！』我想糟了，於是一面把機柄拉開，假作裝上子彈。一面強作鎮靜地回答他說：『好啊，你要槍，你過來拿！』看他不敢近來，趕緊回頭又跑，但因爲槍膛內沒有子彈，機柄滑下來了，怕被衛兵看見，連忙推上並關上保險，防它再滑下來。一邊還是繼續往前跑，通過半里路的開闊地到西南方的莊子邊上，把幾個站在外面的老百姓嚇得躲進家去。我穿過村莊，回頭來已看不見那個衛兵才放了心。這時草鞋已跑掉了，兩腳又沒有力，四週雖有小山，但不長樹林，白天走怕再被衛兵碰見怎麼辦呢？猛見前面山脚下有個大水塘，好在天熱，就跳下水去，把頭露在水面，並用草掩蔽起來，等天黑了再走。一面就盤算晚上如何走法。暴動發生後，反動派對大小要道及駐地附近是一定警戒得十分嚴的，但在他駐地附近的外圍不會怎樣緊，他是想不到我們敢走那裏過。

這時，有幾個人邊說邊向塘邊上走來，天黑認不清是什麼樣人，嚇得我浸在水裏一動也不敢動，一直等到脚步聲向南過去了才噓了一口氣。但由於緊張和水氣的侵襲已使我週身發抖了。

晚上有月亮，怕目標太大，爬在岸上草塘裏休息一下，等到月亮快落下了才動身走，決定抄過周田（集中營所在地）往福建的方向跑去。山上光禿禿的，怕被崗哨發覺我匍匐着前進，走不了多久，猛聽得東南二三十米突地方有人大聲的問：『那一個？』我一嚇馬上臥倒往山左面滾下去，後來又聽到有人在回答『我！』原來

是查哨的，才知道自己並未發覺，於是急急忙忙轉過那個小山，通過由上饒到周田的小公路，跑到對面的山上。這時天快發亮，不能再走，但山上只有些小松樹，不能藏身，後來看到一個懸岩就用刺刀把松枝砍下來堆成一個圓形，自己就蹲在裏面。不一會天色大亮，在西北方上送來唱『三民主義』黨歌的聲音，知道離集中營還不遠。躲到下午肚子餓了，但也想不出辦法，只能緊一緊褲帶了事。大概兩三點鐘時從山上下來一個人，嘴裏喃喃的唱着歌，抬頭一看，原來是個當兵的，於是連忙把身體靠松枝臥倒，還好幸虧沒被瞧見。一直躲到天黑，才跑下山來繼續走。可是繞來繞去找不到方向，心裏非常着急。找人問路吧，身上只穿一件汗背心及一條短褲，還赤着雙腳，身上又背着支槍，實在不像個樣子，若被老百姓一報告就完蛋了。但不問又摸不清路，結果決定進前面村莊打老百姓的門問路。開門的中年人見我這副怪樣子就上下的打量着我，爲着防止他懷疑我是暴動出來的，我就反面的問：『老表，到周田還有多遠？走那條路？有叉路沒有？』他見我這樣說就不問什麼，告訴我往北半里路有條石橋，再向左走就到了。我道謝了一句就照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半里路果然有條橋，我即往右轉彎，朝周田相反的方向走，以爲可以逃出虎口了。大約有二個鐘點的時間，猛抬頭看到前面有個很大的曠場，即懷疑這是什麼地方呢？再繼續往前走，仔細的四面一看，不得了，原來是集中營的大操場，才知道路又走錯了，白兜了一個大圈子，於是不顧一切的臥在地上滾，滾，滾，滾，一

直滾到旁邊的水田裏，又拚命的跑了一回，右面有一條小河，就躲在裏面，聽聽後面沒有什麼動靜，才放心下來。

這時月亮很大，再走怕又碰到危險，肚子又餓得難受，沒辦法，就喝冷水來充飢。冷水一下肚果然精神振作了些。看看月亮也下山了，就繼續循河前進。轉過一個山爬上岸，通過水田，爲了減少目標，乃沿着山脚走，轉過一個山時，發現前面有一個哨棚，趕緊回過頭來繞到另一個山頭繼續前進，這時東方已漸漸發白了，看到山凹裏有個茅草堆就躺在裏面暫避一下。天亮時，才發現離開大路很近，別無躲處只好隨他去了。

大約上午十點鐘，天下起大雨來，從頭淋到腳，山上的水流下來都經過屁股底下，但旁邊就是大路，又不敢站起來，只有用草蓋住臉部任它去淋就是了。下了兩個鐘頭雨才停止，接着來的是火樣猛的太陽晒在溼淋淋的身上，實在不好受。下午從旁邊的山上下來一個老百姓，手裏拿着鐮刀，邊割草邊向我躺的地方過來。我想這回真糟了，這裏離周田還不到半里路，只要叫一聲就可以聽到。但又不能換個地方，而那個人還是低着頭一步一步的割過來，他猛一抬頭看到我，很吃驚的對我直看，我祇好說『老表，你不要叫！』他問我：『你是莊子裏（周田）逃出來的吧，不得了，捉回去要打死的。』我看他有五十多歲的樣子，人還慈祥，於是我說：『是的，請你不要講做做好事吧。』他答應不講就走掉了。走了兩步就重重的吐了

兩口唾沫（意思是碰到觸霉頭的事情），我等他走後反倒不安起來，怕他萬一去報告，於是看看大路兩頭沒有人，就拿好槍一個翻身爬起來，就快跑衝過大路，跑到高坡上，伏在一株小松樹旁邊。已是第二天下午三四點鐘了，直等到天黑才又動身走路。摸了很久，到達一個山上又迷失了方向。停了一下，聽到西北角地方有開口令的聲音，定神往四面一看，才認清對面是集中營三隊的駐地，於是往相反的方向東南而走，半夜時走到一個村莊，正找不着路時，看見有一家子門口有人在說話，就壯着胆子去問路。他們見我手裏拿着槍，只穿着背心短褲，且赤着雙腳，就驚疑的說：『你是茅家嶺跑出來的吧，茅家嶺有二十多個人跑了，現在軍隊在追呢！』我聽了吃了一驚，便謊說自己是從軍隊裏開小差出來的，想到福建去，找不到路。他們聽我說是逃兵很表同情，原來他們中兩個男的夜裏出來是到山上去躲快子。於是我訴說兩天沒有東西下肚了，請他們做做好事給碗飯吃，一個老奶奶真好，怕我被人看見，拖我到破垣牆脚下躲一下，就回家端了一大碗冷飯出來，還有兩塊霉豆腐，我兩天沒見到飯，覺着味道特別好，就狼吞虎嚥的吃了下去。肚子裏霎時結實許多。臨走爲着改裝，又向老奶奶要了一套破衣服穿上，上衣太小，褲子襠也破了，但總比不穿好得多。另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叫我把槍丟了，並促我快些走，被軍隊看見不得了，於是我謝了她們，把槍丟在塘裏，就匆匆順着她們所指的大路向福建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月亮落了，在黑暗中又走了又路，走走走猛聽到不遠的地方有許多號兵在練音，才意識到是走到長官司司令部（皂頭）來了。這時天已發亮，看到右邊有個小山，就拚命往山上爬，山裏有許多荆棘也顧不得了，爬到山上，也是沒有樹，只好躺在麥田裏。心想夜裏盡跑錯路，攪不好就會出毛病，還是白天走的好。如果有人間就說是逃兵，大不了被找去當兵！下定決心就爬起來走，但赤腳走了幾天山路，腳底全是被刺拉破的裂口，踏下去就痛，於是祇好一步挨一步的慢慢走，一路上向老百姓問到黃沙大嶺及福建去的方向。他們聽說我是逃兵都很同情的給我飯吃，指示我方向，還告訴我什麼地方有軍隊不能走。有的看我走不動，送草鞋，送斗笠給我。到了黃沙鄉，那面正在鬧抽壯丁，聽說我是軍隊裏下來的，就有人說『你去當壯丁好吧，給你五十塊錢』。幸虧碰到一個姓×的，他很同情革命，敢於反抗豪強，過去也曾救過我們逃難的同志，他看我樣子，出來打招呼，才免於被拉。他把我送到山裏一家人家幫助做活，叫我埋伏了幾天再走。在那裏幫了四天活，他又幫我弄好路條，還送我幾塊錢，於是又向福建出發。

在路上空着手走，容易被人懷疑，恰巧我到一間春米的房子裏去問路，裏面沒有人，看到有一隻竹籃放着，就情急智生，拿了就走。人家當我是去買東西的，果然路上平安了許多。

六月三日到了閩贛邊境的妙竹關（福建方面），想去找游擊隊關係，但遇圍靠

山的房子全被燒光了，田裏的草長得一人多高，真是滿目荒涼。問問老百姓說是在今年一月間，被國民黨軍隊放火燒掉的，現在此地已不准老百姓住了。

於是我祇得跑回頭來，第二天到照林關去找另一個姓王的關係，却被他們認為是『土匪』的探子，扣押起來了，帶到鄉公所審問時，我只承認是逃兵，而姓王的是和我一起開小差的同事，不知道是土匪不是土匪。結果是關了兩天送到福建崇安去當壯丁。

在崇安縣政府臨時看守所關了五天，一點東西都不給吃，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幸虧被押在一起的老百姓，他們家裏送飯來的分我一點吃吃，不然真會餓死。第六天被送到壯丁招待所，木柵欄，大鎖，設備同監獄一樣。許多壯丁被綁在一起，手臂連着手臂，過了一天便被補充到保安第十團。在路上有個壯丁跳溪逃跑，被押送的部隊在後面一槍，就送了性命。

我被派到六中隊當一等兵，半月後又調到大隊部當傳令兵。大隊長吳焜，是個反共專家，看見一個女人手提紅錢袋在大街上走，就抓到隊部來審問，問不出什麼就祕密的往指揮部一送。後來據他說：共產黨人什麼都歡喜用紅的，這個女人拿紅錢袋就有嫌疑。還有一次奉指揮部命令槍斃四個『土匪』（？）結果連一個『陪斬』的也糊裏糊塗槍斃在內了。真是把人命作兒戲。

當傳令兵有一個多月，經常想找關係，但是無門可入。有一天早上到街上買菜

，聽到有人在喊『李傳有』！我當時很懷疑，心裏想我這名字只有集中營裏的人知道，而且聲音很熟，莫非他們也跑到這裏了嗎？接着又叫了一聲，是一家麵店裏傳出來的。我轉過來走進麵店一看：糟了！原來是集中營第三隊的區隊副洪朝華，是個最反動的傢伙，我們的同志大部份被他打過。這一次被他抓回去定沒有了命。於是不等他開口，我就先發制人的問了他一連串：『你怎麼到這裏的啊？有事嗎？現在那裏做事啊？』問得他來不及回答，隨後我就把手裏的錢亮了一下說：『我買了東西再來看你，』就匆匆退出來向小巷子裏溜了。跑到隊部裏，覺着此地不能再留，我想起在飯店中認識的一個老鄉，他是在建延師管區司令部內做事的，目前沒有別的出路，還是去找找他，想定當後，當晚就開了小差。

老鄉不知道我的底細，就介紹我在基幹團裏當文書。當了不久，又生起瘧疾來，拖了幾個月才復原。這時我想老住在後方不是辦法，恰巧補充第二團調到江西去，我就要求同去，說不定那裏能夠找到關係。經批准在一營二連當文書。在由建陽到崇安的路上，猛想到江西也是國民黨統治最反動的地方，萬一被發覺了再抓回去太冤枉。又想到崇安靠山處龔金福同志也告訴過我一個關係，決心去找一找，於是又第二次開小差。

找到嶺陽關，我一打聽所知道的關係，一個拐腿的老頭子，很驚愕的告訴我：所知道的人有的被國民黨槍斃了，有的已不知去向。並很同情的催我趕快離開這裏

，別被保長和軍隊碰到了。

我看看牆壁上貼着幾十條『通匪者殺』的佈告，也就不敢久留。

以後又經過不少波折，受了許多磨難，終於從國民黨的血腥統治下逃到敵後，又回到自己的隊伍。

茅家嶺地獄

宿士平

一 茅家嶺的前前後後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淪陷後的三百萬上海市民，惦念着祖國的抗戰偉業，派選自己的代表，懷抱着無限的希望與極度的興奮，突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到三戰區——安徽屯溪來慰勞忠勇的將士，向司令長官願祝同獻旗致敬，順便也到了當時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的皖南。當這個代表團達成任務後，從皖南折回浙江想到上海去的時候，代表團的負責人之一的吳大琨先生，突然在皖浙交界處給國民黨第三戰區的皖南特派專員張超——國民黨特務康澤系的駐三戰區的特工頭子，逮捕了，理由是：『……慰勞新四軍，思想左傾。』從此吳大琨先生就長期的被囚押在上饒。爲着『優待』這個上海市民代表，避免敵機經常到上饒轟炸的危險，就選擇了離上饒城南約十里左右的茅家嶺小村莊邊的土地廟作爲『優待室』。這就是茅家嶺活地獄的起源。

一九三九年冬，國民黨上饒師管區，有八個優秀的抗日青年——他們大多是在京滬線淪陷時流亡到江西去的無錫流亡青年服務團團員，因為在保安處及師管區進行抗日工作太積極了，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思想左傾』而逮捕，又送到茅家嶺來『優待』，其中有個女青年孫子遂，就被長期的關在這裏！

以後，陸軍獨立三十三旅的指導員楊良瓚，因為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去參觀了一次，也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思想左傾』，而關進了茅家嶺。江西省政府創辦的婦女指導處裏，有兩個女工作人員——邵忠、邵春兩姊妹，又給莫須有的思想罪名，關進茅家嶺。……從此，茅家嶺從上海市民代表的『優待室』，變成名符其實的監牢了，並修築了一間專門囚押『重犯』的大禁閉室起來。

一九四〇年六月，當日寇攻陷浙東的蕭山、諸暨之後，浙贛鐵路的工友們，在『努力工作，保障軍運民運，改善生活，提高抗日情緒』的口號下，進行抗日護路的活動，竟被國民黨浙贛鐵路特別黨部的特工朱雲生，會同三戰區國民黨的特工，誣以『企圖暴動，破壞浙贛鐵路』的罪名，從義烏到鷹潭一段長達五、六百里的鐵路上，逮捕了十一個優秀的青年工友，統統給關到這個茅家嶺來。這批青年，曾被押送到磐石渡——三戰區軍法處受軍法審判，當時的劉法官是宣佈他們無罪的，可是特工仍然把他們押到茅家嶺。在以後艱苦的歲月中，這批青年工友除偶然的逃出一、二個以外，統統給屠殺了。

從這時開始，茅家嶺又增築了一間小禁閉室，添置了兩個纏滿刺鐵絲的鐵籠——刑具，這個鐵籠，比之老殘遊記上描寫的一連站死十二個人的站籠還厲害，因為那時還沒有刺鐵絲呀。管理『囚犯』的管理員，也換了殘酷透頂的衛俊立——大家叫他狗頭，是特工頭子張超的忠實走卒。於是，一幕幕的惡劇開演了：刑訊、秘密槍斃、疫病、餓飯、剋扣囚糧、沒收『囚犯』財物……一切暗無天日的事情，天下最慘酷無恥的勾當，完全集中在這裏，茅家嶺變成了活地獄。

在全中國、在大後方、在三戰區，一批人面獸心的『將軍們』，掀起了滔天罪孽的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在北撤中被包圍『消滅』，整個三戰區的後方、前線的抗日青年，大批的被國特逮捕，每天總有四、五人、十多人被綁縛着送進這個人間地獄中來。先後被捕而押送到茅家嶺的，有浙江省政府參議郭靜唐先生，全中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峯先生，廈門大學老教授朱曜西先生，江山縣名醫師毛鵬仙夫婦，浙西民族日報社長黃開誠先生，國際新聞社三戰區特派記者計惜英先生，青年木刻家林夫先生，江山縣名畫家徐寶蘭先生……以及其他青年八十多人，連同原有的『囚犯』合算起來，居然超過了一百人，大小兩間禁閉室，擠得水洩不通，晚上睡覺，像紮木排一樣的擠着，身也不能翻。拿尺量一下，每人僅佔七寸闊四尺長的一條板，虱子、跳蚤、臭虫……一齊向大家進攻，刑傷、痢疾、大腸炎、回歸熱、……疫病蔓延着，有天病得最嚴重時，僅僅只有二十八個

人能吃飯；不用說，醫藥不供給，開水喝不到，而且因為這裏是祕密的，連『囚犯』的親人來探望也不許；因此，先後死去的有十餘人，甚至一天死去叔姪兩個（江山的國民黨員）。這時的茅家嶺，真是陰風慘慘，鬼哭神號，尤其每到晚上，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掛在牆角邊的尿桶上，發出微弱的黃色火燄，百來個被拷打、被折磨成骷髏般的青年，橫陳地上，呻吟喊冤，柵門口的衛兵，荷槍實彈的徘徊、巡哨，衛狗頭像偷食的野狗般的時時隱蔽在石牆邊窺視，時或對着禁閉室內露着得意的瘁笑。這種情景，令人毛骨聳然。

，也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特工老郝、牛泉、老張等一班『光蛋』，每晚在衛狗頭的寢室內，用象棋子作賭具，公然聚賭，大唱大喊，醜態畢露。半夜裏，又燒起大魚大肉，香味四溢，使『囚犯』們饑涎欲滴；猜拳喝酒，吵鬧不堪，使『囚犯』們無法入睡。他們榨取了『囚犯』們的血液，以資荒淫無恥的糜醉。

一九四一年四月以後，茅家嶺的一些漢奸、偽軍犯，解送去軍法處，有門路的就出錢賣放出獄，主要的一批『思想犯』——五十多個抗日青年，就全部押送到周田村的上饒集中營去，成爲集中營中的特別訓練班。這樣，茅家嶺算來了一次『清洗』工作。以後，這個土地廟雖然還在繼續吞食抗日青年，但已有門庭衰落之象了。而國民黨三戰區的特工們，也正在以全力對付集中營了。

到七、八月以後，上饒集中營的八、九百個青年——最大多數是皖南事變時被

捉去的新四軍同志，受盡了苦刑與苦役之後，其中有一部份被認為「頑固不化」、「腦筋糾正不過來」、「調皮搗蛋」的「傢伙」，經過嚴刑拷打以後，再押到茅家嶺去禁閉。從此，茅家嶺又變成了集中營的「附屬機關」。這時管「囚犯」的管理員，改由一個好吃、好色、好鑽空子的王錫恩特工（大家稱他王八）來担任，每天只供三餐吃不飽的飯——每餐只有兩碗，無油缺鹽，營養價值到「大便也不足肥田」的程度，而且動不動就是毒打、站鐵籠，兇惡跟衛狗頭沒有兩樣。可是，被認為「頑固不化」的「頑固份子」聚在一起，在最不自由的地方，倒反而自由起來了，大家可以隨便的交談，有計劃的開小組會，偷偷摸摸的找書報看，發展到後期，茅家嶺變成「大學」了，「茅家嶺大學」，大家這樣的稱呼宅。鍾袁平，徐師梁、宿文浩等幾個同志，東拚西湊的，把中國的近百年史表劃在粉牆上，這上面從鴉片戰爭起，一直到紅軍北上抗日，最後以百團大戰為結束，成為討論中國革命發展史的參考資料。又在牆上劃了中國地圖及世界地圖，作為研究時事發展的工具。同時讀英文、日文、世界語，及普通識字、讀書，均能設法進行。自然，這一切是經過嚴重鬥爭得來的，為了反對打罵，為了反對侮辱女同志，為了要吃飽飯，為了爭取唱歌自由……，這裏會引起幾次嚴重的絕食罷飯鬥爭，在「頑固份子」的團結一致下，取得若干勝利，特工們不得不承認「頑固份子到了茅家嶺更頑固了，不頑固的到了茅家嶺，也頑固了」，自己感到茫然的失敗。可是，這一切並不足以減少他們的殘暴

，他們更進一步以打罵、餓、不給開水、不給食鹽來威脅說：『什麼是鐵的新四軍，鐵的也要打到宅軟……』同志們却以『我們什麼也不怕，不怕死，不怕苦，只怕不要臉』來回答他。同志間的友愛團結，高度的發揚；看護受刑的同志，照顧生病的同志，盡了一切可能。大家學會了受了拷打用高粱酒按摩傷處；出血的傷口，用塵灰及黃煙止血；肚子痛吃生大蒜頭；瀉肚子、大腸炎吃鍋巴灰和盡餓；患壞血症用青菜汁治療……，自然，這是危險的殘酷的醫療術呀！

這些工作，是够驚人的，有一次，討論日本鬼子進攻香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感動了一個三戰區××師政治部的一個職員——他被押在優待室的，他從牆邊聽了我們的討論後說：『你們真了不起，關在牢裏還在研究國家大事呀！我們政治部就從未討論過一次時事。』以後，他每天供給大家一份前線日報看。另一次，又感動了一個犯了『特工法』而被拷打後押入禁閉室來的三青團團員，他對大家說：『今次坐禁閉，才真的看見新四軍了，以前我們完全是給長官蒙蔽着。』看守『囚犯』的衛兵，也很受感動，他們時常偷着跟大家學唱歌、識字和談話，也時常秘密地代『囚犯』買些日用品——黃烟、肥皂、草紙等。

一九四二年春，茅家嶺被押的『頑固份子』積集到二十六名，差不多每個人都忍受過國特的毒刑。同時玉山縣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教館的藝術主任，三戰區政治部的演劇隊員，還在繼續送進茅家嶺的血口中來。也就在這個時候，日本鬼子大

舉向浙贛鐵路進攻，從金華、衢州迫向上饒，進行打通浙贛鐵路的計劃，眼看着上饒必然要給國民黨丟棄，集中營必然會用憲兵『保護』着遷移，『頑固份子』一定會用機槍點名，國民黨一貫是寧願日本鬼子來，不願青年上前線的。在這種情勢下，茅家嶺禁閉着的二十六個青年，——頂少坐了七、八個月的病弱不堪的『頑固囚徒』，爲了爭取抗戰的自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廿六日的下午，以犧牲一切的決心，掙出最後一分氣力，克服任何艱難，毅然決然的奪取看守衛兵一個排的槍枝——輕機兩挺、步槍十三枝、手榴彈十多顆，武裝了自己，自動的跑上火線去抗戰，這就成爲有名的茅家嶺暴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茅家嶺暴動，是中國監獄暴動的壯舉，它給國民黨特務政策以迎頭痛擊，它衝破了警戒重重的上饒黑區——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也就打碎了這個吃人的茅家嶺活地獄，

二 國特審判種種

人們被囚押在茅家嶺，這裏沒有太陽，沒有法律，也沒有道理可講。當國特們逮捕了優秀青年以後，經常就在民房裏、草屋中審判，這審判工作，常常在夜間進行，爲了防制刑訊時『囚犯』的慘叫聲給善良的人們聽到，國特們把附近的居民也

趕走。

看看『法堂』的佈置吧！審判者往往坐在一張桌子的那一頭，『囚犯』站在一頭，他右手握筆，親自記錄口供（有時也用錄事），左手捏根扁担，隨時準備打『囚犯』（大多親自動手）。另外又陳列着一些刑具——麻繩、木棍、竹槓、水桶……，幾個小特工在室中迴旋，靜候審判者的命令。再另外，就是若干荷槍實彈的衛兵了。一聲『揍他』，從審判者嘴裏噴射出來，小特工及衛兵們就蜂擁而上，倒吊、蹀槓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捆打、亂彈琴、火燙……一切中國舊小說上所描寫的毒刑，他們都很熟練的向『囚犯』身上施行，而且青出於藍，比之架紮酷刑有過之無不及。然而，雖然他們能做出竭盡人間的殘酷，都依然嚇不倒正義的青年人。這裏記下幾件案情及審判情況來。

一 『原來不是漢奸，是共產黨！』

有個小裁縫——江西老倭，提了一隻破籐籃，在廣豐的大路上行走，病後的臉是黃的，窮人的衣服是破的，於是，突然給一個彪形大漢抓住：『你是漢奸！』就這樣，這個小裁縫被捕到特工機關，以後關進茅家嶺。

當小裁縫到特工機關——三戰區皖南特派專員室，設在上饒的楊家湖村。開始審判和檢查，結果在小裁縫的破籐籃中檢到一張破爛的空白的中國共產黨入黨志願

表，這是審判者的一個得意的發現，於是開始問供了。

審：『呀！你原來不是漢奸，是共產黨。』

犯：『不，我不是漢奸，也不懂什麼叫共產黨；我是裁縫。』

審：『不要緊呀，漢奸要殺頭的，你承認了共產黨；就不是漢奸，我們曉得共產黨決不做漢奸，共產黨，沒有關係呀。』『好良心』的特工，居然也承認共產黨內決無漢奸。

犯：『真的，我不懂得共產黨呀。』

審：拿着那張破爛的空白的中國共產黨的入黨志願表：『證據確實，還抵賴什麼？你的同志有那許多？』

犯：『那張紙是我在路邊拾來包五塊錢鈔票的……。』

審：『混蛋，不揍不行，揍他！』對小特工們下用刑的命令了。

於是，這個小裁縫，就被判定為共產黨，長期的關在茅家嶺，害過壞血症，幾乎死去，以後又送到周田村的集中營特別訓練班。

二 『放飛機、探消息、維持會，三者必居其一。』

廣西的獐獐族人梁鼎彝，抗戰初期，隨着廣西軍到前線來打日本，在皖北的某次戰鬥中，給日本鬼子俘虜去了，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從鬼子那裏逃出來，

艱難的渡過了長江，到達皖南的屯溪附近，又給國民黨的特工捉到了，送到茅家嶺來禁閉，很久很久，他才被提審：

犯：「一見法官就說：『軍法官，我是廣西獐獍族人，是來抗戰的，給我到廣西隊伍中去，給我解決問題。』」

審：『你老實講呀！我們好解決你的問題。』

犯：『我已講過許多遍了呀！沒有一句假的。』

又把他的經過，從頭至尾的講了一遍。

審：『你總得承認一件，是放飛機的（意即敵機來轟炸時放信號的漢奸）？是探消息的（意即替鬼子做情報）？還是做維持會的（意即在淪陷區替鬼子組織維持會）？三者必居其一，我們才好辦呀！』

犯：『冤枉哪！我是打鬼子的獐獍呀！』

審：『好！調皮，打死你，揍！』下用刑的命令了。

於是，這個獐獍族人的屁股及兩腿，打成紫黑色（這還算客氣的）。一個多月後，這獐獍的刑傷好起來了，他很健談，在禁閉室中，告訴了大家很多關於獐獍的風俗和故事，他說：『我們獐獍最怕孔明（諸葛亮），凡是生人遇到獐獍人襲擊時，只要翹起大拇指喊：「孔明來了，孔明來了，」就能解圍。』可是這個獐獍人碰在國民黨特工手上，不知要怎樣才能『解圍』呢！？

三 『要說左傾，那末我是先天就左傾的。』

獨立三十三旅的政治指導員楊良瓚，寧波人，原是比較熱情和有些正義感的青年，他因為去皖南新四軍參觀過一次，就被押到茅家嶺來禁閉的，他的審判是怪有趣的。

審：『你到過新四軍去的？』

犯：『是的，我去過一次，去參觀他們怎樣做部隊政治工作的。』

審：『你看見的情形怎樣？』

犯：『我看見他們的士兵在開討論會，指導員在幫助士兵解釋問題，他們在討論着怎樣打敗鬼子，怎樣實行民主等。』

審：『胡說，他們會這樣嗎？你受了他們的欺騙了。』

犯：『不，確實如此，我不能騙人，他們真的是抗日高於一切，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

審：『你的思想左傾，你的腦筋中毒了。』

犯：『不，我相信孫中山先生的信託是不能講鬼話的，憑良心，那是實在的事，不是什麼左傾右傾的問題。』

審：『你這傢伙，無論如何是思想左傾的了。』

犯：『假使要說左傾，那末我是先天就左傾的，何以見得，我父親是開山貨行的，店雖不大，可也不算頂小，我七、八歲時，家庭送我進小學，父親買了一個小皮包給我做書包，母親又給我穿上小皮鞋，很闊氣的走進學校去，到了那個小學校裏，只見同學們都是石印牌的香煙匣子當書包，腳上穿的破布鞋，我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放飯學回家，就把皮包丟給父親，向母親要了兩個銅板，買隻香煙匣子當書包，小皮鞋也脫去，換上了布鞋，這才高高興興去上學。你看吧！這不是先天就左傾的嗎？』

審判者給他說得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可是這個『先天左傾』者，就被判定爲『思想左傾』，就長期的禁閉，以後也送進集中營特訓班裏。

四 『你的朋友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

浙贛鐵路上饒車站的副站長葉嘉清先生，突然給國民黨特工逮捕了，原因是葉副站長有一個姓李的朋友，據特工說是共產黨，曾向葉嘉清借過十塊錢，那姓李的因一時還不出，就寫了封信給他，向他表示歉意，並答允以後設法還清。不料這封信給國特檢查到了，就將葉副站長逮捕，也押到茅家壩，他的審判問答是頂够玩味的。

審：『你有個姓李的朋友是共產黨，你借錢接濟他，你也是共產黨。』

犯：『有個朋友李××向我借過錢是真的，他是不是共產黨？我不知道，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懂得共產黨是什麼樣子的。』

審：『你的朋友是共產黨，那我們完全清楚，當然你也是共產黨了，毫無疑問。』

犯：『那才笑話，退一萬步講，我那朋友即使是共產黨——當然我不知道他不是共產黨，這裏說的是「即使是」，那末也不能證明我是共產黨呀！照你們的說法，那末汪精衛是投敵了的漢奸，這是大家知道的；蔣委員長與汪精衛是朋友，他們是正副總裁，這也是大家知道了的；那末，對不起，恕我無罪，照你們的說法，蔣委員長也是漢奸不成了嗎？』

這一悶棍，打得審判者啞口無言，可是他到底是有手段的特工，馬上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審：『據我們的調查，和你自己的申述，你當了副站長，收入不算少，然而你一大吃喝，二不嫖女人、不賭錢，三對工作很認真，四還借錢給那個姓李的朋友，這不明明說明你是個共產黨嗎？你還想抵賴嗎？』

這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自供狀，供得多明白而清楚呀！葉副站長覺得再辯論是多餘的了，就說：『隨你們高興吧！』於是特工們把他押入茅家嶺，以後又送到集中營特訓班。

五 「造謠也要合乎常識。」

一九四〇年六月，浙贛鐵路上捉來了一批青年，其中有個張國威，是共產黨員，國民黨特工在他房間中搜索到一些文件的，因此他直認不諱。他被捕後的第二天晚上，就押到楊家湖的特工專員室去審判。當時大小特工二十多個，包圍了這個張國威，氣勢汹汹，差一點把他吞下肚去，特工頭子張超及其秘書高一生，親自出馬開審，照例的問了姓名、年齡之後：

審：『你是共產黨，當然賴不了，你把共產黨內部組織及你們做的工作，從實說來。』

犯：『我不用抵賴，我是共產黨員，你既已知道我是共產黨了。就什麼也不用問，隨你們的便吧！你要知道共產黨的組織，外面書店裏有一本書，叫做中國共產黨黨章，可化四毛錢去買本看看。你要知道共產黨做些什麼，可去買本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教程看看，也只要化幾毛錢。』

審：『混蛋，還要你指點，我要你自己說。』

犯：『我無話可說。』態度更倔強了。

審：態度緩和下來；『喂！我告訴你，你不要上當，共產黨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當然知道新四軍八路軍的，他們游而不擊，搜括老百姓，專

打中央軍，私自擴大部隊，造成毛澤東個人地位，犧牲你們這批小共產黨，你何苦來呢？……」審判者無恥的說教了。

犯：猛然的昂起頭來，對審判者望了一眼，打斷他的話頭：『讓我說吧！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是新四軍八路軍的代表，不配跟你談判；我也暫時推開共產黨的地位，先說這個問題，否則又是袒護了新四軍和八路軍；我現在以中國人的地位，來說中國老百姓的常識，來說明這個問題。就依你說，新四軍八路軍今天在敵後「游而不擊」，可是日本鬼子要打他們，他們在敵人佔絕對優勢的時候，就不得不「游」，那也就是說他不等於汪精衛的偽軍，他跟鬼子一點聯系也沒有，鬼子是要打他的。他『要搜括老百姓』，當然老百姓也痛恨他，要反抗他的。他要『打中央軍』，中央軍當然也不是好惹的，也一定要打他，試問這樣一支部隊，處在敵人的後方，敵人要打他，老百姓要反抗他，中央軍又要打他，他還能存在嗎？他早應該完蛋了，那這問題也就沒有了；而現在你又說：『他私自擴大部隊』，這豈不是你自已打自己的嘴巴嗎？所以，我要奉勸你們，造謠也得合乎常識呀！』

審：張超眼睛一瞪氣虎虎的：『媽的，好意勸你，你不聽好話，狗東西，揍他！』於是皮鞭木棍一齊落到張國威身上，還從鼻孔裏灌進辣椒水，而且張超也親自動手打人、踢人。揍了一頓之後，特工似乎洩了些氣了。再問：

審：『你現在怎麼樣？明白了嗎？』

犯：張國威睜了一下苦痛的眼睛，放出一陣冷光：『我犯了什麼法？你們這樣揆我，你們這樣用刑豈不犯法嗎？……這裏不是中國人的地方，無理可講，更沒有法律，你們是孫中山的叛徒。』聲音還是那麼響亮。

審：『好利嘴，再揆！』又是一頓毒刑。

這個張國威，以後還受過三次重刑，每次都弄得死去了，又『還陽』的。有個時期病得快死了，可是又活了過來的。從茅家嶺押送到集中營的特訓班去訓練，可是又訓不好，再押到茅家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進攻浙贛路時，茅家嶺舉行了暴動，他才跟許多人一同打出了地獄的。

這一類的案子，這一類的審判，是無法件件記錄下來的。但是，從這裏幾件，也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特工的流氓行徑，是如何的無恥與殘忍呀！

三、茅家嶺的故事

茅家嶺的故事是記不盡，也說不完的，這裏記下幾則來吧！

一 出伏的坐班房

一九三九年底，上饒四週的山上積滿了白雪，一個上身穿着一件破夾襖，下身穿着一條破單袴的傢伙，手裏拿着一個破爛小包，在茅家嶺的山崗上彳亍着，北風吹來，全身瑟瑟的發抖，走兩步，跌一跤，在雪地裏打滾。

茅家嶺土地廟——禁閉室門口的衛兵，步槍靠在身邊，身體依着石牆，縮成一團，偶然回頭，看見了那個傢伙，頭腦裏一閃：『排長昨晚還說，這裏是絕對秘密的，放哨要當心有人來窺探，這傢伙一定共產黨派來的化裝暗探，來探過這個禁閉室的。』立即就去報告班長，班長報告排長，排長怒斥一聲：『還不把他抓來！』於是三個丘八一衝而出，把那個傢伙拉進茅家嶺禁閉室，他就變成了該死的『囚犯』。

真的他該死嗎？不，他原是廣西人，這年廣西有部隊開往前線，拉了大批伙子送行，他就是被拉的一個。這支軍隊到達目的地以後，就把這個挑担挑得只剩半條命的傢伙放走，一個錢也沒有給他，也沒給他一件半件破棉衣，這個該死的『囚徒』，在那寒冷的風雪中，一步步的挨着走向家鄉，他做夢也未想到會坐班房。

進了茅家嶺以後，審問過幾次，問不出一個什麼來，他講的一口廣西土話，審判者無法聽懂，同樣，他也聽不懂審判者問些什麼。他很寂寞，全禁閉室中也沒有人懂他的話，只有以後那老梁來後，才能一句半句的懂他的意。因此終天不開口的

躲在禁閉室的角落裏，默默的度過了冬天。

冬天過去了，春天也過去了，夏天已過了一半，他還是一動不動的，特工們也覺得無味了，決定把他釋放。可是今天放出去，明天一早又回來了，他咕嚕着：『還是這裏好，一天還可吃兩三碗飯，外邊要餓死啦！』他不肯出去。第二次又押送出去，但是他又回來了，『我不能走啦！兩條腿軟啦！飯也沒得吃呀。』真的，關了將近很久的『囚徒』，沒有一點錢，怎麼叫他回到遙遠的廣西去呢？一直挨到秋後，衛兵荷槍實彈的又把他押送出去。以後，就不再看見這個廣西伕子回來了。

一一 瘋尼姑小史

『瘋尼姑』，大家這樣叫慣了，把她的真姓名也忘掉了。

她是杭州附近人，某大學的學生。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在西安中央軍校×分校當什麼教官的。杭州淪陷後，她不甘心當亡國奴，帶了些金鐲子金戒指以及一些細軟，隻身走向大後方，想到西安去找她的丈夫。

多少天之後，她到達了鷹潭——浙贛鐵路的一個車站，在戰後已成一個熱鬧的市鎮，在這裏她遇到了幾個青年軍官，探問起中央軍校的西安分校以及她的丈夫的訊息來；他們似乎很熟悉的告訴了她，於是她和他們就親熱起來了。

有一個晚上，她吃了一位青年軍官送給她的糖菓及茶之後，忽然失去知覺，昏

昏的睡着了，明日天亮醒來，她發覺自己的身體已被姦污，身邊的細軟物件不翼而飛，連手上的金鐲子與金戒指也沒有了，她急得直跳，大哭起來。正當她哭得傷心的時候，兩個穿黑長衫戴至禮帽的傢伙，衝入她的房間，握着手槍對住她：『這是杭州來的女間諜！』於是她被捕了。以後轉輾關到廣豐的監獄中。

最初，她還清醒，把她的經過與身世向法官陳述，可是法官沒有理會，只問她如何做的間諜？如何做漢奸等等，漸漸她氣壞了，發瘋了，真的瘋了，在廣豐牢中大喊大罵，衛兵去干涉她，她把全身衣服脫光，狠狠的罵：『要麼，你來肉我的×吧！』從此，她不再寫一個字，不再講什麼正經話，只會亂嚷亂叫亂罵了。很久很久被押着，最後把她釋放出去了。

一九四〇年秋季的某個晚上，她不知怎的？又走到上饒楊家湖——有名的『黑區』附近的大路邊，躲在樹下大哭大叫，給國民黨特工看到了就說：『這是杭州來的間諜，她裝什麼佯？』又把她逮捕起來，送進茅家嶺禁閉室。她到了這裏，終晚的哭叫與吵鬧，給管理『囚犯』的衛狗頭，綁在柱子上，抽了一頓皮鞭，全身都是一條條的血痕。

茅家嶺女犯室的邵忠、邵春兩姊妹，是在廣豐監牢中跟她同過號子的，所以很熟悉她的身世，代她向管理員說明她是瘋子後，才放下綁。可是她滿身污穢，一頭白虱，於是邵氏兩姊妹就給她洗衣、洗澡，代她捉白虱，爲了便於肅清她頭上的白

虱起見，把她的頭髮剃光；於是大家稱她爲「瘋尼姑」，是爲她的遭遇與身世而扼腕。

以後，這個瘋尼姑爲了發瘋，爲了哭與叫，又挨過幾次打。特工們打得不耐煩了，也尋够了開心，又把她押送出去，據說是釋放了。

這件案情的內幕，明眼人是看透了的，究竟誰是間諜？誰是犯罪的呢？只有天知道。

三 國際友人——「他再不吃，就是打。」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間，茅家嶺押來了一個日本人，當他一走進堂前，突然跳起來就跑出大門，兩個特工，即刻拿出手槍追他，和尙班長（我們這樣稱呼那個看守囚犯的衛兵班長。即刻帶了四支步槍追上去，在離禁閉室大門口數十步的土阜上，給抓住了，和尙班長上去當胸就是一拳，於是七手八腳的把那個日本人再拖進來。曾經留學過日本的吳大琨先生，聽到喧鬧聲，就從優待室中走出來：『大家不要吵，我來跟他談談。』於是他用日語和那日本人談起來了。

原來他不是日本人，是朝鮮人，在日本讀過大學的，參加日本的反戰大同盟的，因爲進行反法西斯軍部、反對戰爭的活動，給日本憲兵與警察追逐，在日本無法生存，就設法乘輪逃到抗日的中國來。進了寧波口岸，在寧波防守司令部的檢查下

，作爲是日本間諜而逮捕，關下監牢。以後逐漸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就在防守司令部工作，用日文發表了好幾篇反對日本軍部法西斯的文章，在國際宣傳上，得到一些效果的。這個事情給三戰區政治部知道了，就去一道命令，把這日本人調去政治部工作。這命令落到張超手裏去執行，張超就叫手下人——特工去寧波要人。當這日本人隨同特工到達上饒楊家湖時，張超剛去皖南，不在家，別的特工頭子看見帶來的的是日本人，不問三七二十一，『這日本人一定是間諜，送到茅家嶺去。』就這樣，他又吃官司了。待這個國際友人發覺自己押入監獄時，才發了脾氣，跳起來就走，結果是七手八脚的拖了進來，而且還挨了和尙班長的當胸一拳。

吳大琨先生把這情形向管理員衛狗頭報告後，衛狗頭說：『不管他，且押優待室吧！』就算是給了一個大面子。

自然，國際友人的自尊性是很大的，是受不了這些侮辱的，因此，在氣憤之下，實行絕食，連水也不喝。三天過去了，還是一口不吃，衛狗頭開始發急了，『如果真是政治部的人，餓死了可不得了呀！』他計算着自己的前程，開始跟人商量，『他再不吃，怎麼辦呢？』大家笑笑不作聲，他的歪鼻子嗅了兩下之後，『我想只有一個辦法，他再不吃就是打。』說到『打』字，他用奇腔怪調的聲音，大家禁不住又笑起來。

這時候，我們重禁閉室的『囚犯』，關心着這個國際友人要吃『生活』，就站在

矮石牆邊，招呼吳大琨先生：「請你告訴這個國際友人，我們很歡迎他，我們不是普通匪犯，我們是抗日的青年，是政治犯。我們歡迎國際友人跟我們一同反對法西斯，反對日本侵略者。」吳大琨先生把這話告訴了他之後，當他跑出優待室來小便時，他對我們點頭微笑，於是我們就唱了一支義勇軍進行曲，又唱了一支國際歌。我們的動作，發生了效力，國際友人不作無謂犧牲的打算了，他似乎安慰地明白，他不是孤單的，在他的旁邊，有着許多伙伴，於是他開始進食了。我們有機會，就通過吳大琨先生，跟他通話，我們之間的感情，融洽起來了。

半個月以後，這國際友人釋放出去了。

一個月後，有個衛兵去政治部送『公事』回來，對我們說：『我看見那個關在這裏的日本鬼子在政治部，辦公室的桌子上寫字。』

又過了一個時候，一個衛兵告訴我們：『那個關在這裏的日本鬼子，在政治部旁邊的河中游泳。』

四 一隻斗，兩個底。

每天大米二十四兩，大家吃不飽，每天搶飯，一次兩次跟管理員交涉。狗頭竟寬宏大量，借了一根秤，把一斗米一稱，有十七斤老秤，有多少人，燒幾斗幾升米飯，一點不差。然而燒起飯來，仍然不够吃。衛狗頭更『寬大』了，准許『囚犯』

派人去監視伙仗量米煮飯，並指定兩個農民出身的老犯人——江西老樓，去幫助伙仗燒飯。但是仍然吃不飽，仍然不够吃。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大家懷疑着。

張國威是個『調皮』的傢伙，他向伙仗進行調查，向幫助伙仗燒飯的老倭進行研究，找出一點線索來：『這斗是有問題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早晨，伙仗到禁閉室來喊老倭去量米燒早飯。當時張國威早得了『耶穌的靈感』，很早就起身，對那伙仗說：『這時老倭還在睡，我去量米吧！我也是老犯了。』得到伙仗及衛兵班長的同意，他就出去量米。

張國威拿起斗來量，第一斗量得滿滿的倒在淘米的竹籬裏，就用力將斗一拍，再一拍，可作怪啦，突然斗中掉出一塊圓圓的，跟斗底一模一樣的一塊木板來，足有七、八分厚。於是，張國威馬上提着那隻斗和那塊圓木板走到廳堂前，對着衛兵及大小兩個禁閉室的難友們喊：『大家看呀！我們量米的斗有兩個底，是隻夾底斗，難怪我們吃不飽！』把夾底斗對桌上一丟，馬上跑進大禁閉室去了。

原來管理員衛狗頭，真是二十四兩的黑心人。他領米或買米進來的時候，就將夾底斗內的夾底拿掉量進去，量米給『囚犯』煮飯吃時，就將夾底裝在裏面後量出來，這樣，一進一出，一斗米要措油一、二升哩！

一場風波掀起了、『囚犯』們衆口一詞的：『這還了得，這種機關裏自己犯法，……不要臉的衛狗頭呀！』尤其是楊良瓚鬧得更起勁。看守的衛兵也大家驚怪：

「管理員好黑心呀！」衛兵排長爲了管理員揩油太多，自己又分不到肥，對管理員原有矛盾，看了這個夾底斗，也伸出了舌頭。優待室的難友們，也在做鬼臉，一時禁閉室內轟亂起來。

管理員惱羞成怒，走到大禁閉室柵門口，嗅嗅發紅的歪鼻子，臉色死板，對張國威怒斥道：「張國威，你搗什麼蛋，給我把這事情弄好。」這時羣衆也以噴怒的目光向他直射，張國威一點不示弱的也對他大聲說：「你自己犯法，你做的好事，這是你們國民黨的好事呀！」

事態擴大了，衛兵排長跑到特工專員室去報告，專員室派了一個「大員」來調查。大員坐在管理員的房間裏，喊幾個犯人去問話，他不問飯吃飽吃不飽的事情，也不問夾底斗的情形，却只問「今天誰搗蛋？誰出的主張。」而且自始至終不讓張國威和楊良瓚去講道理。

大員「調查」過了，跟管理員一同走到大小兩間禁閉室的門口，先向大禁閉室內的囚犯問：「你們飯吃得飽嗎？」連問三聲，沒有人回答，於是管理員指定一個老和尚（也是逮捕來的犯人）回答，那老和尚兩手合掌：「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敢計較這些，不吃五穀，就能升天。」大家笑了起來。於是大員又向小禁閉室問：「你們飯吃得飽不飽？」，「飽！」只有一個賣草藥的江湖漢劉英回答着。大員再問：「菜够不够？」，「够！」仍然是他回答。於是大員在日記簿上記下了：「此次風

波，是張國威搗蛋，劉英是忠實的。』

一場鬥爭就這樣告一段落，從這之後，有一個多月，大家吃了飽飯，可是再過些時，非但飯吃不飽，菜等於沒有，有時連鹽湯都沒有了。『囚犯的大便，不能肥田』——茅家嶺村的老百姓這樣說了。

四 記茅家嶺暴動

在茅家嶺禁閉室中，被押着二十多個被國特從周田村集中營內『挑選』出來的『頑固份子』，被認『腦筋硬化』、『無法訓練』的『搗蛋份子』，爲了吃不飽飯，爲了反對國特毒打菲律賓華僑吳必成同志，爲了反對管理員王八——王錫恩半夜裏打女同志，爲了爭取唱歌自由，……曾經幾次爭吵、罷飯、絕食，在這些不斷的鬥爭中，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一九四二年三月光景，江西玉山縣某中學被國特們逮捕了一批人來，其中有中學教員，有青年知識份子，王八把宿文浩跟他們一起關在小禁閉室內，宿文浩這個久押茅家嶺的『老犯』，爲使『新犯』們了解國特情況，懂得怎樣對付國特起見，將過去的國特的一些行爲及手段告訴了他們。這事給管理員王錫恩知道了，他久已蓄意又要毒打宿文浩的計謀，終於找到了藉口，於是，在某天吃過早飯後，宿文浩

被綁着，拖出禁閉室，押上大門外的土阜上，由王八會同前管理員衛狗頭執行刑罰，重重的毒打一頓，死去了三次，用冷水噴醒，兩腿及背部受重傷，特別是膝關節上受傷更重，然後把他拖進大禁閉室，躺着一個多月不能起立。就在這刑傷中，他找了李昌有同志商量：『我們每個人差不多全給國特毒打過了，只是這樣給他們毒打，不想別的辦法是不對的，……你們一起來的有軍事幹部嗎？……』當時李昌有說：『等你好些再說，這裏有軍事幹部，也有會打手榴彈的，也有會用機關的……』於是心照不宣，個別交換意見，提出組織集體暴動的方針。

爲什麼當時就能攪出暴動來呢？根據些什麼呢？

首先，各方消息傳來，知道日本鬼子正在向浙贛路進攻，從浙東的蕭山、諸暨直入金華、衢州，前線的形勢，非常吃緊，九戰區的兵馬，也已調來，國民黨正在兵荒馬亂之中，後方秩序，日趨混亂，這是暴動的好時機。

其次，這批『頑固份子』受的苦痛，實在太深，太殘酷了，苦刑、毒打、餓飯……身受着一切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難，加強了以死求生的決心。而且，由於前線戰事的緊急，根據國民黨一貫來拱手讓敵的政策，估計鬼子必然會打通浙贛鐵路，上饒必然要失守，集中營必然會遷移，在那遷移的過程中，國特對這批『頑固份子』的處理，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腳上釘鐐，編成一個『叮零噹郎』隊，牽着走，結果是折磨而死。另一種是爽爽快快的將大家用機槍『點名』。每人一顆子彈，當然

也是死，與其白白死去，不如實行暴動來得有意義。

再其次，周田村集中營的同志們，在國特的高壓之下，在不斷的鬥爭中，在難於忍受的苦難中，千百隻眼睛，注視着被押在茅家嶺的『頑固』同志，『到底應該怎麼辦呢？』他們這樣的關心着。於是這批『頑固』囚犯，決定以行動來解答這個疑問。

這些根據是現實的，是關於每個人的生與死的問題，所以暴動問題一經提出，很快的在大禁閉室中展開了討論，當時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比較審慎，說必須仔細考慮，否則暴動即盲動。第二種意見，則主張只要三個人就能暴動，一衝出禁閉室，即使全軍覆沒，也是勝利。這一意見的積極與勇敢是值得讚揚的，但考慮尙欠週密。這兩種意見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和討論，終於得到了一致的意見，推選李昌有，王傳馥，宿文浩，吳惠生，陳子谷（有時孫錫祿亦參加）五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與計劃暴動。

這個暴動委員會，首先指出在國特的監牢裏，在集中營，組織暴動，是打擊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正確行動，而一切等待，是『坐以待斃』的政策，同時又指出『三個人即能暴動』是幼稚的輕舉妄動，他非但不足以取得勝利，相反的，將導致事情的全部失敗。因此暴動委員會主張：要鄭重的組織暴動，以最少的代價，爭取最大的勝利，盡可能的做到犧牲少數同志，取得多數同志能够出獄，能够到達根據地。

同時暴動委員會還估計到暴動之後，必然會引起國民黨特工的更嚴重壓迫與集中營同志的廣大響應，一方面國特會大批屠殺集中營同志；另一方面集中營同志會引起更巨大的英勇的鬥爭。

接着，暴動委員會研究並解決了下列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是敵我力量的對比問題：要實行監獄暴動，徒手奪取衛兵的槍支，必須依靠相當強壯的體力。然而這裏的人，頂少已坐了七、八個月牢，差不多全受過重刑，很多同志吐過血，再加長期的飢餓，當然談不上健康。反觀負責守衛的衛兵，經常是三戰區特務團的一個排，有兩挺輕機槍，有時有重機槍，有時有兩支駁壳槍，士兵全是老行伍，身體比我們強多了。尤其有一次，這個看守排，拖進一個憲兵來痛打時，更顯得他們的氣力是很大的。因此敵我力量的對比，相差實在太大，這樣就決定我們要做兩件事情：一是指派三個同志，去進行瓦解士兵的工作，經常找士兵談話，激發其天良，使他不滿於自己的職務，而同情『囚犯』，以減少其戰鬥力。二是積極增強自己的體力。陳子谷賣去了心愛的自來水筆，宿文浩賣去集中營同志送給他的大衣，王傳馥賣去自己的羊毛衫，買些青菜、黃豆、豆腐——唯一的滋養品，給大家來吃。有的站在自己的舖位上做做運動，有的在牆角邊練練原地跑步，有的互相比臂力和體力，剛受刑不久的宿文浩，也經常練練他自己的腿。同時，跟女犯室的女同志取得聯絡：以爲行動時的幫助，這樣，使敵我力量逐漸起

些變化。

第二、暴動時的行動員問題：委員會從大禁閉室全體二十六人中，選出四個體力比較好的，政治上堅強的同志當行動員，組成突擊小組，要他們在暴動時，首先混出大禁閉室，担任突然襲擊衛兵哨崗的任務；其餘同志，則分成兩個小組，各向指定的兩個衛兵室繳槍。在決定行動員時，是煞費苦心的，因為有個別同志雖然有比較好的體力，但對突擊工作很少信心，因此會再三商討，才下決心。同時也決定如果可能，兩個崗位——大門口一個，房子內大禁閉室柵門口一個，一齊繳槍，如不可能，則關上大門，把大門外的一個崗位及散兵關在門外，只續房子內的崗位的槍，其餘的人就可去拿槍支了。最後決定由李昌有担任總的指揮。

第三、打出房子後的行軍路線問題：當時有兩條路線可以進軍，一是從上饒鄉間，渡過信江，越過浙贛路，走上饒、玉山的西邊，穿過馬金嶺，突入浙江的衢州。宿文浩是浙江地方被捕來的，他對衢州一帶比較熟悉；祝宗祥是蘭溪人，這條路也還知道。而且從前線日報上曾看到『匪軍』竄擾泗安的電訊，那末到衢州後，可以直入浙西而達蘇南，回到新四軍的懷抱中去。另一條路是向閩北崇安一帶山中，去找福建人民領袖曾鏡冰同志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這裏有個龔金福同志，是從集中營逃出去，到過那裏的，因為在戰鬥中帶了花，又給俘虜來的，故對那個地方是知道的。但這裏必須穿過三戰區的重重封鎖，闖浙贛邊境，還設有國民黨的『剿匪指

揮部』，路上是有困難的，但那裏羣衆條件較好，武夷山、仙霞嶺等山嶺高大，便於藏身，這是有利的。暴動委員會更算計着渡過信江及越過鐵路的困難，於是決定經由茅家嶺東南方向，奔上高山，直向閩北行軍，預計五天之內，即能到達預定地點。

第四、出獄後的隊伍編制與掌握問題；根據平素的行動及各個同志的情況，暴動委員會估計在行軍過程中，可能有個別同志會脫離大隊而單獨行動，這是很危險的。後經王傳馥同志提出各同志的初步鑑定，經委員會的仔細研究，決定組織兩個班，確定了軍事上及政治上的負責同志，保證大隊能到達預定地點。

第五、時間問題：當時大家把時間問題作爲一個嚴重問題，因爲根據我們的敵情調查，知道茅家嶺四周的據點有四、五處，其間距離最近的只有三、四里路，估計敵人可能在暴動後三十分鐘內趕到出事地點，或者是追上大家，因此，暴動的行動一定要非常迅速，而且一定要在傍晚時舉行，可以很快的跑上高山，迷失敵人的追擊方向。並且決定，萬一暴動失敗，大家繳不下槍支來，那末無論如何要搶到一顆手榴彈，必要時，拉開手榴彈，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

這些問題解決之後，暴動委員會更提出：『第一秒鐘，武器落在誰手裏，誰就勝利』的口號，鼓勵大家。當時周田集中營正在改編爲『中央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利用這一機會，在『大家準備回隊去』的掩護下，每人撕下破布，或買些蔬，

各打成一雙草鞋，以供行軍之用。而且還自己動手，交替着用剪刀理了一下髮，將和尚頭改成西式頭，在路上行動時，可以比較方便些。

這一準備時期，前後達一個多月（四月初至五月下旬），爲着麻痺敵人，大家忍受着一切最大的痛苦，如羔羊般的，不作任何反抗，大家極鎮靜的照平時一樣的讀書、談天、說笑、弈棋，委員會的會議，就經常在這和平、嘈雜、談天的掩護下，避過了衛兵及國特的耳目而完成。雖則如此，在這長長的一個多月中，曾有兩次引起浮動，青年人是急不待緩的。由於領導同志的靈活，同志們的警惕，及看守衛兵的『愚蠢』，沒有被發覺，那是相當危險的呀！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大家在等候機會，大家在歌唱拜倫的詩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直到五月廿六日吃過晚飯，幾個衛兵，押了兩個新犯去楊家湖受審，管理員王八，帶了幾支槍押送兩個犯人去周田村集中營，排長早在上午就帶了幾個弟兄去連部開會未回，這是敵人兵力最弱的时候，也是傍晚的時候，真是『天賜』的暴動好機會，千萬不能放鬆，於是大家堅決的執行了暴動，勝利的完成了暴動。

暴動經過是這樣的：

先由楊才同志假裝去大便（廁所在大門外），回至大門口，李季直藉口打水洗澡（水缸在大門內），也至大門口，準備關大門，女同志卽出來幫助，撐住大門，

把幾個散兵及第一道崗位關在門外，使他們不能衝進來跟『犯囚』搏鬥。祝金祥裝作小便（尿桶在大禁閉室外），回至大禁閉室柵門口，孫錫祿站在大禁閉室的柵門內，兩人準備一齊動手繳下第二道崗位的槍。李昌有站在矮石牆邊，手中拿着白毛巾，舉手為號，一齊動作。其餘同志，依照計劃，分成兩個組，各瞄準指定的衛兵室內繳槍。這時的情緒，萬分緊張，大家準備着生與死的決鬥，幾十隻眼睛，不斷的注視着李昌有同志，李同志看得親切，牙齒一緊，毛巾一舉，那邊大門『砰』的一聲關上，這邊就衝開柵門，一齊動作：繳槍的與衛兵扭作一團，拿槍的突入衛兵室，搜索的直入排長室及管理員室，殺氣騰騰，龍飛虎舞，不知那裏來的那股大勁。站崗的衛兵大喊：『你們做什麼？』同志們大喊：『不要動，動就打死你。』幾個衛兵嚇得抖抖縮縮的說：『同志，我待你們不錯！』小特工嚇得躲到床底下，優待室的一個肺病青年，向大家露出笑容，點點頭，表示『贊成』。不到三分鐘，戰鬥、搜索全部解決，打開後門（後門原釘着，並有一個衛兵班長的床鋪擋着。）大隊轉過牆角，向東南方向奔去。

不料剛出房子，轉過牆角，第一道崗位的衛兵，即用步槍瞄準射擊，鍾遠平同志當時跌倒水田中，王傳覆同志即回答衛兵以手榴彈。這一接觸後，缺乏戰鬥經驗的隊伍，馬上跟着一個同志折向西南方向直奔，那個同志出獄後百步，即將一挺機槍丟棄於小河中，脫離大隊，隻身向上饒方向而去。大隊直奔五、六里路，始得上

山，同志們多已困極，宿文浩倒地不能行，由盛田同志挾着拖上山崗。畧事休息，大家雙手捧取稻田中涼水喝，不再計較其污穢與否。當時天色已黑，整理隊伍，檢點集合的人數及武器：計奪獲輕機槍一挺（連丟棄河中的一挺，共計二挺），步槍八支，手榴彈十多顆，而集中的同志共有十八名（全部為廿六人，八個人未能集合），其中有二個是女的。這十八個同志是：孫錫祿、宿文浩、吳惠生、陳子谷、徐師梁、趙坤、白銀、楊才、趙成、陳鋒、龔金福、盛田、李季直、吳禧天、舒肇基、孫克偉、李彩芝（女）及陳××（東北人，女同志）。

五 打出茅家嶺以後

上弦月或明或暗的掛在西方（舊曆四月十二日），天空中的烏雲，向着西北方飛馳，北斗星在映着眼睛，我們一行十八人，在山峯上蠕動，誰也認不得路，只是準對東南方向直奔，逢山過山，逢水過水。有些同志身上穿着白襯衣，為避免反光，抓把泥土塗一下；每人原來都有布、麻草鞋，因為一陣跑步之後，全踏在水田中了，大家赤着脚，踏在尖銳的石片和荆棘上，刺破了脚底，跑開了脚跟，但沒有人感覺到痛苦，因為我們已在根據自己的意志行動了——自由了。

一陣烏黑雲，遮住了月光，天是那變黑，五步以外見不到人影，前衛李季直、

陳子谷、吳禱天、盛田四個同志不見了，他們各帶有槍支和手榴彈，不知走那條路去的，既不能叫喚，又未約信號，只得由他去，於是我們只剩十四人了。

忽然，我們走上一座山堡，走上了絕壁，前進沒有路，向山下望去，漆黑一片，既不知山有多高，也不知下面是否深淵，回頭吧！怕有追兵；孫克偉同志攀藤附葛，依着懸崖趨下去試探，約有五、六丈光景，下面是一片水田（梯田），於是大家就由懸崖向下直跳下去，憑空落在水田裏，趙坤同志跳下山堡時，落在一塊大石上，只聽得『噠』的一聲，接着是『咩……』的喊了一聲，他受傷了，動彈不得，派兩個同志去挾着他走，可是走了二里多路，他再也不能支持了，就躺在亂山中，我們不得不和他分離。

沿着山脚，又匆匆的走了一陣，白銀同志伏在水溝中喝水，喘不過氣來，他斷斷續續的說：『同志們，我心臟病發了，我不能走了。』我們扶着他走了幾步，但終於跌倒了，『同志們，手榴彈拿去吧！我不能走了，讓我落荒吧！』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丟棄一個杭州的青年同志。

我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道路，偶然碰到幾家茅棚子，就冒着危險，敲開了門，找一個老百姓帶路。他看見我們兵不像兵，匪不像匪的一羣，是多麼害怕呀！走了一段路，終於在分岔路口，他逃跑了，我們又不敢開槍，也不能開槍打他。我們連一個嚮導也找不到。

時間過得真快，脚步死也拖不上，一會兒月亮下去了，金雞已經叫了，東方已發白了，我們的行動時間已經結束，找了一家獨立房子住下來。想不到跑了一個晚上的路，此間離周田村，僅僅只有十五哩哩！

這家獨立房子找錯了，它在大路邊上，是一家雜貨舖子，怎麼能藏得住我們男女十二個人呢？那個房主人一見我們就很有氣而尖銳的說：『呀！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壞你們的事，我給你們找個地方，到這種時候，大家應得幫忙的。』於是，只留一個人在他家中準備飯食，我們被領到深山中去休息。真糟呀，原來這個人是在上饒縣政府當軍事科科員的，在地方上有一點威望，他早已得悉『集中營有批人犯帶了槍支逃出』的消息了。我們明知落在他的手裏了，然而人已困乏透頂，天又大亮，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到山溝邊藏身，各人分站在各個方向上，準備萬一。另一方面，當然只好向他作『政治』工作，百方請他幫助。從他的口中，我們確切的知道了金華那天失守？衢州如何告急的情況！

下午四點鐘光景，他從外面回來，告訴我們說：『今晚你們不能走大路，各鄉公所在昨晚十二點鐘以前，全接着電話，說有茅家嶺男女二十多人，帶了槍支跑出來，要各鄉公所負責抓回，因此各鄉都派了守望班、自衛隊等在大路口守候着，你們得當心點。』就在他告訴我們這些消息的時候，忽聽得隔山的西南方有手榴彈聲音，意味着戰鬥的開始。當時，我們心中很為難，從消息中看來，走大路是一定不

成的了，小路是可以走的，但必需要有人指點。再三跟他商量，他什麼都肯幫助，可是他要我們的步槍，他說：『你們帶着長傢伙反而不便，我決不爲難你們，這槍留給我們地方上用吧，日本鬼子來，我們好打游擊呀！』到了那個時候，大家決定把四支步槍送給他，手榴彈可不放手，他給了我們一筆錢，一本地圖和一張區公所的難民證明書。並指點了我們走小路。天黑以後，我們帶着僅留的八個手榴彈繼續前進，大家心頭都不好過，因爲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武器。

這一晚，天不斷的下着雨，我們在雨中前進，一道道的溪溝，一條條的山崗，向我們的背後溜過，既不知走了多少路，也辨不清到了什麼地方。遠遠看見一點燈火，我們馬上轉折着避開去，山林中一陣大風，就懷疑有追兵。一方面苦雨難行，另一方面草木皆兵，誰也不敢作聲，誰也不敢停步。吳惠生膝關節發炎，痛得難受，冷水裏浸一下，仍然繼續前進；宿文浩淋得瀉肚子，糞便流在袴子上，還是不停步的前進。『跟上，跟上』，誰也不敢落伍！

天快亮了，我們剛好沿着山脚，順着石路，靠着一條很闊的溪河前進，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向我們的背後馳去，可是找不到一家獨立房子，又不敢進村莊去宿營，怎麼辦呢？我們硬拚着爬上高山，躲在松林下露營。天好像有意跟我們爲難似的，不斷的下着傾盆大雨。初夏的山中氣候，本來是涼爽的，大雨淋溼了全身，更是徹骨的冷，加上肚子是空空的，身體是疲乏的，實有支持不下之勢。我們只能利用

一切可能，摩擦全身，搓洗衣服，作為唯一的取暖辦法。然而，好幾個同志因此凍壞了肚子，眼睛也發花了。

這天的傍晚，我們派了唯一的江西人龔金福同志，帶了一顆手榴彈，下山偵察，下去後不久，隱約的看見一羣人，在我們的山脚下走過，而且發出了爭吵聲。這之後，我們等候了半個鐘頭，不見龔同志回來，估計他是遭毒手了，可能給國民黨的什麼隊伍抓去了。大家的心，頓時緊張起來。山是那麼高，飛越不過去，下面的大路上不敢走，只有渡過山脚下的溪河，到對河的那座大山上才能隱藏，而河是那麼闊，水流在大雨之後，格外湍急，怎能渡得過去呢？冒險吧！我們決心衝下山去，看看對河有兩條船停着，廣東人陳峯同志，自告奮勇的跳下水去，游過急流，把兩條船叫過來，於是大家才渡過了『我們的太渡河。』在老百姓家裏買了些飯吃，烤了一下衣服，繼續向另一座大山前進。

這是出獄後的第三個晚上了，同志們困乏得不堪設想，脚跟爛開了，腿都虛腫了，走起路來格外的慢，天又作惡似的，仍然不斷的下雨。到天快亮的時候，宿文浩跟趙成落伍了，大隊不知隱藏到何處？這兩個人就鑽到茶葉樹底下，隱伏了一天，到傍晚的時候，他倆才化裝成難民——的確也與叫化子差不多了，冒着雨走出山來。原來這裏是上饒去鉛山、石塘的山道，路口還有家飯店，他倆像做雙簧似的，口稱是金華逃難的叔姪兩個，向店主人訴苦要飯，承那店主人的慈悲，每人吃了兩

碗冷飯，並還烤了火。剛好大隊派的聯絡員孫克偉同志，在遠處望見了，於是才得歸隊。

這一羣狼狽不堪的「難民」，宿在兩家獨立棚子上，整整的休息了兩天，問鄉人，知道三戰區早一天還派有憲兵在這路口等候的，剛剛回去哩！我們在這裏，整理了一下：修理一下頭髮，包了包腳，盡可能的向老百姓換了幾件破衣服，重新整理了支部工作，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準備，各人說好了關係，以備別人盤問，以金華難民面目出現，作爲掩護。於是再繼續前進，仍舊遵守晚上行軍，白天休息的原則。

夏季是多雨的，在江西的大山中，更是時雨時晴，也可以這個山頭是晴天，那個山頭就是大雨。我們仍然在雨中前進，仍然是爬山越嶺，涉澗渡河，露宿野營。有一天，我們又走上了死路了，兩座大山的中間，只有一條大路。這大路旁邊，非但沒有獨立棚子，而且全是懸崖絕壁，無法到山巔上去隱蔽。正當天亮的時候，我們徘徊在一個村莊後面的幾家草房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很早的起牀了，她打開門來，看見了我們，我們向她懇求以後，她馬上將我們迎入她的堆柴草的屋子中，她出去後，把門反鎖上。停一下，送來了許多乾菜、冷飯、熱茶、山芋等食物。從她的談話中，知道她的娘家是在姚家山附近，她的前夫是當紅軍的，已給反動派殺掉了，以後才另嫁丈夫的。她談到前夫的死，眼珠裏水汪汪的。我們就告訴她：

我們就是紅軍，給國民黨圍剿着哩！於是她告訴了我們什麼地方有白軍，什麼地方有大河，什麼地方怎樣走，最後，還叫她的現在的丈夫送了我們一程。

另一天，我們走上了大山頂，沒有人家，沒有草棚，我們就在山頂上的叢草中躺着曬太陽，一股潮溼氣，從背心上滲透過來，煞是難受。餓得慌了，我們就採些青松菓吃，這東西又澀又苦。口渴時，就在山溝裏喝些冷水，倒很有些甜味！從這山頂上向四下望去，羣山都在脚下，一陣陣的迷霧，在半山中穿過，我們是在雲的上面了。我們既不吃『五穀』，又在雲的上面，飄飄然，竟是『遊仙』了。

這樣的行軍，八、九天過去了，崇山峻嶺，羊腸鳥道，荆棘叢林，溪澗懸崖，不知有多少在我們的赤脚下過去了，我們才達到甘溪鄉的姚家山，離上饒城剛剛只有九十華里，而且還是屬上饒管轄，天哪！我們好像孫猴子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似的。

不管我們的行軍是怎樣祕密，不管我們的宿營如何的隱蔽，在沒有羣衆基礎的地方，是無法生存的。我們唯一的江西同志已經犧牲了！剩下的全是江蘇、浙江以及東北的同志，連江西人的話語也聽不懂。因此，沒有多少時候，羣衆傳開去了：『山上到了一羣土匪，不知什麼地方來的土匪。』於是，鄉公所，自衛隊，四面八方在捉『土匪』，甚至有的地方在打鑼捉匪哩！然而這一切情形，我們完全不清楚，我們沒有耳目！是昏昏然的。

大約是出獄後的第九天中午吧！我們在姚家山路邊的一所房子中休息，同志們困乏極了，一倒下去就呼呼的睡熟了。正是大家睡得頂香的時候，突然一支武裝，把我們的房子包圍起來，衝門而入，我們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李賢海（楊才改名）和王榮生（宿文浩改名）兩人立即起來講話，一個充南昌人，一個充金華人，向守望班長說明：我們是金華逃難的難民，因迷途至此，並出示那張區公所發的難民證書，作爲有力的解釋。那個班長說：『看你們也不像土匪，你們又沒有槍，你們又是煮的稀飯吃，睡覺時又不放哨，不像土匪。』好危險呀，我們的手榴彈用破衣包着，坐在一個女同志的屁股下，沒有被檢查到。

交談了很久，守望班長也相信我們是難民了，但他最後還是堅持：『你們無論如何，得派一個代表去見我們的鄉長，鄉公所在甘溪，離此只十二里路，你們有什麼困難，我們鄉公所理應幫助。』好吧！再爭論下去會出別的岔子的，我們爲了多數同志的生命，決定犧牲一個同志，李賢海勇敢的擔任了這個『代表』的使命，他爲了同志們的安全，英勇的去赴死了。

天快黑了，我們得趕快行動。馬上召開全體大會，商量行動方針，最後作了一個結論：目前形勢更緊張了，今夜必須脫離這個危險地帶，大隊必須迅速行動，凡不能走路的幾個同志，只能分散了。於是趙成、吳惠生、和宿文浩三人留下來，其餘七個同志，由孫錫祿和徐師梁兩同志負責，率領着向閩北方向而去。臨行時，徐

師梁同志將一顆手榴彈送給宿文浩：『同志，這個給你，一防萬一吧！』宿握住他的手回答說：『同志，勇敢些，這個還是你帶着用，我們也許有更好的辦法！』揮手道別時，依依難捨，不覺潛然淚下。

在大隊走後約一刻鐘，鄉公所的隊伍又來包圍了，吳惠生同志跳下山溝，落荒而走，宿文浩和趙成給抓住了，他倆用盡一切方法，跟敵人糾纏着，使他們無法去找尋我們的同志，足足鬧了半夜，大家才休息。明天一早，這兩個人就被押送去甘溪鄉鄉公所，沿途的老百姓說：『捉到兩個土匪嗎？這兩個土匪怎麼病得這樣兇呢？！』他們沒有想到這就是茅家嶺暴動出獄因跟不上大隊繼續前進的『囚徒』。

赤石暴動

暮鷹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是我們難忘的日子。

天才有一點兒亮，禁押在大房子裏的這一批抗日有罪的新四軍的「囚徒」——集中營第六隊的同志們，跟着哨音，在各個昏暗的角落裏，騷動起來了。

從上饒周田到這裏大安鎮，一路上已有整整的十天。在將近離開上饒向閩北移動的時候，我們雖然根據了當時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的分析：

第一：浙贛戰起，戰爭的環境，戰局嚴重；反動派的軍事力量不够分配；行政機構土崩瓦解；警衛力量異常薄弱。

第二：我們已經有了團結一致的組織力量，全部黨的同志與非黨同志，都已有可靠的突圍的決心，加上茅家嶺暴動成功所給我們的影響，決心更大的增強了。

從而確定了和進行了一些準備暴動所要進行的主要的工作：

(一) 加強組織工作，作廣泛而深入的動員，達到大部份同志都有參加暴動的

準備和決心。

(二) 絕對遵重組織上的集體暴動的決定，反對個別同志乘亂開小差的行動，使反動派在防衛上疏忽些。

(三) 推選軍事幹部，草擬暴動計劃。

但由於我們在計劃工作和組織工作的準備上，缺乏預見性和周密性，因此，從上饒到石塘，從石塘到大安，我們的具體的準備工作還遠落在客觀形勢發展的後面，我們非但沒有跑掉，相反地，有五個同志，却因目標暴露，被特工懷疑，而先於我們英勇犧牲了。

因此，在昨天晚上，大家向組織上提出了如下的意見：

『假使組織上沒有把握領導集體暴動的話，那麼，應迅速通知，好讓各人自找辦法，不要再拖延下去，否則再等兩天，目的地快到，怕個別逃跑都要無辦法了。希組織上鄭重考慮。』

支部根據了這些意見，作了如下的新的決定：

(一) 根據敵人對我們的態度來看，到建陽以後，一定會來一個殘酷的鎮壓，槍斃一部份同志以示儆。因此，一定要堅決地進行暴動，否則面前就是一條死路。

(二) 假使無法奪槍暴動的話，則有機會進行不奪槍的全體暴動。

(三) 全隊暴動不可能，進行分排暴動也好。

(四)假使明天以上幾種暴動都不成，則後天就分別進行個別逃跑。

這是誰都不會忘記的，每一個同志都興奮地懷着莫大的希望，懷着緊張而又堅決的心情，期待着這決定自由還是死亡的日子。

「老×，你看，今天有把握沒有？」有一個同志低低的問道。

「不敢說定，要看具體條件。」

「你還有新草鞋沒有？」

「怎麼？你都穿光了麼？」

「有是有，新的，太硬，要走路，恐不大方便。」

這是不約而同的，每一個同志，都在做換上翻山越嶺更輕快的草鞋，布鞋，膠鞋等的準備工作。

早晨六點鐘，趕走了蓋着浮雲的大陽，正放出宅初升時的炎熱的鋒芒的時節，我們也就跟着離開大安，在一，二，三，四，五隊之後，在漫長的黃土的公路上，列隊行進了。

一邊是陡峭的高山，一邊是湍急的澄清的山澗，公路，就躺在這兩者的中間，有時公路跟着山澗，筆直的伸展開去，見不到盡頭，有時迎見高山，似乎無路了，但一轉彎，却又是筆直地伸展到了另一個山谷裏去。

路呀！漫長的無窮無盡的路，什麼時候才能走盡呢！

『茫茫的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受難者的墳，多少的英雄豪傑，被葬送在這萬里的途程！』

有誰在中間的行列裏面，幽鬱而又沉痛地低低的哼起來了！

將近八點鐘光景，隊伍一拐彎，蜿蜒的循着石級，攀登了一座大約有一二里路高的山嶺，是一段繞近走的小路。

這山嶺是介在兩座較宅更高的山嶺中間的。左右是很深的山谷，佈滿着一片有一個人深的莽草和疏落的幾堆松林，滿山遍野，蟬聲四澈，像是鼓起我們的勇氣的前奏，偶見莽草動處，有時也就傳出了幾聲野鷄的啼鳴。

隊伍蜿蜒地爬上山頂了，雖然氣喘，汗流了滿臉，但因為每一個人都沉浸在待機而動的緊張的情緒中，因此，也就忘掉了疲勞。

穿過山頂的荒涼和殘破的路亭，隊伍又蜿蜒的向下去了。

山的那邊，還是綿延着深谷，莽草和叢林，初升的太陽的炙熱的光芒，透過了右邊高山頂上的密林，減弱了它的威力，向前望去，一帶武夷山脈的主峯，隱約地像秋天的奇雲樣的矗立在遠遠的高空裏。

這是一個頗合乎理想的地形呀，假使我們要立即開始動作的話。

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彼此的神情在變，似乎都因在等待着統一的號令而默默地相望！

走在先頭，而又負着一部份領導責任的同志們，並沒有忽視這一個機會，他們時時在俯察兩邊山谷的地形，他們時時在回頭看尾隨的同志們的冗長的行列。

肅靜，百數十個心，都默默地嚮往着一個目標，緊張地沉浸在一致的肅靜中！兩邊是山谷，縱使有莽草掩護，但不容易散開！

行列拉得長，尾隨的同志們直接控制在壓尾的憲兵的槍刺底下！

暴動在這困難的條件下，無法進行！

時間是很短促的，隊伍下降到快近山麓了。

『砰！砰！』在前面一二里路遠的地方，突然的響起了兩槍盒子槍的聲音。

每個人的心，也跟着這槍聲砰砰的跳動起來，難道其他的隊在進行暴動嗎？

『砰！砰！』緊接着盒子槍響，又響起了兩槍步槍的聲音，那麼清脆，那麼緊密。

接着的，却是靜。

『跟上，保持三十米遠距離，不許拉開來！』領隊的值星盧隊長吆喝着。

四聲槍響，接着的又是靜。我們想，一定又有人在行進中間，個別的亡命突圍衝走了。我們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天的一幕：

是離開鉛山，將近石塘的那一天，有一個隊的一位同志，正在行進中間，突然身體一斜，邁開大步，飛躍的從斜刺裏衝了出去，出乎意外，憲兵們拉起槍來打了

幾響，但不追，因為他們曉得，個別逃跑，在這次長途行軍中間，理所必然，只要保住集體不出毛病，則個別走掉，是無妨大局的。那位同志，不慌不忙，竄越過幾條田埂，奔躍過幾畝水田，直抵山麓，然後掉過頭來，看看我們，勝利地鑽進密林裏去，自由了。

不言而喻，今天又是這一幕的重演了，我們默默地欣羨地禱祝他這一幕像以前一樣：平安地演出。

一出山隴，是一片平地，重上公路。湍急的山澗，依舊跟着公路狂暴地奔流在我們的左邊，武夷諸嶺，却又離我們較遠了。天空是澄碧一片，沒有一絲兒雲影。太陽以它如火如荼的熱力，照着山澗，照着公路，照着原野，照着我們，我們渾身在燃燒着，我們包圍在這一團火熱的氛圍中間。

一度緊張過去。在熱浪的烤炙底下，三點多鐘尚未休息一次的疲勞，喚醒了我們，我們覺得口渴，我們需要休息了。

『走不動了！』

『休息休息再走！』

同志們從行列中間提出了要求。

沒有回響，隊長區隊長等裝聾作啞，緊跟着前面的隊伍。

『人又不是牛馬，天這樣熱，要休息休息，喝口水才走得動呀！』

『還有二十里路到崇安，』隊長開口了，『到了崇安大休息。』

『大休息之前應該有小休息呀！』

『前面的隊伍，還不是一樣的在走嗎！你們偏有花樣。』

『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

『不准再叫，』隊長嚴厲地命令道。『快跟着走！』一面又朝向帶隊的值星區隊長道：

『保持三十米達的距離，跟上前面的第五隊。』

『怕什麼，我們又不會跑的！』這是尖銳的冷冷的語氣。

『老×，』有的同志喊走在最前頭的同志：『不管他，走得慢一點。』同時，大家的脚步，都已經逐漸的在緩慢下來。

『快點跟上我，』值星區隊長向走在前頭的那位同志凶狠地說，『你要走慢，你得注意，我是會不客氣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忍辱負重』，我們終於放棄了我們的要求，打起精神，順從地跟上去。

真是順從嗎？不是的，是怕嗎？當然更不是。然而爲什麼要退讓呢？爲的是要達成我們的計劃，以英勇的突擊的舉動，來回答這一羣想殘忍地拖死我們的敵人！

又是一條又是一條的橫過高山，穿過阡陌的漫長的公路，汗流在我們的身上，一分鐘又一分鐘的增加着我們的疲勞，太陽晒在我們的頭上，却又熾熱地點燃起了我們的強烈的反抗的火燄。

有的同志，又在低低地哼起集中營裏常唱的『黎明曲』來了：

『爲了生存不怕長期苦鬥，要解放只有消滅盡敵人，我們既爲反抗而來了人間，還怕什麼流血犧牲！』

忽然，想起剛才隊長說的『到崇安大休息』一句話，一個同志問另外的一個同志道：

『昨天聽說，今天到崇安宿營，今天大概十二點多就可到了，你看，還會繼續走嗎？』

的確，這是個新的情況，我們現在離開崇安很近了，此去崇安，據熟悉的人說，沿路已無複雜和險要的地形，因此，假使宿營之說屬實，則會影響到我們的計劃的。

我們應該了解這一情況，我們應該根據新的情況來及時變更我們的計劃，因此，另外那個同志答道：

『我不清楚，利用你和黃分隊長的關係，去試探一下他的消息看。』
略等一等，那位同志緊跟上幾步，走在黃分隊長的身旁，問：

『你看今天幾點鐘可以到崇安？』

『至多不到下午一點鐘。』

『大安到崇安多少路？』

『六十里。』

『準備在崇安宿營吧，太疲勞了。』

『時間還早，到崇安休息一下，聽說再要趕三十里宿營。』

『走那麼遠！』那位同志其實高興，高興今天竟還有半天行軍的時間，來尋找我們集體脫險的機會，但在外表上，却不得不故意顯出疲勞的樣子而對之表示驚訝了。

太陽當頂直射的時候，我們在一塊平坦的平原上望見了崇安城。

崇安是閩北的古城，周圍有着殘缺的城牆，據說還是內戰時候的遺跡，複雜而雄偉的武夷山脈抱着它。在十年內戰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裏面，崇安一帶是一個重要的根據地，它在我們革命鬥爭的歷史上寫下過重要的一頁，現在，卻想不到我們竟以抗日有罪的囚徒的資格來作客了。

跨進崇安城，覺得一種異樣的寂靜，僅有的點綴是城門口負責檢查往來行人的衛兵，和一陣陣打破這死樣的寂靜的雄雞的報午的啼鳴，一輛流線型的小包車在這古老的城門洞裏疾馳而過，後面拖了一團團的灰塵，上饒失陷，敵騎深入，是一股

戰爭前線的空氣了。

我們在一間大房子裏休息了下來，額外的恩賜一餐稀飯，就在事實上證明了繼續要趕路的這一個消息，時機再不我待了，我們利用這一個休息的機會，就祕密的磋商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

第一：崇安一帶過去是我們紅軍的根據地，在這複雜、雄偉綿延數百里的山脈中間，可能找到我們的地方關係，萬一地方關係找不到，那麼，也有良好的羣衆條件來援助我們的脫險。

第二：看敵人緊催趕路的樣子，一方面固然說明了敵人所懷着的恐懼心理，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行軍的目的地已快到達，一到較爲安定的後方，則敵人的控制力加強，我們想脫險將更加困難。

第三：這幾天天來，我們在路上上的囂張的氣燄，敵人對我們某些地方的退讓，這並不是恩典，這乃是敵人實施殘酷鎮壓之前的不得已的退讓，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條路；動搖、幻想貪生是死路，生路只有拚死來突圍。

我們下定了決心，我們在汗流浹背的炎熱下，爭着多吃了幾碗滾燙的稀飯，我們要在下午抓緊有利於我們行動的更確實的時機。

兩點鐘，我們從崇安出發。

一出城，兩邊是高大雄巍的武夷山脈，中間是一塊坦平的平原，公路就躺在這

平原之上，筆直地又往遙遠的山谷中間伸展進去，下午的太陽比中午放透出宅更強的熱力，晒得眼睛發花，腳底發燙，每個人的笨重的身體拖得更疲勞了。

近四點鐘，全營離開了公路，繞道小路，趕到赤石鎮上。

赤石是崇安縣屬的一個大鎮，離崇安十五里，又名新崇安。因為是一個閩北的有名的大鎮，因此，跟着浙贛線上，戰爭的熱烈的空氣，第三戰區的許多權貴們都陸續地搬到了這裏，大鎮也從此熱鬧起來了。

在鎮的旁邊，緊緊地靠着一道有一百多米遼寬的大河，從北向南，清澈的河水，靜靜地緩慢地流着。河的那邊，綿延着四五里路縱深的邱陵地帶，緊靠着一帶高大雄巍的武夷山的一脈，在西斜的日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中間，有着一個有許多參天蒼松的最高的山峯。

爲了準備渡河，再趕十五里小路到當天的宿營地——下梅，各隊都在河邊休息了下來。

一陣陣傍晚的涼風，從河的那邊吹過來，吹起了水的漣漪，吹動了倒掛的柳絲，吹進了每個同志的炙熱的敞開的懷抱，每一個同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舒適地直伸伸地在背包前面的石塊上躺着，大家都在領受着這片刻的大自然的撫愛。

各隊渡河已在開始，第一、二、三、五隊挨次渡河，女生四隊，在我們後面，

渡河之後，他們各自的整理隊伍，也不等待各自帶走了。

這是一個不可再得的暴動時機：

忽。

(一) 憲兵疲勞；河身寬闊；各隊長們的本位觀念；因目的地快到而警戒疏

(二) 渡河以後，只要跑過四五里路邱陵地帶，就是武夷山脈，爬上大山，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三) 此時已四點多鐘，不到兩小時，天要黑了。目標蔭蔽，搜索困難，便於遠遁，黑夜是我們的世界。

條件是各方面的都具備了，需要的是堅毅的決心和百倍的勇氣，放棄這一個機會，將許多寶貴的忠實的同重重投入虎口，將是一個歷史上無可彌補的大錯，將是一個歷史上無可贖取的罪惡！

負這一暴動的軍事上指揮責任的王義亭同志，當然估計和考慮到了這一個問題：他是四川人，個子很矮，但非常結實，真配得上稱爲『短小精悍』四個字，他的兩隻在抗戰初起被炸彈震斜了視線的靈活的眼睛，靈活而緊張地在轉動着，從他的一股神情上，局中人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是在估計和考慮這一個問題。他拿着一根用細竹根做的短烟管，走到一個坐着的同志的跟前，一面借點火，一面低聲地問道：

『過河準備動作，你看怎樣？』

『好呀！你決定就是了。』

『假使憲兵先在我們渡河佈置警戒的話，則由在最先頭渡河的三區隊進行奪槍暴動，假使憲兵隨後渡河，則全部不奪槍沖，你的意見怎樣？』

『好，就這樣決定。』

『那就分別通知他們準備。』

『準備工作進行了，每個人都設法買些糴子粉條等零食充飢，有力士鞋的換上腳來，有新草鞋的掛在束腰皮帶上，一根無形的紅線，牽動着每一個同志的心，緊張、跳動起來了。』

六隊移到河邊，張超前來巡視了。還是和以前一樣：左輪槍，長統皮靴，個子太高，因而微微的彎些腰，一面走，一面『唔，唔』的答着隊長區隊長等的禮，但不同的是：嚴肅的臉上，竟略帶了些笑容，似乎在說明他對六隊到今天一個不開小差表示滿意吧！

一百多米達寬的河上，只有一個船和三個竹筏來回載渡，每次的容量，只能渡一排人。

全隊開始渡河了，每個人都在交換着眼色，緊張而又興奮。依次序，第三區隊先渡，一區隊次渡，二區隊後渡，憲兵隨後警戒。

太陽漸漸地移到高山那邊去了，但穿過山上的松林，還疏落的射出了它炎熱的光芒。陣陣的涼風，依舊吹着，減輕了我們唯一的重負——疲勞。每個人的樣子是不同的：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戲水，有的在低哼，有的在默察對岸的複雜的地形，但在每一個同志的心裏，却都同樣強烈地在燃燒着爭取這一鬥爭勝利的英勇犧牲的精神。

三一兩個區隊過了河了。二區隊和憲兵在渡。隊長下令值星官整理隊伍，全隊在碎石砌的大路上面，面對武夷山脈，立正看齊，放下背包，原地坐下。

這時，王義亭同志站起來了，一面小便，一面目光急轉不停，左右亂射的在察看地形，一面緊張而顫動地開始歌唱：

『噠噠噠噠噠噠，……』

這義勇軍進行曲的開頭，是約定的開始準備動作的預令，聲音好像彈的弦線，顫抖而又沉重的，彈在每個同志的心上，每一個同志都分外緊張而心跳起來了。

有六七個同志，在這個聲音的彈動之下，這邊那邊的站了起來，也在察看地形，準備動作。

二區隊坐的竹筏已靠近岸邊，憲兵的一船則尚在渡中。

預令過後，王義亭同志掉過頭來，看看後面，二區隊的竹筏靠岸了。於是立即又掉過頭去，發動令了，緊張而有力的一聲：

『有！』

在一聲動令之後，突然，全隊同志，像一個人一樣，驀地一起站了起來，每個人的臉色在變，肌肉在收縮，眼在發紅。

因為突然而又太過分的緊張的緣故吧，大家都似乎呆掉了，沒有行動！

你看着他，他看着你，逐漸地，大家的視線，轉注到了一個方向——王義亭同志的身上。

緊張！緊張！千百倍的緊張！

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敵人似乎有些覺察了，班長們驚奇地向大家問道：

『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

值星官跟着嚴厲地下令道：

『坐下！』

茫然不知所從，一部份同志勉強地坐了下去。

二區隊的同志絡續在上岸了！憲兵的船跟着要靠岸了！千鈞一髮，決不容再猶豫！決不容再動搖！

王義亭同志爲了掩飾自己的特殊的神情，突然很快地問一個坐在行列的最右頭的一個同志道：

『老×，你有沒有黃煙？』

那一個同志將帽子脫下，搖了兩搖，答道：

『沒有！』

這是加強決心的記號，再不容猶豫，再不容動搖，生死任選擇！

記號看到了，說時遲，那時快，立刻在王義亭同志的嘴裏，迸裂出緊張、宏亮、急促而有力的一聲：

『同志們，衝呀！』

一聲令下，萬馬奔騰，一二三區隊全體同志，一百餘人，突然作一個扇形的展開，邁開大步，朝向武夷大山脈，三方面的垮過水田，越過山陂，衝鋒突圍了！

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是敵人雖曾預料而未料及的，因此，不能不給他一個慌亂和呆頓，但這，也只是暫時的而已，接着我們背後槍聲響了，並聽到了隊長力竭聲嘶，呼援求助的可憐的聲音：

『你們不要跑呀！還在跑！』

『呼！呼！』槍聲連珠般的發射着，在我們的頂上，在我們的身旁飛過去。

水田留下了我們的深深的脚印，山陂上丟下了我們給泥粘掉的草鞋，莽叢裏流着我們個別不幸的同志的殷紅的血跡，有的赤了脚，有的腿流着血，有的疲勞得十步三倒，但一切我們都忘掉了，我們拚着死，飛速地向着勝利狂奔！

『呼！呼！』子彈還是密密地在向我們狂飛着。

『不要跑呀！你們還在跑！』還是隊長의 嘶啞的聲音。

的確，我們是疲勞。雖然憑有一股奔向勝利的緊張的熱情，但疲勞終究還是生理上必然的反映，有的同志模糊了方向在亂跑；有的同志，跌倒了再不想爬起；有的同志，速率逐漸地在減慢了！

這時，我們的鼓動工作，也跟着自發地從各方面的嚮了起來：

『不要怕！慢慢跑！』

『堅持最後五分鐘！』

『誰掉隊，誰就滅亡！』

『弄清方向，在大山頂上集合！』

『我們疲勞，憲兵也疲勞！』

時間也像我們緊張的心情一樣，也在緊張中奔跑着，太陽已漸漸滾近地平線了。

登山涉水，我們到山底下了！槍聲也疏而遠之！

我們鑽進草，我們竄進密林，我們像兔子樣的時時警覺地回過頭去望望那批在呼嘯奔跑着的敵人的人影。

『咕、咕、咕……』

『咕、咕、咕……』

我們應着這約定的叫喊的記號，拉籐攀葛，在荊棘中開出路來，奔向我們第一個目標——蒼松參天的武夷山頂。

日暮的陽光，透過五色晚霞，滿林滿谷，照得深紅一片，集合攏來的幾十位同志，滿臉昇湧着紅光，全身浸透了紅色，大家熱烈地擁抱着，不期而然地一致舉起雙手，同聲夢一般地叫道：

『我們勝利了！』

一九四四、中秋夜寫完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
黃迪菲

(一)

當第六隊兩個分隊在赤石渡過了崇溪，王義亭同志高呼：

『同志們，衝呀！』

在一天已走了六七十里路的他們，忘記了疲勞，丟掉背包，拚命的跑過山崗，向武夷山的方向衝去。沒用的警犬——憲兵，驚惶失措，有跌倒在種田裏爬不起來的，有拿着槍沒目標亂放一通的，結果當場犧牲了兩個同志。一個是跑不動的，一個是瞿白同志。他把一個姓夏的分隊長扭住想捏死他，但是氣力小，大隊又去遠了，雙方的心理變換，瞿白同志反而扭倒，被石塊敲碎了腦殼。

第二天楊萬年同志被捉到，憲兵拉他不肯走，身上被戳了幾刺刀，滿身血污不成人形，倒在山溝裏，還是罵不絕口，要他們再給他一槍，早死了痛快。

第三天程士先等四同志被捉回，槍斃在馬路上，行刑前被毒打過，混身青腫，皮破肉爛，已認不出本來面目。

第四天是最殘酷的一天，他們依照國民黨上級的指令把所謂『頑固不化』的一齊槍殺。於是在晚飯後集中點名時，把四五十個男女同志騙去編隊——補充暴動後的第六隊，連日行軍中三、六兩隊綑綁的同志，以及六隊捉回的和沒有開過河的一個不完整的分隊，總共有七八十人，在第二天早上我們出發前，一個憲兵挾持一個，押到赤石東南二三里的山回裏，全部殘殺，臨刑時王之燕蕭正崗伍國材等同志還領導着全體高呼口號：

『打倒妥協投降的國民黨反動派！』

『打倒法西斯獨裁的蔣介石！』

『抗戰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女同志楊瑞蓮罵惱了他們，被連打七槍。郭勝等幾個頑強的同志被剝得赤裸裸的只剩一條短褲纏在樹上，用刺刀戳死。直到第三天還血肉模糊的靠樹立着，真是慘不忍睹。

同時遭難的同志姓名，據我所記得的有呂明、凌紅、徐韜、陳月霞、李明、（以上女同志）陳德榮、劉士貴、葉洪章、王鐵夫、唐金虎、陳肇增、段其昌、劉毓林、章品芬、胡仁甫、金科中、洪德生、張文良、方影、章子偉、陳冠軍、丁甦、史進、白雲、曹維新……等數十人。

除槍殺外，還剩下十二三個人，另編一個特別班，做的是全隊最苦的工作，白天劈柴挑糞、扛米、挖地，不讓他們有一會休息。晚上一個個的捆上手腳，連結在一起睡。碰班長高興，一夜不知要打醒多少次，說要檢查人數。有時更藉故一個一個收拾脆尖稜石子，熱鐵烙背，指甲插竹籤，……一天天的磨折，到現在除逃脫了一兩個外，活着的怕只剩吳魯興同志等一兩個人（我和他同過三次隊，是吃苦最多的一位同志）而且也被拷打得快殘廢了。

(二)

雄偉的富饒的被譽爲東方阿爾卑士山的武夷山上，時常演出悲壯的絕人間的慘劇。

靠閩贛邊區的一段武夷山脈，在溪澗的小盆地裏，散住着一千多居民，他們悲慘痛苦的生活，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無從知道。當我們一羣從赤石暴動跑到武夷山的時候，他們愉快灼熱的心境是難以描摹的，他們齊聲說：『同志哥！你們辛苦了。我們希望了好幾年，究竟天老爺還有眼，你們終於來了。』

我們六月三十日爬上青竹溪（武夷山上的一個小村莊，在半山的深溪裏）雖只是夏天，這裏却還很寒冷。檢點一下脫險人數，共有四十幾個，居民們早晨已得到消息，說是『自家人回來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竹棚裏架起一堆大火，曬着、笑着來歡迎我們。婦女們拿來了棉衣夾襖，替我們換下骯髒的衣服。還抬

來一桶大米稀飯（在這裏米是最珍貴的，嬰孩才有大米稀飯吃）來慰勞我們：『同志哥！不要客氣，我們這裏也有兩個青年小夥子參加新四軍老五團呢，……自家人客氣什麼？哈哈……』火堆裏的光線照紅了我們的面孔，也灼熱了我們的心，這是我們的家，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但一想到特務們因抓不到我們一定會對餘下來的同志進行更殘酷的鎮壓時，仇恨的心又使我們不安了。

皖南事變後的武夷山，一切都改樣了，『往日繁華』消失淨盡，只留下一個人間地獄！三月間國民黨三戰區即進行所謂『毀滅性』的『圍剿』『搜山』，在閩贛邊區的一段武夷山脈週圍組成了三股反人民的武裝（民團）——在武夷山東面福建浦城約有二百人，東北角上的崇安約有二百多人，西北角上的上饒甘溪約有百多人。這些民團都受過所謂『特種訓練』和連坐法的担保，經常配合着國民黨的正規軍對武夷山人民進攻，修碉堡，燒房屋，破壞莊稼，把無窮的災難壓到邊區人民的身上。反動派的軍官們說：『閩北老百姓是不怕槍斃的，只怕刺刀刺肚臍。（？）』死在刺刀下的武夷山人民是難以統計的。留下來的過着極困難的生活，他們吃的是苦藥菜（形如蘿蔔菜，味苦，用開水泡後，經炒才能吃），糯米粘（山草），龍舌草，雖然在山上也種了些包穀，但經常遭受到反動派搜山時的縱火和猴羣的損害。至於油鹽是根本談不到了。

我們到後不久，鑒於浙贛戰局節節失利，十萬國軍，不戰而潰，爲着不願做亡

國奴和保持新四軍的優良傳統，把暴動出來的四十幾個人組成一支『人民抗日救國軍』。從匪化潰軍手裏獲得一部份武器，即挺進敵後，直迫上饒、洋口，爲民族解放事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是不容許我們自動起來打敵人的。八月裏三戰區即調廿六軍主力把這支抗日武裝迫回武夷山上。九月初，頑軍更以一個師一個團的兵力由甘溪、崇安的民團配合大舉『圍剿』武夷山，指揮部和戰地黨政委員會（特務組織）設在石塘（在武夷山東廿五里），並在青竹排、蔡家園、南洋湖建立據點，進行反復『搜山』，企圖消滅這支四十幾個人組成的抗日武裝。統計一個星期裏，反動派的『戰果』是够『輝煌』的：中棚明嶺陽關一帶的民房家私全部燒毀，兩個無力避開的老年人也被緝去，連中棚村前的一株野梨也不能『倖免』！

國民黨這支『大軍』把武夷山上的幾百男女青年人逼得四處逃難，我們四十幾個人的隊伍也不願與這二百倍以上強大『友軍』作不必要的消耗，我們都冒了各種難於想像的危險分批向敵後抗日戰場轉進了。

抗日囚徒的旅行

季 君

——集中營第三隊移圍記——

一九四二年初夏，敵人侵犯浙贛路，上饒集中營移圍。隊伍抵崇安赤石時，英勇的六隊勝利地暴動了。敵人惶恐之餘，以空前殘忍的壓力施諸我們三隊，我們的同志堅不屈服，視死如歸。先後犧牲者九十餘人，悲壯的事蹟不斷演出，使那些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憲兵也禁不住在背後嘆息：『這些人死得太可惜了。』這裏所記，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已。

六月十七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午後四五點鐘光景，隊伍抵下梅鎮。下梅離崇安城三十里。離赤石十五，倘若在赤石搭航船僅只十里。下梅圍繞在重疊的武夷山脈裏，綿延百數里，路即由山邊伸出，夾着四十米達寬的山河，河水湍急，竹筏在河水上起伏着。

抵下梅已近黃昏，便在一間三間大的民房休息。老百姓正忙着準備過端午，憲

兵惡聲呼斥着把屋主人都趕到屋後，立即用叉形木板釘住了中門。我們拆下板壁作鋪。

晚上點名，隊長曾恭生——這位清代名漢奸曾國藩的後代，他穿了一身藍布農民裝出現，我們一時幾乎認不出來。他遠遠地站在走廊上，陰陰的說：『任何人不准交頭接耳隨便講話，更不准自由行動，一切聽命令動作。』說畢，帶了班長們走了。

夜間，屋外時有槍聲，班長緊張地來往着。原來六隊同志赤石暴動成功，把這批毫無人性的劊子手駭得準備逃亡了。

六月十八日

一早，隊伍就準備移動，官長們都換了各色農民衣服，臉色驚惶不定，低聲交換着些短促的對話，便匆匆走開了。使我們好笑的是：有幾個分隊長腰背上還插着鐮刀之類的農具。他們這時已對他們的統治失去信心，對於我們這些徒手可能產生的力量，已經恐懼得張皇失措，似乎他們的命運就要結束了。

五分鐘喝完稀飯，我們就拖着疲累的脚步，走上塵土迷漫的大路，向赤石進發。沿路的山坡上，輕機槍口黑洞洞的向我們指着。路上行人絕跡，只看見密佈的憲兵以準備射擊的姿勢拿着快慢機守候在每條路口。

緊張拉緊着我們的心弦，因為我們快行近我們六隊同志底血洒紅的赤石了。

赤石附近一條陽溝裏，一個同志仰臥着，泥漿和血污沾滿了全身，夾着濃厚的廣東腔慘呼着：『你打死我吧！唉！死了痛快，爲了抗日，我……死在此地……』旁邊兩個憲兵看隊伍走近了，一把拉起他便朝小路拖走了，我們全身發抖，走了幾步回過頭去，又見他倒在地上了。

快近赤石附近了，山巔上不時出現三五成羣的兵士，執着槍奔跑着，呼斥着，遠遠近近，只見山頂上人影幢幢，他們是在做大隊暴動後的『搜索』工作。我出來以後，才知道當時在武夷山一帶對我們的搜索和『圍剿』，願祝同竟動員了一個師（二十六軍四十一師）之衆。正當浙贛路上寇騎長驅直入，千百萬生靈塗炭之際，而置萬衆之師於『搜索』『圍剿』已逃出集中營的抗日份子，試問這還配得上算反法西斯四大列強之一的當權黨派嗎？

渡河處躺着兩具死屍，半段浸在水裏，雙手還背綁着，鮮血已成紫色，在頭蓋上和頭髮凝成一團。渡到赤石的彼岸，又是一具死屍橫在草地上；走不多遠，田邊一大片血跡模糊，但沒有死屍，只有無數蒼蠅螞蟻在上面打轉。

我們的眼睛潤溼了。

當我們走進赤石街，空前的緊張又開始了，憲兵驅着行人，呼老攜幼、呼男喚女，噪成一片；當隊伍入街，已成緊急戒嚴狀態，行人絕跡。憲兵、特務、盒子槍、輕機槍、子彈夾點綴着赤石街上的寂寞。

我們三隊的住房，憲兵早已佈置好，是一家倒閉的毛巾廠，火牆高聳，至爲牢固。地面是堅厚的松板，我們就分班在地上休息，每班門口架着一挺輕機槍和四名手執快慢機的憲兵，他們不准我們講話，只聽見有病的同志呻吟，疲勞的同志呼氣，憲兵換崗時把機槍扳得『格格』響的聲音。

魔王曾恭生又出現在面前，農民衣服已換上了漂亮的軍衣，正同臉上的惶恐又換上了得意一樣，手執一枝快慢機，大聲說：『誰要自由行動，就拖出去！』把提槍的手向門外一揮，這位『文正公之後』走了。

我們的憤懣已像決堤的狂流衝擊着頭部，我們默默地互視着，眼睛充滿血絲，淚在睫毛上閃動，對於一天來非人的遭受，對於六隊暴動後同志們安全的懷念，路上的死屍、血跡……一樁樁都如針刺我們。記得還在上饒我們準備周田暴動時，王之燕同志說過這樣的話：『三隊與六隊，必然有一隊要遭慘酷的命運……如果我們先暴動，這命運就落在六隊頭上；相反，我們就難免被『鎮壓』殘殺。』結果，周田暴動流產，如今，六隊在赤石勝利暴動了，這命運果然落到我們頭上了！

永遠忘不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晚上對三隊空前屠殺的一端。一盞孤燈搖搖欲滅，曾魔王在陰暗裏站着宣讀人名：『蕭餘生（蕭振剛）、劉波、郭勝、張文亮、路垣、陳德銘、金科中（殷戈）、葉洪章、高路易、丁甦、方影、胡星、林開鳳、沈鐘、應振有、王之燕、周楚欽、鄒平、沈慕約、李丹、張鴻九、秦扶烽……』

二十四個英勇犧牲的同志被『拖出去』了，我們就永遠見不到他們回來，只聽到晚上赤石街上槍聲不絕，作爲反動派屠殺的記號。

在赤石的集體槍殺裏，秦扶烽從槍彈裏逃了出來，下面是他敘述自己當時的經過。

『……被綁到郊外，我感到呼吸迫促，憲兵把盒子槍都抽了出來，我們知道不妙，王之燕領頭喊起口號，憲兵一時慌了手脚，一陣槍彈亂發，我們便倒在溝裏了……當時我知道自己沒有被打死，第一彈從我頭上擦過，留了一條血痕，第二彈斜到旁邊張鴻九腿上，一股鮮血噴到我臉上，我便倒了下去……我佯裝着死態，只出氣，不吸氣，憲兵把溝上的泥土往下一推，便走了，特務曾魔王恭生還不放心，走過來看看，他看我還在動，便棒了一塊大石朝溝裏一摔，擊中我的耳部，我一陣奇痛，昏了過去，半響醒來外面星光很亮，寂靜無聲，已近深夜，我知道自己沒死了，朝外一望數十步外星光裏，站着一個憲兵，我輕輕地起來，摸摸他們，都已冰冷了，我忍痛爬上溝，便一直朝大山跑着，跑到天亮，因爲自己的手還反綁着，在田野裏看到一個老婆子，我走上去說：『老婆婆，你幫我解一下繩子，我是兵營裏逃出來的壯丁，』老婆子回過頭來看到我，霎時臉如土色，狂叫着飛似的跑掉了，……後來我又找到一個割野菜的姑娘，看到我又跑開了，這時我才從水溝裏看到了自己血跡模糊的臉龐，……我生怕碰到別人，一口氣跑到山上，在一塊大石上磨，磨

了半天，才把繩子磨斷，於是我就沿途乞食、打聽，來找尋你們……」

秦扶烽在武夷山上找到了赤石暴動出來的集中營伙伴，得以保全了千磨萬折的苦難的生命。

以這次集體槍殺作爲開始，特務把槍彈放在「教育」計劃上了。赤石河邊的槍聲和血跡，給當時武夷山如潮的逃難羣留傳了一個可怖的傳說。

六月十九日

清晨，隊伍又向建陽行進，原來由二十四名伙子挑的官長的行李都分担在我們身上，戴近視眼鏡的王開誠同志，是浙江民族日報社長，在百多斤的重荷下，喘着氣要求曾魔王減掉一些，曾魔王乾脆地把幾個耳光答覆了他，近視眼鏡打落在地上。到建陽，王開誠在疾病、疲勞與侮辱之下，死在集中營了！

由於沿途的勞頓和過重的負擔，隊伍走得很慢，行至興鎮（離赤石六十里）已暮色四起。興鎮是個小村落，居民稀少，我們在較大的民房裏又禁閉起來，從我們中間挑出十幾個精壯的同志去担任公差勤務。出去未及五分鐘，屋外一聲槍聲，曾魔王力竭聲嘶叫着：「外邊呀，樹林那邊……死傢伙，你們……」我們聽着槍聲，心裏乾急，爲那勇敢逃掉的同志默禱安全。晚上用鹽湯沖飯吃時，人羣中不見南洋華僑吳華光同志，班長在門邊互相埋怨着，我們才安下心來。

從那晚起，睡覺添了一根繩子，睡覺哨子一響，班長便把我們的手脚捆起來。

馮立平同志和黃子讓同志浙江人，平時頑強，於是連頭連腳綁在柱子上。

馮立平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學生，浙江慈谿人，雖然年輕，卻有着成年人的風度。那時季音才到三隊，受不了那緊張的生活。吃飯時把飯粒掉在地上，逼着他檢起來連泥帶沙吞下去，整天做苦工，抬一兩百斤重的巨石，抬不動，死撐着抬，晚上睡前又得在床前『運動』幾個鐘頭，大聲地數番號。到嗓子完全嘶啞為止。——剛到三隊的幾晚，他渾身疼痛無法入眠。

『你剛來不久，特別嚴，怎叫做下馬威。』有一次，馮立平感情濃重地對季音說：『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我們會出去的！』

他頗想不到馮立平會說這樣的話，因為這是危險的事。

三隊一個最平凡的處罪辦法是『跑步』，一跑兩三個鐘點。當時季音沒有草鞋，異常狼狽，他脫下腳上穿着的草鞋給季音說：

『你拿去穿吧，我腳赤慣了，赤腳舒服！』

事實上，赤了腳在滿鋪碎石子的操場上跑兩三個鐘點是不會舒服的！

集中營移崗，三隊照例是『苦力隊』，擔負了特務們全部的箱籠物件，季音和馮立平抬的是一大籬碗、筷、碟……之類，馮立平看季音可憐，一根長槓子把重量都放在他那邊，季音是輕鬆地到了閩贛邊界，但他的肩却已紅腫了。

馮立平是不會想到自己會死的，在上饒時他寫信給妹妹！

『親愛的小妹，……告訴母親不要哭，我就會出來的。』

誰知特務並不放鬆一個孩子，用各種毒刑逼他『自首』，長途跋涉後，晚上竟連睡覺還用繩子綁在柱上，使他無法休息，結果馮立平在這樣的遭遇下發瘋而死。臨死時他在床上轉側着，慘號着，班長副班長聞聲從門口進來，他突然全身一抖，掙扎着想從床上躍起，兩拳緊握着，怒視着他們，牙齒咬得格格地響。

班長吃了一驚，抖抖地說：

『馮立平，你……』

我們站在旁邊，最大的憤怒衝擊着我們，只感到渾身熱血上湧。班長看看我們神情有點異樣，悄悄走掉了。

六月二十日

到了建陽。

到建陽，人已不能動彈，兩肩紅腫發紫，天下大雨，隊伍去建陽大休息一天。三隊司務長是曾恭生的小舅子，我們對他的憎恨不亞於曾魔王，鹽湯豆渣湯沖飯，大米搗砂子，都是他的傑作。那天午飯發現莧菜葉，上面浮着很多油花，我們高興，以為是休息中的『優待』；但有點青澀味，晚上大家肚子開始絞痛，水瀉，曾恭生假裝不知道。第二天，勤務兵嘴裏漏出了事情的真相，司務長偷老百姓的油，摸錯了油缸，摸到青油缸裏，用青油煮了菜。

六月二十二日

天色開始放晴。自用繩子綁了睡覺，病者日衆，晚上一片呻吟聲。曾恭生走來。用脚踢踢呻吟的同志：『不要裝死樣，還不够活，再綁到柱子上來睡。』

又要開始移動了，全體集合，曾恭生看看我們——鐵石人看了也要掉淚的隊伍。他是看到的，從上饒出發時，身體較好的大個子已都成了一把骨一張皮的瘦鬼，身體壞的已陸續死在路上。但是，這對於曾恭生是永遠不會感動的，他大聲的說：『最後的三十里了，不准一個落後。』

徐市，在建陽與建甌之間，在建陽南三十里，建甌北四十里，四週叢山峻嶺圍繞着，徐市即在山麓，它比上饒周田村最少要大五倍，廟宇林立，大小十餘處，集中營各部就佔據了這些廟宇，與居民完全隔絕，正同在周田村時一樣。徐市被特務們經營已有相當歷史了，在附近一帶組織的『軍民自衛團』是特務直接指揮下的一支反共反人民武裝。

十餘天的非人生活，給集中營帶來病與死亡的驚人紀錄，病包括惡性痢疾、胃病、傷寒、惡性瘧疾、第三期肺結核、夜盲……三隊夜盲二十六人，不幾日病死者六人：許永祥、李伯敏、朱致中、章復權、王開誠。

由於營養不足而來的夜盲症最是驚人，起初是入夜不見一物，後至陰天便不能走動。這使特務們高興，曾恭生說：『眼睛瞎了，看你再跑吧。』於是凡是夜盲的

開始解繩子睡。測驗夜盲之真偽是用這樣的方法：叫你雙眼睜大，他把雙手在你眼前擺動，大聲呼斥，如你的眼瞳仍不動一下，便算合格。

死的死，病的病，苦役還是開始了。首先是築操場，正是六月炎夏，太陽在徐市山麓施威。凡是能咽一粒飯下肚的，就得做工，這是三隊曾魔王定下的老規矩，誰也不能推翻，×××同志，國內著名的作家，可是正如曾魔王所說：『不管你外面是怎麼樣，哼，現在到了這裏，可得聽我命令。』他患了很久的×××病，又加年紀已大，實在經不起苦役，一天，胃病驟然發作，跌在地上，痛號着；曾恭生視若無覩地說：『班長，把他拖到旁邊去。』

這也是三隊的老規矩，不是全體的病假，也就是說還能吃飯的病假，做工出操都得陪着，站不住的躺在地上陪。

不久，操場在我們的眼淚和臭汗下完成，集中營血腥的旗子，又開始在徐市的天空出現了。

集中營在福建

孫秉泰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寇進窺浙贛線，三戰區的那些將軍們不戰而潰，土地不要了，老百姓不要了，連作爲軍隊命脈的彈藥，也拋棄得一路都是，大炮彈和飛機炸彈，一站站的堆積如山，無人過問。可是我們這一批已被磨折得半死不活的『囚犯』却被視爲『奇貨』不能不要。在鬼子打江山的時候，我們就在憲兵團『警衛』下從上饒的上下周田村出發到鉛山的石塘。住不到個把禮拜，上饒也失守了，我們又由石塘翻過仙霞嶺到了福建。本來預備住在崇安東南的下梅，但由於敵人進展太速（事實上是部隊潰敗太快），和赤石暴動的發生，以及担心閩浙贛邊游擊隊的進襲，使他不得不轉移住地，於是選就了一個最封建而又地形很好易於防守的徐市鎮，作爲集中營的新址。

徐市四週多山多叢林，瘴氣很重，鎮上多廟宇，我們五個隊（第六隊暴動後又遭槍殺已取銷）就被安排在五個廟宇裏。我們以刑餘之身，長途跋涉，本來已經支持不了，再加上閩北山嵐瘴氣，水土不服，一到就病倒了許多。起先是惡性瘧疾，

有的七八天一連發大熱，燒得不省人事，接着來的是痢疾，這更使虛弱不堪的身子無力抵抗了。雖然在真武廟裏設有醫務所，但醫藥全無（有幾百顆奎寧丸，還留着他們自己吃，再多了他們會變賣）。裏面陰暗、卑溼、污穢、淒涼、一進去臭氣逼人，看護班長和看護兵更兇極惡，不但不照顧病人，反希望病人早死，好打我們這些病人死後的算盤。有許多許多同志就這樣被冤屈地斷送了生命。據我所熟悉的就有楊水清、陳再興、徐文祥、林杏坤、張吉、王開誠、劉梅開、蕭鳳儀、蕭連生、劉復漢、馮輝、張福全、李桐銘、傅水源、張揮……等十餘人。但這還不過是十分之二三，其餘或者不同隊，或者不相識，或者日久遺忘了，不能一一記起。其中馮輝同志是馮副委員長玉祥的姪孫，他病了，有錢存在曾恭生那裏，可是三番五次討不來，想買些菜和零食吃都不可能，就這樣被拖死了。還有徐文祥同志本無內病，因為害眼病沒有藥醫而雙目失明，在醫務所沒人招呼，日久天長就活活磨折死了。

起初死的同志還可以找老百姓的木板釘個棺材，以後連門板都徵發光了，死到供不應求時，就兩個人裝一口木箱，而他們還在死人頭上想法子，把身上的一切剝光變賣，讓他赤裸裸入土，嚇得同志們以後生病不敢再進醫務所。

在這種沒藥醫的條件下，我們不能不想些最原始的方法來抗拒疾病的侵襲和刑餘的創傷。在外科方面我們用煙油塗瘡口，外邊敷上『車前子草葉』，有時也能敷

好。生疥瘡時用河砂硬擦擦得血肉模糊了，有時也會痊愈。沒有內科藥，害了痢疾，一個是餓法，一兩天只喝水不吃飯，一個是滯澀法，有錢時買些山查熬水加糖加醋喝下也會好的。害瘧疾單吃『常山』一味草藥或者在脊椎骨第三節上貼上生薑胡椒也有效果。但祇要你想保持抗日軍人的氣節，不填寫悔過書，拷打是經常有的事；祇要你跑不出這個牢籠，住在虱蚤窩裏，疾病總無法倖免。

可是他們偏特別講究形式，每星期日要檢查內務。這一天更大倒其霉，從星期六即整起一直到星期日，大家都熙熙攘攘忙個不了，椽子，柱子，窗櫺，門板都用清水沖洗，抹布擦拭。窗格牆角有一絲蛛網，都要受處分，地下有一些灰塵都不答應。被子應當用內務板礮壓得和檯面一樣平整，摺疊成豆腐塊，要造作出十六個稜角。還有一個包袱，規定裏面只包一身襯衣，也要做出長方形的塊和整齊的角度。另外有一本三民主義讀本。這三樣東西都分排在舖面上，恭候檢查。從早上到午後不准進房間去，恐怕把內務弄壞。等到檢查過了，馬上又是一場糊塗。這種專做表面工作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一貫作風，而實際上四年發一次棉衣，一年洗不到一回澡，五尺長二尺來闊的棉被，蓋了頭蓋不了腳，蓋着肚皮，蓋不住屁股。一個一丈寬八尺長的舖位，硬塞下一班人（十四個）。舖位祇得和地舖一樣，又潮又溼。這還講什麼衛生？不過折磨我們罷了。

到福建後沒吃過青菜，天天是筍乾或是香茹湯，這些東西名義上是高貴的，但

沒有油水來配合，只是白水和鹽去煮，又有什麼味道什麼滋養呢？米粗糙得一碗飯可以檢出一大手心稗子和穀粒，有時還攪砂故意煮得一餐生一餐焦的。這一餐吃不了，下一餐再給你吃，於是日有餘糧，而他們之計得售了。

單扣尅還不算，於是特工老爺們花樣翻新的提出很時髦的『生產』口號來，說什麼抗戰已到了反攻階段，生活自然一天比一天艱苦，爲了『改善』我們的生活，就得大家參加生產，而生產的三大要素：土地，工具，勞力，他們都十分巧妙地加以『解決』。土地是強佔老百姓的（名義上是借他空閒的一季，其實和劉備借荊州一樣，一借不還）。工具是硬借老百姓的，就是菜秧子煙苗糞灰等也是偷老百姓的。即使買了一部菜種，也是由我們伙食費裏扣出。至於勞力更不用說了，驅使着我們無休止的去做。而他們却不化錢，不費力的坐享生產成果。我們所能吃到的祇是些剩下來的小菜葉。

單純農業生產還不算，他們還利用我們的技術人員開設理髮店，澡塘子，飯館子，裁縫舖，合作社等來剝削我們，與民爭利。一面更借用第三戰區集中營甚至國民黨中央的大名義附設建國農場，來經營非法的事情。所謂墾荒、農藝、畜牧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業務：是由福建運出剝削我們而來的剩餘公鹽，轉到鄱陽湖一帶高價出售；再由鄱陽湖一帶運紙張油米等去浙閩前線資敵。換回來日用品再到後方出售。於是一轉手間就獲利鉅萬而囊橐累累了。

他們另外一個拿手傑作是敲詐，動不動就加老百姓一個『私通奸偽』或『思想不正』的大帽子扣押起來，於是你就得化錢或糧食來贖。就在一九四四年的四五月裏，把一個四五十歲連扁担大一字都不識的農婦陳張氏（農場卽住她家）抓來，只憑一句口風硬要訛她十担穀，她無故受冤，自然心有不甘，於是就私刑拷打，結果竟異想天開，誣她一個『勾通奸黨嫌疑』罪名，送到集中營來『糾正』她的『思想』。事後他們也覺得太不近情理了，萬一西洋鏡拆穿，自己也不好看。於是又指使旁人去威嚇她，教她寫悔過書和保證書，但十担穀子，還是一粒不能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閻王吃小鬼』。正是他們的最好寫照。無權敲詐的就實行偷竊，事務長爲了揩油，不肯買菜，教採辦下士到老百姓田裏偷；官長吃的小廚房鷄鴨，也不用買，盡可以隨意去抓。徐市附近村莊上的狗，也早已被他們打光吃光。有時甚至藉口打狗把老百姓一担左右的豬也會偷來殺吃。但偷竊究竟不『光明正大』，於是一有機會，就借名徵發。有一次，藉口修理營舍，就徵了老百姓三百根竹子，用下來有多，就變價轉賣錢落私囊。

在兇殘、貪婪、醜惡、愚昧的一羣統治下，也有一套所謂『文化娛樂』活動，實質上不過是補奴化教育之不足。都唱『游龍戲鳳』『捉放曹』，學打『南派拳』『北派拳』，嘍，這寫歌功頌德的八股嘍，盡是些落後倒退的玩意兒。不許唱進步的歌曲，就是抗戰前連三歲小孩都知道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在被禁之列。把『

大刀進行曲』裏的『抗日的義勇軍』詞句改爲『堅強的正規軍』，操場上也唱京戲，拿西皮二簧等來合操場上的脚步。這些愚蠢的事情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作得出來。

他們痛恨我們寫簡體字，特別是寫這個『口』字，他說：『中國有領袖呀！你們爲什麼中間把它空起來呢？可見你們這批傢伙心目中全不知道有中央，有蔣委員長』。說到末了一句他馬上很嚴肅的來一個立正，再看我們還是沒精打彩滿不在乎的站在那裏，他便破口大罵真使人看了可憐也復可笑。

從江西到福建，我們在集中營中過了四年了。四年的歲月，世界已經大變，世界上創造法西斯的魔王們已經到最後死亡階段了。中國法西斯徒子徒孫們所學來的集中營這套殘忍醜惡的鎮壓人民的方法，還能令其繼續存在嗎？

流浪散記

葉欽和

一 別了武夷山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赤石暴動』後，我們四十多個勝利者，在閩南武夷山上分散成游擊小組，以游擊鬥爭來對付敵人殘惡的『搜索』。在暮秋十月中旬的一個黃昏，我們一行三個人——陳紫戈、黃蝶飛和我，畢竟和相處三個月的武夷山告別了。

啊，武夷山！在你的山石上有着我們奔突的腳跡，留下我們光榮的驕傲。

臨行前，我們和共同在贛閩邊區堅持游擊的地方黨邱同志告辭、他費盡了力量弄得幾十個青瘡的小梨子送給我們當乾糧，握別時，他鄭重地說：

『祝你們沿途珍重，安全到達軍部。』擺在我們面前的雖是遙遠的途程，但那是我們歸去的所在——我們革命的家，一種堅強的歸去的信念牽引着我們。

在蒼茫暮色中，我們踏上荒蕪的山頭，微風吹拂着枯黃的野草，野花已經萎謝，蟋蟀在草叢中唧唧奏樂，它們在歡送我們。走完了濃密的竹叢和樹林子，又走過

一段崎嶇的山路，天色已經漸漸的暗黑下來，像一個兇猛的怪物張開了巨口，把一切景物都吞嚥了。夜雖已深，但我們還是腳不停歇地踏着崎嶇的山路，伴隨着我們的是天上的星星，腳下的山溪。通過了幾處敵人的封鎖線，穿越過閩贛交界的威靈關，當我們到了江西境的山巔時，東方已漸漸發白了。

經過一夜的奔波，疲乏極了，我們正休息下來用早餐，隱約聽到遠處山村傳來的起床號聲。黃蝶飛幽默地說：

『我們進餐，國民黨反動派還給我們吹號啊！』

我們繼續進發，走上人跡絕少的大山，一邊是危巖峭壁，一邊是黑漆漆看不見底的深淵，翻滾的瀑布水花噴濺得我們滿臉滿身，我們沿着陡峭的山石，在深潭和瀑布旁邊一步一步拐地匍匐前進。

第二天的晚上，我們宿營於金竹霸的山巔上，夜半醒來，滿天的繁星和半圓的月亮照射着陰冷的羣山，山風吹來，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慄。

經過三晝夜的艱辛跋涉，到達了真正的最高峯五府崗的山頂上了。俯覽四周，可以環視閩贛邊界的五府（大概有廣信、浮梁、崇安等府，記不清了），南通福建的武夷山脈，東聯上饒廣豐的鳳景山脈，漸西而下，就是江西鉛山境界了。

我和陳紫戈同志正在爭論判斷方向地形時，突然一陣狂風吹來，烏雲四起，頃

刻瀾漫天空，大雨如注，我們無處躲避，只好蜷曲着身子躲在松樹下面，雨越下越大了，山上的流水也像潮水般洶湧而來，虎虎之聲，令人毛骨悚然。

我們相互緊緊的擁抱着，像青蛙一樣縮成一團，大家都冷得發抖了，牙齒顫抖得格格作響，四肢乏力，全身都麻木了。

夜深，風雨更劇，雷電交加，狂風呼嘯，冷氣刺入骨髓，我們難受得真不易熬忍，但是，除了相互摟得更緊些，有什麼辦法呢？

第二天早晨八九點鐘，雨才停止，淡黃的陽光，不久也從東方出現了。遍山的松樹在晨風中飄搖，我們才現出勝利的愉快。

把地形和方向判斷清楚，我們便向鉛山進發，到山麓時已近黃昏，剛巧山麓下有一戶人家，即求宿於此。

當晚，主人端出雪白的大米飯叫我們吃，每人狼吞虎嚥地吃了幾大碗，連主人兩口子的飯都給我們吃的精光，因為我們已經幾天沒有見過飯了呵！

二 抓去當壯丁

當我們到鉛山縣時，情形非常混亂，國民黨在浙贛路上不戰而退，軍隊到處流散，炮彈與槍彈，一堆堆雜亂地被丟在公路旁邊。

陳紫戈留在鉛山，我和黃蝶飛趕去河口出售過去在海外購來的紀念物——掛鏡

。將近河口時，就給兩個盤查哨扣留了。我問他們是那一部份的，他惡狠狠地回答：『是軍政部的！』

我聽了是軍政部的，心胸突然跳起來，因為軍政部的軍隊，在三戰區只有一個特務團，特務團曾在七峯岩看守過我們的，如果被他們發覺，那就完蛋了。

我被監視坐在路旁，旁邊有一個賣花生的小孩，似乎害怕哨兵聽見，輕輕的對我們說：

『你們真倒霉，這事情頭幾天沒有的，因為師管區跑了壯丁，他們是抓壯丁的。』

我聽到是師管區的倒很放心了。我們被送到連部去，一踏進門檻，裏面像囚犯似的臉黃肌瘦的『壯丁』都聚攏了來，互相議論着：

『又抓來兩個。』

『誰倒霉，誰就碰到這批冤鬼！』

師管區訓練壯丁的情形，也無異於三戰區的集中營，出操上課有機關槍看守，大小便要集體去，飯吃不飽，挨打挨罵，這一切都是極平常的事，所不同的，可以自由說話而已。在這種情形下，逃跑是困難的，這裏的環境，雖不致涉及政治問題，然而這種生活長此下去都不是辦法，而陳紫戈在鉛山等特我們一定很焦急，我們附討結果，決定打報告請求釋放，報告送上去不久，值星排長就找我們去談話了。

「你們不是逃兵，究竟是做什麼的？說作生意吧，又沒有什麼證明。」值星排長說：

「我們是在金華做生意的，現在那裏已經是前線了，情況緊急的時候政府下令疏散，也來不及發什麼難民證，商會發給我們的會員證明書，已在路上給散兵搶劫去了。」我回答他的詢問。停了一會，我又進一步說：

「依照兵役法規定，在四十五歲以上的免役；在壯丁年齡內近視眼五百度以上的也免役；我現在很快已經五十歲了，我的姪子的近視眼已經在一千度以上了，不能當兵的人送到前方去打仗也是沒有用的呵！」

值星排長允許將我們的報告轉給連長攷慮。

那晚我們睡在草堆上，旁邊睡着一個青年，在朦朧的燈光下看不清他的面貌，他在地下掙扎了好久，好容易翻了一個身，帶着十分悲憤的口吻，敘述他的不幸的遭遇：

「啊…………老表，我是三代獨丁，一生下來父親就死了，我母親千辛萬苦把我撫養這樣大，那天我像綁上刑場似的與她分離，她哭得那麼傷心……，我到區署後，母親還到區署哀求區長放我回去，唉！不但沒有結果，反被他們毒打一頓，她怎麼受得了？現在……現在不知道她是生還是死了……」說到這裏，他因過分的悲憤而抽噎起來……沉靜了一會，他突然變得很激動的說：

『爲什麼當兵的都是我們窮人？我們同莊上一個大地主有四個兒子，每次抽丁都沒有抽到，每次政府派捐也只有窮人分攤，天下爲什麼這樣不公平？』他被高度憤激的情緒所激動，把聲音提得很高。

『老表，你不要難過，你生的什麼病？』我只得這樣安慰他。

提起病，他的兩頰突然漲紅，眼睛睜得大大的，悲憤更統治了他：

『我那裏是生病！我因爲日夜惦念母親，這裏的生活實在無法忍受下去，在一個月前的一個黑夜裏我開小差走錯了方向，又被他們抓回來，打得我死去活來，什麼刑罰都用過了，不能起床也一個多月了，又不給藥吃，唉！每個月總有幾個人在這裏死去的，我……也難保……』他又嗚咽了。停了一會，他又說：

『老表呀唯一的希望只有補充到前方去，到了前方再想辦法開小差，不然，只有死在這裏了呵。』

聽了壯丁的話，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入睡。國民黨的腐敗和這種殘酷無恥的行爲，已在我腦海裏織成一個有系統的故事，這故事此時又注入了新的內容，不禁又重溫了一下國民黨在我們中間出奇野蠻的暴行，這故事活生生的被我所體驗過，過分的激動制服了我的疲勞，我睜大着眼睛對着無邊的黑暗直到天明。

三 困守在安洲

我們釋放了出來，把錢賣了，匆匆折返鉛山，正與陳紫戈商討怎樣走的問題，趁着剛從師管區逃出的另一個江西老表，邀我們到他那裏去做生意，他住在鉛山與河口中間的一個小村莊——安洲。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他的店就是他的家，門口貼一張紅紙『羅義民小食店』，裏面擺着兩張桌子，幾張長板凳，有二口鍋灶，大概賣些麵食之類的東西。

我們決定和這位羅老板合股做生意，把一百塊錢作爲合股經營的資本，留下的零錢打電報到大後方去『請求援兵』，立即發了重慶、桂林、曲江、贛州四個電報。我們想利用這個關係暫住下來，爲了今後要走長遠的路程和弄個路條；電報往返大約須一個月，『援兵』一到就可啓程。

平平淡淡的生活約莫過了一個月，我們所期望於大後方的漸感失望了。有一天黃蝶飛往鉛山去採辦貨物，竟整日不回，一天、二天、三天、也不見回來，一週之後才接到他自河口寄出的信，信上說：『我又給師管區抓去了，現已補充到預備第五師，就要出發前方，請即來河口一晤。』

我趕到河口時，他們已在隊部門前大場上集合待命出發了，我急忙跑上去叮嚀他：

『你現在隨同他們出發後，找機會開小差，在一個月以內我們一定等你回來一起走，除了萬一我們碰到『熟人』（特工）只好走，如無這種特殊情況發生，後方錢到了時也一定等你一塊走的。』

直星的哨子無情的響了，前排隊伍開始移動，黃蝶飛掉轉頭來望着我，他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了，我低下頭不忍再看他一眼，等我抬起頭來，他的身影已在遠處消逝了。

我沒精打彩地走回安洲，把這情形告訴陳紫戈，他也只得搖首嘆息。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終日依望於大後方的援助宣告失望了。羅老板對待我們已不如以前，尤其是那位老板娘，常常指東罵西的譏刺我們，使我們實在片刻不願停留了。

陳紫戈同志已經病了半個月，大概是急性關節炎，開始那一天痛得昏了過去，幸虧羅老板娘的土辦法，用一個銅板在痛的地方創了一會，才漸漸止痛；關節炎癒後又染瘧疾，每次發熱後我總設法弄幾毛錢買紅糖沖開水給他吃，沒錢買藥，吃了紅糖水心裏可以好過些。

我們處在貧病交迫境地，走又不能，留又不得，困守安洲已有二個月了。有一天，羅老板臉上充滿笑容走來和我說：『我有一個朋友在石塘小學當校長，昨天路過此地，我已和他說好介紹紫戈到石塘區署去當書記，明天就可以去。』

到區署工作是帶有危險性的，但是我們目前所處困境只得去冒險一下再說，同我們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到區署後可解決路條問題，陳紫戈病才好，不得不去嘗試一下，那文弱的樣子，倒很像一個小書記呢。

四 流浪河口

陳紫戈走後，我也離開羅老板家，到河口去找活做。河口是江西三大市鎮之一，面臨錦江支流，也是水陸交通的要道，我弄到一付扁担，開始出賣勞力。第一天就替一個客人挑一担五六十斤重的東西，約有二十里的路程，走了一半便覺得透不過氣來，兩肩已疼痛不堪，實在不能支持了，爲了解決吃飯問題，又不得不揜着命捱到目的地，担子放下時，肩膀上已是紫血斑斑了。

十幾塊錢，僅僅維持兩天的生活，我一個人靜悄悄坐在郊外墳墩上沉思，忽然從我背後傳來一聲大叫：

『老頭子，你在這裏想什麼？』

把我嚇了一跳，掉過頭看時，原來是賣報青年小王，他是安洲小店裏經常的顧客。我很欣喜地說：

『啊！小王，你到那裏去？』

『報紙賣完了，出來外面走走，我們到茶館喝茶去。』他即刻拉我起來。一面

似很詫異的問我：

『你不在安洲做生意了嗎？』

『本錢通通吃光了，不做生意已有好幾天了。』

『我不到你那裏已有一個多月了，以前隔一天要到鉛山去取報紙的，經過安洲終要到你店裏坐坐，吃點東西，現在報紙由報社直接運到河口，我不必兩頭跑了。你現在有事做嗎？和我一起賣報好嗎？我每天可以賺十幾塊錢，明天我們一同去賣。』他熱情的和我說。

報紙賣了兩天之後，我仔細攷慮一下，覺得賣報是有相當危險性的，因為報紙銷路全靠茶樓、酒館、旅館，而這些地方常是特工活動的場所，爲了慎重起見，只好不做這行買賣。

報紙不賣，小王卽刻介紹我在一家旅店當茶房，做了幾天。因爲旅店也同樣常有特工出入其間，不得不又把茶房辭掉了。

腳躑街頭，已好幾天了。關帝廟東邊的牆壁已經倒坍了一大半，從半邊牆角上射進一絲暗淡的月光，我躺在牆根的稻草堆中，凝視這一線可貴的光明。在西北角上的另一草堆中，有兩個早已熟睡的討飯的，一個露出一隻腳，另一個露出一個頭在外面。

早晨細雨迷濛，廟裏的空氣比先前冷得多了，那兩個討飯的坐在地上聚精會神

地捉着虱子，捉到一個便猛的去進嘴裏咬得嘩嘩作響，我正看得出神時，忽然遠遠地好像有人喊着『老——頭——子——』，不一會，報販小王蹣跚跳跳地走進來，他有點埋怨我：

『老頭子，你害得我好苦，我到旅店去找你，說你已辭工不做了，找了兩個難民所都見不到你，我想你一定在這裏，終算給我找到了。』

停一會，他又說：

『我問你，爲什麼又不做，那樣又不做，那樣又不做，難道還想做官麼？可惜你沒有福氣。』

爲什麼不做工寧願餓肚子，他是難以領會的，而我也說不出理由，只好隨便搪塞幾句：

『不錯，我是沒有福氣做官的，像這種敲榨窮苦百姓的官我是不願意做的。』他的臉色突然沉下來，眉毛像鬚毛樣豎了起來，眼睛睜得圓圓的，憤慨地說：

『對！我如果做了大總統，我一定要把這批豬官狗官殺光！』

『你說我沒福氣做官，你倒想做大總統了。』我們都笑了，連那兩個討飯的都把眼睛笑成一條線，小王拉着我的衣袖更笑得俯仰不止。他忽然觸着了什麼似的驚奇地說：

『你只穿兩件單衣，十二月了，不冷嗎？』

『還好，不十分冷。』我勉強說。

『哼，不冷，不冷，你爲什麼又發抖呢？』

小王鄭重其事地告訴我，這樣冷的天氣，不凍死也會凍病的，總要想個辦法才好；他想起前幾天一家豆腐店要請一個人，不知請進了沒有，要我等一等，他馬上去問。小王的關心，使我感到流浪中難得的友情，只有窮人才會憐惜窮人。約莫過了兩個鐘頭，他興高采烈地跑來說：

『老頭子，豆腐店老板答應了，快去，快去，我帶你一起去。』

到了豆腐店，小王向老板作了介紹。老板是個禿頭的傢伙，四十多歲，肚子大大的，輕視地把我打量一番。

『你來做工是可以的，工錢每月九十元，每天要磨二斗四升豆子，夜晚磨一斗六升，白天磨八升，半夜就要起來，磨完一斗六升差不多天快要亮了，天一亮把店門板拆卸，各處打掃好，就挑一担豆腐上街去賣，賣完回來吃早飯，上午再磨八升豆子，做完這鍋豆腐吃中飯，下午要挑二十多担水，挑水的地方不很遠，吃過晚飯，洗過碗筷、鍋灶就沒事了，這樣的工不很費事，你能做嗎？如果做得來，你就做，做不來，我另外請人。』

我聽完他這一串話，這種工作，自然是吃不消的，但是不做的話，目前生活如何解決？只好硬着頭皮答應『能做』，一面帶着哀憐的聲調說：

『老板，我做做看，能做就做下去，不能做，做一天算一天工錢，好嗎？』
『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老板娘翹着豬肝似的嘴唇，斜着三角眼睛插嘴說。
『好罷，你來吧，能做就做下去，不能做也隨你的便。』老板無可如何似的說。

我當天就上工，小王見我有了安身之所，也好像很寬心似的，臨走他說：

『老頭子啊！你要好好做下去，不要做幾天又不做了。』小王這種天真純潔的心情，太使人感動了，我唯唯答應他的好意的幫助。

做了幾天，實在有些吃不消了，最困難的是一天挑二十多担水，肩膀已經紅腫了，晚上渾身骨頭都感酸痛，但這樣煩重的工作，不得不咬緊牙關熬忍着，這樣又過了半個月。可是有一天下雨，路上泥濘不好走，剛走上埠頭石級，脚一滑，撲通一聲，連人帶水翻到石級後面了，爬起來時已跌得頭破血流，水桶也打爛了，回來告訴老板，不但沒有得到他的同情，反而挨了一頓臭罵，老板娘更是尖起嘴，罵得嘔嘔不休的：

『你做不來，你就不要做呀，買一對水桶要一百多元，你一個月的工錢還賠不
够……』

於是我又辜負了小王的好意，辭工了。

五 當手車伕和伙伕

我只好住到難民所裏去。難民們有的做小販，有的到二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挑柴火賣，於是我就跟着他們去挑柴，開始挑四五十斤，後來能夠挑到七八十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可以維持下去。

那天早上雨雪紛飛，不能挑柴了，我們各拿出兩塊柴來烤火談天。一個難民說：

『鄉公所四處找人當壯丁，如果有人去，還可以拿到八百元安家費呢。』我聽到『八百元』，心裏動了起來，但一想到師管區壯丁隊的生活，就不寒而慄。

『當壯丁不好，最好到手車隊去當車伕，每個月有六百元，現在鉛山縣政府組織一個軍糧運輸隊，每保派兩個人去當手車伕，保長正四處雇人呢，我決定去，你們去嗎？我可以介紹。』另一個難民愉快的說：

『六百元一月，只要兩個月，我們就可以走了。』我心裏這樣想。

『我去，我去，現在就同你們去找保長，怎樣？』我很快搶上去說。

『還下雪呢，等一會，天晴了再去。』

×

×

×

×

我抱着新的希望到手車隊去。手車隊在離河口一里路的小村莊上，隊部有一個隊長，兩個隊副，和一個事務長，另外還有幾個押運的兵士。我到手車隊時。手車仗已有五六十個人了。到隊的第二天就出發。每輛車上裝着上三百斤重的白米，我走去端了一端，幾乎端不動，我想這可糟糕，怎麼推得動呢？車子一排排擺在路旁待命出發，哨音一響，前面的車子開始移動了，我動手推車時車子就翻倒下來，推幾步倒一下，已經掉隊在後面很遠了。

瘦長個子的隊副從前面趕過來，像虎狼般兇惡地吆喝我：『你這個混蛋，為什麼還在後面拖？快趕上去！』

『這個老頭子怎麼推得動，他不會推車的。』押運兵在旁說。

隊副發火了，跑過來就給我幾記耳光，還罵道：『推不動車子，你來幹什麼的？滾蛋！』

我頓時感到眼前星花四射，耳朵嗡嗡作響，眼睛閉了好一會，好不容易才睜開來，受了這樣的侮辱還得拚命使勁推，倒是那個押運的兵給我解圍，他用繩幫我拉，拉了一會，他又推一會，我用盡生平力氣，一推一拐的到達上饒。我躺在草地上，只覺全身疼痛，簡直像死人一樣不能動彈了。

這樣勉強捱過幾天，有一天恰巧伙仗煮了生飯，被隊長打了一頓屁股開除了。我趁機會要求調去當伙仗。隊長在天井裏踱方步，不屑正視地對我看了一眼：

『你會煮飯嗎？』

『會，』

『你叫什麼名字？』

『沈福良。』

『調去當伙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煮了生飯，照樣打屁股。』

『勤務兵！』隊長放直喉嚨喊，帶着嘶啞的聲音，大約是一向習慣於這樣的喊

叫。

『有！』一個矮小個子的勤務兵，突然像電線木桿一般站在隊長面前。

『把他帶到事務長那裏去，叫他當伙伙，專門煮飯。』

x

x

x

x

我開始當伙伙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剛到隊上時，飯是可以吃飽的，後來一冬天的把米減少下鍋了，鬧飯的風潮已經有過好幾次，有一次因爭飯還打鬧到隊長那兒去，但反而受隊長的辱罵。

按縣政府規定，手車隊每人每月有九十元的伙食費（那時——一九四二年冬——一塊錢可買一斤米），每人以一斤半米計，連油鹽還不到兩塊錢，柴火是自己砍的，隊長已在我們每人身上措了一元多錢油不算，還要在一斤半米上面剋扣。隊長的貪污，已由秘密而公開，大家已經怨聲沖天了，我忍不住，就暗中鼓動幾個積

極門爭的車伕：

『我們大家團結起來，要求隊長給我們吃飽飯，如果飯吃不飽就不推車子，只要大家一條心，隊長是沒有辦法的。』

大家憤激的響應。

『對，我們團結起來，現在馬上就幹。』

『老李，你去第一排，老陳，你去第二排，我去第三排。』

他們臨走時，我又告訴他們：

『我們一面要求隊長給我們吃飽飯，一面大家簽名做報告到縣長那裏去，報告隊長怎樣貪污的事情。』老李說：『沒有人做報告呀！』

我就說：『我有一個朋友在警察局當書記的，我去請他做一張呈文，大家在上面簽了名，寄到縣政府去，不過縣政府有人來調查，我們大家都要一致的。』

我向他們扯了謊，做好了呈文，老李拿去叫他們簽名，呈文遞去不久，縣府派員來調查了。

這位『欽差大臣』來後約有一星期光景，隊長撤職了，新隊長也跟着來接任了，全隊的車伕對這位新官都抱着熱烈的希望，以為今後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了。新隊長一上任就召集全隊車伕訓話：

『你們大家要安分守己，服從命令，如有調皮搗蛋，我是不客氣的，飯，自然

「會給你們吃飽的……」

車伕們感到失望了，老李走來和我說：

「換來換去都是一樣的壞傢伙。」

新隊長到任不久，車夫陸續走了許多，每走一個，隊長照例要召集訓話：

「你們跑，跑到那裏去？如果給我抓回來統統槍斃！」

隊長的嚇唬，並沒有嚇倒他們，隊上開小差的越來越多了。

×

×

×

×

我正在忙着煮飯，有一個車伕跑來告訴我：「外面有人找你。」原來是患難與共的黃蝶飛同志回來了。我歡躍得幾乎發狂，真想把他抱起來親吻一下，但我終於強抑住沸騰的感情，只輕輕地說：

「啊！你回來了……」我讓歡喜埋在心裏。

我們走向伙伕房，黃蝶飛告訴我別後經過：「河口別後，一路都沒有機會開小差，到了金華附近，我編在通訊連當通訊員，連長是廣東同鄉，不多久他叫我在連上當文書，後來他介紹我到軍需處當少尉軍需，升了官約有一個月，我就開小差了他。」

「沒有必要的事情，還是不要去找他，免得暴露目標，前一個禮拜他來信要我

去，我好不容易請了兩天假，去看了他一次，我給了一點錢他零用，他身體已好多了，我們馬上寫封信給他，說你已經回來，免得他日夜掛念着你。」

我還告訴老黃：「我已經積蓄了五六百元錢了。你暫時也在這裏，明天找保長介紹，我們在這裏再做一個月就可以走了。」

在古曆除夕前，家家戶戶大門上都貼上了春聯。我們伙伕房是在姓費的一個老頭子家裏，我們都叫他「費老伯」，他買了兩張大紅紙，預備找人替他寫對聯，但是找遍了幾個村子都找不到人會寫，他憤憤地把兩張紙丟在棹子上。

我一時感情衝動起來，帶開玩笑地說：

「費老伯，你不要急，我幫你寫。」

「你會寫嗎？那好極了，請你就寫吧。」他立刻去隊部借了筆墨來。

我把對聯寫好，他一面看一面說：「寫得真好，真好。」還叮囑他的家人說：

「你們以後不要叫他伙伕了，要叫他廣東先生了。」

我一聽他叫「廣東先生」才醒悟起來，自己暴露目標了。

第二天，果然隊長找我去談話了，我很不安，馬上匆匆告訴黃蝶飛：

「事情糟了，如果談得不好可能被扣留的，我身上的錢都交給你，萬一我被扣留，你立刻趕去告訴陳紫戈，你們兩個趕快離開此地，以免意外，假使暴露了本來面目，那我就準備犧牲了，事情也許不至如此，但不得不從最壞的方面打算。」

我到了隊長那裏，他正伏在桌上寫東西。

「隊長叫我做什麼？」

「廚房門口的對聯是你寫的嗎？」

「是的，」

「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我沒有在什麼學校畢業過，只在私塾讀過幾年書。」

「哼！我不相信，看你寫的字，不是大學生，就是高中生。」他狡猾地對我嬉笑着。他狡黠的眼光使我不敢抬起頭來。我苦笑着說：

「我父親是個秀才，我從小父親就教我讀書，後來又讀了幾年私塾，像我現在五十多歲的人，小時候的洋學堂只有省城京城才有，我們鄉下人那裏讀得起什麼學堂呢？」

「我看你並沒有五十多歲，如果把鬍鬚剃掉，還可看作三十多歲。」

「我今年確實五十一歲了，我老婆五十歲，先幾天，她還向我要錢做生日，爲了錢，我們還吵了一頓，隊長如不相信，可以派人同我一起去我家問的。」

他聽我說完話，從坐位上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右手捏着下顎，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我趁機說：

「隊長還有事嗎？我還要煮飯呢。」

『不要忙，你要老實告訴我，我想調你當文書。』

『如果隊長肯栽培，不但我感激，我老婆也出頭了，她日夜求菩薩希望我高陞。』

『明天就要過年了，過了年再調你到隊部來，現在你回去罷。』

『是！』我好像囚犯得到了赦免令似的出來。

黃蝶飛提心吊胆地在廚房焦急着，我回來就告訴他：

『根據剛才談話情形，雖然不會馬上發生意外，但已被他們發覺我是知識分子，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你現在即刻趕往石塘找陳紫戈，叫他把路條打好，當天趕回來，和他約好地點，我們後天就走。』

正是大年初一，夜半飄起了微微的雪花，天還未明，我們挑着破棉被，踏着茫茫白雪又開始走上綿長的征途，雪花馬上把我們的脚印蓋上了。天明時。村野響徹震天的爆竹聲，好像在歡送我們，我們充滿着愉快的心情，離開這數月來浪塵寄跡的所在。

六 潦倒滬濱

從河口啓程經上饒、玉山、江山、衢州、壽昌、建德、桐廬、富陽，雖然走了個把月。一路都很順利；可是，在錢塘江畔的一個小鎮——和尚店，我和黃蝶飛竟

被僞軍的盤查哨所扣留，陳紫戈走在前面，見勢不妙，機敏地溜掉了。我們被送到大隊部，經過問話之後釋放出來，但不知道陳紫戈的去向。我們患難與共的戰友就此失散了一個。

我們搭滬杭路上午九點鐘的快車，下午二點鐘光景就到達上海。

在西站下了車，就在馬路旁的飯灘吃了飯。走了好久才找到××路××村，在第六號的門前扣門，探問久別的親友；可是門庭依舊，人事已非，求告鄰居都說不知道。接着我們又找了幾處親友的住所，又都是搬遷已久，無法找尋，所有上海的社會關係完全絕望了。我們沒精打彩地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踱步，帶着病容的陽光晒在馬路上，把脫葉樹影拉得長長地。我凝視着前面，所看到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高樓大廈，而是透過雲天的深處有我希望所寄之處，只有它能給我這受難脫險歸來的孤兒得到母親的撫慰。憑着這個信心，還有什麼不能克服的困難呢？

天色已黑，囊中已空，我想到了一個辦法，和黃蝶飛說：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找同鄉會。』

『不知同鄉會在那裏？』

『找同鄉會只要找廣東店，如果店門口玻璃櫥窗裏掛着叉燒，香腸之類的當然是廣東館子，再問同鄉會在那裏就知道。』

到了廣東同鄉會的門口，外面停滿了汽車、三輪車，真是車馬盈庭。一個門房

很快走過來阻止我們說：『裏面有要人在開會，你們不要進去。』

我們說明了來意，就要求管事的給我們一些錢，他們爲着同鄉的情面和不屑麻煩的緣故，就拿出一百二十元錢來。我進一步要求發給我們臨時市民證，他們就告訴了同鄉會的幹事，寫了一張臨時難民證。我們興高彩烈地出來，去找尋小客棧，找了好久才在××路一家××旅店開了一間每天八元四角的房間，馬上解決了食宿問題。

在旅店住了兩天了，仍是一籌莫展，這一天我們很少說話，整天都深困愁城似的。黃蝶飛坐在一張靠椅上，側着頭望着窗外出神，我脫下一件破爛的內衣，百無聊賴地捉虱子。外面好像有說家鄉話的聲音，我走出房門去看，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身材不很高，黝黑的臉孔襯在白髮裏顯得更加黑，我和他打了一個招呼，請他進我們房間裏來聊天。

他問我們的來歷，我們告訴他，日本鬼子怎樣進攻金華，我們怎樣逃到上海，編造了一套經過。他也告訴他到上海已經十多年了，他很同情我們的遭遇，要我們有空到他那裏去坐坐，他就住在隔壁弄堂裏的××號。

他走後我同黃蝶飛說：

『這位老鄉是一個忠厚的長者，將來可能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不要錯過機會。』

窩中又空，不得不離開旅店了。在一家癩三旅館又住了兩天，這是相當狠狠的，每天晚上要到九點鐘以後才能進去睡覺，天一亮老板就把我們攆走了。破棉絮上的虱子比我們身上還要多千百倍，多到簡直無法形容。但是最後，就連這樣每晚一元二角的癩三旅館也住不起了。

第一晚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門口的水門汀台階上，地下是冰涼，北面吹來的寒風刺心肺，兩個人勉強蜷縮在那裏。深夜，突然感覺頭上被猛擊一下的疼痛，朦朧中睜開眼來，一個巡捕拿着木棍站在面前，兇惡地說：

『癩三！這裏不是睡覺的地方，快滾！』

被逼離開那裏，深夜躑躅街頭，又恐惹眼於資產階級豢養的忠於職守的奴才，我們在這幾家大公司外面兜了一夜圈子。

第二天，我們開始討飯了，二人分頭出發，一整天只討到八毛錢。我們的對象是穿着畢挺西裝的闊少們和摩登小姐們，但往往跟着跑了幾十家店面還是不屑擲下一毛錢，偶然碰到一二個慷慨的，也是因為免得緊跟在後面囉嗦，掏了半天皮夾，才掏出一毛錢來，睜大眼睛惡狠狠地把它丟在地上，並且說『真討厭！』這樣我就來不及去看他（或她）的表情，只顧趕快去拾取那可貴的一毛錢，隨即又注目於第二個對象了。有時不幸跟了幾十家門面碰到一毛不拔之輩，心裏的難過，比千萬個螞蟻在心窩上扒還要難受。在五光十色所閃耀的都會景物底下，終日角逐於老爺闊

少們的背後哀聲乞憐，頭目爲之昏眩，心境是够迷亂的。

黃蝶飛討了一天後，寧願餓死再也不願討錢了，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黃蝶飛同志在任何艱苦環境或任何殘酷鬥爭中都是非常勇敢的，惟獨向人討錢就沒有勇氣了。爲了肚子餓，我不得不鼓起勇氣遭受人們的冷眼，同時鼓勵黃蝶飛也同樣忍受一時，我說：

『今天我們的困難是空前的也是最後的，目前除了討錢外別無他法，只有討錢來維持我們的生命。爲了實現我們崇高的理想革命事業，爲了保留生命，做乞丐討錢也是光榮的。我們要克服困難戰勝環境，我們已經經過殘酷的鬥爭，經過幾千里艱苦的歷程，今天完全脫離了政治危害安全到了上海，何況到軍部這一點路程？渡過這一難關，我們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我們又鼓着勇氣，拖起疲乏的步伐，含着悲愴而又帶着一絲希望的心境，走到靜安寺路轉角，黃蝶飛又開始向人討錢了，跟了幾步，他剛伸出手來，勉強開口：

『先生……………先生……………』

僅僅叫了『先生』兩個字，他的眼淚就像珠子似的，一串串地滾下來，我看了這種情景，內心也有說不出的悽慘，我自言自語道：

『想不到我們的同志，會受到這種遭遇的。』

我走過去安慰他幾句，想不出什麼更妥當的話來，我說：

『你休息一會，不要討吧，……』於是我繼續去討，但是討來的錢兩個人吃，當然吃不飽的。

後來一個擺測字攤的人告訴我們一個討錢的方法，叫做『告地狀』，我想這方法比伸手開口要錢好得多，於是化了三毛錢買了一枝粉筆，在南京路國際飯店旁邊告起地狀來了，把編成的一篇歷述苦境的『地狀』寫完，四周已圍起了一大堆人，可是，一個紅頭黑臉的印度阿三跑來：

『癩三，這裏不是討錢的地方，滾，滾……』

沒有辦法，只好恨恨地走開，又在另一條馬路告了一天，結果分文無着，我們抱着很大願望的討錢方法又告失望了。

我們睡在修理馬路陰溝的新的溝渠筒裏，由於肚子飢餓，更覺寒冷難當，水門汀製的溝渠筒冷氣逼人，常在半夜凍醒。後來發現馬路旁邊的自警亭，到了十二點鐘以後，自警團全都站崗完畢回家了，我們像發現新大陸般高興，躲在小小的四方的亭子裏比溝渠筒好得多，也暖和得多。

有一天，錢討不到，肚子實在餓得難受，我經過一家燒餅店時，看看店裏一個人都沒有，我以敏捷的動作偷了兩個燒餅就跑，但是立刻給燒餅店老板發覺追上來，燒餅拿回去不算，順手就『拍拍』給我兩個耳光。

在上海所有馬路上，癩三，乞丐，討錢與搶東西的不知多少，在一天之內，凍

死餓死於街頭巷尾的也不知幾許。我們聯想到自己的命運，感到這種傷心慘目的遭遇，長此下去將要輪到自己頭上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想別的辦法來解決。

我們想到還有兩條路可走：一是T城到A同志家，一是到S城W鎮C同志家。T城是個大城市，A同志的父親是個中學教員，如果A同志沒有回來，他的父親一定不會相信兒子有這種的乞丐朋友，這條路不大妥當。W鎮是一個鄉村的集鎮，即使C同志沒有回來，在鄉村總比城市好得多，同時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個公正士紳，我們部隊以前在他家鄉一帶活動時，他都盡過很大的力量幫助的，去W鎮的條件比較有利得多。

於是商討的結果，決定作S城之行了。

七 重回上海

在那廣東老人好心的濟助下，我們獲得了去S城的車資；懷着一種不可預知的命運的心情，擠上自北站開出的京滬特快車三等車，車廂裏已經擠滿了人，我們只好站在車廂的門口，讓初春犀利的風刮着我們單薄的破衣。上海郊外一片荒涼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陽光裏，急速地從火車後面旋轉過去，這種風光，倒好像和我的心境一樣地迷茫。

到了S城，下車的人排着長長的隊伍，從月台上一個個被檢查着出去，我們挨

到出口處時，因為沒有市民證，被警察趕了回去，好不容易得到行李伙的幫助才帶我們繞道走出車站。

到處詢問W鎮的所在，都說不知道，後來問輪船公司才知道W鎮離城還有六十里。我們身邊的錢已所餘無幾了，想找家旅館住宿一宵，又因為沒有市民證，沒有一家肯容納我們。天色漸漸黑下來，且下了毛毛雨，不得已找到一個小菜場的肉櫃底下蹲着，雨却越下越大了，肉櫃遮不住風雨，我們的衣衫又打溼了大半，只得離開那裏。找了不久，發現一個公共廁所裏面的角落裏有一堆稻草，我們喜出望外，高高興興地坐下來。誰知忽然來了一個乞丐，他窮兇極惡地呼喝我們：

『這是我睡覺的地方，你們那裏來的孺子，敢搶我的地盤，還不快滾？』不知說了多少哀求的話，他竟毫無同情心，終於把我們趕了出來，我們狼狽得連乞丐都能攆走我們的地步，結果，在一家旅店的屋簷牆角下躲了一夜，天明時全身衣服都已溼透了。

到了W鎮，探聽得C同志尙流浪在外，使我們對此行的熱望冷却了一半。我冒充着C同志的岳父去找他的家人，他們半信半疑的招呼我們進去住宿，從他的母親處得知C同志的安全消息，使我們更寬懷的是他不久就要回來，我們曾經患難與共，一同在國民黨集中營鬥爭過來的戰友不久就可以見面了。第二天，他的母親送給我們三百元錢，於是我們又折返上海，再度一時流浪生涯。

回到上海後，還錢給廣東老人，他堅決不要，並且還容納我們在他家裏住宿，對待鄉誼真是仁至義盡了。於是我們開始做起小買賣來——賣大餅油條，每天能夠維持我們不致再受凍餓的生活。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小菜場兜着圈子做生意，黃蝶飛哭喪着臉急匆匆地跑來：

『我……我瀉肚子，褲子上都是大便，怎麼辦呢？』

『你的大餅油條給我賣，先去找個有水的地方洗乾淨，不要急，不要難過……』

我看到他這種情景，真有說不出的難受，在上海什麼滋味都嘗過了，現在我們過的是上海最下層市民的生活，每天在馬路旁邊小飯攤上吃着那種由各家菜館飯店剩下來的小菜角，這是上海最便宜的東西，每碗只用三毛錢，稀飯倒要八毛錢一碗，那末瀉肚子是當然不可避免的了，在這樣的景况下，還說得上什麼衛生？

我捧着黃蝶飛和我自己的大餅油條，正在沉思我們目前的生活是這樣悽楚的遭遇，同時也使我們親身體味到下層市民的生活。

突然一羣小廝三像虎狼般擁上來，把我的大餅油條撒得滿地，我當時像瘋狂般叫喊：

『廝三！廝三！你們爲什麼搶我的東西？我要靠着活命的，你們怎麼這樣沒有

良心？」癩三們當然不會理會我的叫聲，搶着嚼着就逃了，圍上來的是—堆看熱鬧的男男女女，有一個中年婦人同情地說：

『這個老頭子真可憐，這樣的癩三太沒有良心了。』

我一邊拾起剩的掉在地上的大餅，一邊想：『良心是唯心的東西，飢寒起盜心，他們肚子太餓了，難怪他們要搶來吃，我要活命，他們也爲的要活命啊！』我只能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在那位廣東老人家中，我和黃蝶飛是冒充着一對父子的，他看到我們忠厚老實，不但不討厭，而且更加親密了起來，他的幾個孩子叫我叔叔，叫黃蝶飛哥哥，逢時逢節總叫我們在他家吃飯。天氣漸漸暖和起來，已經過了清明和立夏，我們已由嚴冬過渡到初夏，生活簡單了許多，日子也好過了些。但是焦急着C同志尙無回來的信息，歸隊的心隨着日子的延長更迫切了。

那一天，黃蝶飛忽然失蹤了。開始第一天總以爲他會回來的，兩天三天都不見回來，我可實在着急，一定又出了什麼亂子，我當時的估計，我們在此並無熟人，絕對不致涉及政治問題的，再說我們已由廣東老人領出了市民證，他身邊又有了『護身符』；但是他不是厭恨這樣的生活了？他會去做冒險的事情嗎？做强盜？不會的，他會投黃浦江自殺嗎？這可能性較大。我萬分擔憂他的安全，生意也沒心思去做了，四處找他又無下落，使我神情恍惚，寢食不安。想到在武夷山上時，黨交

給我兩個同志，陳紫戈同志在初到淪陷區時就失散了，現在黃蝶飛又告失蹤，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同志？回到軍部時叫我怎麼向黨交代？怎麼回答首長呢？我內心的難過，蘊藏多年的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了。黃蝶飛失蹤後，廣東老人和他的家人，每天總要來詢問幾次，他以為我罵了自己的兒子了，十分誠懇地對我說：

『他回來時你不要再罵他了，有我在這裏，你們的生活我總要設法幫助的，我可以担保不會餓死你們的。』

像這樣萍水相逢的人尙且這麼親切關懷，何況我們共患難的戰友，他們每來詢問一次，總是更增加我的悲傷。

到了第四天的黃昏，黃蝶飛手裏提着一個洋鐵桶回來了。我連忙跑上去抱住了他。

『你怎麼攪的？害得我日夜不安。』

『那天清晨，我在一個自警亭旁邊拾到一個女人的皮包，打開一看，裏面有很多日本軍用票，我高興我們的窮根從此可以解決了，不料後面追來一個巡捕抓住了我，說我是尋手，偷人家的，皮包給他奪了去，連我身上幾十元本錢都搜了去，後來又送我到炮台灣去做苦工，今天我才設法逃回來……』他把做苦工的水桶一擱，告訴我這又一意外的遭遇。

之後，這困苦難堪的生活又過了幾個月。C同志終於回家了，寫信要我們去他

家裏，潦倒瀟灑的幾個月流浪生活才告結束。

我把蓄了三年的鬚鬚剃去，恢復了我的本來面目，到C同志家時，因為我上次去時，曾假冒說是C同志的岳父，因此，他的母親還帶開玩笑地說：

『葉先生，我的兒子回來了，可惜媳婦沒有帶回來，你的女兒究竟在那裏？現在我要向你娶媳婦了。』說得大家把身子都笑軟了。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我們一行人，經江南十六旅回到了軍部。

凶徒浪跡，悠悠三載，輾轉跋涉，顛沛流離，重入懷抱，欣喜若何！

脫稿於一九四四年暮秋的夜晚一九四五年四月重抄

哀施奇同志

葉欽和

（這是新由國民黨第三戰區集中營暴動出來的葉欽和同志哀悼上饒集中營的一位女同志——施奇的文章，讀之令人髮指，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實在出乎人性之外了。——編者）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紫紅色的杜鵑花開遍了滿山滿谷，金黃色的油菜花也同樣的開遍了田野。清明節的早上，我被一個提着亮晶晶的快慢機的憲兵監押着，從集中營穿越過一座小橋，踏着荒蕪的山頭，走盡幾條彎曲的田埂，那作爲收拾我們傷病的同志們命運的所謂醫務所的房屋便出現在眼前了。

醫務所距離集中營的宿營地約有二三里路，是在一個與人衆完全隔離的小小的山腹上。主任姓吳，剛從醫官升任沒有多久的，他雖然已經公開地私飽了所遺醫官的缺額的薪俸。但連那每月所規定的極有限度的醫藥費，也給他貪婪地吞光了。所以他雖然沒有像劊子手們——特工——那麼猙獰兇惡，可是，卻同樣地是一個吸吮我們底血的惡魔。

那三間房子，中間比較大的是我們三四十個被酷刑受傷或生病的同志給安排來的地方。我踏進了醫務所的門，便望見屋子裏那種悲慘的淒涼的情景，同志們全是臉孔消瘦了。有的輾轉牀第，痛苦呻吟，有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我凝視着每個同志的臉孔，心裏充滿着憤怒與憎恨。

在右邊的房子裏，被安排着一個遭受輪姦受傷的女同志，她叫做施奇，是過去在皖南機要科工作的。皖變時被反動派五十三師輪姦蹂躪後送到集中營的。

施奇同志被送到集中營之後，反動派特務曾經同其他同志一樣地強迫她自首，威脅利誘，用盡一切無恥的手段。最後即以擺在眼前的問題的獲得解決向她引誘與威脅，即被輪姦而創傷的子宮的安全治療，作為她投降自首的條件。假如她肯在『自新』的條子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生命便可以獲得解救，從而身子亦可以得到自由。可是我們的施奇同志卻不肯這樣做，她情願死，她情願熬住着這人間最淒慘的苦痛，不願在思想上或鬥爭途程上絲毫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即不願意在敵人的面前低首屈服。因之那慘重的創痛一直被她擱着未經治療。狗兒們竟亦樂於把人命當作玩具耍弄。我們的施奇同志便在這樣的得不到一點看顧地煎熬在這人間的地獄中。

我張望着這個漆黑房間，懷着憫憐的心情跨進了門檻。裏面僅僅從那很小的窗口射進了一絲絲的陽光，房子裏面空無一物，四壁蕭條地僅有一張七歪八倒的木床，床的旁邊堆着一堆骯髒的衣服，牀底下放着一個便桶，牀中間留一個洞，因為她

的下體潰爛，大小便都要從牀上流進便桶裏去。房子裏空氣是萬分混濁而充滿了污腥的臭氣，使人作嘔。跑到牀邊，一眼望見牀上躺着一個人，蓋着一張污穢不堪的破棉被，裏面的棉絮結成一團，她的頭髮猶如秋深的枯草，緊閉着眼，更顯得凹了進去，臉頰癟了，顯得兩額更加高聳，臉如黃紙，這簡直是一層皮蓋着一堆枯骨，我懷疑了，我不相信這個人就是過去身體健壯的施奇同志。

她過去是一個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青年，她那追求真理的精神，豐富的理論，強毅的工作能力，確實是我們一個模範工作同志，同時，也是我們共產黨的優秀幹部，不到半年竟變成這樣的一個枯萎的軀殼了。

我咬緊了牙關，忍着悲痛的心情，走上前去，顫抖着聲音，輕輕地呼喚一聲：
『施奇同志。』

幾分鐘之後，她才從矇矓中睜開松倦的眼睛，向我看了一下，但隨即自然地閉上了。我繼續說：

『施奇同志，你還認得我嗎？』

她僅僅顫抖着聲音微弱地吐出了兩個字：

『認得！』

不久，她的眼簾費力的好半天睜了開來，目不轉睛的張望着我，嘴唇雖在動，但卻沒有說出話來，最後才很沉痛的仍是微弱地說：

「葉欽和同志，你也生病嗎？」

我說：「隊上派了我的公差，到楊家湖抬米，兩個人抬一包二百多斤重的米，你想，從來沒有抬過東西的，那裏吃得消？果然抬到半路的時候，我的腰脊壓傷了。但是，在皮鞭的抽打下，只好忍着痛，拚着命抬回來，回到隊上以後，我的腰脊痛楚得不能站直，簡直是一個睡倒的蝦子，無可奈何，我要求了好幾次，一直等到昨天才送到醫務所來。唉！」

她聽我說完上面的話，她的眼睛好像發出了一種仇恨的怒視的光亮，深沉地嘆息着，片刻之後，她忽然顯得很愉快，精神亦振作了許多。她的青春似乎復活了，露出一絲微笑的對我說：

「我雖然受着無可補償的創傷，但許多同志也同樣受着，這都是爲了多數人們的利益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奮鬥的。每一個革命者與共產黨人，所遭遇到的這些磨難，其實也是所必經的實際鍛鍊。因此，我們現在雖在劊子手的血掌下生存着，我覺得還是愉快的，……」

她的聲音提得很高，但却變得嘶啞了，最後那微弱的聲音已幾乎聽不見，但這高度激動情緒在臉上表露着，她的話語引起了我無限的感奮與敬佩。爲着對她表示關懷與安慰，我問她說。

「你的病怎樣了？」

提起此事，即刻引起了她的悲痛，她的臉色突然變得可怕，一種悲慘與無限哀痛的心緒統治着她的身心，她以顫抖的聲調悲憤的說：

「我病了，你們大概都知道了，在被捕時，就被十幾個兇殘橫暴的獸性豺狼們所強姦，他們將我的衣服剝光了，四個野獸捉住手脚……」她一面嗚咽抽泣着，一面向我訴說當時被蹂躪的情形。

「我當時雖然拚命的掙扎，……但是，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我當時已經失去了知覺昏迷過去了，到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一家老百姓的屋子裏了。我被送到集中營（第五隊）的時候，他們——反動派，要我辦完手續——自首——後，可以送我到外面的醫院去醫治，但是我已經拒絕他們了。」停了一會，她又說：「我從第五隊送到醫務所時，我們一道被囚禁的王大夫——王聿先同志，來看過我一次，他說：「病是可以醫治的，但在這樣的環境，是沒有辦法的。」……我……我……我已經準備……」

說到這裏，她嗚咽抽泣得更加厲害了，話語也緊縮得不能再說下去了，滿眶的熱淚一滴一滴的流得滿臉，她的話語是從內心所激發出來的，我被感動得全身的血液洶湧起來了，眼睛冒着憤恨的火花，但是憤恨只能埋藏在心底裏，始終說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很不自然地說出一句：

「你不要難過，你休息一下……」

她的手好像在被窩裏握着拳頭揮動，臉頰呈露出一點微紅，眼睛也睜得大大的，嘴唇咬得緊緊，好像在想什麼。瞬息之後她繼續說：

『葉欽和同志，你如果能够脫離這裏的環境，假如能回到……軍部的話，請你將我的情形告訴我們的黨和……首長。』

她仍是不住的啜泣着，聲音變得更嘶啞了：

懷念孫錫祿同志

馮村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將近離開屯溪集中營的時候，我認識了孫錫祿同志。扁後腦，中等身材，胖胖的，很結實。雖然左腕上負了傷，而且已獄居多時，但他那圓圓的臉龐上，却依舊透露着深紅的健康的面色。初來屯溪，因人地兩疏，寡於言笑，但從他日常的生活行動和有時的憤慨中間，就可以使人隱約感覺到，他是一個魯莽、急躁，但又忠貞、猛勇、倔強的青年。

有一次，我問他：

『你的後腦怎會這樣扁的呢？』

他告訴我道：

『這是東北人的特徵，因出生後睡了硬枕的緣故，故十個東北人倒是有九個扁後腦的。』

因此，我也就了解他那些性格之所以由來的一個原因了。

夏初，我們起解上饒，從屯溪到金華，是坐船，分三艘，沿徽江順流直下。舟

泊深渡之夜，我們計劃進行奪槍暴動。當我們進行磋商和分工的時候，他就毅然擔當了奪取機槍的任務。這一發難工作，是危險的，但他竟能毫不遲疑地擔當了起來，使我敬佩，因此，從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同時，也是寄以無限期望的意思，但他却似乎羞澀地低下頭去了。

這一計劃，由於臨時環境有變動，未能實現。

×

×

×

×

到上饒周田以後，我們依舊在一起，一起生活着，一起談笑着，一起鬥爭着。在共同鬥爭的過程中間，他對敵人不願意忍受一絲的退讓，他曾反對過我們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有條件的退讓方針，對一切特工，都採取絕對的敵對態度。我操心他這種魯莽和急躁，因為這種魯莽和急躁，是往往會，也幾乎會危害了我們的鬥爭方針的。但我却更愛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因為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格。而這些品格，他是處處地方表現着的：

有一次，他同特工江漢吵嘴，各不相讓，幾至動武，我們把他拉開了。他一面走，一面恨恨的說：

『老子明天揍死你！』

第二天早晨，天色還只透進些曦微的晨光，大家都還在熟睡之中，但他却悄然起牀，提了一根昨晚預先掘着的木棒，一聲不響，走到江漢睡處，沒頭沒臉的打起

來了。突如其來，措手不及，打得江漢頭破血流，還手不得。這也就是哄傳在集中營裏的『快人快事』的一回。

另一次，奉命出外做苦工，他同負指揮之責的特工分隊長鍾劍英又吵起來了。爭吵不決，回來站在區隊長面前說理。當輪到他講的時候，他又滿臉通紅，因氣而憤，因憤而激得熱淚都要流下來了。

話尚未完，那位素以狡詐，陰險著稱的鍾分隊長又冷冷地反激道：

『不要哭呀！講就講，怕什麼！』

『怕，怕什麼？死還不怕，怕什麼！』老孫真是氣憤得掉淚了。

這類似的魯莽然而忠貞倔強的行動，是給了同志們很深刻的印象的。當陳劍鳳同志（原名陳峯）被囚迫得發瘋，因而怒罵和亂打某些表面上較灰色的同志的時候，獨對錫祿，卻分外尊敬，他睜着失神的雙眼，緊握着錫祿的手，很令人激動的說過如下的話：

『你才是我的朋友！』

x

x

x

x

我們雖然相處在一起，我對他的熱愛有時且過於他人，但由於我冷靜、持重，平常很少和他，也不允許和他多接觸，因此，時日一久，往往會引起一些誤會的。當時我們正在計劃着個別逃跑，因計劃尚未定奪，故沒有，也不必要把這情形告訴

他。但他卻略已風聞，因而表示不滿了。

有一天，他在一個同志的跟前，提出了這一個問題，他說：

『他們現在有了錢，就只管自己，不要我們了，你有辦法的話，給我一部份錢，我準備走。』

『他們那裏來的錢呢？』那一個同志是曉得我們的情形的，因此，就追問他這變一句。

『是從蘇北匯來的！』

那位同志知道誤會了，笑了一笑，連忙說：

『沒有，信還不通，那來錢呢，你不要懷疑。』

『不是懷疑，真的，你若有錢的話，給我一部份，不然，我去另想別法。』

『好，讓我去設法借給你！』那位同志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這樣答覆了他，並將這情形告訴了我。

爲了解釋這一個誤會，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一方面說明事情的經過，一方面批評了我自己，同時、也批評了他。他回了一封信給我，內容誠懇地批評了自己，並提出了今後須要積極改造的方向。從此，誤會消除了。從此，我知道他除了上述的品質之外，竟還有一個好的品質，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質，——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樣，我們間的感情更進一步的鞏固和融洽了。不久，支部組織更動，他

當選爲支部委員，我們間又加上一層密切的工作關係了。

性格是不容易一下就改造過來的，何況他這魯莽，急躁的性格，更融和着對敵人的高度的仇恨，對黨對民族的忠貞和倔強在裏面呢！而這一性格的特點，也終於在另一個鬥爭的事實上，高度的表現出來了。

一九四一年冬末，黨集中營四周的山坡上，積雪尙未完全融解，周田的莽原上，還時時括着捲雪的寒風的時候。有一天，照例集合了做遊戲的晚上，爲了介紹一位新入牢籠的同志的履歷問題，他又辱罵了王壽山所寵愛的另一特工——黃寄生。在公開場合上，對這樣得寵的特工加以辱罵，還是第一次，這對特工羣是一個絕大的打擊，因此，爭吵雖當場因我們阻止了孫錫祿而告結束，但黃寄生吐出了如下的威脅的語句：

「我老早曉得你們是有組織的，一向同你們很客氣，現在，爬到我的頭上來了好，給你們顏色看看！」

果然，第二天早晨，當隊伍站齊，點名完畢，列隊向大操場出發時，孫錫祿和兩個特工——鍾劍英、黃寄生，奉隊長命留下了。這手段，本可想像得到，但因快，總覺有些突然。我隱約地看到那殘酷的場面，一條黑陰爬上了我的心頭，我所熱愛的孫錫祿同志，從此，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他被留下以後，由五六個特工，把他捆到一座山壁上，在捲着殘雪飛跑着的寒風裏，剝光了衣裳，一聲不發，用劈開了的樹柴，混身毒打。

打了一會之後，旁站監視着的王壽山才開口問了：

「你講，你們裏面有組織沒有？」

「我不知道。」孫錫祿頭也不抬，強硬地答。

「你講，你講了以後我不打你！」

「我不知道。」不僅強硬而且憤憤的了。

「好，你這樣頑強，替我再打！」

樹柴片又在混身上下出力的飛舞了。但見樹柴落處，皮膚頃刻間就發紫而且腫起來了。

寒風括過枯槁的樹梢，括過山石莽叢，發出了呼呼的不平的怒鳴，方升的紅色的太陽，也憤怒地將遮掩它的浮雲趕走了。

王壽山用手一抬，停止了打手，又開口問：

「你講，你們裏面有組織沒有？」

孫錫祿咬着牙齒，轉過頭來，斬釘截鐵地答道：

「沒有什麼可講的。」

「真的沒有什麼可講嗎？」

「沒有什麼可講的。」

「好！替我再打！」

這次打法，又不同了，集中打在他的腳筋上，企圖以此來殘害他的一生。孫錫祿痛昏過去了，在他眼前，是一片黑暗。突然，又給什麼東西連續的刺激了幾下，悠悠地醒過來了。

又是聽熟了的兇狠的聲音：

「你講，你講了我不打你！」

「講什麼？沒有什麼可講的。」想起剛才的事情，憤怒和仇恨，又兜上了他的心頭。「你真想頑固到底，那就看，你頑固得過我，還是我頑固得過你。」

柴片又兇猛地飛舞起來了！

他就在這樣令人慘痛悲憤的場面下，受難了一點多鐘，雖然，憑他的忠貞和倔強，保持了組織的秘密，但却帶着一個寸骨寸傷，皮膚黑腫的軀體，被拖到茅家嶺「鐵籠」裏去了。

52

x

x

x

x

一九四二年夏初，茅家嶺的莽原上已開遍了花朵，陣陣的風，把夏的氣息，送進了被難的人羣裏面去，跳蚤、臭虫、白虱、回歸熱，嚴重的死亡的威脅，也同時

帶到了他們的面前。

啊！自由！究竟那一天才能得到自由呢？

同志中間提出了暴動問題。

但主張不一，爭論不休。

有的意見是：『我們對國民黨不能再抱任何的幻想，我們與其在這裏等死，不如冒險，問題是在研究，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的暴動形勢，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暴動後能安然脫險的條件。』

有的意見是：『英美在太平洋上已遭暫時的敗北，國民黨既不願投降，則勢必對共產黨作若干的讓步，中共參政員重新出席參政會，就是轉機。因此，在這好轉的可能下，若暴動受了損失，那就是罪惡。』

有的意見是：『我們被關得很久了，身體弱，敵人的防衛力量既強，封鎖亦密，暴動怕無把握。』

在當時茅家嶺那樣的層層包圍，警衛森嚴的條件下面，要進行奪槍暴動，不僅須要有最堅強的決心，而同時，更須要有周密的計劃和機敏來相配合，因此，也的確難免會有一些彼此紛歧的意見的。

而孫錫祿同志，當時，他就是堅持着第一種意見中的一個。他急躁和憤怒地駁斥了後面兩種意見，堅決主張暴動，終於，大家都同意了。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茅家嶺的偉大英勇的行動開始了。孫錫祿擔任了領導暴動的軍事組織的班長之一，他奪了一挺輕機槍，帶了一部份同志，衝出去了！但此後也就不知了他的下落。

六月十七日赤石暴動之後，有一位突圍出來的同志，途遇兩位當時參加了『茅大』暴動的女同志，問起孫錫祿的情形，她們說：

『他衝出來後，因武器損壞，故不得不流浪於閩贛邊境，聽說曾先後再被地方捕去三次，他也因此而繼續進行了三次越獄暴動，至於真實行蹤，則又不明。』

這是可能的，因為憑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的品質來說，除非頭斷了，他是決不會屈服在敵人的槍刺下面的。他是一團火，是一團永不會絕滅的火！到那裏，那裏立即會被點燃起被壓迫者的反抗的火燄來的！

x

x

x

x

離開茅家嶺暴動和赤石暴動已經有兩年多了。而錫祿呢，至今仍音信杳然，想趙當年同甘苦，共患難時的一切，悵觸殊深。假使他還在人世的話，那麼，我相信，他是會帶了許多奇蹟回到黨的懷抱裏來的，但假使已不在人世的話，那麼，錫祿，從此別了！

孫錫祿，原名孫鏡波，錫祿是他的化名，東北遼寧人，中國共產黨員。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完。

附

錄

「西北特種拘留所」

趙國光

戴笠的『西北特種拘留所』設在西安太陽廟門街至善巷十三號一條死巷子裏，所長丁敏之，化名謝正時，是一個兇惡的劊子手。現在該所共七百餘人，特務的殘暴賽過虎狼，人們的生命不如豬羊，他們自知罪無可道，不敢讓人民知道，因此嚴禁所內祕密外洩。本人痛遭不幸，陷身險境，但能親睹其暴行，並能有向世人表白的機會，則又算不幸中之幸了。我這微弱的呼聲如能得到社會公正人士的共鳴，羣起而平毀這罪惡的淵藪，則不獨爲個人之幸，亦千萬人之幸也。

特務既然害怕其罪行外洩，因此他們就採用了密不透風的辦法：他們將每一個被逮捕的人眼睛蒙蔽或戴以特製之黑色眼鏡，於黑夜中用洋車載着，歷山涉水，轉灣抹角，把犯人弄昏，以至不能分辨東西南北的時候，始行送入監獄。從此也就與世隔絕了，以後就是地獄生活的開始，先將隨身所帶諸物搜掠一空，然後戴上一付中國式的腳鍊，他們以天字或地字的編號以代替真名，不准犯人互相交談各人的來歷，規定一律使用『清白流通券』以代替『法幣』。爲防止犯人潛逃，特在每一個

被剃光了的人的頭上，靠左上方留有核桃大的頭髮一撮，以資標記；時間愈久而愈長，人間的奇恥大辱，莫此爲甚了。爲了無代價的榨取難友們的勞動力，和消磨他們的肉體，該所特設有牙刷工業社、印刷廠、磨麵廠，驅使人們做工，稍有怨言，則鞭打繩索就會加在你的頭上，甚至關到祕密獄中的禁閉室裏去。至其刑罰之多，則不勝枚舉，而其用刑之殘酷，非筆墨所能表達。有『坐飛機』、『壓槓子』、『上電刑』、『下竹籤』、『鉗指甲』、『灌辣子』、『砸破骨拐』、『懸樑上吊』、『烙刑』、『火刑』等。每天的刑具聲伴隨着受刑人的慘叫聲，使人不忍聽聞。我在坐『飛機』時墊了八塊磚，以至小腿腫得比大腿還粗，褲腿全爲鮮血染紅，後又使用烙刑，以致全身腐爛，臭氣難聞，我因爲再難以忍受下去，曾數次請求快些槍斃，然而終不得痛快的死去，至今遍體鱗傷，歷歷可見。尤有甚者，就是暴徒們將女犯們拖出去，任意蹂躪，較之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經過此監獄的人，雖倖得苟存，但也會變爲殘廢了，即使幸而能取保出獄的時候，還須履行『終身反對共產黨，永不洩露本所祕密』等手續。過去我曾聽人說，世界上最可怕的莫如毒蛇猛獸，現在我知道毒蛇猛獸也比不上國民黨特務的祕密牢獄。

西安「勞動營」內幕

商新

我曾在勞動營管過滋味二年半，每想把這人間魔窟拆穿，使不明瞭的人知道他的真面目；但是因爲由於痛苦太深，提到這件事就想哭，而且心亂得寫不下去。同伴們都說我神經有些錯亂，不要我再提傷心事，更不允許我寫回憶的文章。我很願意接受他們同情的勸告；但今天精神比較爽快些，我要把我的血淚寫出來了。

它在西安西關外飛機場北邊，佔着一片差不多六七十頃的乾淨地皮，和一些若干年前德國工程師建築的很不算壞的房子。周圍有高約一丈多的圍牆，牆頭上罩着密密的鐵蒺藜網，和圍牆相輔而行的外面有既寬且深的溝。守圍牆的兵叫練習隊。依圍牆築起不少的碉堡，十丈八丈的距離不等。白天他們和普通的警衛兵一樣，扛着槍，面對牆裏的各處寢室、課堂。晚上你可隨時聽到遙相呼應的警備。

他的組織最高級是主任，其次是教育長副教育長，再下設各科各隊，據我所知道的有一個教務科，至於他是第幾科，記不清楚了。教育的材料是黨義、黨史、黨略、國父遺教、領袖言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共產主義的錯誤和一些不關緊要的歷

史、地理、數學、國文。教官是由各式各樣湊來的，本營學生提升的佔大半。第四科爲黨務科，在本營的學生中以反間諜的方式搜索思想犯和忠實的隱蟻；發展黨務，捕捉人心，所以人人都喜歡四科傳訊。因爲已經有人替你效勞，不久便有團員的資格。有了這個資格，便是吉兆。五科是情報科，是恐怖的製造廠，是新生來源的總電鈕，是毀滅人生的執行處。他的魔力內而至於各隊的學生、學兵、練習隊、清潔班、醫務所。外面籠罩着整個的大西北，轄有監牢中的監牢兩個，美名之曰『內思過室』，內思過室在營內，外思過室不知在營外何處。因爲要到這裏的人必須戴上看不見的眼鏡，並且是晚上。內思過室犯罪者的來源是營內的思想犯，外思過室是更認爲嚴重的。兩處都有人間罕有的坐飛機，坐電話、坐老虎凳子、慣竹籤等酷刑。他要挖出他認爲犯罪者的最冤枉最痛心的完全答覆，把你在一個不知不覺的晚上，戴上眼鏡，纏捆索綁；送到終南山深處，這裏還有一個極大的寺院。那你就休想見天了！

勞動營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各機關、學校、社會各部門。有留學歐美劍橋哈佛的博士，有斗大的字識不到一升的窮措大。有將官之類的參謀、處長、高級教官、有不知何所爲而來的良善百姓、有年逾七十的老道士、有不滿十歲的兒童、有年方二八的姑娘、有老太婆、有木匠、理髮匠、鐵匠。形形色色無所不有，至於爲何而來，不難想知。

既來之後，第一步便是新生隊報到受訓，新生隊是人間少有的特別訓練。在『工作表現』的教條之下，確定你脫離新生隊的日期。如果認為你表現太差，那你就沒有編隊的資格。繼續的作新生。所謂『工作』是挖新井填舊井，打土坯錘碎再打，埋磚頭、扒磚頭、磨磚頭、磨磚灰。所謂『表現』是審查你的喜、怒、哀、樂、言談、舉動。這裏的笑是虛僞，怒是不滿現狀，哀是須得注意，樂是必有所為。言多說你交際手腕，籠絡羣衆，別有企圖。沉默說你肚裏作事，危險更大。反正哭笑不得。入世不久的青年，這一階段的刺激，會使你神經錯亂，草木皆兵，疑慮悻怖而自殺。這裏自殺不是一件新聞，在小刀、菜刀之下斷送生命的很多，絕食或投井而死的亦復不少。比較刺激神經的要算失蹤。失蹤是審判之前的判決，判決之前的執刑，人們聽到沒有不怕的。

最不人道的是挖糞坑，用你吃飯的碗挖起糞坑的大便，用盛飯的桶，端到農場的大糞坑，吃飯的時候洗洗再用它。這是勞動營第九隊的家風。『表現』教條之下，飢餓和不潔有誰敢說不對呢？晚上熄燈之後，出寢室得大聲喊報告，外邊如有人答應甚麼事？你便將你要解大便或解小便說明白，如果他的回答是出來，那你是該幸運碰見好人，一路到廁所的路上，報告報告喊個不停，回來仍是如此。如果他的回答不清楚或根本沒有回答，而你認為人家已經允許或默許，便走了出來，那你就有到思過室的資格了。至於站崗的是些甚麼人？這裏不值一提。

總括的說，恐怖造成人心極大的不安，使同學間猜忌、疑懼，造成道德極端墮落的陷害欺詐。人數死亡在這裏極端驚人，死者家屬百分之九十以上很難知道他的下落。

歐美訪華團新聞記者在勝利前兩年（按指一九四三年到延安去的中外記者團——編者）曾蒞營參觀，開了一個可怕的茶話會，問題的解答是預先背會而演習過，滑稽的某國記者以丟水筆為藉口，走了半小時後，悄悄又回來。他看見第一次來所不會看見的門衛，搖頭嘆息的說：『這裏的青年是人類耐壓力最強的，敬祝你們前途光明！』

天哪！光明在那裏？我是大學兩年、勞動營二年六個月，終南山二百天的苦難者，現在，現在充了軍……。

（錄自文萃第二年第十期）

勞動營的『勞動』與『訓練』

丁 籟

西北勞動營成立於一九三九年，到現在已有七年的罪惡歷史了。這是中國的獨裁者仿倣其祖師——德意法西斯為青年所設的集中營，其前身為特訓練隊，因此開始專門羈押由延安外出或來延途中被扣的青年，故又有人稱之為：『陝北青年招待所』。地址設在西安西關外，電話九〇七號；營主任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谷正鼎；教育長李繩武，副教育長王滌歐，教導處長崔垂言；第五科為調查科，科長葉萊壽，專負特務之責，下設一總隊部，轄三個學生大隊及兩個學兵大隊，和一個直屬女生區隊，共三千餘人，這些人的來，每人都有一段慘痛的歷史，多數是經過祕密監獄長久的摧殘，然後以手槍鑲銬押送來此的。

一 無止境的勞動是他們摧殘青年的工具

本來『勞動』二字，在人類歷史上有其光輝燦爛的成果的，它是人類幸福的創造者，但不幸被國民黨用來作為摧殘青年的工具，勞動也變成我們每人的痛苦來源。勞動營的馬路和勞動營的操場經我們的手已不知翻修多少回了，是因為不平嗎？不是的，而是爲了要摧殘青年的身體。還有磨石灰，泥牆壁，平地基，修花園，這

些工作循環交替，已不知重複多少回了，不是爲了別的，而是要摧殘人們的身體。不論嚴寒酷暑，一雙手就成了我們唯一的工具，也不論教育長，總隊長，隊長，班長，他們一概都有驅使奴役之權，稍有意慢，就被關外禁閉（又名特訓隊，實際上是一個監獄），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但對這些勞動的成果，我們是無權過問的，譬如，在勞動營裏由我們的勞動力培植了的各種菜蔬，但我們的伙食却得不到改善，而被隊長們拿回到公館裏去了，我們的食品由白麵而黑麵而豆油，最後連豬狗的飼料也不如了。雖然這裏也有生產事業委員會的設立，但這變爲他們鯨吞囊括的機關，生產事業委員會在隊長管濟英一手包辦之下，尅扣了數達五十萬元的伙食費，爲免事態敗露，與其親信徐某密謀，造出謠言說徐某攜款潛逃，以掩外人耳目。

一一 黑白顛倒是他們對青年的『訓練教育』

無恥的人們爲勞動營辯護說：『這是青年的訓練教育機關。誰都知道勞動營除了無止境的勞動外，就是做一些立正，稍息，敬禮等無聊的動作，這裏的特點是集合多，站隊多，點名多。有早集合，午集合，晚集合，挨罵集合，挨打集合；吃飯要站隊，喝水要站隊，大小便也要站隊；早上點名，晚上點名，大隊點名，區隊點名，衛兵點名；這就是我們的日常功課了。還應該說明的就是在這不幸的人羣中不僅有青年人，而且還有老年人，例如王福就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原籍河北，在外

蒙古經商多年，積下黃金卅兩，駱駝兩匹，狐皮幾十張。他既已積蓄了這樣多的資財，又感到自己年歲日益衰老，於是他就起程回家了，帶着許多的資財，趕着兩匹駱駝，懷着無限的歡欣，向闊別多年的家鄉前進。時光一天天的流過，家鄉一天天的接近，他正不知如何高興呢！然而當他經過寧夏時，就被特務份子所逮捕，硬說他是俄國的探子，解至蘭州祕密監獄，經過一年之久，送到勞動營來，他現在與青年人一樣參加做工，跑步，集合，站隊，雖然特務們也很清楚知道他不是俄國的探子，但爲了發財，却必須這樣做，這位老人經常淚流滿面的對人說：『已經老了，財產也完了，到外面也免不了餓死，不如死在這裏就算了，你們將來出去幫我申冤啊！』

這樣的『教育』還不够，他們還進行所謂『精神講話』，隊長陳格平強迫每人反省，他似乎很有根據的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你們也有反省嗎？官長們對你們的處罰你們都接受嗎？打是疼，罵是愛，打得重，罵得兇，就是愛得深。』接着他就舉起例子來了，他說：『有一天張良在樹下乘涼，突然有牧童由樹上撒尿而下，張良被澆了滿身的尿，但張良是有涵養的人，却不計較這些，他把牧童由樹上叫下來，贈給他一隻元寶。第二天，牧童又照樣爬到樹上等人撒尿，果然來了一個身體高大的人，牧童又照樣由樹上撒尿下來，豈知來者不是張良，而是項羽，項羽性極粗暴，不問來由，一拳把小孩子擊死。』說完便向衆人問道：『你們說小孩是被誰打死的？是項羽嗎？』接着他自己便解答道：『不是的，可以說打死牧童的

不是項羽，而是張良，假如張良在第一天就把小孩子打罵一頓，告訴他以後再不要這樣做，第二天小孩子便不至被項羽打死了。你們都是共產黨那邊來的，共產黨不打罵你們，你們不要認爲這就很好，你們後來不是吃了大虧嗎？勞動營的官長打罵你們，就是爲了不使你們將來吃虧，你們以後對官長們的處罰要誠懇接受，愈是打得重罵得兇，愈要表示出對他的敬愛和感謝。」這也就是告訴勞動營的每一個受打受罵的人說，他們挨打挨罵不但應該，而且最好去找他們多打多罵才好。

再有一種是『絕對服從』的教育，他們講服從是無條件的。因此他指着黑的硬叫我們說是白的，他指着白的硬叫我們說是黑的；他說石頭是雞蛋，你就必須孵出小雞來；一般的習慣與公認在這裏是不存在的，他們講一切習慣與公認，在絕對服從之下是可以改變的。你不必明白理由，你的責任只是服從而已，他們說勞動營是鍛鍊你的服從性。

勞動營是沒有自由的，但少數特務份子則是例外，他們在勞動營中是天之驕子，他們在難友中調查思想和監視行動，以流氓動作，在人們面前耀武揚威，似乎他們已經忘其所以了。然而大家對他們人人警戒，個個畏避，其實這種人也終不過是一個行尸走肉，可憐亦復可恨！

以上所舉不過是其種種黑幕中之一二，根據這些事實，不由得會使人想起希特勒的集中營來了。

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秘密監獄

李志賢

我是一個虎口餘生者，願意將我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秘密監獄中的內幕，由貴報轉告全國同胞。

一 可怖的魔窟

一九四二年我以共產黨嫌疑被特務份子所逮捕，轉押在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秘密監獄裏。在每個囚房靠着犯人可能挖洞逃走的牆壁及屋頂，用碗口粗的木樁，做了一個欄杆，站在院中向四面一看，儼然像一座動物園，另外在天井中又做了一付更大的欄杆，銜接到每個囚房的屋簷上，又宛如一隻較大的鳥籠，縱然你有翅也難飛了。如此還不够，獄吏們每晚還必須點名數次，把每人都編了號碼。在監房裏，除了碗筷和尿桶外，其他一切都不准有，查出半截鉛筆，半頁紙片也要受處罰，其實這些東西又何能到監房裏來呢？一切書報都和我們絕緣，我們是處在可怖的魔窟裏

了。

一一 鷄狗不如的生活

被抓來的人，立刻被剝奪去了他們一切的自由，獄卒們把他們連鷄狗都不如的看待，高興就踢一脚打一拳，他們並且很有『理由』的說：『這是你們命運的註定！』因此他們所加諸於人們的暴行與凌辱，似乎是應該的了。即使這樣也還須忍耐下去，因為在這裏盼望自由，反會招來更多的痛苦。這裏出獄很少在半年以下的，除非你瀕臨死境，再無生存希望的時候，為免除棺材費，才允許找保開釋，但以後仍不斷有人來監視，如你確實死了，也會有人前來給你拍照的。

大家都知道囚糧是善良的老百姓繳納的，本來規定我們與士兵一樣，可是誰也知道中國的士兵是常常吃不飽的，我們更可想而知了。囚糧經過獄吏們的剝削，我們則處於整日的飢餓之中了，每天要緊幾回褲腰帶，飢腸轆轆，而獄吏們却一天天肥胖起來，用不完全拿去喂鴿子，喂狗，我們曾向獄吏們請求過幾次，然而所得到的，是痛罵與毒打。就是忍着飢餓，而做工却是一刻也不能停的，可是得不到工資，他們認為榨取犯人的勞動力是應該的，不要說平時得不到休息，就是因病而停工，也需要準備絕食；因為當他們要榨取你勞動力的時候，一切的病都被認為『調皮』和『搗蛋』。

三 是誰犯罪？

在秘密監獄裏，有的是淳樸的農民，有的是善良的商人，有的是廉潔的公務員，和熱血愛國的青年，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入獄，請看下面的事實吧！

農民李興盛，本為蘭州九十里橋頭鎮居民，黑夜中被當地駐軍卅四師包圍，帶至靜寧某團禁閉室，吊打後，用燒紅的鐵絲灼燙，繼以竹籤打入指縫，並向鼻孔灌辣子水，李興盛因不堪其苦，承認是共產黨的探子，但因為他不是共產黨，當然說不出共產黨的實情來，沒有辦法，最後只得由法官代他編造一個口供，由他打手印，他是目不識字的人，為了不使自己皮膚受痛，當然不加思索的照辦了。後來被送至蘭州監獄，來此後又被嚴刑訊問，逼他說出與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來，由於他是絕對淳樸的農民，仍然說不出什麼。這點連審訊股長章立國也是知道的，不信請看他們的一段對話：

李興盛：『大人！我離家已有半年多了，家裏只有一個女人，一切無人照顧，請大人開恩將我放了罷！』

章立國：『你的事情我早已清楚了，你根本不夠一個共產黨的材料，共產黨都像你這樣早已垮台了。』

李興盛：『那麼，大人，請你把我放了吧！』

章立國：『釋放！共產黨是你承認的，我已報告上去了，我沒有辦法。』
這個農民的前途就這樣被葬送了。

商人宋季良，湖南長沙人，武漢大學畢業，甘肅省參議，蘭州永安堂經理，永安堂賣萬金油、八卦丹，這是盡人皆知的，但是他被捕了，連同他的太太，夥計都被抓到監獄裏，蘭州永安堂就從此關門了，他的被捕完全是由於當權者的陷害，原來永安堂在蘭州是比較吃得開的，而宋季良也是一個廣於交遊的人，愛與權門者來往，因此也就爲自己交上了一個禍根，因爲他與八戰區長官部衛士營長爭風吃醋的故事，而該營長是朱（紹良）長官的親姪，自然在長官面前是說一不二的，因此與他作對，也就是與長官作對，其厄運也就從此開始了。

宋妻被捕時身懷有孕，而且快要分娩了，因遭逮捕，只得在監房內臨盆，宋屢屢哀求親往照撫，然終被拒絕，結果產婦雖幸未致死，而那個嬰兒一出母胎却被凍死了。宋君提及此事，便含淚說：『我犯了罪，難道我那未出母胎的嬰兒也犯了罪嗎？』因此有人作打油詩一首爲宋君鳴不平：

『豺狼當道氣囂張，

遺孽兒孫太猖狂，

大地迷漫血腥里，

出世嬰兒也遭殃。』

銀行職員張世榮，安徽人，二十四歲，這是一個愛國的青年，爲收藏一冊資本論，而被毒打，死在監獄裏。

古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對於失去自由的人，只會增加無限的煩惱。能够吃到一頓飽飯，這已是大家的奢望了，這天難友張世榮餓慌了，偷着留下了一點剩餘的飯菜，不幸被獄吏徐源永這條惡狗發現了。把張世榮帶至院中施行毒打，一條茶碗粗的木棍被打成兩截，還是不肯放手，其實張君早已死過去了，他口裏嚷着：『你不要裝死！』木棍斷了，鞭之腳踢，一直到氣力使完才住手，最後還恨恨的向死去的人說：『若不是我累了，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小學教員李志超在阿拉善旗教書，已有五六年的歷史了，由於他能勤於職務，所以多少有些積蓄，且已建立了一個美滿的家庭，但他被捕以後就在當地特務機關——緝私處——受盡種種苦刑，雖已經弄到遍體鱗傷，無一好處，但還是被鎖在一個木架上。後來他與其他難友被裝在幾個木箱內，由兩個駱駝載運來蘭州祕密監獄，來此後法官使用毒刑逼供，被打的死去活來，仍然得不到滿意的口供，最後法官向他作無恥的乞憐了：『你現在總得承認一點才好，不然我們抓一個不是共產黨，再抓一個又不是共產黨，叫我們怎樣交代呢？上面一定要問我們天天幹些什麼事情的，你隨便承認了沒有關係，前些時有很多共產黨向我自首，我曾經派了他們相當的工作，你不要怕，我絕對負責，那怕你承認一點，也算對我幫了很大的忙。』

李志超聽他這樣講心裏也就軟了，於是承認過去看過社會科學的書籍，不過這是十年前的事了。法官一聽『社會科學』幾個字，便眉飛色舞起來，並用責備的口氣說：『你早講了，不就完了嗎？好，你的事，我替你辦理。』這口供算是辦完了，可是從此以後法官再也不來問他了，而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期待着，但終是渺茫無期。

趙啓元，甘肅人，他的被捕是由於別人的誣供，說他到過陝北，法官硬要他承認是共產黨，他當然無法滿足法官的要求，因此那些惡狗便用種種酷刑逼他，仍然沒有結果，於是他們便以長期消磨的辦法，使他不得片刻寧靜，後來他實在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難以愛惜，人生難以留戀，他決計離開這世界，在黑夜中他用上吊的辦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但被一個半夜起來解小便的難友發覺，把他解救下來，第二天獄吏便說他以尋死相威脅，並告他說：『在我們這裏死一個人就好像死一個螞蟻，殺一個人就好比殺一隻雞，難道你以為死就可以嚇倒我了嗎？』

徐州『青年招待所』

蔣介石釋放政治犯的諾言，宣佈迄今已有半年，但無數優秀的民族戰士，仍在秘密羈押、特務刑審中過着非人生活。政協會後，徐州綏靖公署第二處『青年招待所』，藉口交通不便，未釋一人，『青招』是專門囚禁共產黨政治犯的，是一座極其秘密的牢獄，對外則稱『訓練逃兵』。初設白雲路敵偽統治時期的新亞村，執行小組到徐後，恐洩漏秘密，乃移至電燈廠南後倉巷十號，白天大門緊閉，任何人均不得接見，由顧祝同過去看守上饒集中營的特務團派兵兩排駐守。『青招』羈押的政治犯最多時達三百十八名，經常則有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前後共押過五百人以上，所長張嘉林是過去偽錫山警察局長，一個出色的漢奸，善於逢迎，對看押犯人極有『經驗』，人稱『四閻王』，下設三個區隊，其中兩個區隊長是臨泉招待所特別訓練班出身，故招待所實際完全由特務控制，特務可以隨便到所內提訊犯人、對犯人隨便虐待，一間房要擠上二、三十人，吃的方面初時每頓只發一個饅頭，後來規定每天發米二十五兩，實則每天兩頓只吃糙米十四兩，餘均爲所中人員貪污中飽。由於

衛生不良，飲食惡劣，所內傳染了嚴重流行性回歸熱，病人面黃肌瘦，鼻孔流血，最多時一天死了十八人。在舊曆正月間病情嚴重時，有一天所長張嘉林忽把所有病號都集中到操場去，張自提木棍一根，逼令跑步，在嚴寒中病號無法支持紛紛倒地，張即棍棒交加，當場擊斃一人，被擊倒地鼻孔流血者十餘人，張却得意的說：『你們都是不運動裝病的，我一治就好了』。病人死後，即移屍廁所中，將全身衣服抓光，攝影後拖出埋葬，情形十分淒慘，有一次有一死者埋葬後忘了抓衣服，於是又重新掘出將衣服抓去。

六月上旬，三戰區駐杭州的『訓補大隊』全部移駐徐州（這就是過去有名的上饒集中營，皖南事變中新四軍被俘之同志至今還有五十四人在內未放），『青招』就將押犯除五十九人交軍法處外，其餘全部轉入『訓補大隊』，現共有四百餘人，編為一個學員隊，四個列兵隊。『訓補大隊』所過的全係集中營的生活，一切都繼承過去上饒集中營的老傳統，每天祇是上操、跑步、做苦工，絕對禁止相互談話，稍一反抗就要罰晒罰凍。六月二日晚上，有一個班長（特務）竟到女生隊強姦，有兩個女同志被辱。現列兵隊又開回杭州（開不久將補充到國民黨作戰部隊中去作內戰炮灰），學員隊則仍留徐州繼續訓練，其中有女共產黨員二人，被囚已達七年之久。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華中新華日報）

瀋陽蔣匪集訓營

王銳夫

被囚逃回的劉玉清談述

我不幸被蔣匪抓去，在瀋陽市大東區集訓營住了一年多才逃出來。我過去常聽人說『人間地獄』這個名詞，經過了一年多的折磨，我才覺得地獄恐怕也比不上這個集中營厲害。

關在那裏頭的有商人小販，有貧苦市民，有婦女兒童，有帶着滿身傷痕的抗日有功的軍人，也有少數蔣匪軍中進步的士兵。這上千的充滿血淚的『罪人』我敢說都是無辜的！

一 非刑逼成的『思想犯』

差不多天天見到新的『差犯』被驅進這牆高兩丈上帶電網的大院裏來，他們拖着被槓子壓過的血肉模糊的腿，有的被辣椒水灌得昏迷不醒了，他們都是被泡製得死去活來，被逼承認『通匪』的『罪人』。

『錦州失火』案犯李傻子，經過了三個死，承認了『放火』。由錦州到朝陽作買賣的兩位客商，因為帶了兩疋布和十二打毛巾被誣爲『通匪』，實際是身上帶了七十六萬流通券（流通券一元合法幣二十元）招的禍。在警務段被打的死過去了好幾次，到長官部後，因『長官』們見人未見錢又被毒打！錢由下邊送來，人也不放，用槓子把人壓成了『思想犯』！後來，一個作了我們的難友，一個冤屈死了！還有七個老客從綏中縣販糧食到營口，糧食被他們扣留，用同樣的嚴刑制成了『思想不軌』『通匪有據』！給送進集訓營來。

這裏頭，差不多都是爲『錢』惹禍的，可是又有因爲有『錢』死裏逃生。我曾見到一個死刑案犯托人弄了二十萬流通券，第二天被宣佈越牆逃跑了。

一一 可怕的膠皮大車！

『罪人』們都是吃着草米或高粱米，草米是一半稻草子，一半粗稻米的食糧，我們不知道『官家』發多少（據說每天二十五兩），不知道下鍋時每個人合幾兩，只知道一吃飯就搶，搶到嘴裏的半生飯，從沒有一點飽的感覺。當每天作苦工的時候，總直不起腰來，眼黑，頭眩，以至倒下去，木棒子，皮鞋，相互交加也正在這時。橫躺地上的『罪人』，呻吟滾動，無力呼吸，最後含淚長眠！——最後用膠皮大車載出去。

到了那裏頭的『罪人』，差不多都生了病，——吃不飽、天氣涼，病倒了就不好辦，當太陽照到院子裏的時候，看吧！橫躺豎臥，一片哼叫聲，天天在哼叫，天天增加新的病人，天天有些僵硬了屍體被拖上膠皮大車。

最使人膽寒的是去年春夏之交，流行性感胃變傷寒，傳染起來了！十天當中，近二百個難友死了。

我親眼看到從黑山縣捕來的一位革命戰士，他的腿完全是黑色的，腫脹着、潰爛的流黃水和花紅膿，兩隻腳早已不見了，他自己說是兩個月以前凍掉了。他流着淚向我小聲哭訴：『同志！這都他們害的我。』

三 恐怖的監視，個別談話，和失蹤！

他們把『罪人』編成了青、壯中隊、大隊、區隊和班，每天出操跑步，主要作苦工，於是我們便被那些關在大樓裏的長髮囚徒所羨慕，然而，天知道，『自由』嗎？可怕的祕密竟被我們察覺了！

我們身後不斷有類似『罪人』的人在跟隨，他們叫『罪人』在一起閑聊天：『在組織嗎？同志？可別給別人講，這裏沒外人！……』

當發現參加談天的『罪人』有些不斷地被中隊部叫去談話、被調走，人們開始懷疑，最後證實那些類似『罪人』的人原來是那些匪徒派來做暗探的。